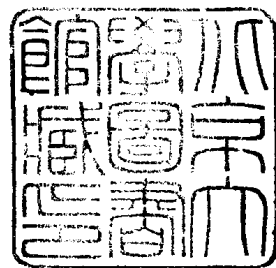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三四册目次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十六卷

〔明〕張以忠輯

明崇禎刻本

古今文統序

古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達于天曷嘗不繇博約之功格致之用者乎是故參三才貫萬事聖神闡揆顯藏並致竆之秘賾道德拓之彌綸天地龍潛而確不可拔利見而塞不可變大人之事備焉而非學無以臻其極也學不宏

識卑器小學不精氣嚚神襍無靜深以澄其體無義理以養其用無廉恥以砥其節隱汚媚柔束於忌諱欺世盜名逢君竊位富貴衒達炙手輒靡驕泰閑而不顧安望勤節垂金石義章耀天壤哉蓋惟居身無品立言必無氣繇中達外斷不可誣奈何視性命文

章截然作兩事耶士君子
生逢
聖世當思文來褒天道泰
隆地守先待後統系攸屬
謂空尊聞行知驗今致古
緯武經文練事綜物使胸
中磊落光明衾影無疚襟
懷積厚流光蘊深擴彩發
而爲文章沛若江河煥若
星日以之用世則道行而

舉世享其利以之持世則
道明而異代蒙其福雖有
奸權邪佞不能分竊其英
爽疾風暴雨不能蔽蝕其
精霛斯天地至文而飛[illegible]
騰聲特餘事耳今天下豪
異挺生文盛已極吾未嘗
明體適用果足鼎鼐本
朙時弁否而獨是日討八
股耦對而訓練之又蹈子

書殘瀋而服習之紫色鼃
聲餘分閏位咸得而司其
學是尚得有文事哉循本
而捄之莫若先正其統垂
統系何亦惟是土徵吉聖
賢書務參贊賢謨述藉以
續千秋未墜之霧緒閑塵
邪末潰之猶瀾斯已矣爰
經而下或離或合或偏戴
全豈皆進乎聖賢之奧究

乎仁義之歸而奇文霧秘
遝遝震發其間好奇辨博
之士恒兼總條貫恣其探
取而典要采悉存舊散蠹
籍典要之所者而究其編
纂則者稍參陳辭類正訓
商訪獻忠納庸以對揚纂
乎達彼此之蘊而攄其覽
悃綜成事之備而對其典
則本經術以析事援成敗

以定謨萃羣言以流藻婉而明激而彝著而昌深而隱時代不同務述亦異要必其可以致堯玉侯後要歷久而無斁者斯稱焉稱者夫詭肆幽僻溷洋自恣逞横議之口波射周孔之正教此在離經叛道者好之于弗之取也陳履常自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

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王充美亦曰尚書稱聖經然爭斷不敢毁爲甚而擬之者[illegible]是也二公之論如此則務之寢食太玄割裂聖經者其亦未之聞乎原其所以篤好之而不解抑亦有故

數十年來帖括熾興漸忘
古典卑靡之氣盈于宇宙
才人搔首而歎志士扼腕
而傷不得不斂精乎輿摶
遨林游翀于灝渺之域思
脩以救其敝闕而卒也譚
蛙穠奏大雅濫言豈其適
[illegible]之[illegible]是[illegible]綴[illegible]
源流之未辨也然是雖使
學羅海外才越古人而博

約格致之塗析之未清窮
理盡性之功參之未確尚
可與幾乎達天至命之學
也哉故吾茲選斷始自春
秋傳友太禮檀弓記歷朝
史集迄乎
聖代凡其協乎性情體垂
忠孝參乎天人關乎治忽
者一皆列而存之釐爲二
十有六卷敢謂斯文在是

要以統系存焉耳統之所
在如日月中天羣星隱曜
共主御極列矦式命中朝
制世四夷來王彼紫色鼃
聲餘分閏位無敢並衡而
攘竊之矣先聖有言曰文
不在茲乎葢言統也承先
聖者敢自讓其統哉
旹
崇禎二年立秋日儒林古

吳張以忠純臣譔

古今文統序

今天下競言文事哉晨宵蔑憤僅羔雁資耳七篇而外無復有文章西子書顓經外豈復有誦讀結袜課業外無復有學問於所謂淺叅古學究天人湛乎經術通乎世務者世殆不乏人乎然正宋易數數然也

蓋推其始不免有背希律律之心而其究遂深入膏肓不可救療文體安得而界文韻安得不衰獨奈何安得不靡靡遂正統既裂而潰決隨之[illegible]矣此豈獨文事哉

國家氣運之升降恒必繫之我

明制科錄士恭

列聖作人之意焉
廟社默萃之靈名碩挺生
代有奇偉或以理學或
以經濟或擅良史材或
傾朝野望均之足以發闡

躬逢盛際文章實務之
豈啓撥捨度毛問津學
向者幾何至今日卒鮮
文緣之識且深文散之
慮意者知途世而不學

古之憲章古文自周秦
來史集浩博亦可殫窺
才高名宿者自能讀廣
全書然而汗漫之游觀
舉家恆病焉聊有後心

集五白

嗜古之士進之豪於瑣屑
疲於心服綴集翕擷[illegible]
歷覽之庸可幾乎是不
若以經省為之王以簡要為

閱名教資世務而關性
靈者今其易而可循約
而可守畢弱之習既乖
溺於蹈或有浮淺之病
淺於中程新奇靡幾哉
文氣統系不以羣喙爭
鳴之日而靈蹤亭法備
臣民所以不得已而有文
統之墜也純亞上窮虞
夏之典下探近代之籍

學必期於希聖才不殊
以先人所紀著術而精
神包絡者不可量乎程
文章特餘事耳往李翁
在南都僅纖高書稿備
付梓人會北上未果今
文統告竣而名書次第
行世余不敏敢綴數言
以弁簡首幸世白清矣
支誕之弊也而惜一突

漫書

始選文統昉於左氏傳文迄於昭代專取十有二家以體裁爲主他不槩及茲因狗賈人之請故兼有所存未敢示所取舍僕是書先行嗣有古四大家唐宋四大家 皇明四太家三刻古今著述如林汪洋淵灝讀者若汎海無津極目遐搜未探一二茲僅取目前爛藥睹記者文而輯之亦何所取爾也奈規利者欲便童習竟以舊抄本付

責揚雄美新等篇雖極爲古人所賞寔爲名敎所弃故弗錄

古文選集出名公手裁者如西山正宗迂齋文訣諸書坊中茲無佳刻而卷帙森然者謭劣特甚或翻前刻而加以討補或托大方而恣其謬悠最腐者陳蕓相因之譚藪尤陋者某某借書之品評世願不啻而誦習之遂使么麽小書亦且家弦戶誦吾未解也茲選特痛懲之

奇賞諸編盛播海內有全帙之選軼鴻文悉入二集

聖經與文同集義竊未安故五經抄另行茲集不載

子書熾興奇袤橫出始而崇旣而詆均之未涉其藩者也予茲選雅不欲揚已濫之波又不欲蔑同辭之擯故悉置弗收嗣有子書崇正全刻

西山正宗嚴於論文并嚴於襄品故名家文豈豈而軼不少貸也茲選竊取其旨斧鉞維嚴姦雄邪佞毫不敢借至如李斯督

可誦故評隲槩不具錄

品藻古人是非當否務真務確非飾觀謏聽之謂也自宋迄元明選集競出評論亦侈不無悉載特取真確者存之爾誌之簡端者取裁大方約什有七至於明文則悉贅以臆見其載在篇末者姓氏固具列云

是編僅爲制科舉業家設通方之士時或病諸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自志固陋愧悔良多

沈括云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挍讐嘗謂挍書如埽塵一面埽一面生故一書每三四挍猶有脫誤是編三經手挍用意頗勞點畫之訛百無一焉

古今文統總目

祖集

卷第一　春秋左傳文

述集

卷第二　春秋外傳國語文

春秋公羊傳文

春秋穀梁傳文

禮記檀弓文

堯集

卷第三　戰國七雄文

舜集

卷第四　西漢文

憲集

卷第五　西漢文

章集

卷第六　西漢文

文集

卷第七　東漢文

武集

卷第八　季漢文附魏文

六朝文

上集

卷第九　唐文

律集

卷第十　唐文

天集

卷第十一　唐文

時集

卷第十二　宋文

下集

卷第十三　宋文

襲集

卷第十四　宋文

水集

卷第十五　國朝文

土集

卷第十六　國朝文

總目畢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一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此交布辭鍊調鍊劃精工尤妙在無一字不對

交質失體其于周爲下實

君子曰以下是左氏借辭立論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武公桓公子莊公武公子卿士執政之官言父子秉周政）王貳於虢（虢西虢公平王欲分政於虢公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之（無分政於虢公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平王）周人將畀虢公政（成王意）四月鄭祭足帥師（祭音蔡祭足即祭仲鄭大夫四月即今二月）取溫之麥（溫河內縣成周洛陽縣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芟踐之）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兩相疾惡也）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通川爲谿）方池爲沼小渚爲沚毛艸也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萍蘩皤蒿薀藻聚藻皆可爲菜）筐筥錡釜之器（筐方筥員皆竹器錡有足釜無足皆金器）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水）可薦於鬼神（薄祭也）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國風采蘩采蘋義取不嫌於薄禮）雅有行葦泂酌（泂音迥大雅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祭祀）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可用）

必以不辨名分懸之

詞好收句勁

呂祖謙曰周天子鄭諸侯也左氏並稱周鄭無尊卑之別矣周亦不能無罪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畏懦暗弱反爲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

及其甚至於交質尊卑之分蕩然矣鄭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稱兵而不顧也

張以忠曰天子諸侯分誼不可蔑幾全在乎禮周惟不能以禮馭鄭鄭惟不能以禮事周故一旦綱紀蕩然遂敢於交質而無疑耳左氏前後結撰反覆不越禮字似亦不失斟量而辭更卓絕

又曰此論斷制毅然矩度劃然音韵琴然神彩淵然奇絕之筆千秋遂響

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推原禍之始詩指属譏詞於莊邪自是千秋絕調衛莊溺愛而使内寵借嬖嬖子害正而宿之諫足以悟其後而弗衛州之弗賓陷禍後嗣嗚呼悖哉碏備意矣驕奢八句如聖無受風能有墨妄寵而不驕以下意法句法俱高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荅終以無子故國人憂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緣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眕者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弒桓公完石碏卒能殺州吁以復君之讐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六逆從寵賊逆來隨盡逆知州吁之必弒也

真德秀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穆文熙曰自古驕子未有不敗碏言愷切可謂後世之鑒至于借力于陳以誅州吁尤可謂有權

張以忠曰莊毅名確栗然嚴正而風神雋㧞筆法精潔尤覺韻而古

又曰按戴嬀陳女桓公本陳所自出故雖陳衛方睦而石碏一告遂得藉手親碏始而諫既而老終而卒復君讐非具深識而濟以忠貞者曷克能此

敘事與釋義莊而肆亦正

納民軌物句一篇綱領下面軌物及威儀文章與此應

前疊用三個之年此疊用三而字文法錯落可誦

篇末收補有游魚出水之趣蓋以文爲戲者

矢字正收緊上軌物字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大事紀與戎。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講習大事以度軌量。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采。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眾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因農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三年復大習出治其事禮畢則整旅而還。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入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之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所親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遠遊僖伯之忠言不納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

眞德秀曰僖伯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世本記書曰某日畋于某所某日獵于某地者其得罪于先生甚矣

張以忠曰陳軌物遠古制語語引君當道忠誠懇惻滋于言表

又曰典實莊雅之文而首尾起伏張弛特妙

莊公戒飭守臣　隱公十一年

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隱元年出奔）。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于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陲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鄭亦周之子孫）。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太岳神農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

鄭莊公此舉看他命許叔數語自是氣度從容左氏謂其有禮不爲無見　引經之言倒然動人　四乎字句法驕栩映　長句動錚最有深色　凡四五轉折而錯綜有法　膾炙人口　聯以固吾圉莊公自利之心不覺發露　此下反之之詞　調絕工逸然有金石之音　此體字極上孳孳來

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趙伯循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左氏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汪道昆曰。鄭莊公見齊魯相遜。亦不敢自有許國。故奉許莊弟與之。其詞溫栗可挹。

張以忠曰。入許之役。齊魯無功。故以與鄭。鄭不敢恃已之功。而私為已有。亦是存亡繼絕美事。君子善善樂其終。取節焉可也。

古文奇賞　卷一

臧哀伯諫郜鼎 桓公二年

郜國所造器故繫名于郜將非其有之謂取不受而曰納

昭德塞違句一篇綱領清廟以下詳言昭德之實從昭德句遞下數個昭字其文最整如貫珠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宋華督弒殤公以前所取郜之鼎行賂乎桓公受之）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越席結草為席）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衣冕冠黻韍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裳下衣幅音逼所謂行縢舄複履也）衡紞紘綖。（衡維冠者紞音膽冠之垂者紘音宏纓從下而上者綖音延冠之上覆者）昭其度也。藻率鞞鞛。（率音律鞞音丙鞛音崩○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佩刀之削上飾曰鞞下飾曰鞛）鞶厲游纓。（鞶音盤游音留○鞶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末垂者纓馬之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上衣下裳之飾）昭其文也。五色比象。（車服械器之色象天地四方示器不虛設）昭其物也。錫鸞和鈴。（錫音揚○四者皆鈴類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昭其聲也。三辰旂旗。（三辰日月星畫于旗）昭其明也。

夫德句總承

此下言滅德立違之失

只就鼎上引出征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收鈐句與上應總不亂轉字字清

真德秀曰。桓公本以弒立。故不復知宋君弒立之惡。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滅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穆文熙曰。宋華督弒殤公。以郜鼎賂魯桓公。會諸侯立督以成宋亂。不義甚矣。故臧孫謂之滅德立違。可謂切當。且其寘鼎廟中。周公魯公其謂之何。悖逆若此。宜有彭生之禍。

孫以忠曰。魯桓弒隱自立。罪同宋督。至受賂立華氏。貪縱甚矣。哀伯此諫。名義森切。足令篡逆者瞿然而省。

又曰。鬥彝之色。黼黻之華。鸞和之音。金石之筆。典而法。古而淵潔。裁對酌出自神工。

文如層瀾疊嶂峰而又湍洄具騁以極奇致

語極精鍊章法更佳

先成民處是一篇關鍵

此段事接得緊後一段半接得緩登下數節關字作波瀾

所謂馨香句總收上文五牲故務其三時以下再申前意總之不離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一句大旨

○季梁勸脩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求與之平）軍于瑕（瑕，隨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主其成）王毀軍而納少師。（示弱）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小國有道，大國淫亂）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欺鬼神）臣不知其可也。（可以敵楚）公曰：吾牲牷肥腯，（腯音盾。牷，純色。牷全，腯亦肥也）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瘯音族）謂其備腯咸有也。（謂民力完則六畜大而無瘯蠡，備而無闕少）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醴音禮）以告曰嘉栗旨酒，（有嘉善恂慄之德以將其美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五倫之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不和，故神無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于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穆文熙曰：季梁能識兵勢，而其言深遠合道，可謂賢臣。使隨能始終用其言，不為少師所誤，其能遽滅于楚哉。

張以忠曰：修政勤惰，乃國家興替之本。篇中忠于民而信于神等語，可作千古廟謨。

又曰：卓鍊典雅，高古盤鬱，而前後結撰處，筆力陡健，精神振舉。

楚屈完對齊侯 僖公四年

傳例曰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北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齊楚相去之遠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此章問答剛而不詭柔而不抑兼多辨折爲古今辭命絕品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周成王時使召公奭命齊太公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南巡狩濟漢船壞而溺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 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完請盟故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乘共載 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 屈完及諸侯盟

歎詞疑烈深得問罪之體

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

若以過度中責備稱王誕

責之楚必無辭

以此衆戰二句伯勝矜張徒可榮見非屈以持之宜屈于屈完之折也

屈完之對幾數語耳皆足以折服齊侯之心盡吾于辭令者

呂祖謙曰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昭王不復之事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膠舟之禍年逾數百茫昧不可考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

張以忠曰以兵勢脅楚固是齊桓失策然竟不戰而楚頫首就盟儘自有大機權在

語警可聽

斷乙肯當之語言言破的且詞語激烈英氣襲人

此下句句不離神字正破神必我據之說

句法遒勁

宮之奇[illegible]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晉心無厭不可開啓）寇。不。可。玩。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輔車牙車）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于周爲穆穆生昭故太王之子爲昭）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昭生穆故王季之子爲穆）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言虞之親能勝于桓莊乎而晉乃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桓莊之族皆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蔡仲之命）又曰。（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非以黍稷爲馨香惟以明德爲馨香）又（旅獒）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民不易物以祭而神有享有不享者蓋惟以德爲儀物也）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言虞之鬼神豈不享其祭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不及臘祭）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言晉之滅虞只在此一舉虞當隨虢而俱亡不必再舉兵也）

冬、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穆文熙曰桓叔莊伯二句足破其愚然而虞公竟不信者迷于利也利令人昏信哉

孫應鰲曰輔車脣齒之喻至矣不聽乃謂爲同宗不害滅虢何愛于虞即至愚亦必知警矣不聽乃謂事神豐潔昏迷至此不亡何待

張以忠曰晉知虞有宮之奇而敢行其謀以奇曜于君諫必不聽耳可見人臣必爲國家重臣而後諫行于君敵國不敢窺而伺也可不愼諸

又曰此文精神警動全在虛字助語變化入妙盤旋有神而結構布置雍和嚴整世人循習其詞莫知玩索其巧

此段問答錯綜變化妙不可言 風神在不和二字骨力在不憚征繕四字

述君子小人處凡三轉文法亦三變

二而執之以下則陰飴甥自敘之言

晉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戰于韓原。(以背施閉糴故)秦獲晉侯以歸。(在秦三月而許)之。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圉立太子為君)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無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三施不報)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惠公還)秦可以霸。納而不定。(言初納之而今執之)廢而不立。(因遂廢之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

汪道昆曰。呂甥述小人之言征繕立圉。蓄有餘不盡之威。而君子則為晉引過。動秦伯不忍之心。以小人之言恐之。以君子之言歆之。辭命之善。無以踰此。

張以忠曰。說君子小人不和。正是和處。便見得晉未可圖。至貳而執之等語。辭更婉曲。令秦伯不能不動。

敘事最有源委

襄王伐鄭富辰因諫之猶主召子帶富辰實知帶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亂周人所以深恨之也

棄嬖寵而用三良暗照賢字

富辰諫以狄伐鄭 僖公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同也二叔夏殷叔世)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郕音成郇音)文之昭也。(音告聃音冉鄭音雍郇音向)邘晉應韓。(邘音于)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祭音)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類善也)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韡音委 言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然光明乎 凡今之人豈有如兄弟者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鬩音)外禦其侮。(言兄弟設有不幸鬩狠于內則同心禦之矣)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暱親)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武公捍之 惠王出奔厲公納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棄嬖寵而用三良。(嬖寵子華 寵役嬖臣申侯 三良皆叔詹)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

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道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尤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所爲二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謂子帶之亂）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今周德既衰以下轉緊）（報者倦矣可鑒千古）

孝先坤曰富辰之諫可謂激切王不能聽以及子帶之禍不有晉文孰與興陽樊之甲哉

張以忠曰鄭入滑伐周宗且逆王命執王使無王已甚但周室既卑之日不應以戎狄棄宗親耳況又廢忠言娶狄女以階禍亂何無遠慮至此鄭氾之奔宜其及也

魯展喜卻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縣音懸）野無青草（無食之物）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會盟以圖謀之）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昭明太公夾輔之舊職）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謂此舊盟故不敢聚衆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魯人皆曰孝公豈其嗣位方及九年而背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國語罄作磬）（只從先勞於股肱上說來）（既以大義感之又以舊盟歆之人未有不從之者可）（先君謂太公桓公）

穆文熙曰先王成命桓公霸略當令聽者感動鼓舞不待詞說之畢矣

王錫爵曰魯退齊師而已師于楚是魯以先王之命規齊而又自犯先王之命也

張以忠曰說到桓公霸界處議論精切尤足令聽者聳動汪司馬以爲辭令神品當矣

甯武子之仕衛朝，當衛難，誓詞盟宛濮，天子鑒其忠，不可及信哉。

有能降心二字，何等涵旋；兩誠君者行者，何等委曲周至。

武子值國家多難之際，兩忠貞不二，以衛其寄衛所。

話何奇古。

甯武子盟宛濮 僖公二十八年

衛侯出奔楚。晉文公伐衛，衛侯請盟，晉弗許；衛人出其君以說，遂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咺音喧。攝君事，以受盟踐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角，元咺之子。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成公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恐居者行者不和協。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誘，掖中心之天理。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無恃勞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李東陽曰：果當日之誓辭乎？抑左氏之載筆乎？字挾風霜，入人心脾。

張以忠曰：衛成出奔，實繇君臣不協，迨反國而居者懼罪，則內變安保不生？微甯子此盟，成其危矣。誓辭款至，千載下尚足動人忠悃。

動人處不在雄辯，如鄭亡子亦有不利焉一句，自能得武首肯。

述許君焦瑕，正見晉不可與同事。

燭之武說秦伯 僖公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晉侯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懸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秦在西，鄭在東，晉居其間。設使得鄭以為秦鄙，越晉而有之。君知其難也。言秦必不能越晉而有鄭，鄭必為晉所有。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惠公許君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濟河而歸，即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言晉必滅秦。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閔如霖曰：條陳利害，昭若指掌，紆徐曲折，更足動人。

張以忠曰：伐鄭之役，晉自修怨，非秦本意，而又不利于秦，秦師安得不返旆且戍鄭乎？厥後尋戈，實繇此啓，而秦晉權詐相傾，亦略可見。

在德不在鼎一篇而周鼎重于萬鈞夏之方有德也以下正見在德不在鼎

議論正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禹之九鼎，三代相傳以為寶，楚之問，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于鼎）百物而為之備，（見其形而預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知鬼神姦邪情狀）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自有極至之時）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成王定鼎于郟鄏以下見天祚明德有所厎止皆所以折不臣之心

李東陽曰：讀休明昏亂數語，可起衰修德之思；讀天命未改一語，可折奸雄窺覬之萌。

穆文熙曰：楚子問鼎，甚于晉文請隧。周臣能以德折之，所以周雖衰而猶能延一綫之脉。

張以忠曰：當時寔是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宗盟尚盛，故楚子未敢遠窺耳。不然，觀兵周疆，果何心乎？而王孫滿數言遂足折服之也。

議論能品並叢重法 首擎下文綱領下段段變化迴瀾

二者立矣以上言德刑不易　政有經矣以上言政成不易　事不奸矣以上言事時不易　能用典矣以上言典從不易　禮不逆矣以上言禮順不易晉國總結上不可敵句

晉士會論還師 宣十二年

會聞用師，（會，隨武子名）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則是國強，不可敵也）不為是征。（為，去聲，言征伐有罪，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退三十里）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而許之乎）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音皮）勞，君無怨讟，（音讀，誹謗也）政有經矣。（常也）荊尸而舉，（荊尸，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音古）不敗其業，（各得其業，無有敗缺）而卒乘（去聲）輯睦，（車曰乘，步曰卒）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為宰，（蔿敖，孫叔敖，宰，令尹也）擇楚國之令典。（令，美也）軍行，右轅，左追蓐，（蓐音辱，在軍之右者挾轅，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中權，（中軍制權謀）後勁，（後以勁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敕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老則賜，不計勞）旅有施舍，（舍，去聲，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

詩法古篤

取亂侮亡（言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兼弱也。沔曰：（沔音…）於鑠王師（於音烏，鑠舒若反，美也），遵養時晦（武王能遵天之道，養其時晦，時晦須暗昧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張以忠曰：篇中每段關照，此古文排調之始也。極鍊淵古而絕不板，相章法變化，妙極神工。

此章法自古書奧來流動中卻自有古法看渾是流動是變法

皇戌言晉可伐有四節意欒書分破之

此段應上驟勝而驕句

欒書不輕敵　宣公十二年

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鄭以兵繼其後），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時佐下軍）：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于讀吁，嗟而言之）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言訓民）。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此言訓兵）。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

此段應上其師老矣句

此段應上而不設備句

此段應上鄭師為承句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音曠，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尩），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

李東陽曰：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

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拖于晉者又各中其節晉以林父之將加以先穀諸帥不相和協安所勝之欒武子之論可謂知己知彼討不失本末者矣

張以忠曰蒼鍊嚴古警拔精工文法可謂極整勁矣而風神含映璞間辭調兩絕

楚子論不為京觀　宣公十二年

丙辰楚重至于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京音勤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耆致也言武王誅討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三三篇也鋪布也繹陳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

[頭注] 詞應七德明楚文法亦緊

[頭注] 克敵而歸不一以為功而且以自警楚莊其賢矣哉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穆文熙曰楚子之言可謂遠慮而志不在小者也所以敗晉而成霸後世秦皇漢武胡不講于斯言乎

張以忠曰楚莊不爲京觀一事雖王師何以加茲短文霸業載在簡冊反未必如此醇正

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故賂土地

對詞工絕辣而勁

首段辨其必以蕭同叔子爲質之非而以非德類斥之

次段辨其使齊封內盡東其畝之非而以非先王之命斥之

反先王二句採上起何以爲盟主句最微動人

此段言晉寔有闕無當于諸侯而以布政不優斥之

諷壯

齊國佐對晉人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國佐)以紀甗(音彥)玉磬與地(甗玉甑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云)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若論齊晉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種物各從)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或南或東皆順其地宜勢之自然)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便于伐齊)無顧土宜(不顧齊人土地之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述齊侯言)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不敢言敗)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

此段言求成不得則有戰

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晉敗軍之餘背城借一。背齊城下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言齊幸而完全之時尚且從晉命以必戰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況今不幸而將敗亡敢不戰予示必死戰唯待晉命耳

余有丁曰齊國喪敗之餘國佐猶能直辭抗敵卒扱安全毋亦晉君之母之言動其同類之誠而非先王之命與收合餘燼足以攝其氣也

張以忠曰國佐對辭溫婉而實峻厲晉雖強不能不為義理所屈

晉知罃對楚子　成公三年

叙晉有咈是楚歸晉非其本心以罃父佐中軍也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晉知罃晉射殺楚襄老囚穀臣至是歸楚以易知罃于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之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俘囚也馘音國截耳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不為己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于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知氏之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繼祖宗之位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遇楚將帥不敢違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曰誰敢怨曰誰敢德曰不知所報曰所以報也一篇三段目

此得對四語合上然復而甚嚴

此段凡三轉詞多從容情慨

晉未可與爭一轉尤可玩末與篇首照應其見左氏深文處

茅坤曰共王四問而罃四答不亢不隨能重本國而不失隣好詞極渾涵

孫文融曰務言雖直殊欠委婉終不若文公避三舍之為得也

張以忠曰闔合緊嚴辭極精鍊神品

晉侯使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自曰昔以下皆呂相述晉侯之意申之以盟誓一句是主後面數疊字脉脉與此相貫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獻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避驪姬也）無祿（晉無福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尋以呂甥之言歸之）用集我文公（納重耳）是穆之成也（穆公成安晉之功）

古色蒼然

文公躬擐甲冑（擐音患）跋履山川（草行曰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埸音亦鄭人侵秦）

晉自以鄭二子走而與秦圍之鄭實秦害使秦也當時初無有欲致死于秦者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鄭之武言于秦伯與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怒其擅盟不敢斥言故云秦大夫）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

兵用字法工絕

寡我襄公迭我殽地（迭侵）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費音秘滑國都于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滑晉同姓）撓亂我同盟（謂鄭）傾覆我國家

述己之功過於秦壞數秦之罪曲加誣詆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晉敗秦于殽）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秦使鬬克歸楚求成）天誘其衷成王隕命（商臣弒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文六年秦

數項摺然句法新整

公子雍之來晉召之非秦罪

以上有殽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輔氏之聚不用重文古人爲文亦有法耳

君亦不悔禍罪歸秦承意又起下意

穆（晉）襄（皆卒）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納公子雍）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秦納雍猶蟲之食禾稼）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于令狐）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河曲涑川王官羈馬皆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不肯惠然共盟）利吾有狄難（晉滅赤狄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河縣箕郜三邑晉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衆拒秦于輔氏）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

前勳應上不忘舊德既報舊德追前勳應上未忘君之舊勳

令狐之會背棄盟誓此句北主共之師之役之戰之張似是有

此不穀乃楚共王告言自稱言我見秦之無成德是用宣布於人之言于諸以警戒餘欲不一之

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秦伯歸即背成）白狄及君同州（狄與秦俱在雍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雖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是用告我（以秦之二心來告晉）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

謂不能以而意欲王晉帥雖然

不一（上連楚共來告之辭）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晉來親）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寧之意以安靖諸侯）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圖度其利害或和或戰）

丘滄曰權詐相傾秦晉故智本無專直但此篇旁引曲証錯落縱橫如萬馬馳驟而不失銜勒三軍決驟而各中紀律一闔一闢乍放乍收亦文之最奇者

張以忠曰詞章峻整尤極奇宕文法之妙莫踰此篇

或者其君實甚一句激而實蘊

句法參而有餘澤

以天字為主足以儆君

前連下數句如字此連下數箇有字句法長短相間

錯而成章 因夏書中有道人官師之[illegible]

副句

天之愛民數語極精當乃服膺前立君之意

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于晉侯。悼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獻公為孫林父甯殖所逐 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佐使司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君舉則書瞽為詩諷刺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傳告庶人謗誹謗君過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有道人徇路之事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孫應鰲曰此與里革成公之對異語同心而此又開豁切介

穆文熙曰天之愛民以下語極精微明君聞此必當惕然感悟

張以忠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衛人之罪不容逭矣乃其實繇君自召師曠此論深切著明足箴宸扆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襄公二十四年

此古人通書之格看他口氣全似臺監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名須令德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稱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稱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二句一篇綱領下文歷提賄字令名字正申此意　夫諸侯之賄一段申應非無賄之患　夫令名一段申應無令名之難

生我浚我之論關係世教仁人之言　象有齒二句復申所以不患賄而患名之意　此篇只兩句收拾何等筆力簡重卽千萬言不及

王鏊曰。此書四五轉摺。先後照應。一節妙于一節。

穆文熙曰。子產論重幣章。利害曉然。貪夫動色。其有德則樂。樂則久。象有齒焚身。皆精語也。有味哉。

張以忠曰。反覆辨曉。卓然名論。

聲子請復椒舉　襄公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以世交也）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晉故晉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謂晉大夫）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以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

句法妙

善爲國者以下與晉楚指陳以見楚濫刑

阿大殷鑒而錦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允四大枝正見楚多淫刑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豈非楚國有材晉實用之

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于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故元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

令又有甚于此乃危言以動之

爲驅援王子若亦用此術

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鄼縣東北有棘亭)楚罷于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中軍帥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備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將上軍中行偃將下軍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木子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寔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于楚)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爲效死力殘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也蓋原其致奔之繇殊非

其羿而楚又窮治之不已故人無遠返之期自不得不爲効死耳不然何莊舄什楚尚有越聲士會客秦終爲晉之良佐哉

張以忠曰子胥奔吳至入郢鞭平王尸爲禍楚國較四臣尤甚可見國家視臣如土芥而不得寇讐之報者未之嘗有篇中語多危悚自足動楚而遜概去之轍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魯始通）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然勤而不怨矣（文王憂勤政事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殞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煩碎）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之風）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焉（非周德之小以有紂餘俗故未大）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謙退也）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過蕩）復而不厭（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自節）用而不匱（弘大）廣而不宣（自顯）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八音克諧）守有序（無相奪倫）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已致大平）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雖于處變）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不自矜）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叙三樂而總括之故曰盛德之所同）
（樂者和也季子之見識亦和也故皆歎而獨于韶一一極盛德皆贊也而獨于韶）
（一一極盛德贊美哉 直得贊歎其妙處光景、以無限爲收煞）

杜預曰季子賢而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者

張以忠曰聲色氣韻斯篇畢備矣而逐段變化頓挫

跌宕復極神奇

又曰神囬筆化結撰精工而詞調抑揚處更覺纍纍如貫珠固是千秋絕響

古今用人之病多坐此所以人多遭恶世鮮良吏皆其操刀而自傷者也子產之言其可爲後世法哉

五使字亦在有意無意之間

逐段譬喻融合無痕是鍛鍊之工亦自爐錘之化

子皮聞子產論政之言乃傾心服之遂以委政大臣容善之量古今僅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末二句見子產所以爲政全篇主腦似在此

子產論尹何爲邑（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名罕字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年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謹）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字指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子產恐其下爲所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習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謂近而小）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謂大而遠）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前日之言）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不足以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敢預其家事於心有所不安亦將以實告）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王世貞曰此文極佳全借譬喻以曉事理操刀使割一喻也棟折榱崩二喻也美錦學製三喻也田獵射御四喻也子皮說其言又以衣服附身喻之子產申其說又以子面吾面喻之各擅峻偉人但知左氏之齊整而孰知左氏之奇宕

張以忠曰箴規諷屠屠引喻無不精切

古今文統　卷一　子產對晉讓壞垣一　左傳

句法蒼而精緻而奇

字辭

氣骨蒼勁

叙壞垣之故只此數語盡之

僑聞以下一段正是破其為盟主之説

此數句關文勢亦頓挫有節奏

叙事曲盡聽而辭以議論猶不淡泊

子產對晉讓壞垣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魯襄公之喪）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閈閎音汗弘，里門曰閈，衖門曰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令客使不以盜為憂）。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朝會）。逢執事之不閒（無暇），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見君而獻）。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闕門曰觀，築土曰臺，臺有屋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治險阻），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塓，塗）。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大燭），僕人巡宮（行夜），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役），巾車脂轄（主車之官以脂塗客之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有廢缺則巡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無寧，寧也，言無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待賓如此，銅鞮晉離宮，鞮音低），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無時[illegible]）。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所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音盈，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有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輯睦則民和協）。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說懌則民安定）。其知之矣（詩人知辭有益）。

穆文熙曰：毀垣一章，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恃有文子、叔向在耳。賢人之相成以善也若此。

李東陽曰：言輸幣以見己之勤於貢賦，言文公以見晉之慢於諸侯，信子產之有辭。

張以忠曰：鄭介強鄰，以時朝見，而又不為所禮，其何能國？國僑此對，不亢不阿，深得事大之體。

英出聲長而句法于產德度晉侯不以之故立見于為有文彩以我喪故未之見句亦本之此

君子之論適也以質勝文

子有為有此述前辭字語娛人不

晉叔向論鑄刑書　昭公六年　左傳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虞，度也）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臨事制刑）不為刑辟，（不豫設法）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封洫在四年）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用三代之亂法）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

古今文彙　卷一

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眞德秀曰：春秋列國大夫書問往來有相規之意如此。

王鏊曰：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于鬭亂，苟不申之禁令，何以責遵守乎？刑亂國用重典，是子產鑄刑書本意。

張以忠曰：當日鄭實不競，非猛以濟寬，不可以救世，刑書之鑄，僑自有深心，未可輕議也。

古今文彙　卷一

言周嚴升濮西海何有于閻田而晉敢與之爭哉論極正大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昭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頴（陰戎陸渾之戎頴周邑）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言檮杌下言四凶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

言周自后稷以封國猶五服以有天下

須之悟恨

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三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晉咎）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之謀主宗族之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其何責于陰戎）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

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穆文熙曰裂冠毀冕數語辭意凜凜強晉挫氣

張以忠曰王之責晉可謂義正辭嚴晉方欲獎王室以修霸業豈其敢違天子之命乎名義所屈跋扈之心不覺其逆而折矣

鄭丹以詩諫 昭公十二年

文字奇艷爛然見錦左氏是篇最爲奇絶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乾谿。（楚國徐故次以爲之援）右尹子華夕。（子華鄭丹也）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魯周公子伯禽）。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寶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生六子長曰昆吾次曰季連季連爲楚遠祖故以昆吾爲伯父）舊許是宅。（昆吾嘗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緊接又跌宕

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事晉不事楚）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與不羹）專足畏也。（兵力專固）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開語作態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與丹言時適有此請）王入視之。析父謂子華。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華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除君惡）

子華初若順從王言比得閒乃倚響王事諷之既不忤觸又得易入此其所以稱如楚國之望何 識其順王意如響應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伏羲神農皇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謀父周卿士祈父司馬之官招其名祭公謀遊行故借此以作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穆王聞諫而止故得善終而免于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用民當隨其力如金治之器隨器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爲棄疾所逼縊于乾谿）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爲晉諫與惜哉靈王能聽而不能自克以終及于難也

又生一段好議論

只將克己復禮四字歸結其不能自克句路相應收拾亦健

焦竑曰穆王能聽祈招之詩而還國史氏賢之故得享國百年楚靈聞子華之諫不能自克辱于乾谿安問周鼎耶鄭田耶諸侯畏之耶左氏引仲尼斷之旨嚴哉

張以忠曰開架開闔神祚造化鎔辭結調璀璨精華

又曰觀子華祈招之諷則其與王言如響蓋原非猷諫者篇中暗相關照布置最奇

借喻剴切

四調極佳

人臣事君之義當如是

晏子論梁丘據　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田獵而歸）晏子侍于遄臺（遄音傳）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音闡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其味之不及洩減其味之太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鬷音揔 鬷音假）時靡有爭（商頌言殷中宗與賢者和濟可否敬）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成而且和平是以德音大政能使上下無怨言而不爭）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樂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陰陽各六）七音（五聲加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斷國語篇

歌皆之旨誤如

說同之不可即知相濟為和

穆文熙曰景公以相徇為和晏子以相濟為和五味

五聲取譬可謂精切

張以忠曰人主每喜諛而惡直故唯諾則容而諍言多忤國是亦恒由此以壞然則和同之際其可以辨之不蚤乎

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是子產之不泰中語處

為政之道不必于猛亦不必于寬子產繳鄰猛以寬猛太叔之未盡于道不有仲尼孰知用中之妙哉

前段寬猛收拾最佳

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游吉）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喻政猛）。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喻政寬）。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萑音丸 苻音蒲）。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民之勞于虐政者至是可小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用遏止此寇虐而不畏明法者）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競強 絿急也）。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和也）。百祿是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馬君復曰政尚寬仁而峭刻則敗鄭大夫不勉太叔强仁乃稱猛哉夫亦慮太叔之寬甚至廢紀綱滅禮義云爾不然子產之惠烏可與申韓之徒同類而竝觀之也

張以忠曰子產惠人也遐曰莫如猛亦不過善濟其

寬耳觀傳中結言古之遺愛正見不專用猛處後世駁刑峭法之輩輒藉口斯言失其指矣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昭二十五年）

（句句不離乎道而文之精粹光芒亦不可及）（緩起便見得體大）

子太叔見趙簡子（游吉見趙鞅于會）。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水火木金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甘苦）。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滋味聲色過度則令人昏迷而惑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巳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采）。五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解並見二十年）。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治內外經常之事）。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姻亞（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拱辰極也）。為政事（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庸力（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務（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以從四時（以曆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事）。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

（自婦開王道遠禮樂而論治則日化性而超脫其塗知禮者試繹多几分處而粹拚行得有之子九此論可謂合宜矣附者）

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物事也此事之至好者也）。死惡物也（此事之至惡者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乃能則天因地和協于陽生陰殺之正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天地以禮而成位猶織以經緯而成文也）。民之所以生也（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資以生者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文有關合最得筆法）

穆文熙曰。太叔述子產論禮一章。達于天地人之理。其說有原。其究有效。故簡子終身守之。復免于難。其不可斯須去身也哉

張以忠曰。禮也者。本始天地。流溢性情。其精者關洛宇宙。其鉅者綱紀國家。至于揖讓周捉。不過倫物中一端耳。安得執其餘緒以當原本。此論精微貫徹深望其旨

此段極深古雅細細尋繹方識其妙左氏斷案亦有如此

推究聖心發明經旨詞若簡約而義寔深遂爲史學之宗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回邪也正心也）不爲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爲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之官言其嗣）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縶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書叛者）

反覆有法得此一反懲肆去貪意更顯然

著妙峻拔

遒神舒雅

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惟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者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去其名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身爲艱難謂作大人者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名也）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走赴也奔走趨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不謂）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爲之不顧）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書其人名於見書）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辯，（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之善者也婉而辯辭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真德秀曰：按左氏所稱君子曰者，意必當時賢者之

論，或左氏自爲之說也。此條其論頗正且反覆成章，故取焉。

張以忠曰：此文奇絕全在謂闔處頓挫展宕，以盡其神；離合反覆，以極其致；變化關鎖，以布其巧。渾涵奇健，高鍊古雅，妙絕古今之筆。

衛祝佗爭先蔡 定公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以王命討楚之久留蔡侯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 嘖至也煩言忿爭 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皐鼬 皐鼬音由將盟 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尹正也 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 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 夏后氏之璜 美玉名 封父之繁弱 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 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索音色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 醜衆也 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 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度 是使之職事于魯 之共魯公職事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 增厚 祝宗卜史 大祝宗人大卜大史 備物典策 典策春秋之制 官司彝器 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 因商奄之民 商奄國名也 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皡之虛 少皡虛曲阜也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 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 大呂 鐘名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 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 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 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爲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 聃季授土 聃音冉周公弟司空 陶叔授民 司徒 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 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 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 啟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 密須國名 闕鞏 甲名 沽洗 鐘名洗音銑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 唐誥命篇名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 啟以夏政 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 疆以戎索 大原近戎因以戎法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 惎音忌毒也紂子毒亂王室 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蔡音㩻放也下如字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 命爲蔡侯 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 以伯爵居甸服言小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引踐土之盟先衛證據

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公之略（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若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穆文熙曰議論弘闊俱有根據足以屈服晉人竟得長蔡信乎祝佗之口才也

張以忠曰屢言先王尚德證據明確歷歷動聽祝佗如此稱佞僞足深尤

孔子一言成于三軍亦以禮而已矣故以禮爲折衝之兵惟聖人能之

大聖人神武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盟將告神犯之則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音避去萊兵）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還音旋）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以三百乘從汶陽田共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酒器不可出國門）嘉樂不野合。（鐘磬不可合于原野）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設享禮而備犧象是棄廟朝之禮）若其不具。用秕稗也。（享不備禮是如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梁丘據用牲犧之語精而確

夫享所以昭德二句何等嚴緊

胡安國曰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張以忠曰按是會一却萊兵一定載書一罷卒禮且使齊人歸所侵邑焉用聖人之效章章如是而卒令女樂之間得行來周之兆不果魯之君相獨何心耶

伍員諫許越成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先是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死。）遂入越。越子（勾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過。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相，失國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懼澆之毒而能戒備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賴以得免于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諜，候也。女艾，少康臣。）使季杼誘豷。（季杼，少康子。豷，澆之弟，封于戈。）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或者欲與越成而豐大之，必為吳之患難。）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施惠皆得其人，親愛不棄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其消患而止。）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穆文熙曰吳不如過一段利害皎然詞意警切即金

石可貫而夫差狃于一戰之功愎而不從

豈非天欲以吳授越乎

李東陽曰讀左氏每讀一篇先要看他印證精神處

張以忠曰料吳越利害洞若觀火而卒不見信以迄

于亡可爲後人炯戒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二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讀此文可見 文極解正體從不觀兵爲主脈終篇反覆意不越此 先述先王耀德意作案行文發似周禮 敘四世或詳或略鋪致錯落）

（武王不得已而用兵不失爲耀德今無故而觀兵犬戎則去武王之功遠矣 已商對看議論只用先王非務武也兩句截住無七理德不觀兵者 非務武即不觀兵之所對恤民隱即耀德之所兩相）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旦）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戢櫜皆藏也天下已定藏其兵器惟求美德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保時夏之美）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兵甲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棄爲舜后稷不窋繼之于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大康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棄之子窋音竹）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閒。（[illegible]）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大爲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周制九服甸服在侯服外此曰邦內者商制并王畿爲五祭公蓋以古名言也周禮則以蠻服爲要服亦足以相況）邦外侯服。（方五百里）侯衛賓服。（總言之也侯甸男采衛凡五圻圻各五百里常以服貢賓于王）蠻夷要服。（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夷圻去王城四千里要者要結好信而服之）戎翟荒服。（去王城四千五百里）

賓服貢例一　文法

享服謂日上食于祖考月祀曾高時享二祧歲貢壇墠于祭法略相表裏與周禮略不合漢法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亦類此竊恐歲貢不專指祭言觀下文終王可見

排句轉生下錯落有致

體排而勢遒

修文修名同是增德即伐不祀征不享畢竟皆歸于德無勤民于遠亦非觀兵也文較錯綜

犬戎氏句應上古從

白狼白鹿犬戎所貢物王責其戎以非禮耀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爲鎮圻五千里爲蕃圻在九州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周禮侯圻歲一見甸圻二歲一見男圻三歲一見采圻四歲一見衛圻五歲一見其見也各以所貢供祭禮蒸享之用如犧牲絲枲尊彝玄纁之屬不在常貢之數）要服者貢，（要服六歲一見因朝而貢）荒服者王。（九州外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琦爲贄蓋夷鎮蕃三服無朝貢之歲惟朝嗣王及其即位一來見耳）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也）月祀，（祀于曾高）時享，（享于二祧）歲貢，（貢于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即上註朝嗣王及即位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已上五者次序[illegible][illegible]而有不至則明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嗣子以貢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危敗）吾聞夫犬戎樹惇，（立性淳樸）能帥舊德，（循舊德奉常職以終其身）而守終純固，（天性專一不聽穆王之責）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董份曰：歷叙后稷以及武王，載述邦制以及征戎，末以犬戎之效順寔之數陳出至。

孫鑛曰：舉先王之制，見不可伐；有以禦我，見不能伐；皆極諫也。

張以忠曰：穆王之世，王道衰缺，縱勤思內治，猶懼不克嗣守先王遺緒，而顧廢棄祖訓，遠事蠻夷，興無名之旅，隳中國之威，黷武無烈也甚矣。祭公玩則無震之言，豈非千古之明戒哉。

又曰：質古文艷，兼渾辭醇，弦匏之歌，鐘鼎之文，蓋古籍之百廢而一存者也。

厲王怒謗國人非監謗之非以生殺之權而帶之干戈制之口防將何所不至哉

防川之論極切鄙于歷不驗鄉長亦是此意

瞽典而朦誦

乃法三變

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以宣人心而言善敗

與上國人莫敢言相照應

召公諫監謗　周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虐之暴令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告則殺之。(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眄)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也)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不可防而口尤甚)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瞽樂師也典樂典也)史獻書。(外史)師箴。(少師)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主弦歌諷誦箴諫之語)百工諫。(工執藝事以諫)庶人傳語。(卑賤不得自達傳以語王)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補過察政)瞽史教誨。(太師太史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耆艾修之。(師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聞于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不久也)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晉地)

穆文熙曰。自古中村之主。未有不怒謗者。厲王秦政

乃其甚者耳。可當以此書坐屏也。

姚寬曰。天子聽政一段自是正理。而首以川譬之。後以山川原隰衍沃譬之。各極旨趣。

張以忠曰。言路通塞。治忽攸關。其理自是洞然。何厲王監謗之事。後世不鑒其害。反紛蹈其轍者。

利必有害不利名論

天地所生財有百物利源利源不可不下賢於上三一王飛民必有安其國者因民以自豐歸其擊之

芮良夫諫專利　周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敷也上謂天神下謂民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頌周頌思文之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經緯天地曰文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乃能配于天謂堯時洪水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于女時得其中者功至大也大雅曰。陳錫載周。大雅文王之二章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賜施利以載成周道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享獻也

穆文熙曰。榮公好利。蓋桑弘羊之流耳。以利中厲王之欲而求進其身者也

孫應鰲曰。人臣欲得其君。鮮有不以專利之術啓之者

張以忠曰。可爲人臣以利事君之戒

上言農爲六句見大事在案以下正見其爲大也

遡用于是乎句調暴意詳

敘事典古奇崛亦質井井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周語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田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稷之官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覛視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潤也其動膏潤欲行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爲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太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漑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鬱人薦鬯。鬱人掌金香草宜以和鬯酒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

句法變化

忽出是日也大不方致

自香潔也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墢音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東南長生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也）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紀綜理也協同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日夜同也滯蟄蟲也）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

藉田如此鄭重先王經制不可廢乎

其旅曰狥（狥行也）農師一之（農師上士也一之先往也）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君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大保六之（大保太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故次司徒）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大史掌事故次大師）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祭祀之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大史）王則大狥（大狥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耕時也）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修其疆畔日服其鎛（鎛音博又音圃）不解于時（疆境也畔界也鎛鉏屬）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優饒也裕緩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之祀不耕藉也困民之財用民取于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茅坤曰歷叙藉田之制精析詳明而章法最古

張以忠曰周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知遵古制矣不知民事實國家根本王政首務況周自后稷以來世以農事開國者乎中興賢主遽不克行先王之制惜矣哉

又曰通篇只說農事之大而藉田不可廢意自見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禮執天子器則上衡）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于大事。（祀與戎）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考省也衷中心之中心）以度人。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事宜制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衆所）制義庶孚，信也。（信）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弃其信也；（殺里丕之黨）不敬王命，弃其禮也；施其所惡，弃其忠也；以惡實心，弃其精也。四者皆弃，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庭之左曰位，門庭之間曰著）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猶恐有墮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車服旗章，上下有等，所以章明貴賤，為之表）為贄幣瑞節以鎮之，（華贄同幣筐篚玄黃之類，瑞，五瑞，節，六節也，虎節人節龍節旌節符節管節，皆以行為之鎮重也）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事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字；子公，郤芮字）

張以忠曰：高華嚴毅，典則雍容，而丰神筆力復呼睞俊邁，是左氏極卓鍊之文。

又曰：論最醇正，直是見理確然，非機祥小數之學。

是昭所謂折則獄稿發起函衒盆表春惡那然甚明者讀者編而知之

引三書有深意見省見不可不敬王而卑其上湯誓見不可虐庶者而賤其民盤庚見不可廣心遠鄰而殖其所怨哉總之曰長衆使民不可不慎皆於脂舍

訓制為一篇文字之綱

精采朗爛一節一節

大概議論至此又以晉侯

復起議論而舉先王之敬天勤民創制立法者以譏晉侯之虐民慢上謂嚴悲憚

諸凡晨夏有異觀君臣於茲點

再起議論復入晉侯

專據執玉一事見晉君臣之皆失必速及亦必

及預知得禍有不殺之

富辰諫以翟女爲后　周語

內傳止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二語詳略殊

指陳洞悉

七德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繇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利于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繇大任。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杞繒繇大姒。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家也大姒文王之妃武王之母齊許申呂繇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也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陳繇大姬。陳媯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女成王之姊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繇仲任。鄢妘姓之國仲任氏之女密須繇伯姞。伯姞密須之女鄶繇叔妘。叔妘爲鄶夫人亦鄭武公滅之聃繇鄭姬。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姬鄭女爲聃夫人息繇陳媯。息姬姓國陳媯陳女爲息夫人息以媯歸楚鄧繇楚曼。鄧曼姓國楚武王夫人生文王鄧曼楚女羅繇季姬。羅熊姓國季姬姬氏盧繇荊媯。盧媯姓國荊媯爲荊夫人荊楚也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親六親也新新來過賓也舊舊君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夫人奉令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暨至也是其外利

精彩奪目膾炙人口

懇切若此何不悟也

也。夫翟無列于王室，列位鄭伯南也，南服之侯伯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弟封國出于宣王之世夫禮新不閒舊。王以狄女閒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爲王妃嬪以翟女代之爲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翟禍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封大也厭足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黜廢也翟后既立而通于王子帶故廢之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我若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翟難

富辰若以衛王而死則得死所若以免懟而死則過矣

茅坤曰：富辰始言鄭不可伐，繼言翟女不可爲后，俱是持正之論。

張以忠曰：陳禍福之由，明外利之故，援引最確，辯論最切。若此忠懇而卒不悟，何與。

襄王拒晉文請隧 周語

（此篇針機設論密緊收篇合者節低佐）（叔先王無所不于天下之心明白痛快）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郟洛邑王城之地也）王勞之以地（賞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辭請隧焉（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周禮天子郊外有六隧掌供貢賦）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卑之義若相侵犯則有災）先王豈有賴焉（言無所利）內官不過九御（九嬪九御）外官不過九品（九卿）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也死生之服蒲六箎之）民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貴賤各有差）王何異之有（引王極帑皆帝王然）今天降禍災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守先王之府藏）又不佞以勤叔父（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大物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言晉若受私賞而心且惡之亦將以是罪我矣）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佩玉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隧爲）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言將放辟荒裔復何陳辭之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

（此段言已非所愛）（此復辭氣量宏只改玉改行一句令他心折以下雖張皇惕宗閒之亦題旨深）

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何政令之爲也（何以復臨民而爲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不敢禁）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到末一兩何尤嚴毅刺畫）（答語刺心）

眞德秀曰晉文定襄王自以爲不世之大功其請隧也蓋寖寖乎窺大物之漸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詞氣若優游而實峻烈眞可爲告諭諸侯之法

穆文熙曰不許晉隧甚得體但更姓改物以下語毋亦太甚乎王待有功諸侯恐亦不宜爲此語也

張以忠曰晉文方定王以成霸豈遂萌不臣之念其請隧也蓋亦將假寵于王以旨示諸侯耳但王章所在漸不可長襄王嚴辭拒之宗周其尚有綱紀哉

古今文統 卷二 襄王拒晉文請隧 周語

點睛

復總上聚歸導鍾數句總而疊下

太子晉諫壅川　周語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鬬者兩水格有似于鬬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障也流曰川）不竇澤（竇決也澤居水也不此四者爲其反天性也）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爲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陂塘汙庳以鍾其美（美謂滋潤）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陁音至大曰崩小曰陁）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慎遵天地之性）

已上統論其理下則詳數共工伯鯀之所以除見壅川之失又數禹四岳之所以興見順水性不防川之得亦論反覆明切

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堯用殛之于羽山（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比類百則（類亦象也）儀之于民（儀準也）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傷害也）

精理至言

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之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障九澤也疏川決江疏河也導滯鑿龍門闢伊闕也）鍾水豐物（鍾聚水潦以豐殖百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汨通也）陂障九澤（障防也）豐殖九藪（豐茂也殖長也）汨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合通四海（使之同軌）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鬱伏積之氣）火無災燀（燀音諂焱起貌天曰災人曰火）神無間行（間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蕩之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易）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帥循也象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謂禹與四岳也厭合也帝天也）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祿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姒猶祉也夏大也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爲大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呂（以國爲氏）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呂之爲言膂也四岳能輔成禹功比于股肱心膂）此一王四伯

以下文勢最聳翔飛跌宕

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謂四岳）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下後也典常也）有夏雖衰杞鄫猶在（杞鄫二國夏後）申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于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受祀有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于有天下謂禹也祀或謂氏）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

得失六一見

間之心，（愔，僭也。間，代也。以愔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踣音剖，僵也。）絕後無主，湮替隸圉。（湮，沒也。音因。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準也。）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以忠信代愔淫。）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順四時之令而動。）和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視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明，精氣也。）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王愼中曰：麗詞訣釆，反覆諄至。

旅以忠曰：靈王不修姬德而徒事壅川，實出下策。太子晉推原興廢，肫切愷至，設也天祚宗周而勿蚤世，凌夷其尚振乎。

單襄公言陳必亡 周語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覿音迪。火，大火也。晨見于辰。）道茀不可行也，（茀音拂。草塞路曰茀。）候不在疆，（候人掌迎送者。）司空不視塗，（司空掌道路。）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露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爲城守之用。）墾田若蓺，（蓺字言不稀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膳夫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掌授客館。）國無寄寓，（久旅。）縣無施舍，（賓客負任。）民將築臺于夏氏。（夏氏，陳大夫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謂寒露後五日。）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後十日。）駟見而隕霜，（天駟，房星也。謂霜降，建戌之中。）火見而清風戒寒。（火，心也。星也。謂霜降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告民。）收而場功，偫而畚梮，（偫音治。畚音本。梮音局。使修囷倉。）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功可以始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官。）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

此段言其始見陳國所以棄先王之法制罪之

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匠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放牧之地）疆有寓望（寓寄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木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林積木池積水）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常用也）野無奧草（奧草深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執事有次）縣有序民（執事有序）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罷民口奏）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

此段言其不知待賓客而以蔑先王之官罪之

周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有之曰敵國賓至（相侍之國）關尹以告（司關者）行理以節逆之（理吏小行人也）候人爲導（迎送）卿出郊勞（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掃除門庭）宗祝執祀（賓有事于廟則宗伯太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客所）司徒具徒（修道路之委積）司空視塗（視險易）司寇詰姦（防剽掠）虞人入材（掌山澤者）甸人積薪（掌薪蒸者）火師監燎（照庭火燭）水師監濯（盥洗）膳宰致餐（熟食）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圉人養馬）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政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爲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

到此文字更佳飯撥奇峭

此段言其瀆姓簡彝而以犯先王之令罪之

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亦嬀姓）陳我大姬之後也（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晉楚）而無此四者（教制官令）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已上凡四大段到此又總拈之更見重決

歸有光曰只瀆姓簡彝一端便足亡國况重之以廢其教棄其制而蔑其官乎夫內作色荒夏禹且重爲戒顧乃外行淫乎夏氏又謂之何

董一份曰陳國滅亡之故一拔如畫

張以忠曰開闔關鍵處處精嚴而辭尤奇麗工鍊

按此特諫劉然而語更嚴亟可見先王未嘗與民爭利初不輕廢往許則鑄錢之留未始不緣上上後世人主利析秋毫以求國用之足不我下同而實乎單穆公之言深可鑒也。

單穆公諫鑄大錢 周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貿買物，通財用也。古曰泉，後轉曰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蝗螟之類。)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以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大小民皆以為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共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預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謂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

追論以引故實而洪斷存然

民之與處數句文從西法

均，王府則有。(夏書五子之歌，其四章也。關，通也。[illegible]同，平也。均作鈞，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言關通和平，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則亦有之。韋氏解與今書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麓。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及也。既，盡也。)民力彫盡，(彫，傷也。)田疇荒蕪，(地為田，麻地為疇也。)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謂廢小錢而鑄大錢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大曰潢，小曰汙。)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善政藏于民。)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文彩流麗最有古韻

川原之竭最是

穆文熙曰：穆公論妨民之財，語極切當。

張以忠曰：錢貨以通有無，周初原有定制，無可變更，況又必妨民用者乎？單公陳詞懇惻，利害較然，真可謂經國鴻議。

里革斷罟匡君　魯語

里革之正諫　宣公之聽言　師存之啓沃　叙述流動

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五利誤矣

夏犒奇

宣公夏濫於泗淵（漬罟於泗水以取魚），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季冬之後），土蟄發（孟春蟄蟲始震），水虞（漁師，掌川澤之禁令）於是乎講罛罶（罛音孤，罶音留。講，習也。罛，魚網；罶，魚笱也），取名魚（大魚），登川禽（鼈蜃之屬），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先薦寢廟，故令國人取之），助宣氣也（助宣陽氣）。鳥獸孕，水蟲成（春時），獸虞（掌鳥獸之禁令者）於是乎禁罝羅（罝音嗟。罝，兔罟；羅，鳥罟），矠魚鼈（矠音昔。矠，擲也），以為夏犒（夏不得取，故於此時擲刺魚鼈以為夏儲），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長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夏時），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罜音獨，麗音鹿。罝罜麗，小網），設穽鄂（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廟庖，[illegible]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

此又因取魚而推言古人對時育物之意

別有奇

師存一言於有成篇工然 [illegible]

且夫山不槎蘖（槎音[illegible]。以株生曰蘖），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鮞音而。鯤，魚子；鮞，未成者），獸長麑䴠（麑䴠音霓秋。鹿子曰麑，麋子曰䴠），鳥翼鷇卵（鷇音寇。生哺曰鷇，未孚曰卵），蟲舍蚳蝝（蚳音池，蝝音緣。蚳，螘子；蝝，復陶，皆可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別於雄而懷子），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藏所諫之罟），使吾無忘諗（諗音審。諗，告也。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呂德秀曰：按漢成帝不葺折檻，是亦藏罟之意。然忠言不用，此復奚為。

吳寬曰：公聞言而藏罟，是知過而改，固賢；師存又諷其寘里革於側，則益以成其君之善矣。吾不意樂師而亦有此啓沃也，豈下里革哉。

張以忠曰：惟有知過而改之君，故里革敢諫，而師存敢諷耳。容言納諫，自古鮮稱，然則宣公其賢矣哉。

魯展禽論祀爰居 魯語

臧文仲爲政而祀爰居見不務民義而失體故首提政字譏之

說祀典章法五段五變段段莊偉高華

歷叙古帝王賢相之爲政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故慎制祀以爲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虞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能禦大災則祀之夏禹是也能扞大患則祀之殷湯周武是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于烈山祭法以烈山爲厲山其子曰

而興不出柱民矣

文法變換處如層波疊浪

句法參差仍日古雅

柱能植百穀百蔬柱爲后稷自夏巳上祀之草實曰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共工氏伯者在羲農之間有域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爲上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曰后土故祀以爲社后土之神也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少典之府子帝軒轅也命名也顓頊能修之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三辰日月星也謂能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故民稼穡以安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子陶唐氏放勳也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野死謂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鯀鄣洪水而殛死殛誅

歷叙古帝王之龍興替祀其有功于民見祀以報功也

也鯀顓頊之後禹之父也堯使治水鄣防百川猶用不成堯用殛之于羽山禹爲天子而郊之取其勤事而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鯀之功雖不能成禹亦所因故曰修鯀之功也契爲司徒而民輯契殷之祖爲堯司徒能敷數五教輯和也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爲夏水官勤于其職而死于水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爲夏諸侯寬得民除其邪謂放桀扞大患也以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周語曰文王質文武王去民之穢穢謂紂也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爲二王後故有禘郊宗廟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者舜

文法又變換

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氏后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爲嚳字之誤也禮祭法曰商人禘嚳嚳契父商之先故禘之商人宜郊契也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者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帥循也顓頊有虞氏之祖也報報德之祭也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季杼也能興夏道者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

韓宣子身爲上卿不修德而反憂貧豈保世之主哉叔向之規不惟破其惑且又足動其懼心

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與郤之不仁以下上亦可誦行刑耶

可爲後人任永之戒

韓人愈足醒動其悔心苦之

叔向賀宣子憂貧 晉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 士大夫一卒之田 欒書爲晉上卿而反不及其官不備其宗器 宗宗官 器祭器 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 越發 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 藝極也 桓子欒黶書之子 略則行志 略犯也 假貸居賄 居畜也 宜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 懷子桓子之子盈也 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 奔[illegible]

夫郤昭子 昭子郤至也 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 三卿郤錡郤犨郤至 又有五人爲大夫 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 賀憂貧非賀其貧也賀其貧而能立德也 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 專獨也 承受也 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茅坤曰桓子宜及于難而賴武以沒其身見有儉德者猶能善後也懷子可以免難而罹桓

以亡見無德者後雖改行猶罹其殃也又深言郤氏以明之後又搆括一篇之意可見慶弔無門惟人自召

張以忠曰大足藥石宣子

勞之一字乃敬姜立論本意又把逸字作對仗兩許多議論只一勞字括盡末節以不淫二字作結

人情好逸惡勞敬姜乃獨爲此切至引聖王處民沃土瘠土勞逸善惡足爲季世鑑

此經典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皆習勤勞如此

暮中凡曰日中曰日入曰朝曰晝曰夕曰夜形容勞字甚盡

凡四箇而後即安字不覺其中却整齊

敬姜論勞逸 魯語

公父文伯退朝（退音）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歜音觸文伯名）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康子位尊又大宗）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袞織）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禮以秋分夕月以五采則少采也）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太史掌天文也司載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儀也糾共天刑法也此因夕月而共敬觀天法考行度）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慆音滔）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庀音譬）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受事于朝）晝而講貫（習）夕而習復（覆）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昔先公之私養）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

此下又舉王后夫人及士妻之勞正以明己之績不惑也

此以男女君子小人總承前意復歸勞字提醒可謂切至

述仲尼之言乃是總取篇中所論淫字

求與他且亦文章機軸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冠之飾）卿之內子爲大帶（內子卿之嫡妻大帶緇帶）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祭服玄衣纁裳）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春分祭社農桑）烝而獻功（冬祭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大夫）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歸有光曰勤婦之職嚴子之教守古之訓光先之緒

聖人以不淫贊之亦選其實也

穆文熙曰典雅莊鍊

張以忠曰篇中勞逸數語淵識名言

此篇前後[illegible]狀陽合偶妙

奔下文法有駭足馳波急水下灘之勢

胥臣大任以下正申明有將善而賢良贊之二句意

在母不憂在傅弗勤是質詩云也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乎就是[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民之賢良贊之非[illegible]可[illegible]也故曰文王非專教誨之力

文公傳讙

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讙也，(文公子，襄公也) 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使俛，(僮人) 戚施不可使仰，(傴人) 僬僥不可使舉，(長三尺) 侏儒不可使援，(短人) 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 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瘖者不能言) 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為聾，生而聾曰聵) 僮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亂) 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邪性) 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為善) 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娠有身也，不變不變動也) 少溲于豕牢，(少溲小便也，豕牢廁也) 而得文王，不加痛焉。(言其生易) 文王在母不憂，(在母時懷胎不憂) 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奉事王季不使加怒) 孝友二虢，(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 而惠慈二蔡，(管叔蔡叔) 刑于大姒，(刑法也，大姒文王妃) 比于諸弟。(比同宗之弟)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以自賴也) 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即伯達等八士) 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蔡公原公，辛甲尹佚，皆周太史) 重之以周召畢榮，(四公) 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惠順，宗公大臣，恫慟也。文王為政咨于大臣，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之者) 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臣體也) 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 故

天意只是言人性可教用者則以供[illegible]役不可教用者則以質素為[illegible]其文法[illegible]倒錯綜長短間雜有不齊之齊不整之整妙甚

末一語為永[illegible]妙盡而全[illegible]

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于道) 公曰，奈夫八疾何。(蘧篨至僮昏八)者。對曰，官師之所材也。(用材) 戚施直鎛，(王擊鍾) 蘧篨蒙璆，(不能俛，故使執王磬) 侏儒扶盧，(緣矛戟之秘以為戲) 矇瞍修聲，(瞽事，故使審樂) 聾聵司火。(不親審，故使主火) 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無用之人投之荒裔) 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成濟者，就而通利之。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關而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穆文熙曰，若如胥臣此言，則教可廢乎。或亦陽處父非可傳人者乎。舉廢病之質以槩善良，并所以謂矣。

張以忠曰，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曷嘗謂教誨可廢。賢愚謂胥臣此論最絕二無窮。

（太子及二公子居外，而一孽子居內，奪嫡之謀已成。）

史蘇論驪姬敗國 晉語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女子同生，後生曰娣。）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絳，晉時都也。）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爲衛于外，以儆備于戎翟，無恥辱于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昔者，謂古明王。也爲百姓，爲百姓除害也。）是以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民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以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義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夷吾，奔翟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本，謂史蘇。）

（名言）

（好其色必授之情一句，出盡人主待寵嬖子之情。）

茅坤曰：古今禍本，多繇于此，覆轍在前而不鑒，最足深慨。

張以忠曰：當獻公卜伐驪戎時，史蘇已占其勝而不吉，蓋兆固先告矣。顧乃不設遠慮而畜女戎，又蹈其術中而不覺，卒至亂迄數世。嗚呼，後之人其可以鑒矣。

古今文綜 卷二 史蘇論驪姬敗國二 晉語

可謂至言通解意不越此

語入精細而机均然

料事如鏡

詞勢而駛

武子之言似忠但不察禍机然屬匹夫

范文子論戰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不義而嘗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量也量晉之德言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脩則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力功也將自伐其知自多其功也）怠教而重歛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也）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秦獲惠公）郯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于郯師敗散故不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翟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于君）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處遠）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戰于鄢陵大勝之（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歛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犨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貨賄也）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不潔公所為）遂弒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午長魚蟜為卿故殺三郤長魚蟜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弒殺之公不忍而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弒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烈業也服者衆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交剛十三年敗秦于麻隧十五年會于戚會吳于鍾離十六年敗楚于鄢陵會于柯陵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不相聽節止內憂

所謂委室而徒退者

鄢陵之勝功由御氏故欒書忌厲之而計滅其宗又懼禍及已而遂與中行偃弒厲公于匠麗氏

未於一語關照後半章法甚緊

李東陽曰欒書不從范文子之言釀成弒君之禍則書之罪殆不容誅矣

張以忠曰逆知內難必作絲髮不爽文子固蚤見者蓋亦滿損謙益之道自如是耳至危言深慮足以聳動欒書而卒違其言以兆禍宜再世而隕厥宗哉

總斷祀典本

述用所以古彼瀾層折

與土法施于民五句精確

子也大王高圉之曾孫古公亶父也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典法也加之以山川社稷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以其有德于民而祭之所以信之于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川山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巳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煖音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王世貞曰臧文仲聞展禽之言知其賢而不能用故孔子譏其竊位又以下展禽為不仁之一者以此

穆文熙曰文仲始而祭爰居誠為不知及聞季子之言遂書為三筴紀之人孰無過過而能知而能改則亦無害其為知矣

張以忠曰此篇歷援祀典敘述甚詳至爰居之不當祀篇末始及之文極變化錯落而具有法律

郵無正論壘培　晉語　　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壘，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壘壁也。壘壁曰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爲之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

昔先主文子少釁于難。（文子，簡子之祖趙武也。釁，猶釁也。難，謂莊姬之讒趙氏見討）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爲公族大夫）有恭德以升在位。（爲卿）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基于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于身，以能復其先業）及景子（趙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于國。順德以學子。（學音效，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儆師保，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鳩，收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亦免難）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加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自若焉。

（眉批：敘事簡當，尤精切有味。／此段敘簡子先世憂患，所以成德顯之，令人有儆省處。／疊用德字，莊而不板。／前面敘簡師保字，總以明委土可以爲師保之意。／此段言簡子安樂所以罹患，及尹鐸增壘之意，文極奇警。／千古格論。／以字應惡字，賞字應殺字，間合最妙，亦見簡子能從諫處。／而後之之上有宗人所以長。／不念舊怨，報德而敬尤篤。）

穆文熙曰。無正引喻詳明。措語精深。足以警動簡子。然簡子賞鐸。鐸歸祿無正。無正不有其功。均之爲善行矣。

張以忠曰。簡子欲毀壘培。而鐸反增之。是何等識力。真保障哉。若無正不修私怨。而惟急主圖。心事磊落光明。品尤卓絕。

此因靈王之稱一美，遂以美字發言之，反正論甚意，正方發。先以美字斷。

此段專舉楚先王之爲臺，總不點出美字，而美自見。

伍舉論章華之臺 楚語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服寵，以賢受寵服也），安民以爲樂（以能安民爲樂），聽德以爲聰（聽用有德），致遠以爲明（能致遠人）。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盛容也。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目觀則美，德則否也），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曰臺），榭不過講軍實（習戎事），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爲氛，吉氣爲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其），臺度于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而已；足以臨見之而已）。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爲之（取不害穀），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取其餘），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不廢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不妨）。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望氛祥而避災害，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者，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以爲得事之正），楚其殆矣。」

此又舉先王之爲臺榭，與上楚先君一段照看。

此段文法：凡疊用美字一轉，次用數其字一轉，又次用數之字三轉，引詩尤證，亦有數貫之字。

何等奏巧，何等天然。

仍用一美字收煞，幾格精神。

汪道昆曰：靈王以臺爲美，而伍舉以修德爲美，議論翻覆，開道百端，可謂因事納忠者矣。

張以忠曰：高華古雋，文氣未嘗散緩，先正以爲似兩漢後文字，恐未然。

靈王即很諫史老下不宜以此易之鬼中殤宮是何言與

此段叙武丁納諫之所以興

此述說命語以是一種奇嚴敘使字點綴尤佳

承沛知決川

細字從明同又以喬無巳之心甚嚴而作了武丁者

白公子張驟諫靈王　楚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臺　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　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　殤宮殤之居也　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也　聳敬也　至通也　通于神明謂夢見傅說）以入于河（遷于河內）自河徂亳（從河內往亳都）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　思道思君人之道也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卿士患之（患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令命也　稟受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類善也　茲此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上公也）而使朝夕規諫（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二）曰若金用女作礪（已使磨礪也）若津水用女作舟（津濟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北吉稱也　三日以上為霖）啟乃心沃朕心（啟開也　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　瞑眩以喻攻己急也　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也（乂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衆也　誦誦善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　地方百里曰同）而至于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誥告也敗也）桓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辠古罪字）王病之曰子復語（[illegible]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于耳（慭願也　寘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　規規諫也　瑱所以塞耳也　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而又以規諫為之乎　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荊交有焉　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巂浦合浦）遂趣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東地也）

又當何如惜靈王之不悟也

說靈王身上去

此段叙齊桓晉文之納諫之所以興

又說到靈王身上去

拒諫者此安得不敗

語奇而雋

董份曰援古証今諄諄懇篤真可為諫臣法靈王于子華之隱諷悟而不能自克于子張之理諭昏而不能悟宜其有乾谿之辱也

張以忠曰靈王弒君篡國居非其位縱從諫如流猶

懼不免況其之以爱暴又復諫乎一國棄之如遺跡固其所矣

正論不可移易

與四臣眼于墨意同

議論暢達足以服人而文法轉折機妙足一篇爐冶結構文字

南國之人乃有此凜論趙孟安得不媿哉

王孫圉對趙簡子　楚語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玉佩玉以相禮）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横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毀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物事）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也連屬也水中可居曰洲徒其名也箭草名可爲箭）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以卜吉凶珠以禦火災角以爲弓弩齒象齒所以爲弭皮虎豹皮所以爲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爲甲胄羽鳥羽所以爲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賦不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于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事神故皇神相之皇天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弄之物非國之寶）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

諷荊簡子

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

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譁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唐順之曰末段發揮暢盡

張以忠曰是時楚當喪亂之後又釀禍于白公使果

能報善何以及此王孫圉之對不過夸敵

國耳然持論正大自足折服簡子

廣侈吳王之心何約而成

其尊之也則曰天王曰大賜曰大德曰晐姓于王宮

曰臨常辭曰王府其自卑也曰孤曰草鄙之人曰幾伐越曰征諸侯之職曰封疆越國弊并於辭以服侵吳王之心

越使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大夫種獻謀種越大夫曰王不如設

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求平于吳吳民必喜以

廣侈吳王之心侈大也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

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

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燼餘也

乃無有命矣吳復有天命也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

于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布陳

幣玉也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

帛也天王謂傷合廬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

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使

白骨生肉德王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

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

而思邊垂之小怨邊邑稍鄙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也以重得罪于

下執事重得罪謂報見侵也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謀也親

委重罪頓顙于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

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

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勾踐請盟一介嫡女

執箕帚以晐姓于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于天子曰備百

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

人都周書縣彼狐埋之而狐搰之譬曰喻不裝于偏乎

利義二字包括一篇之旨

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屬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征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諺曰狐埋而狐搰之搰音忽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孫應鰲曰老子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茲于諸稽郢大夫種之　有感焉夫以越之君臣所謀土地所產甲兵所聚豈肯甘心于吳者美言鴆毒何不悟也

張以忠曰越人敬戒約辭以行成未遂萬全之策特遇夫差故大夫種之謀得行耳天實豢吳豈繄人力哉

付仇牧傳亦有更起

叔仲惠伯是

叙稱疑奕

字之不能此爲能庇其臣

卓學

讀之亦令人義形于色

孔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及者何以公夫子及仲人累也累累從君而死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君尊亦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臣故同之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叔仲惠伯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據叔仲惠伯不賢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以稱字見其先君死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子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內有其義而外形見于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何休曰宋殤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己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

張以忠曰督所憚惟孔父耳孔父死督可弒君而無忌矣獨惜孔父身爲司馬而不能彌禍未

蓋是亦忠有餘而智不足處

情激

曹子君臣以能死爲手段　管子君臣以能許爲手段

手劍標劍英特矢復闇自在

考列傳後無編□事

公會齊侯盟于柯

桓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爲此言曹子曰。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急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擗劍置地要盟可犯。彊見要背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曹子如許英雄激烈只成個小豪傑　管子如許安穩信實却成個大規模

英爽淋漓

筆力雄健

唐順之曰　桓公修霸故捐小利以收魯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

張以忠曰　英雄慷慨之氣出以從容暇豫世之撫劍疾視者望曹子當有媿色矣

季友酖牙立般

莊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召之于陳）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般音班）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有攻守之具曰械）季子和藥而飲之（藥者酖毒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誅不宣揚子當繼體如故）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唐順之曰婉折古雋

公子友慷慨日仕 虞得若是乎一語已逆知季子之不能究級矣夫何敢兩言遂成慶父之逆

語古質而法

峯乎將之無既者有與弑制刑之肯來今之殊官昔忘其既而進治之也未有從其辭者也

張以忠曰成季之奉般忠矣酖牙當矣使并圖慶父而除之何至般弑而身竄于陳乎君子所以深惜其謀疏也

大轉與孔父先後二傳同

開爲多轉敘次詳畧轉折處不用繁曰而意已幽盡

健然

此以不食其言爲之荀息之人品自見

荀息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言者以奚齊卓子皆立也）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于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察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己故荅之云爾）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謂重耳）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上問下曰訊言君臣相與言明不可負也）臣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眞德秀曰是時莫不背死嚮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曰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

胡時化曰左氏以白圭之詩譏其失言于初後不可悔爲得春秋之旨

張以忠曰後先之哲濟難之貞托孤之力荀息無一焉而甘心死之何取哉息固曰吾將以媿人臣之懷貳心者讀是傳大足令貪生反覆之夫介然色動

世室壞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公子遂所致 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 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 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據魯公始封也 封魯公以為周公也。為周公故言在下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 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加日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大功故半天子也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據為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為主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註謂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但封伯禽之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 魯祭周公。何以為牲。據廟異也 周公用白牡。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以夏避嫌也 魯公用騂犅。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為差 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 魯祭周公。何以為盛。據牲異也 周公盛。盛者新穀 魯公燾。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 羣公廩。廩者連新于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時序昭穆之差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久不以時祭治至于壞故譏之 室屋者重宗廟

忠按本文意本謂武王崩成王幼主少國疑武庚崩奄繼叛頑民未靖若周公不留爾成王而之魯則王室動搖天下不能一心周室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奉祭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也舊註恐未合

鄭維嶽曰結搆精工

張以忠曰世室而至于壞怠棄其祖甚矣況望舉周公魯公之政耶嗣後東門擅政暨乎三桓宗國之衰豈一日而然哉

敘次最簡穆

宋人及楚人平

宜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堙音因）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憊音敗）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骸人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蓄積）使肥者應客（示飽是也）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子反語）舍而止（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謂宋憊已知我止有七日之糧）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

寫宋子反首肯

和意正大其辭婉矣

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謂子反也大夫無遂事而子反專之不待告于君者有憂人之心也故大之）

張榜曰此篇愈省愈益可喜妙品

張以忠曰神韻雋絕而筆法頓挫更極神妙

季札讓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據向之會稱國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據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荆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并季子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迮起也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迭猶更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祝因祭祀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曰天苟有吳國。天誅欲有吳國當與賢弟尚速有悔于予身。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也子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故迭爲君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不已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爲讓國者僚已得國無所讓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殺僚去之延陵。延陵吳下邑禮終身不入吳國。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畱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貪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據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故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于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

文勢分迭

何法佳

季子使而不入甚亦奇見

公子無去國之義故延陵之去不越竟

桓譚曰。吳之篡殺滅亡。釁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取。豈爲公乎。

張以忠曰。吳子使札來聘。胡氏以爲貶文。而公穀均以爲與。今詳按季子讓國一事。心事磊落。合乎中庸。非好名苦節之比。聖人曷爲貶之哉。論者固當以此爲準。

許世子止弒其君

昭十有九年。夏。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據將而誅之）止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耳。（據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只筍疊奇而遒

一飯一衣耳非主于而若暫來至此乎

辭極鮮媚

張榜曰文特奇甚

張以忠曰穀梁氏謂許世子止以弒君自罪不自立而與弟未踰年而哀死其情大可原而春秋不少恕蓋將以警天下萬世之為人臣子者

隱公不書即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即位。（據文公言即位）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言隱意不取為魯君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上言君下言公互辭）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音伸）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終歸之于隱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凡先弟後天之倫次）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親受命于惠公為魯公已受之于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于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將惡桓而故貴隱

以與上為三疊又似與前成人之美遙對

筆態横生

此處全是責隱而桓惡不言自見

一句總收三句而成父之惡亦在其中

唐順之曰議論莊雅具有丰神

張榜曰此傳操縱出沒不可端倪變化旋轉無限态態鑿鑿正言娓娓餘度罔已淩左而轢公矣

張以忠曰論高法整而調度雍雍斷制文之絕妙者

鄭伯克段

說得透斷得嚴

一語入神[illegible]而心折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鄢鄭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邪人不能殺之矣知段衆力强盛惟國君能殺）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母弟同母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目君謂稱鄭伯）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弟甚鄭伯謂目君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段恃寵驕恣强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誨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慮志欲殺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至于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于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君殺大夫例不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已故可以申兄弟之恩）

張榜曰識力遒勁

張以忠曰曾隱釀桓之弑鄭莊致段之殺事均失正而用心則夐絕

臧孫辰告糴

況無一年之畜乎

公羊譏之是矣而左則以爲許之似未合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爲內諱故不稱使若私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唐順之曰筆法清勁

張以忠曰古者稅什一累凶年而弗病今魯加賦矣一年不登而告饑信哉古制不可廢也

按夏陽虞虢之塞邑鑰乘有潰劇局有餘勁

語意勁活

深入人情

其有分制

極有文致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君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明達之人）而懦（懦弱）又少長于君（自少至長與君同處）達心則其言畧（明達之人其詞不煩）懦則不能彊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王世貞曰荀息于敵國之事籌之何等從容而卒歷君于昏以身殉難豈其智不足與可勝悼惜

張以忠曰此傳丰神冷雋似不及公羊而筆力雄健辭氣高華則此為勝

別行精奇 句法特也

句法迴遊之法

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惠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首戴衛地）
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何尊焉王
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
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諸言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倣此）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
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
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之
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
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
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
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
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
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子之命
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事
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張 榜曰此傳疊疊發意奕辭開敞

張以忠曰惠王欲立寵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
子以定其位蓋翼戴宗周莫先儲貳是舉

也亦是霸業最崢嶸處

楚子執慶封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以其齊氏何也（據已絕于齊）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中軍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弒莊公光）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傳例自稱人以殺大夫為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易治）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穀梁

疏論勁矣剖析精明　真足一粲　不少假借

王錫爵曰矯健有筆力

張以忠曰慶封之誅其罪當矣特楚意在入吳非為討罪而靈王又非討罪之人故雖死不服

傳語似冷而實自嚴峻

五石六鷁

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石也者陰之類也五也者陽之數也其隕石其數五陰類也而陽行象將致隊落之兆）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既隕後乃知是石）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此石散在宋四境之內故後言其數鷁則聚在宋都之上故先言其數耳聞故先言隕鷁退先以目見故先言六是各以見先後為文）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陽也六陰數也陽而陰行必衰退象）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欲著石日鷁月故言是月若）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見六鷁退飛記也睨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必天使然故詳而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鷁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略而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民所聚曰都　穀梁

凡與公羊各從其是　耳治目治析其奇甚　聚過見速　深精而大

張榜曰精眇宏深

張以忠曰于細物中標出作經微旨妙析奇致而文

特卓練雋雅

可法錄而古

佳結令人珍玩不厭

章法高而簡

蒐于紅

昭八年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舉轅為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音業○槷謂門中臬以葛覆之恐木椹傷馬足）又建旃以表之（草褐之葛或作褐毛布也）流旁握（握四寸也）御轚者不得入（轚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轚則不得入門恥御拙）車軌塵（車不出轍）馬候蹄（足相應）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

孫鑛曰古今蒐獮賦中未見有此（揖讓為美）

張以忠曰簡俊有奇彩

句簡而健

抄在安字傷字句更包括

章法

斷甚精明

孝子忠臣之用心至無罪而愛君爭禍不忘仁

委哉

晉恭世子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左傳僖公四年）公子重耳（申生異母弟文公也）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讀盍下同）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曰然則蓋行乎（勸其出奔）世子曰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蒙弒君之名則人將不納）使人辭於狐突（與之永訣）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狐突為申生傅故稱伯氏前此伐皋落氏突嘗勸申生使行故以不聽其言謝之）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奚齊驪姬子）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突自伐皋落後懼而稱疾不出）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勉狐突為國而出忠其父）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吳澄曰予常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其行雖皆未合中庸其心則純是天理申生但知順父屈原但知愛國而一身之生死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知之哉

楊慎曰按此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合左傳國語穀梁文並觀之優劣自見

張以忠曰情懇以惻辭慼而婉真純孝哉讀之潸然

四句十三字包括幾多事　開八二句十字已括戰事敗焉之態畢之敗亂之狀罪而死至此而已　非其罪二句七字見魯君之悔過恤亡存者

魯莊公誅賁父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魯地）。縣賁父御，卜國為右。（卜縣皆氏也，右車右勇士也）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佐車副車，授之綏）公曰：末之卜也。（卜國微，末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二子偶焉，遂赴圍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軍罷浴馬始知流矢在白肉，股裏肉白，非馬身有白也）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士爵卑，雖不應誄，莊公以義起，遂哀二子赴敵之功而誄之）

陳操曰：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卽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于乘丘，于記則言敗績，在魯蓋莊公敗于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于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誄，始遂其始而已。

張以忠曰：自篇首至遂誄之，是叙事體；末二句是議論體。左氏傳文中縱有極鍛鍊者，不能如此儁古。

又曰：文不滿百字而神采穆然。

寢字須安頓在第一句後，試掛說簀從此起　瞿然形容驚起之狀巧　曾子病革此四句寫出光明俊偉之言，其精神不亂如此，以論語啓手啓足之言參觀，可見曾子之弘毅

曾子易簀

曾子寢疾，病。（疾病謂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睆，刮節目也；簀，牀第也）子春曰：止！（以病不可動，故使勿言）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又重言）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以病故已）元，起易簀。（識其意，故然之）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起身）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共扶曾子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楊之慎曰：華而睆至元起易簀一節，童子驚訝之狀與曾元掩護之情，并曾子虛憊而不失其正之事，千載如在目前。左氏且走僵，況漢以下文人乎？

張以忠曰：按寢簀之制，禮原無等級，曾子卽不易簀，亦非違禮。但君子當臨終之際，其敬謹有加于常時，特未可安華美而改吾質素耳，非曾子非大夫不可終于大夫之簀之謂。

寫甘景用兮字又最盛活

非考古本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孔子夢奠兩楹

孔子蚤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消搖於門（自寬縱適）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安所而倣效）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猶在東階以爲主）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猶在西階以爲賓客）而丘也殷人也（夫子之先出于微子之後故稱殷人）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以殷人享殷禮故知將死）蓋寢疾七日而沒（檀弓下）

陳繼儒曰夫子盛時夢寐姬公泰山梁木哲人三句
　蓋歎周道之不復西哲人之不復見故未
　云明王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世儒以
　哲人爲聖人目況不亦泥乎

張以忠曰文甚古茂似非秦漢人所能僞撰

喪欲速貧二句大綱從面層層相照

再一句收

南宮敬叔反一反字包括多少意實而必包括又多

有若之言似夫子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喪失位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與當作于）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魯孟僖子子南宮閱嘗失位去魯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定九年孔子年五十爲中都宰爲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命二子觀楚可仕與否）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檀弓）

楊　愼曰貧朽非人情所欲孔子之言特爲二子發
　耳有子以中都與之荊事驗之可謂知言

張以忠曰古渾中極迴宕之妙

此文互見左氏國語

與哭老歌哭句法同

即舅犯語而意不重複文法之妙

國語云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沒下不沒父也下此未爲後句意更宗

晉重耳辭得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獻公子也。驪姬譖諸公）且曰。（于時重耳奔在翟）寡人聞之。亡國恒于斯。得國恒于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交伐之際）喪（失位亡奔）亦不可久也。時（取國機會）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奔喪反國襲位）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亡人即重耳）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父死而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爭國天下誰能爲已解說）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客即公子縶）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以爲君憂。（憂致君之憂慮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他志求位之志）以辱君義。（君義弔位之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不與使者私言）子顯（子縶之字）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不拜者不受穆公勸故不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無反國意）

謝枋得曰此篇文字意義優長比史記國語所載尤佳此當爲絕唱

張以忠曰公子反國之心何日忘之而特不忍因父死以規利與夷吾之重賂秦以求入天壤懸矣孰謂他日霸圖不預券于此

孟子寇仇之論本此

句法精彩

子思論爲舊君服

穆公問于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古人臣仕而已者與大夫已放者）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待放未去者禮爲舊君齊衰三月）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置之死地）毋爲戎首。（不爲亂國主兵來攻我）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謝枋得曰楚鬬公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則臣無仇君之義服亦可也子思此論直欲儆天下之爲君者人臣之義則當以鬬辛爲正

張以忠曰短章結構極精

> 按左氏文與此篇同而此篇之文為勝

> 文法精密解秘矣哉

杜蕢揚觶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卒，未葬，平公(晉侯名彪)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樂初作而金奏)。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于燕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三酌皆罰爵)，降趨而出(不言而出以發平公之問)。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三爵必有開發吾意故不言而待汝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丁卯日死，二日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其為子卯也大矣(大臣死，國家尤重)。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故日為子卯也大，告罰其不告之罪)，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褻近之臣，貪于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與知防君過失之事)，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盥而後舉，致潔敬也)。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聞義而服，欲為後世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言杜所舉之觶)。

> 揚觶字爵于君也揚作騰送也舉觶以賓與君舉扎特舉一爵曰杜舉自此始

謝枋得曰：按君與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杜蕢深明此義，故以飲曠與調，最後自飲，一節以越分自罪，意甚長尤深。

張以忠曰：俊整雍容，極高鍊矣，而詞語復古韵鏘然。

> 凡二句文去而系

> 語婉而正重誅好子禮者

蕢尚不知禮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塗，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辟除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莊公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戰死于莒)。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不辭受也，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謝枋得曰：此曾子因蕢尚失禮，故以杞梁妻之知禮證之。

張以忠曰：此章直引事作証，不更益一語，法古而奇。

孔子論苛政

二字文如絕起何等句法　柳子厚捕蛇者說本此一句　何法妙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重平聲）有憂者之一（爲言獨也一不知夫喪之踊也之一舊註一者決定之辭非）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苛政如重斂嚴刑之屬）夫子曰小子識（識音志）之苛政猛于虎也

方希古曰虎之害人也機罟穽檻能制之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機焉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即此意

張以忠曰泄政者當書一通于坐屏

周豐不見哀公

人名下著也者二字逗之蘇王諸記效之　曰下加而字替豐字斬異新彩　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孚　茲法句法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摯音志）請見之（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己見之）而曰不可（古者不爲臣不見君以尊見卑故豐辭）公曰我其已夫（不屈其願也）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墟墓社稷宗廟無心于感民而民哀敬殷誓周會有心于制民而民畔疑）（周豐欲哀公修敬信以感民耳）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有不解乎（民必解散）

黃震曰禹誓誓師誓非始于殷禹會塗山會非始于周周豐此言概舉世變耳所謂殷人周人亦謂末殷末周耳

張以忠曰民至愚而神豈文誥所能感激對語不多意自警醒

今之人急于食飲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觀餓者當有愧

齊餓者苦節

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力憊不能曳屨）貿貿然來。（目不明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閔而呼食使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微無也無若此言其過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嗟雖不敬謝則有禮）

吳澄曰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黃震曰餓者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千古

張以忠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富貴利達則不憚晨夜乞哀以求食生畏死失其本心者比比然也讀是記而不心寒股栗非夫矣

結古而勁

張老賀成室

晉獻文子（趙武）成室。晉大夫發焉。（往賀發禮）張老曰。美哉輪焉。（高大）美哉奐焉。（眾多）歌于斯。（祭祀奏樂）哭于斯。（居喪）聚國族于斯。（燕聚國賓及宗族三言于斯者言于此至足功更為也蓋諷其奢）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原也。（文子悟其風已故言若得保此宅為此三事是免于刑戮以從先大夫葬于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謂張老）善禱（謂文子）

李載贄曰古人尚質頌中有規假令止曰美輪美奐亦巫祝者等耳而繼以歌于斯三言便有知是知止之意文子之自禱亦申此意知言哉

張以忠曰文子聞言而即悟且深儆懼之思真保世之主也其長有後于晉國宜哉

子罕

陽門(宋國門名)之介夫死(介夫甲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父術之後，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扶服音匍匐。扶服，致力之義。救，助也)。雖微晉而已(非獨晉不能伐)，天下其孰能當之。

(如此方真可謂子無虛設)

(不惟晉而已，雖天下亦不能當也。漢書假將軍誰不欲者句法同)

陳騤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頻褁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子罕哭一介夫而民悅，豈可伺隙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敢當，信矣。

張以忠曰：國家惟民心足恃，縱有强敵，未有能覦覬而動者也。子輿氏人和之說，讀此益信。

趙文子知人

趙文子(名武)與叔譽(叔向)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設此言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晉襄公之傅)。文子曰：行并植于晉國(專權強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為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是無全身之智)。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與文公避難，反國及河，授璧請亡，要君以利，是無仁)。我則隨武子乎(士會食邑于隨)。利其君不忘其身(愛君也，智也)，謀其身不遺其友(仁也)。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性弱之貌)，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聲低而緩)。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賤職)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廉潔之至)。

([illegible])

(此一句總上生下千鈞筆力)

謝枋得曰：子觀檀弓之文載晉事，尤妙如申生事、知悼子卒事、秦穆公弔重耳事、晉獻文子成室事及此節，皆妙絕今古，超文人蹊徑之外。宋人謂春秋戰國之世，楚多文人，如倚相、觀射父、屈原之流，然豈知晉之文人尤高乎楚之文。深雄奔放，有霸國之氣。晉文曲中肆隱，乃有先王之風矣。

張以忠曰：極精鍊而無斧鑿之痕，極婉曲而無轉折之跡，此等文字直可駕軼百家，凌趨左國。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三目次

明儒林古吴張以忠純臣論定

此篇當與范睢蔡澤傳並觀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言從此人得見趙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

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

以下一切應商君不像又一一反五羖大夫

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置君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荊國之禍（救荊謂會晉救楚卹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相歌以助杵聲）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教謂商君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上謂鞅之處分也言秦人畏鞅甚于君）今君又左建外易（左道建立威權在外革易君命）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

非所以得人與由余款關相反

于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人君死臣子不欲斥言故託云捐賓客）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王鏊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唐順之曰陳商君罪過處烟波千里勸商君避位處弄丸掌中

張以忠曰蔡澤之說應侯反覆婉暢趙良之說商君深切著明應侯用之以令終商君違之以罹禍雖非獨能知幾也畢眾而後必知鄭安平王稽之事昭王內實委咎而已亦功過不掩懼禍將及故肯從容以去鞅險而賊刑必加于貴戚法不弛于太子孝公任之專而已之功博故毅然安于其位而無疑迨乎出亡無所舍始知爲法之弊亦既晚矣雖然鞅之身誅族赤雖明哲之不足亦天道之宜然又豈特係一不師趙良之言也哉

楚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至極也）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棋是也（致言取物置之物上）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垂邊陲也）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不接地不與通也要約也）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成橋秦人守待也入燕使燕人朝于秦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翔謂皆觀已）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嬰猶禁也蓋二邑聚兵自守）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憚可畏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强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

之禍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不毀謂無傷也強韓魏謂楚毀不楚侵之故強也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咸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重世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于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狐爲妖者無所食無人爲供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

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四國齊韓魏趙也應王躡秦後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皆故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故二國攻之兵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敵也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于吏慎重之

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注猶屬也詘猶反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如帶圍繞韓必爲關中之候候候吏也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亘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

燕趙恃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危動以危亡之事恐動之

恃劫也痛言攻伐之酷

許應元曰以六之策所謂善息者也當是時秦必不能悉舉楚而易中五國之禍是秦所憂也故卒聽歇其後秦并六國其謂度盡歇策

凌約言曰春申君知秦遣白起上書沮之題不明言其事僅以善楚不善楚之利害聳動其聽而士卒自止亦善說矣

張以忠曰奇恣仍精整宇內雄文

范雎說秦昭王

此處欲言不言最妙然非甚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已入彀中

文致言深四字開端甚妙

文氣驟逸

動秦王又在此數句

范雎至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長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音句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以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

處人骨肉之間暗指太后

穰侯

奇肆

臣非有畏一句為下文患畏恥之綱下文畏患恥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疊下三不足以字及五死字又如貫珠

五死字緊上死字此段言死不足為臣患

伍子胥夜行

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能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

求於處上亡字此段言亡不足爲臣辱 箕子接輿應上爲癩爲狂字此段言不足爲臣恥上面說何患何憂何恥正叫起臣之所恐數句以聳動之驅王受辯不且厭且憚 詠動

於溧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癩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嚮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

看他蘊藏處字眼絲精神

六用先生字五用寡人字此時昭王之心惟恐范雎不言秦國不保故上及太后且欲爲之甘心又何有于大臣哉

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揚慎曰有起有伏有關有鎖[illegible]

秦一篇極善結構文字[illegible]

張以忠曰氣脉沉古頓挫雄[illegible]

范雎以亡國而欲西霸秦 蔡澤以羈旅而欲代相行 天下之至難 其勢必先言 則不能激動 故澤之宣言 固雎前舉之 以下稱王也 讒應侯激之之術

直答然字意排調少蓄氣少歎所謂夾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攝齊田范雎安平匿之將安平擊趙以二萬人降趙）王稽（通諸侯）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

四時之序言功者去此一篇主意伏反稽語論妥不刻此

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手足輕快）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非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其志在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之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

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名俱全者上也

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

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于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

蔡澤重說出 聽之事矣尊 說者

蹶論大是今 食借此勢之 夫惕然警醒

圖君不知賂 退猶不足以 且亡死何以 國者而何成 功久處

德巳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于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

敘三子之功 我前無一字 同妙甚

此文增入白 起不惟激切 事而且勸其 必無切

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巳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

歷叙四子不 善居功以致 身死而鄂失 公獨以見幾 今終一去一 不去得失判 然平平剖論 要不外成功

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巳成矣而遂賜劒死于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巳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入猶充也謂都）（攜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巳彰而

者是一篇

忽然宕出范 蠡蔡法奇妙

極妙

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于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易姓朱）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大言全勝）或欲分功（分勝所獲）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斬謂斷絕三晉之路此言）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棧閣也施于險絕以濟不通）通于蜀漢此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鑑于水者見面

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松子）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

鮑彪曰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趨于利而已惟澤爲近明哲保身之槩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遊于秦以封君令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

張以忠曰識高論遠而雄辯處又復辭鋒駢驟愷切閎深豈非偉筆

韓非初見秦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荊固齊（始皇諱其父諱楚曰荊時山東國齊楚爲大故從人若連之恃以爲固）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也（奮言勇不顧死）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不死之害故不如秦）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與與爭之）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

此段言謀臣不盡其忠以激怒之

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頓弊也索盡也）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地廣而兵彊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

此言齊閔王一戰而亡以聳動之

以下詳數謀臣不忠

故繇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于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

此言破荊而不取為失計

有氣有勢

此下四段文法長短錯綜

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比密也言其志親）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

此言拔梁而不取為失計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兩國秦及穰侯所封也）是故兵終身暴露于外士民潞病于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

此言穰侯治秦之失計所為謀臣不忠者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日氓）悉其士民軍于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事）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流灌也）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須待也）天下編隨而伏（以繩穿物曰編編隨言衆隨而降伏也）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為明秦兵之彊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

此言秦破趙而不取為失計

正汪洋開宕文勢奇拔

從起手處說到亡則從段

還說起手處有摘撮文字起中段更作三段疊疊

文筆甚銳只收末段而前四段俱收妙手

此[illegible]與[illegible]平不合正見文法變奇之化

文氣紆徐

此節言戰之當慎因舉武

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
卻（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于李下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致極力也厚大也交罷卻秦與趙俱罷兵而退也）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
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繇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
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
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
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甲百萬左飲于淇
谷右飲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

王襄主以爲勸

數字增色

今成地一段與前今秦地一段下[illegible]

末段一正一[illegible]

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素甲以素帛爲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
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智伯帥三國
之衆以攻趙襄主于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
襄主錯龜數筴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
談于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
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絕長續短方
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
大王（昧死言不知死所）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
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

[illegible]

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
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
王斬臣以狥于國以主不忠于國者（主言以爲言惡）
吳師道曰蘇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
愚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
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秦之謀臣其剛愎
不遜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
馮
覲曰此書爲初見秦其策全在破從一著中間
反覆歸咎謀臣不忠處波瀾起伏汪洋于
頃戰國之雄辯士也

許應元曰說難有陰用其說而陽棄其身秦殺非而
用其術以收天下秦則巧矣非自知而自
蹈之愚哉秦之誅非恐其爲韓也
張以忠曰揣摩精熟綜練淵沉故議卓越而情事
刻露王看其頓伏處更以神奇不測行之
尤稱絕調
又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負奇才而不思亢宗
乃說秦王以亡韓之策縱得不死恐亦難
俛首而立秦廷矣

李斯上秦王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孫支于晉（求一作來）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太后弟）逐華陽（昭王弟）彊公

（眉批）環并而着古驗閱而精丁細寫佳作　此言諸物不產于秦而秦用之猶人材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粗鐵鑄簾而意循至千年以來所絕少者　不引前代惟國事只以秦之先爲言切實動聽　只說逐客一

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繇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音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光如日月）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纖離良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爲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鼉大魚也皮可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後宮充斥）

（眉批）事反覆辯伏　結得自是斬截　語意已盡復總結上文而更說之文字之開闔處　此下意有三段而文法亦三變　與五子者不產于秦相應　上順說此倒說自無既意　句法蒼辣

列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以宛珠飾簪）傅璣之珥（以璣傅于耳環）阿縞之衣（東阿之縞帛）錦繡之飾（錦繡爲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雅化閒雅變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缶瓦器可以節樂）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衞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衞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

（眉批）將上面反說一兩項又倒一倒不覺重出奇覺精神　以韶虞與鄭衞並說此嚴國之晉　三何也相應　兩句一正一反　此結含無限意　兩語激切一篇有萬鈞之力

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與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衆（四句結上文）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與四君對　立業異

（眉批）勢　數語古今名言　此又說逐客之害以動之　只就不產于秦四句陳括前面許多意思而結之何等簡明取何等力

按　昉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個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語乎

張以忠曰辭極精彩論復雄博而文情激盪最足警醒人主

三柴開第一篇主大字

藉字時字何止之不窮與能士之才系識古作也

此以一二字立意之格

篇中用何以知其然也凡六用昔者凡八

蘇子說齊湣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非止藉人之勢因其世之衰而乘之亦藉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之則畢欲乘之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興于時（時當伐而伐之不以巳主其事則怨遠矣）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干將膠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割利傷也劌音貴）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銛音先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遽）衛國城（城守也）割平（割平割地以求平也）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墮音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于魏（遡愬同）魏王（武侯）身被甲底劍（底砥同礪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衛非彊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築剛平以侵衛者魏為衛取趙剛平）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州屬河內）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有林鄉）馬

篇中用何也何謂也何則者凡十餘見

方叙事而提出中段論文妙以疑暢而淡附勁而少直矣

不主怨不挫彊乃一篇主

飲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趙州平棘縣古郗蒲邑）隊黃城（黃城在魏州冠氏縣東南十里因黃溝爲名）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彊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彊（不以兵爲人挫彊敵）如此則兵不廢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

意始終于餘言皆不外此所味乎其言矣

晉用提掇屑警收拾

分小大國二段以發其勢

此段論大國後起重伐易

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彊也且夫彊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欲爲人主）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恃謀人以爲利而致殃）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彊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

如夫云小國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義概乎其微非霸主之所爲也

此游士之說而激有合于道

以吳王萊莒作小結

繇此觀之

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言發其初）而不服矣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彊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彊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繇此觀

三見

引語自當

只說並秦魏齊時未分兵

安言能審在戰中山後取淮北燕宋侯三晉之實處已先知湣王之敗矣

之則彊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于人不爲主也）微用兵而寄于義（隱其用兵之眞情而寄寓于義以爲名）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跼不伸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衆事宜多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彊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何以知其

叙事萃而簡切西京以下不能承泊矣

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樓煩燕屬縣）取其牛馬。（蓋之時曾）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繇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有士衆所聚市焉）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室之道也。（言財用于道路）中人禱祝，（國中之人爲禱祝者）君翳釀，（翳華蓋也）

十年之田不足以償一戰之費況又以之所處耶

（醵于中以待飲至）通都小縣置社，（致命者不用）有事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聲者之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　共供同）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　華樂謂侈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鈞同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鐶刀鐶　弦作弦）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官如字）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音襜）

（襜衣蔽前者言士）舉衝櫓，（衝車　櫓爲櫓）家雜總，（昔衣易敝故亟治之）（全家併作）身窟穴中，（謂地道）罷于刀金，（兵戈）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期數月數）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斷截也）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二子爲滅患）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

深監戰攻之禍似勝兼士一等

此言國雖大小好戰必亡

此等擬似事要以下知之少矣

妙論

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猶相次）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等）然而國遂亡，君臣于齊者，何也？不嗇于戰攻之患也。繇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于不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爲善者保恃之）此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　城郭暴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　便乃巧　審弓發）中者則善，（人善之）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

天下仇之則雖彊必弱

後又引伸戰一段前後生出如許風浪

總收自然無少有迫促之態

亂天下而自安非仁人語

有以用兵教想於兵道耳

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彊兵而弱之(素猶常也兵常用雖彊必弱)則察相不事(不從事於此)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日雖曠闊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旅也言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北)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言君臣互言)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衽臥席也)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一夕之憂)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惠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彊而拔邯鄲西

三擒三言而以探妥所得朝之後者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之意而不主從之意在其中錯綜變化不窮

敗所謂當有王人之意者

佳儀

此段總收前有致深有精彩

國定陽(屬上)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孝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堞城上女墻)爲戰具竟(境)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飾柱)建九斿(音游旗旒)從七星之旟(音於畫鳥隼爲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

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鮑彪曰此策辭轉皆中事機而不詭于正雖鐘竽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唐順之曰是策不從揣摩捭闔中來直論天下形勢用兵虛實惓惓以戰兵后事爲意縱佚騁蕩不詭于道奇士也

張以忠曰雄辭麗采以風馳電激之勢行之奇辨奪目而篇中層層頓挫層層闔合極結撰之工此先秦文之最勝者

此書雖以智勇忠三乎起實世學者不信將一句借欲孔紫燕而歸齊故非以勢於不再計言於之下文反覆許辨皆不越此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信與伸同）于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楚攻南陽在齊南魏攻平陸在齊有燕患不急南陽平陸故不南面與爭）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濟北即聊城也）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此時秦與齊和故則曰橫秦之勢合）

本言楚雖舍南陽而不壞濟北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他虞可專意于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矯健

言齊計決以從某守以前事對之所以奪其心

此全燕見燕以一城卷守所以見其能

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即平陸）存濟北（謂棄楚魏之所攻而不救志在攻聊城定濟北也）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于聊城公無再計（言聊城雖守不必復圖）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于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如墨翟守宋卻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如孫吳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能

此下云云皆說燕將之辭非齊爭也

已見于天下矣（自楚攻南陽至此總是計其守聊城之害）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于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于天下（欲今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更革俗弊）功名可立也

歸燕之說勢須起東游二說皆急恐其未知所定再把歸燕東游字反覆忠論三帶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同皆成功之事以激之

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于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穰冉封陶商鞅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自公計至此援其棄聊城之利）

兩借古人之事使知所擇

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

一起一伏興者自登

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此以管子曹子感動燕將當何能激切

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齊王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

歷以名字說之尚是戰國風氣

公于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得書泣三日猶豫不決欲歸燕恐誅欲降齊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此篇二子不規規于小節下節欲燕將之棄斷立功名耳欲促其一智乎以屈前

真德秀曰燕將之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于其文而不察

陸深曰此書渾融奇拔

張以忠曰當時秦彊惟齊抉霸國餘威足以抗之仲連射書聊城意欲彊齊以償秦耳蓋卽不肯帝秦之意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悃款誠實傾盡之貌勞來送往隨俗高下也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大人謂貴人者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哫訾音足貲嚅唲音儒兒哫訾求媚也慄斯隨也斯語辭喔咿嚅唲強笑語也婦人君之所寵若鄭袖之類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潔楹謂同諂諛也楹謂戶以其轉故以爲諭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抗舉也軛車軛也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黃鐘爲聲氣之元而毀棄之瓦釜者鶩鳴也反鶩聲下者而反鶩象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道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此篇是千古新問問訪人而以聖賢獨二與論決從俗分說

此以下作爲不知所居並難兩端以卜之其不平之氣勃勃如龍蛇交搏于胸中

寧字與將字有輕重

上句皆原所從也下句皆原所去也

此上文未決何不可暴又言舉世是非不明求失何能可以居

說俗混濁而不貴一段則原之所以

劉勰曰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竝能

王世貞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于涼令人永慨

張以忠曰原抱孤忠而鬱勃不伸故托此爲憤世嫉邪之論其文獨創奇調崢嶸千古

此倣世說問之題

郢中以下三段分在過接轉接處用串折

鳥有二句下去把鳥魚反覆論意針主意筆力雄偉

夫聖人以下[illegible]瑰意琦行正說自己[illegible]知臣之所爲正解不譽之說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謂行有遺失也）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

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暴露也鬐魚脊也碣石在海畔）暮宿于孟諸（孟諸大澤名）夫尺澤之鯢（鯢小魚也）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鄒守益曰意思峻絕詞法高簡

胡時化曰士君子有高世之行衆人固不識也如鳳非鷃所知鯤非鯢所量可以觀士矣衆庶不譽何傷哉

張以忠曰筆力高奇使偉而轉接尤精潔熟之可以得波瀾法

此文乃策士之法

對[illegible]仿然此體

從小以至大從物以至人從外以至內而不驟見而入鋪敘當細之乃善讀之法

蜻蛉下四句中十仞中百

仞字最有分曉皆用其意高而危之意

一節緊一節

一注意[illegible][illegible]轉軸多[illegible]段落分明文法[illegible][illegible]

莊辛幸臣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晩也亡羊而補牢（牢用[illegible]）之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蘖所煎蒲以餌之又施膠于絲以繫之）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

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蔆衡（香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碆石可爲鏃盧黑弓也）治其矰繳（矰弋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礛利也磻以石著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下也如折然）故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

騶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楚子誘蔡侯殺之于申）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吳師道曰衰亂之後救敗扶傾之計皆失于辛特不能大有所為耳劉辰翁極詆辛小人謂何

策之有皆失效

胡時化曰禍幾所伏微矣哉童子之于蜻蜓公子之于黃雀射者之于黃鵠物且不免况人乎蔡靈侯之事襄王可鑒矣甚哉幸臣之不可近也

張以忠曰意甚危激而詞反若平緩漸漸引入自當令聽者神悚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鶀音其小雁 鸗音龍野鳥）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有小青鳧）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綪音爭收也謂膺擊郯國大梁乃收弋繳于蘭臺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碆音波 噣音晝 言射者還遠 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午道當在齊西界 一從一横為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東收北舉言盡舉收于楚也）西結境于趙而北達于燕

[illegible]

三國布㧗（音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于燕之遼東而南登望于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音歷）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向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韓魏當秦之前故曰膺擊）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㧗方三（垂頭猶申頸也言欲吞山東）

此又欲其合從以伐秦意

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生爲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于是頃襄王遣使于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吳　歐曰楚人此對議論蹁躚氣魄矯健眞足以動楚王者

張以忠曰　奇思逸發不可羈勒

蘇秦說趙肅侯合從

[illegible]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于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奉陽君肅侯弟奉妒嫉賢也）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終王之身）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爲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言苦其力）

[illegible]

出辭斷絕人之交也（愼人當然）願君愼勿出于口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黑白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此并所以言湯武蓋遊士之辭）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效則上郡絕（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絕矣）河外割則道不

則必舉兵向趙而戰于邯鄲之下後言害以勢之所以當其不得之害也

自當今之時至莫有清河言趙之地大兵衆國富地險非如燕也

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當親韓魏以禦秦自

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
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
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行于山東則必舉兵而向趙
矣夫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
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
于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
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
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
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
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

秦之所畏至為大王患也是明以秦以明言其不得之言也

臣聞以下至冥冥決事哉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文隆雄厚

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傅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
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隔則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
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舜
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
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
已形于胸中矣豈揜于衆人之言（揜蔽也）而以冥冥決
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
料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

上段以下言生可同日而論故所以言從之利實害交而得之要

夫衡人者而下至願大王熟計之也所以言衡之害實者交而不得之意

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夫破人之與
見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見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而論
哉夫衡人者（衡音橫謂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
成則高臺榭（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
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
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
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
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
臣得陳忠于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
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

要約曰至屬於言合從之意

胸中計定天下如博弈者子已歸歷歷在前

此篇言合從與白之利害為說六國說詞之發端行論明白透徹可喜

通質刳白馬而盟（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
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
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
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
道（塞之使不得通）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
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
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
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
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以秦為賓而共伐之）
則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

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

張洲曰秦以揣摩之術始行于趙經畫八極商略海內盡展其生平至以利誘之于先以患恐之于後為從親之說陳白馬之盟井井有法使聽者心怡情逸自樂從而不厭也

朱焯曰嘗觀葵丘之會五命既具束牲不歃而諸侯凜不敢犯數十年以桓公威信又有尊周之名耳蘇秦一閭左匹夫洹水之誓止苟且目前復不聞周天子命安在能約從哉且六國繕甲厲兵自相戰攻歲無寧日師出函關而苟不及已雖盡滅山東而弗恤欲以約與國固疆場不亦遠乎為蘇秦者表暴秦之過于天下率諸侯朝洛陽奉命而主其盟亦庶乎其可也

張以忠曰觀此策蘇子蓋已料天下事如指掌獨不思從不可久合當因諸侯始事之銳併力攻秦奈何僅云互相救援區區作禦秦之策此尚是識力未透處

趙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趙邑）遂之代。因登黃華（山名）之上。召樓緩謀。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于是肥義侍王。王曰。簡襄王之烈。（簡王襄王趙之先君）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一作窮）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為敵弱。（我為胡服敵人必因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驁民敖謗之民）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昔者舜舞有苗。（舜不用兵而舞干羽欲以服人亦異于俗）禹袒裸國。（禹之袒裸亦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于親而國聽

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一作先王）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于賤而行政先貢于信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止至出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

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爲有義有行）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題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鯷冠秫縫（秫縫言女功綫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薄洛津名）與齊中山同之（齊與中山相親中山齊趙共薄洛水）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

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三胡林胡樓煩東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于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義敢道

世俗之閭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吳越風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攻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是州本及大夫種之屬）且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騎射

（眉批）[illegible]

鮑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聚兵而已矣聚而士用命雖不胡服豈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于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于輕重小大之差也

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鈎金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

汪道昆曰武靈之論幾千慢諫顧其志意信非尋常所可測反覆開闔語語奪人

張以忠曰武靈雄才大略在戰國時亦稱不世出之主胡服騎射雖云變古較諸欸塞朝秦羈圍几制者奚啻霄壤哉胸中實有成算故辯折得倒其文奇麗宏肆竟不類縱橫口吻

觸讋請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惠文王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長安君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令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衜同以己病見困恐后不能前亦自恕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同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補服)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沉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托之(死則塡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于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念悲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

曰。必勿使反(失責于燕乃反耳)。豈非計久長。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非獨)。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器金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爲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穆文熙曰。人臣說國君易。而說婦人難。左師從容數語。而太后不和之色即解。可爲人臣進諫之法。

張以忠曰。人臣回天之力。往往不得之直諫抗言。而得之從容巽語。觀左師立談間。長安出質。其功勝于彊諫多矣。後世叩階流血以希一悟者。夫亦未思納牖之術乎。

魯仲連義不帝秦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此齊襄時。曰湣王。史之誤）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稱謚非當時語。史追書之）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

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于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

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王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鮑焦周時隱者。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腹。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從頌音從容。言世人有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見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言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則

連有路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王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赴告也）天崩地折。天子下席。（下席言其寢苫居廬）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齊威王

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罵烈王后挾此語不可爲訓）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激之）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又激之愈激之不動）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噫者不平之聲嘻者驚恨之歎）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王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

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鍵（辟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

此言其力千鈞方見能烹醢梁王也

文勢益勁

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齊特震二國不納必見伏匿人不得事老養幼）死則不得賻襚（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必欲爲之而不止也）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

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眞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有功於當時而雄俊明辯足爲論事之法

汪道昆曰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匹夫之澤豈盡出顯者下哉

黃震曰魯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

張以忠曰論帝秦之害切中事理其辭氣峻烈慷慨激昂壓秦挫氣眞奇偉之士

迥獨斷之識行終先生一人而已

魯共公酒味色臺池論

凡文字前後敘材詠法並排比此忽不盡離再寫不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惟是文有情而且法亦能警有魯共公此論可以為式讓論律傳引證典雅句句有意無一字虛設

梁主魏嬰〔史作罃〕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音慊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彷徉徙倚〕。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

不求奇而自奇絕倒一世

渾厚典雅爲世龜鑑

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鮑彪曰。魯周公之後。教澤存焉。仲尼作。縉紳先生華焉。觀共公論。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爲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其賢君哉

張以忠曰。至哉斯言乎。古今路斯轍者多矣。危機禍本日伏于前而不知戒何也

又曰。卓譚中最有關閎絕奇之文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于親戚若此。而況于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奉一弱王。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

止可謂先覺之賢

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先時趙奢敗秦軍于閼與〕。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共決于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楚之險塞也今汀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上蔡召陵並在豫州西左字疑衍〕。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是何也以下極論秦滅韓之後必不伐楚趙之故

以寬有作緊勢

[illegible]

自有以下直指秦王伐韓之後必首加兵于魏厥后秦引河灌而滔大梁如無忌先事之料

六國養士何紛紛誰其雄者信陵君

攻衛與齊矣（衛齊皆韓趙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懷茅亭城）有邢丘（邑名）城垝（音詭）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汲共縣屬河內）有鄭地（成皋榮陽屬鄭）得垣雍（垣雍屬魏城）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于秦（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羣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華陽昆陽與舞陽鄰（華陽昆陽屬秦舞陽則屬魏）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隨猶聽也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國無害已（國指魏無害已謂魏豈無害我）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

然日以下追論往來下而韓且臣于秦兵所以備懼魏王者至矣

說至此非深識危亂情狀者不能詳悉公與其監督六國危亡先後形勢不異丞壁而入傑也

設虧顯慮仁之下反下直論韓國亡而魏必受

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林鄉地名言自秦伐林鄉以來至于今也）秦七攻韓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文臺二名垂地名有扇日都）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矣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

責之割地可爲寒心

臣願以下評從受楚以下韓則魏受其利

矣斷秦欲取韓上黨芳叠欲共地伐魏魏始中報故信陵勸魏行道使韓得上黨在魏者爲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

信陵愛魏最深要說必不敢欠魏之有把流猶背之勢

（秦以兵撓韓欲令之割地以講和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于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雁行以次進也）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言韓以質子入趙則趙挾韓質而親也）韓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效猶致也謂致收地于魏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于共甯（共甯二縣令魏開通共甯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眞德秀曰按此書于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勢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爲論事之法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爲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嬌殺晉鄙流落于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

強秦之鋒若用之于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

張以忠曰通觀强秦利害洞悉情事可謂名識石畫

文章須沉着平淡知韓非書可見

此言其輕于說與須有少不同

適說以知對爲主先以三非難反說引起

言三者非難惟在知所知之心可以吾說當之乃難

此以名高厚利作眼行三節而結以不可不知爲一段

此以身危作眼行六節而結以不可不知爲一段

伏情詐奮說難語

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慮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

韓非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爲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隙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凡說之難者正在于此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所說出于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推字應端字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彼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爲至微也而顯言假借以濟其私故曰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

調佞古推目是失秦之短楚

太公為竹井封許之數為說難者其兵然私相禁不能自

此以知說說也句而推至說說不疑作一段

非之言能恍秦王而不能

見季斯說貲之論盡其書論有傷于同計同行者哉

大忠二句工是飾敬滅醜深獄

文勢開張最雖不察獨士之法也

此以知盡之非推之此說之成也一段

此下凡數証言言中竅不可少事之次

為間己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譏刺問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持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詞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厭其多浩洪久順事陳意則日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日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章也彼自知其計自以為得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概猶格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人主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人主與甲同失說有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大忠志在匡君于善君初不從則且退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逆于君也悟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知盡之難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曠日巳久誠着于君也君之渥澤周浹于臣魚水相須也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殷本紀云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百里奚為虜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皆所繇干

伊尹以下凡三引俗作証

太史公曰說子引說云打情明是非其論以定少愚者此所引與是愿為之見之最

足之刺體一篇主意

韓子文絕妙論事與自諫諫對終之際

韓非說難由聖人出世而文勢讀奇深刻又以發之

非示說于秦由不能察愛憎而然言之也

正爭以結出說難主意

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士之所恥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于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于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

主之逆鱗則幾矣

楊　雄曰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也則亦無所不至矣

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諂諛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滅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張以忠曰曲揣世情深微刻畫奇識奇文

蘇代遺燕昭王書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于齊（燕前有一子質于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北）（破斷北地殘）肥大齊讐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于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于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讐而世負其禍矣（荷負償）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舉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北夷附齊者）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齊桓公好紫齊俗尚之乘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越王勾踐棲于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于周室（背秦而從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以得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

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割以懸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于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躧音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危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己也）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陸深曰爲燕謀而弄齊秦于掌股蘇氏兄弟蓋天下第一舌也

孫鑛曰筆力渾勁有蒼然之光

張以忠曰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導之迨宋急則又令燕合于秦以乘齊之弊反覆機變眞所謂掉如簧之舌者

行暴二字一篇關鍵

蘇代約燕昭王書

楚得枳（屬巴郡）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此八九年連拔楚郡七即北二十八年入臨淄三十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正告謂顯然而正告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五渚乃漢水下流）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積甲于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若今之鶻也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一日而斷太行。（太行山羊腸坂）（道此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平陽韓墳墓所在者）。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云繇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崇按也謂出兵以離二周而觸擊于鄭則五日而舉國）韓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卷猶斷絕也不通此四處）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冀道道所由也河東皮氏有冀亭）。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銛利也）決滎口（索隱云滎澤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白馬河流以灌濟陽）決宿胥之口。（敖山塞集入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為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言必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于楚。（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于秦。因以塞鄳阸為楚罪。兵困于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于燕。以濟西委于趙。已得講于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于離石。遇敗于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于魏。已得講于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謫同即上所謂因以為罪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其言無窮不可致詰）用兵如刺蜚。（集韻蜚名蹻易也）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秦拔魏龍賈軍）。岸門之戰（敗韓）。封陵

秦本虎狼之國而代之遊說則如是蓋其文詞亦最大以已有得秦書蘇代游說情此深覺對合事機因句一篇主意

之戰。[吸魏]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死于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巳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趙之秦往秦者謂游說之士也]

吳寬曰蘇代約燕王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詐欺詒諸侯以成其攻服自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起其下告楚告韓告魏之言此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也適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徹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詒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禍如此其大素又行暴之甚此言秦用詐力洞燭其情

張以忠曰明爽疏快而文情絕奇峭妙極

文生于情真辭哀意足使人涕下不啻讀通主父也毅以讓責于君自殺者也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旨中間多是發此意成功立名是一篇眼目天下紛然以燕昭王之自結此所以肆臣緣此所以仕燕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毅非義也]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敢斥言王故先之侍御]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言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毅假魏節使燕遂委質爲臣]以身得察于燕。[毅趙人因沙丘之亂去魏至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燕爲齊所破故]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于兵甲。習于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于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逮]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

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

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按此數語敍罪狀也 齊器設于寧臺。寧臺燕臺

大呂陳于元英。索隱云大呂齊鐘名 元英燕宮殿名 故鼎反于磨室。磨室當作曆室

曆室徐廣曰磨曆也 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言燕薊丘之所植 植齊王汶水之篁 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于志。故

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逮太公數之 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

古今文統　卷三　樂毅　燕王書　二十三　秦文

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慎庶孽者言不宜信 左右言萌隸者見大 皆可以教後世。以上言己佐臣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于闔閭。而楚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 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索隱云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離罹通 遭也 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任昉曰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李塗曰樂毅答燕惠王書諸侯武侯出師表不必言忠讀者可想見其忠李密陳情表不必言孝讀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之詩黃魯直之文亦然。

鄒守益曰毅此一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

張以忠曰詞旨渾融論復醇正

怨望辭可謂純臣矣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舜集

文帝賜南粤王尉佗書　西漢文

遺匈奴書

除肉刑詔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遣博士循行詔

下州郡求賢詔

賈山至言

賈誼陳政事疏

過秦論

鼂錯論貴粟

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事

論募民徙塞下事

枚乘奏吳王書

再説吳王書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賢良策對二

賢良策對三

高皇帝側室之子弃文帝謹方自說出即此一語便可感動變亮矣

佗欲求親昆弟罷兩將軍今只親將軍隆慮侯博陽侯弟在眞定者使人存問是二事各從其半兼反復盡之道也側乎仁人之言

說歸之吏又歸之高皇帝尤爲得體

文帝賜南粤王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變文亦略有輕重）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要感動之又不可不說破）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說得有體）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者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一轉看在佗身上去）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彼此共棄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輕重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謂東越及甌越等）

樓昉曰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之體

陳仁子曰服人之道以眞實相向不必以浮虛相夸文帝以大漢專力攻一南粤此建瓴之勢也帝處此時再三開諭略不較強弱矜言側室之子亦何卑也繼稱南粤爲蠻夷聊何遜也他日南粤奉書稽顙稱臣之不暇嗚呼文帝一念之直人自憚服其下何待粉飾大言劫以威而脅以勢者世之人主待臣妾亦焉用虛言相誇哉

張以忠曰孝文尊尚德化寢兵息武休養元元日不暇給至于撻代外夷之念絕不復萌故趙佗稱叛止以德音諷諭開心見誠彼自感激懾服何必鞭箠耀武且何必風覽威德也噫文德柔遠如此而又有窮兵徼外困我中朝赤子者亦獨何哉

○遺匈奴書

（曾鞏荒子輸附之渡老止單于爲人壽殺掠人民蕭是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獵前書事在孜前之事特等中朝儀）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官戶沮渠者一人焉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渫惡民謂邪惡不止）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繇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降

（鄰字上疑有有字不然衍使字）（蘖子以物始北故亦以地寒爲辭）（斯然天覆地載之言）

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眞西山曰：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負約常在單于。

黃震曰：漢世禦之方，惟文帝爲得。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烽火萬里之警，繇此基之。使終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豈有兵連禍結、海內蕭然之害哉。

張以忠曰：溫醇和婉，肫篤愷至，既足感激夷情，又不失中國尊嚴體統，雖三代盛王布令廢辭，當不過此。後世人主告諭夷狄者，可以爲法。

歎文除肉刑之法開後世仁恕之端啟竟寬舒羣庶矣武帝以爲也
其文仁者之言行生之意可以爲千古法
眞文帝之除肉刑唐太宗之除笞背仁心後世千古開所
除支體數句感得肉刑意老處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敎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敎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云云制曰可）

白眉易曰肉刑之除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者以刻膚斷支體乖愷悌惻隱之心其欲復者以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作專殺濫死之弊愚以爲議者宜徵其寔用刑者宜酌其情徵其寔則非冒人矣酌其情則適時變矣是非之辨其昭然哉

張以忠曰孝文即位平獄緩刑德政播流因一女子言而頓除肉刑之制可謂曠代仁恕之主然易苔太重惜當時大臣少斟酌云

起百僚若公卿大夫字見責舟牧歸帝之爲此詔蓋恐人才放十下而公卿蔽之于上也後世顧略于不舉之罪而特嚴于濫舉之罰此亦可以與世矣
邪詗賞惡刺頌令川岩有鼓舞相扶之意古振凜世
肯人武帝爲爲者以此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敎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皇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謂加惠耆老者賓旅也）（復謂除復孝弟之人也）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祈求也）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陳仁子曰武帝刻於待民而厚於待士舉茂才舉孝廉舉賢良莫不有詔獨孝廉猶近周族師書孝悌睦婣實正書德行道藝遺意不專尚言語文辭者第爲人上者養其行於先故得其人於後帝多利欲何以率下又無成周敎養之法自元光詔郡國各舉孝廉二人至元朔二十六年竟不舉一乃詔議罪帝亦可以自省矣後并得王吉[illegible]溫舒

輩自此選出則帝將何如憶舉孝廉濁如泥則責在上不專在下也帝待士以厚不能養士以厚惜哉

張以忠曰天下未嘗無賢才而患在郡國不能舉往往令篤行之士隱鱗戢翼無繇自見遂使鄉曲多耆髦而朝廷鮮頭士然此過歸于郡國者猶可言也朝而升之宜其崇用而秉正嫉邪者則公卿大夫又從而媢疾之擯斥之使天下士之能結主知濟國事者幾人哉蔽賢竊位從古以然明天子不懸殊賞安所著勸懲也吾於是竊有慨云

此詔因古錢之弊行有功

與民體排

採雄使命氣仍然得自是博大之文

遣博士循行詔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幣錢）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塗（小富兼并大兼貴）故改幣以約之（改半兩錢行五銖錢以約姦邪）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夫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宜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真德秀曰按食貨志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皆以興利而褚大等之出亦為舉兼并之徒是時張湯方用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以存問鰥寡舉獨行為之辭豈其誠哉存此以見武帝詔令大抵出于空文非高文此也

張以忠曰沉雄深鍊古勁渦蒼鴻文傑筆

下州郡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踶，蹋也。言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則致千里之塗），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所譏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跅，斥也。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乃見斥逐也。御，用也）。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馮觀曰：人君求才，惟其適用。使必賢良方正而不適於用，國家奚賴焉。觀此詔，則知衛霍張騫輩所以多得柄用，而漢世得人獨盛于武帝，有以也。

張以忠曰：宏闊崢嶸，峻潔卓越，文雖不盈百字，而開闔頓伏，極有矩法，漢制之最工者。

賈山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韋帶，以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于內，成名于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疲于役使），赭衣半道，羣盜滿山（犯罪者衣赭衣，言被罪者衆也。盜賊皆依山以為固，故云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謼（呼同），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者，皆謂于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阿房者，殿之四阿皆為房也），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橈，屈也。言庭廣殿高，衆騎馳騖，無所迫礙，建立旌旗，不屈橈也）。為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也），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吏以督領，徒以役作），曠日十年（曠，空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月積年歲也），下徹三泉（三重之泉，言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錮其

三段遙用三個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云云但以爲之結斷文氣似斷而實秦朝意似疏而實密

至此收拾上三段仍不以萬禮義非之正與下文所之有嚴義相反君欲納言先提數語作話柄亦是進言之法與篇首孟忌竭愚意同

欲君容言納諫故長擊與引無所不至

賈山謂開道而未知顏而受之猶不敢自盡眞說得痛切

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雄曰翡雌曰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後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顆謂土塊蓬顆土塊生蓬者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古者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箴戒也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方事類以諫

陸宣公官唐德宗朝帳侍以改過備陳進說而取賈山聞過之論兩賢眞異代同心

士傳言諫過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酳音胤○進食曰餽酳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盪口也祝餲在前祝鯁在後餲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爲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視讀曰示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于陳涉地奪于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謂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

承上文言秦不行古先王之道厲民自養而致閞所以致亂入民之爲恐二句說得慘怛可畏

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曰以過堯舜可以萬世也上下乃言以一至萬之事

旅獸不兩句在鰥人則必去之言二字與上下偶但古人文字節散却近自然今人不免有斧鑿痕矣

以下皆與先王相反所以不聞過而致敗也與上古者聖王之制

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虡音巨○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鐘虡言其奢泰也虡獸名鍾鼓之柎備爲此獸）篩土築阿房之宮（篩音師以竹籮爲之）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

樹應

天下莫敢告也一句轉轉亡養老六句與古制正反再應古者聖王之制一段指秦之失學歸于此

工引詩以結上意下引詩以起下意

[illegible]又引濟濟多士至陛下所事耳承上文帝古之人

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此大雅桑柔之篇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罪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篇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王以多士之故能安天下）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

言有諫臣下今舉賢良方正于庭而與之馳射弋獵是開不敬未免有妨大業意

到此方見本旨山以文帝之過則在于此

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其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心實憂念不爲禮飾）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而三臨其喪（錫衰十五升布無事而緣者也）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

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也使其果賢必且脩推有規格浮有嚴業其從人主騁馳之爲便而儕于虎賁獵卒之伍也必不然矣

自陛下即位至德化之成也歷叙文帝之美特以規其失

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言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厲精以爲潔白）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驅同）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廏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二算不事）

遲下數個賜字都點其德化處亦錯綜有法

民至于願少須臾毋死具太平氣象

曰臣竊悼之

直發其悼惜之意以警悟人主

自此而下盡發明本意

此叙文帝行事而賢之

舉但唯陛下所幸句非所以導人主

古者大臣段括上文意

惟無時不敬故無不敬

此論數千言只以此六句

免二口算賦也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于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十月爲歲首則爲夏正之二月爲五月今欲定制度循于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媟（媟狎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恭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賢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于四海。垂于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

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眞德秀曰。按山此書專規帝與羣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爲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于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政事而與之馳騁射獵。則佞幸進而後欲滋。其路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

陳仁子曰。開漢家受言之路者。文帝也。倡漢士敢言之風者。賈山也。秦立妖言之禁。高惠不及除。而文帝除之。是以天下人方欲言秦臨覆亡之轍。他人不敢引。而賈山引之。是以天下士方敢言。故山去而誼繼之。誼亡而錯繼之。諫章彬彬相踵。漢四百年不罪言者。其源蓋兆于此。史謂山非醇儒。夫山言養士尊老講學。皆識王道大綱。豈若章句儒呫呫守專門者。雖不醇。猶醇也。他如言淮南王無罪及鑄錢之令。言多激切。上不

加罰慮錯不可大用而用誼可大用而不用至山不加罰而全不見用受難而用尤難哉

張以忠曰陳秦政之貪暴見當深戒援先王之禮賢見當取法至馳驅射獵誦言直諫尤得規切之義

賈生治安策凡五千七百有餘言讀之愚常悲其譯終不知其頓乱生之文至矣東吾曰嗽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鈎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古字）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可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措音）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搶攘亂貌）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賈生之文也

自樂與今同至至明也直是一句何等氣勢

治安策不為文而當時說而文者後世唐宋已盛見漢平之際

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軌道言遵法制）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于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

諸勢有專客大過處惟文帝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

賈生文最善警處

此文起結變化節節不同

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約濟北王反欲擊取滎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諸侯最大十倍于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

稱引黃帝片語精往古處

以下歷數事反覆說難歷文帝有以爲天子而擬以諸侯被害豈故有如此者然漢之亡未遠故人臣無所忌諱如此

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熭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熭也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熭謂暴曬之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墮音墮○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

執政者之術

文字妙處全在此等句語

按誼歷叙數事直以爲不能非存文是德既能容之

非親角材應上高帝與諸公併起數句非身封王應上高祖割膏腴之地數句

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並同)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禮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何日臣請試言)

又推入一步警策

論侯王僭擬之志直揭見驕恣悍天下大勢已然在人所中惜不分以便宜

其親者(親者亦恃彊爲亂明信等不以疏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自以爲天子昆弟而不論君臣)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自爲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辠(古罪字)甚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

狀日是稱欲飾歸七國卒發其縕遊行賈誼之言主意只在分親三之力而欲併異姓學亮叔量

直爲御史大夫奏適路其匕首已陷其胷矣發言欲
淮南厲王誅之
節制諸侯王則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
爲判客所殺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
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易其所以然謂其故
法制使不然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
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芒刃謂利刃如豪芒頓讀曰鈍所排擊髖髀
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節也至于髖髀之所非斤則斧
髖音寬髀股骨也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
言其骨大故須斤斧也
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

一提字領起親疏如繩貫文章之法之脈迹此段連用五則又反字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然只如此說更樸勝有古意以樊酈絳灌與信越之倫反覆極切極古今之論

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
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
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倚依也則又
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
則又反用役用之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
反長沙吳芮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
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
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
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

此曰文意自樹國固必相疑之勢許多疑論乞在此處皆不可言耳惟此方說出　按此天下之養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哉且此說得行則向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之策諸侯得蒙恩子

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
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
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
爲若干國若干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
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
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
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

弟分地侯王而後諸侯王之禍熄然其卒也至于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又在過直之罪非誼之本策也

悼字與上相應付上憚字

絕也封其子孫者封諸侯土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于漢故曰頗入也
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師古
日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王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
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
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
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植遺腹朝委裘皆有所未知也委裘若容衣天子未生朝事先帝裘衣也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

是激怒之意。忍此僨字是調遝之意思。病體敍疾之險，見甚言其夫今不治，必爲難除之患，且令觀者有不均之歎。

知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瘇，足腫。）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信讀曰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爲錮疾，（錮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扁鵲，良醫也。爲，治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蹠，古蹠字。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古侮字）

此痛漢恥夷之失，中言醫能治之，隱然寓自任意。

此數句備狀邊郡士民之苦，意切至而詞悽愴。

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號令。上所操持。）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辟音璧，足病。痱音肥，風病。）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雖受高爵之賞，亦不得復除遂賦。）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言無小大皆當出爲戰備。）斥堠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謂流涕者此也。陛下

陛下何忍數句，痛之甚，可流涕。曰爲戎人諸侯，曰困于一縣之衆，曰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皆激怒之詞。挾射者以主匈奴之下陳，三表五餌而更制之，謀從而擒入匈奴之下於策矣。

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說，奄人也。）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彊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古者以奉二句總承上二段，言之奇僭之極，以下財力於盡。

者，（僮，隸妾也。）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加牙條以作履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裙，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閑，賣奴婢闌。）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着，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黼者，織爲斧形。繡者，刺爲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財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孽，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文帝知富民而未知所以教之故其著俗至此

摘寫秦俗處情狀宛然令人有[illegible]之思

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言天下安不可搖動）爲大耳（好爲大語者）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也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以田器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爲恩德）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音碎責讓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

文極雋勁可喜

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一句亦甚有味以下另曰今其甚者曰亡行義之尤其大咎益甚于秦以

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相與計較也）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惟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于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蹷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謂高祖）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天下俗其德）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言其所追赴惟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千古庸臣之度亦耳然而[illegible]

盜者剟寢戶之簾（剟音輟謂割取之也）搴兩廟之器（搴音騫取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幾近也言詐爲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又詐爲詔令妄作賦歛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刀所以削書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此當爲太息之二）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

摘出筦子禮義廉恥四字爲張主播上文棄禮義捐廉恥看之矣

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植建也僵偃也）筦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爲虛（虛 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

首言夏殷周秦享國修短之殊作一提案何字故字自相呼應以下詳論其故

叙太子一節此則賈生監秦二世之患而防範尤三代以來首議

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太息）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迺始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敎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

篇中所論三代輔翼之具如衛翼拜趨長其前後左右慎其選起居服入示其教皆從來兩南北衛其學皆有所依世歟訓儆者之細

句法雖從孟子來却亦變化得好

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亦習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

引學禮一段亦是上行下效大道理古今治亂固判于是

[illegible]

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學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有過則記）徹膳之宰（有闕則徹）進善之旌（進善言者立于旌下）誹謗之木（書惡事者書之于木）敢諫之鼓（欲諫者則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

叙此方古禮然亦見賈生才識高遠方有此等議論

議論精健有古風而詞采翩翩于動人

此句總上三代並秦方轉說入秦事甚便

論秦事皆刺骨之談

諫（瞽無目者工習樂者每箴切摩故）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無可恥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趣中四夏（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趣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許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曰刈 菅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已往之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亟急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周書呂刑之辭)此時務也夫(此當爲太息之目)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將然有其事)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極中也 萌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于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讎

無探發起作且于實擧之說又持于要[illegible]

到此復可嘆數語教人主引周秦事以五聽言之準詞意何等懇惻

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爲五太息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于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

路馬几杖車門且然況貴臣乎

此二句結上生下是文章大關鍵處

今自以下至戮辱之哉是說爲主上豫遠不敬處

三平字疊下句法洒然也

[illegible]

天子兩字字字亦斟酌有法

此亦有歎之言

此篇十大觀允說得十分痛快是爲周觀頁賈子以少年英銳之才故

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閻樂殺二世于望夷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緤謂以長繩係之也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詈音吏榜音彭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知其有一旦之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頑頓曰鈍謑詬亡節謑音[illegible]詬音[illegible]謑詬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自好猶言自喜也苟若而可[illegible]

其論事亦當綿不少鬆挫如死即行且賤人安得如此之一句下截后俗然有生氣

豫讓以下至厲寵臣之節也是說厲大臣之節處

此即孟子犬馬寇讐之意

後面此論特假此以警悟人主令其猛[illegible]

> 禮臣祭耳實則非社臣之節也不可以爲訓

> 通篇只是刑不至大夫一句意古者大臣以下乃從此意而申明之有許多轉折許多波瀾

> 叙古之優禮大臣可謂曲盡也

然故見利則逝（逝往）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音鋋）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罷癃于事也歟）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

> 按此亦謹之隨見然亦可想見其古忠厚之遺風

> 此下又歷叙其禮遇臣下之效以諷勸人主

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譴責也呵問也域界局也）聞譴呵則白冠氂纓（氂音釐以毛作纓白冠喪服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請室請罪之室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自刑殺也）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捽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憙好也好爲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

> 疊下文法錯落可觀

> 死且不愛所託財器職業其小者矣

> 照應東漢

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唯爲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方也使君臣以死社稷之志比于金城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可託權柄不須于上復制御也）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

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言何不務厲廉恥之法而反久行無恥殺之所失事）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真德秀曰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書疏之載于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晁錯武帝初竇嬰亦下獄棄市非自甯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固免束縛榜笞之辱然其弊大臣遣誣不敢自愬而泯默以死故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爲常曾不之

悟嗚呼悲夫然則誼之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樓昉曰本末宏闊首尾該貫議論雖未免純駁之雜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筆力則當為西漢第一

林希元曰賈誼所言三代秦漢之事先王典故可以槩見眞有補于治道先儒謂通達國體信矣看其詞氣多是任口成言殊不費力蓋其時去古未遠其文字不可以書生操觚綴文論也

王世貞曰賈太傅有經國之才言言蓍龜也其辭核而開徤而飫

張以忠曰憂盛危明忠懇之至而歷指時弊更自議議卓然可勒金石眞曠代奇才惜乎孝文不竟其用

又曰頓挫闔闢都從喉中暗自呼吸絕不見有段落處自覺字字靈動句句奇警偉哉鉅手

○○過秦論

（此篇議論始皇襲先人强大之業仁義不施不再傳而亡非所以守國也）（秦始終興亡之故盡在此篇）（秦至孝公始强故先述之）（觀誼所稱致天下之士及會盟約從之國若其人不[illegible]）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拆盛也囊盛而結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商君公孫鞅也）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

（遊說蘇秦杜赫之儔宜其不免于敗）（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一[illegible]孝為之謀通其故制其兵詞意相應）（敘秦之强勢[illegible]）

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于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戰國策樓緩會相秦）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卽書血流漂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國請服弱

秦昭襄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周吞二周非始皇事

以愚為首警刺上廢先王之道以弱天下之民警刺上豈不然歟案後以為固

然到上斷華為城而誰何皆到上良將勁弩此古人文法今人非惟不能道亦道不到

自篇首至此直敘歷代之興亡且未着議論

所以用于是字見秦得天下之難此用於起而亡秦

國人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蓄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河內為東周洛都為西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搥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越有百邑）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壞堅城恐人復據）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鐘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斷華山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譙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其實且堅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陳涉名勝二世元年起兵）甕牖繩樞之子（甕牖以瓦甕為牖繩樞以繩繫戶樞）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范蠡易姓名為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

句見秦亡天下之易

此下五小段長短相兼文勢起伏五非字五也字相次而下可見古人文法

此段千與百折反覆詰難後則以仁義不施二句結住古人文字有通篇不見主意而結句見者此類是也

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槿）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銛利也鉤戟長鎩皆兵器）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真德秀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其意以攻守為二塗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襍于申韓也

鄒守益曰此論皆賈生所以道秦之過究其興亡而考其得失立論雄偉措詞高勁西漢文之傑然者

張以忠曰筆力奇邁詞調崢嶸而頓伏錯綜尤非尋常所能測度真一代文雄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捐棄而瘦病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失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

以湯禹形容待調當時言積未乃備在不農固及不農之

深切民情是稱方叢後漢王符傳亦云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奸宄奸宄煩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民無聊上天降災而國危矣識此數語尤驗

此下一段歎珠玉五穀

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倍稱 貸二為）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

此下一段敘農人商賈

此段詳悉農夫辛苦之狀讀之惻然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一篇主意全在此一句

從前至此始歸出使民務農二句與前失業騎農句相應而又說到貴粟又說到以粟為賞罰而後歸結在拜爵除罪二節上此一段收上起下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

此言入粟尤勝于車騎之功皆欲民務農之意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以爵字粟字雙關收上甚有歸束

唐順之曰文律甚嚴

黃汝亨曰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以前字字可涕

張以忠曰晁大夫論奏最是經國名識但拜爵除罪以求足國裕民恐古帝王生財之道不如是也所云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者其然豈其然乎

○言兵事書

錯言兵事根民安塞守根付有文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

兵事諸書深究利害之要不當以文字觀之　按地形以盡兵器之利孫吳以來所未發明者　此文故為古似孫武子　按錯三言其論皆傳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已也

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水常流之水大陸曰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葦也葦葭也蕭蒿也）草木蒙蘢枝葉茂接（蒙蘢覆蔽之貌）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將地形三句是大綱兵法曰以下至兵之至要育勢此意　此上言得地形　此言平服習　結不當一等字又動錯綜

言器用利

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易平也）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

以蠻夷攻蠻夷……見之計凡事不可拘教循兵不厭術擊奇正巧拙變化無窮何可一以正律之故錯所謂用兵三急者鮮不假借數亦可互千以擊其攻其直以討使以罪人塞塞下直以威何妨此兵家所不免也故錯之術幹太子則非古兵

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仄古側字）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闊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者騶發共用矢同中一的言其工妙）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卬之間耳（卬讀曰仰）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

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祁希元曰此疏首言用兵三急中述兵法一段又添入將知兵君擇將二意為兵家四要末言匈奴中國長技歸結于處置降胡義渠一事此其大主意也說出兵家利害華夷虛實大畧無遺又一一切當真經世之文

張以忠曰名議石畫鑿鑿指陳文獨峻絕

又曰論兵法要領處嚴密精熟真有操萬全之算者

此篇敘事精醇古矣

夫胡貉之地以下見言其執兩北其執正起兵者所當知也楚公下文言發卒守邊不便說

歌語蓋然西京以下有此

筆力勁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讀耐）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僨仆也）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蒙冒）（北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復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

自首至此見秦時之失以為鑒

自胡人衣食之業至民不安矣言發卒守邊之不便起下文選常居家室田作以備胡意

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于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藺石城上雷石也渠答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調言算度之也）為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于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

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鬬者乃遠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行怨民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林希元曰此篇是見當時發卒備胡之不便故建議募民實塞下以省屯戍轉輸之勞首言秦事以為殷緊胡人衣食之業以下至民不安矣言其不便處自今遠方之卒至末始詳言其事綜理周密詞意明徹不是苟作

張以忠曰論既精明文益切實筆高識老

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存卹所徙之老弱數語一篇意思發見于此頗似論冒自臣聞古之至終皆是明此意此下言安置之方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此下言為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假大也五百帥名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護有保護之能者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政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

萬千軍敵即是此法

壹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讙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財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財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意疑之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創懲艾也欲立威者始于折膠秋氣至膠所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使其得勝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陳仁子曰言事貴有所處鼂錯前章言徙民姑舉其事後章言徙民乃審其宜舉其事則民有所勸而徙審其宜則民有所樂而徙凡人之情養生無所則重懷上之思器用不便則憚遠行之苦況漢徙郭解關中徙豪傑戍陵皆非其情今挈雞豚保社之民置之干戈戰爭之場而無以處之則閭左之戍起而亡秦涇原之卒起而叛唐錯之愛漢適以害漢也錯其善言事哉

張以忠曰精詳明覈曲盡情事俱是實實可行非空言無施者可比

乘所上二書一是治其病一是治其已病皆對證之藥而深抒吐藥之止疾乘之名也悲夫

篇中引喻凡十有四五沛若江河勢若貫珠

以下設喻言其事難済王

說出安危禍福之機令人凜凜

設利害兩端使之自擇可為寒心

以下設喻言患禍不知勿為

以下以喻明已言之可信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于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繁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繁方絕又重鎮之繁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于絫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于彼而救之于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

此下言福禍起于細微成于漸積

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内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汲之綆斷幹。綆音梗 幹井欄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名言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櫱。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總結上意不專指末一事

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林希元曰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

張以忠曰此文全是隱語而意極深至

又曰逐節翻覆絕無縫罅而結構廻翔情文俱妙

再說吳王

乘諫吳王書能散七國從懸詞危言位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胡戎爲難秦舉兵卻之 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筰音昨 西南夷 六國乘信陵之籍。信陵君無忌常總五國卻秦 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

指陳利害條暢底明

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言地多十倍 民百倍 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

此一段縱横夾敘力壓伏吳王既不可以理喻亦不得如此

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訾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蚋音銳 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三公謂晁錯也 錯爲御史大夫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

言吳誅錯纔是其可已下以可發散之

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轉而輸出貢賦猶不如吳之富也東山吳王藏府也 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

五不如文勢抑揚頓伏如此從末至無策但淺不能忘吳也

自此至終皆以安慰之

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海陵之倉長洲之苑朝夕之池江淮之險皆吳之所有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吳餽軍自海入河故入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吳楚反所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發兵應吳叛趙囚邯鄲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掩匿也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也張韓將北地張羽韓安國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弓高宿左右弓高侯韓頹當也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周亞夫果以此取勝乘兼士哉

是時已極不聽思之更安之矣

林希元曰此是吳王逆謀已露故諫之如此中間利害禍福反覆詳盡可謂善言矣吳王不悟卒取滅亡悲夫

張以忠曰語語破其所恃理勢既明而格調尤俊

此篇全是戰國文而詞極數

是時吳事有端而新湖過計之歸久中諸郡臣之忌言雖忠安能以動人哉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衡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于其上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覆蓋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伏兔也鬭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流猶行也何則彊趙責于河間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王其長子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于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六齊望于惠后高后割齊南郡為呂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其弟共濟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城陽顧于盧博[illegible]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三淮南淮南厲王三子也思墓念其父見殺欲報怨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拔吳也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青陽水名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大國謂趙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底礪也

叙漢攻取之勢是刺骨語

陽知吳王陰謀逆於齊趙淮南胡越欲謀不敢指斥故假胡越之患以聳摩迫之談微言聚并越人之說折西河以翻大關以破群其計欲使其群散隱之胡益速為大王

思之以銳亂其語名以吳為要助漢者也自臣聞以下乃致其意焉　胡為趙壓語越是吳歷語言漢亦有以待之是吳趙未足以為漢難也　詞語雙徒段為動人　狂時趙淮南已如此可駭也　有筆欲詞志古勁

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收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姦（姦求也）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全趙趙未分之時後分為三），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袨服大盛玄黃服也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由王高帝子名友呂后殺之故日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諸賁專諸孟賁皆古勇士也）。

此賈生寄吳楚之計　新垣平暗指吳之奸臣　應上段意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慄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褒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義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封齊王六子為王王其中有小嬰兒），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濟北王典君反棘蒲侯擊之典君自殺故日仆囚弟于雍者謂淮南王長徙死于雍也象新垣平等者言二國之敗以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之反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今天子景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謂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于朝（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

二語正見其難處

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兵不留行（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西楚項羽）。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國家不可庶幾有之也）。願大王熟察之（吳王不納其言）。

劉勰曰：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

張以忠曰：微辭婉中，刺入心腑，而筆力絕高。

又曰：沉摧爽快。

鄒陽書此體古所未有，蓋起此格，所以比物連類，蓋情至蒙冤，故反覆引喻不能自已。此書雖言斷斷而詞旨不爲所多，嗚咽淋漓，故能開寤主之聽，卒以自脫，要亦非所以自訟也。忠無不報四句一篇關鍵，以後段段發。

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荊軻為燕刺秦王，精誠格天，能令白虹貫日，而待其客未行，不能使太子丹不疑畏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精誠上達，能令太白蝕昴，而使衛先生請兵益糧，不能使昭王不疑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此意。此上是第一段，此下第二段，是每有一正一反，意文更奇，其情切，故其詞多複。分一提引一結束，即以是以兮字故字格下節而不斷，一氣可成。以上一類，按要作兩段，方奇備。自歸曰至豈足道哉，總是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之。

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人，亡至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義不苟生以累魏，自剄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投河 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眾口所惡，雖金亦銷 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

鄒陽從吳入梁，故引此于期上書以相証，別出一字。前已略擬，從後洋洸亦是文字一法，與前寄上梁書同。

恨嫉妬之不容則學隱。

以賤變而為文，豈非體也哉。其有關鍵，故氣格不走。前面文字凡七變，至此方收拾完結，上然不化然。知待異由余子臧以見例。上無不表，繫總出此，與由余子臧爲偶，今人所拘，古人文字正不如此。

怨有功之受論卅事隱

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紂剖孕婦故功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懃誠加于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逃之而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于士則

此言士必為用示己必有以報王文勢甚疑出末句一收復伸己意亦不盡之

新思逸態出人意表

模說一過更不叫

桀之犬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刺繇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沈七族荊軻為燕丹刺秦不成而七族盡沈要離燔妻子要離為闔閭刺慶忌而妻子先燔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秖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遊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素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逄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于當世之君則人

上面長喻廣引至此始正言之

引四秦二事以見先容而生願無因而建功

照用之必由先容則察矣

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而不牽于卑辭之語不奪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亡周因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于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地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于威重之權脅于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于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疵超于偶儷者其病也然而論說暢之痛至痛切可以為世戒

孫

鑛曰其意慷愴其詞瑰瑋其氣豪宕真千古奇作雖使事太多間有重複然急迫中求動人主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為冗史公美其比物連類誠然大約亦微似賦體耳

張以忠曰援証痛切筆意沉快而結撰又復圓勁自是絕奇暢之作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董子三策首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可謂得孔門正傳足爲百王之大法也已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讀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藏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

爲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彊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達也

舉聖賢要旨矣

首對在仰承天心而興教化以善治

仲舒獨得本源知正心可以正朝廷知歸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知此諄諄告對

所繇者非其道應所繇適治句

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陶以造瓦冶以鑄金言天之生人有似于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

夙夜不懈即是彊勉行善即是繇道

仲舒之學粹矣不能不原

天符命此其驗

此等見解本小經家仲舒足禁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

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作瓦之人鈞作瓦之法也）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鎔鑄器之範也）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

是以助治

方武帝之初其時務莫切于正始蓋于之對識論偏毋理我醒也張行道之

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以卒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謂年首稱春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隱公始即位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為大）謂一為元

論正心正官之論其有裨當之初取不少

自正心以正朝廷至王道終矣一段即大學所謂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而仲舒行之其學粹矣

仲舒對第一仕令公孫弘

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倈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埶（操持也埶位也）又有能致之資（資質也）行高而

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誼

興教化只在學校灋法上

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萬世之病如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其功

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

求存孟子下

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爲法七篇而後求有及者

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循順也順而行之也）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苟謂苟于權利也簡謂簡于仁義也）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劉勰曰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

張以忠曰原本經術盱衡世務理正詞醇眞一代大儒學問

又曰發明天人相與之際語既精微至論及王道終始条究洞徹使武帝大展其學則所爲更化善治比跡先王者宜必有以自見而顧令爲諸侯王相反不得與曲學阿世之平津後先秉軸帝之用不能盡其才惜矣

仲舒既對，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故仲舒又對云云

言帝王勞逸

述事係對答，各以臣聞起之，而文勢不至懈散者，以其段段有歸結故也

賢良策對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秏，不明也），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說前代理亂皆係賢臣用不用，致依可見王者必得聖賢輔佐，乃能興理致治，亦隱然有自任意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奢儉皆非中制，然與其不孫也寧固，仲舒言之不詳，武帝侈心之發，未必不由于此

言重教化而省刑罰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以試其材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申，申不害；商，商鞅也），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狼性貪，故謂貪狼也），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憯，痛也），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

更化善治，是經其道

申商流弊一至于此

武帝徒聞術不符此知而不行正其受病之本故仲舒歎之左乎加之意正指王心未加者

此言養士求賢

仲舒所陳王道故其言如此

此言重守令

王化不治罪在守令守令失職罪在選舉選舉之不正三王之治不復見于今者以此之故仲舒及此

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厲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關繇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

東坡謂破磨人之論歸功名之門正是此也

千古同弊

天下未嘗無賢而列侯郡守非不能舉也但恐賢不肖何不論所賞罰例施耳

于是帝乃從求之

以任官稱職為差（差次）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illegible]）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illegible]）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次其列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仁之罪令勿牽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唐順之曰設誠致行中武帝之病與學二議得用賢

根本

張以忠曰段段以孔子証結是仲舒學術正處

通篇發孔孟所未發

立論極精確不可以時文所拘而易訾謂則又豈服膺而誠佩者之文

賢良策對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畱聽于承學之臣（承學言轉承師說而學之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

言天下而古今在其中

以春秋之所與數語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

此辟命性情亦說得是但屬秩之解似尚未十分見得

不可不用也（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粲明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處善以為安于道）安處善然後樂循禮（循順也）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加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

深微之論非俗儒所解

善喻

綜四聖賢文法任石文極道

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晏然自安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也終寖衰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臣聞五帝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

千年以來名儒議論仍祖之

皆有失以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復謂反復行之也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繼謂所接先代之大也捄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道之大原數句此仲舒見道分明處故宋儒多引之

周文不可不變宜少損之從忠則當推其用故曰致字當屬下句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言致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

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息生也耗虛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于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傅著也言鳥不四足是

父子隔絶門庭流血之變哉故剟三策之
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
而實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張以忠曰天人古今篇中貫串極密開闔極整
又曰三篇閎闊精深學術文章誠卓不可及矣
孝武三問文采儁邁直凌董生以上亦宜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五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憲集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西漢文

中山靖王聞樂對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化民有道對

客難

司馬相如諫獵書

難蜀父老

論巴蜀檄

終軍白麟奇木對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嚴安論征伐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

史記五帝本紀

秦楚之際月表

項王贊

高祖功臣年表

禮書

樂書

律書

平準書

外戚世家

伯夷傳

管晏傳贊

孟子荀卿列傳

屈原傳

蒙恬傳贊

季布欒布傳贊

酷吏傳論

游俠傳序

貨殖傳

匈奴傳贊

自序論春秋

此就武帝身上直走

此文如走盤之珠不可捉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illegible]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攝，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劗，古翦字)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以下言越之地勢不可伐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鬬，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

天下賴宗廟以下言中國不必伐越不見兵革應前

前後反覆無非是說以中國勞蠻夷意

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且越人愚戇三句應越人相攻不可勝數句

法度二字應前

間者以下言時不利

深言入越之難

夾以深林數句與上谿谷篁竹句

前時以下舉漢故事為証

淮南厲王伐越與秦伐越分作兩處用之敘事極其變化

南后時戰乎南越未嘗接而以疾死者半即此

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則入其地其禍尤甚可知

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一句前後相映處

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轎音橋)拕舟而入水，(拕音拖)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擊石謂舟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閩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淦音紺)(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閩忌，人姓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謕，古啼字)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

[illegible]以險爲界故其地形[illegible]此

共入中國數句是言越人入寇之難不足爲中國患

且越人緜力薄材以下是復說前意

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爲害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緜力言力柔弱如緜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

臣聞道路以下言用兵不如遣使是處越之策

中國[illegible]亦可招祿之

今以兵入以下言伐越有尚

五倍迺足輓車奉饟者（饟與餉同）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癉但音）暴露水居蝮蛇蠚生（蠚音[illegible]）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畜謂畜養之也）此必委質爲籓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音鈍）而威德竝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

留而守之四句應上輓車奉餉意方將利害痛陳一番

此段又說用兵之害不止于不能破越而已

臣聞長老以下又舉秦事以爲戒

本意析証

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免逃入山林險阻（雉免謂如雉免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也）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勧（勧亦倦字）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適讀謫）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靡音糜散也）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

自臣聞以下一言拒王師一言王師敗而不顧言拒

與取文字之莫非名世文人所能及

陛下以[illegible]總前意而括之

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繇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逆猶犯也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

淮南知漢武雄心遠略故此段歷叙其對甌人民之富租稅乘輿之備萬世子孫之安以歆動其使閩越之所得適以勞遠毂之也其文字亦森密典雅

首尾餘音妙絕千古

一篇出自宸衷矣

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依讀扆），馮玉几（馮讀凭），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間音閑。言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閑暇之娛也）。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林希元曰：淮南王未必能文，常集天下賢士為賓客，此其代筆也。其言山川林麓谿谷道路之險阻，物產地氣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歷可見。使欲用兵，英雄無用武之地，信乎難哉。今南越雖入職貢，為佳地，而山嵩之民猶據山林險阻為民患，官府不能制，如府江之徭，雖封疆之臣亦遜避焉，則在當時可知矣。予嘗謂南越之難治易于北，但北虜急而南越緩耳。或者駭焉，以淮南之書

觀之，不其信乎。

張以忠曰：才力雄富，辭意精圓，氣勢可以駕風鞭霆，光華可以中虹衆斗。至其極陳用兵利害，歷有鑒據，非勦習陋儒標甲韜戈語，奇文偉筆。

孫謀曰議不辯孤臣孽子之悲

前段所聞樂而悲之意下二段兩爲訴諺所訴末段明以疏間親

文引伸作結

今比心結見聞樂對之本意也以下皆是發明此意

采口二句涕上衆喣漂山

下文雍閼

用臣聞二字轉語

一語總結上文

不直敍其情而借物設喻其詞如詩比興之類

以肺腑之親發忠悌之至

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爲纍(音累重也)，欷(欷歔)思者不可爲歎息(欷開)。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于易水漸離擊筑荊軻和歌士皆垂泣荊軻不能復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墳墓生荊棘牧豎遊其上孟嘗君喟然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吹也衆人吹喣)漂山，聚蟁成靁(蚊衆若雷聲)，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于羑里，孔子阨于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少)，莫爲之先，衆口爍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積載輕物多至令車軸折)，羽翮飛肉(鳥之能飛者以羽翮扇揚之也)，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言皆驚懼遇法網可爲出涕也潸垂涕貌)。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音壅)閼(音遏)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衆多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應上文涕泣之意)。臣聞社鼷(音奚小鼠)不灌，屋鼠不熏(恐傷其社恐傷其屋)。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于武帝爲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之重(鴻毛喻輕)，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斥退)，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伯奇乃周尹吉甫之子爲後母所譖欲殺之伯奇亡走山林)，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前言此下是言其所由之親以申横被銷骨之意

此六句又文之正論也

陳仁子曰君臣所以相維者分而已上定其分則不至于亂不安其分則不至于怨故同一封建也周封建而無違漢封建而有違非封建有利有不利也周之制立而其分明漢無制而其分淆故也故當漢世土定其分何至于吳楚七國之亂而亂下安其分何至中山靖王之對而怨當時朝議但知土地可削與不可削恩寵可密與不可密古制不復大分不明怨叛之迭興也宜哉

張以忠曰詞旨悽惻風神淵雋

文古而議正

入事處既洒不為事使

自夫南山至直畝一金言土壤物產之美見不可為林苑以奪民利所因賦也

前諫止上林是一卷柱綱如諫獵等篇更勝西京諫書第一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高平曰陸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三台泰階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

故務苑囿三句總結上三段以下則歷引古之作無益者以責之

林希元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溫厚昌大美麗典則如黃鐘大呂可薦郊廟如黼黻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輩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

張以忠曰危言抗論不減汲內史而文更古雅典贍

開口以蘇秦張儀似無甚大意論然看後面轉難亦占地步

傳聞辯智四字下得侍當亦東方生自知之明

三句一篇大指

以下申上彼一時意

世治王一者所當盡力之時而謂與不肖無異何邪大都笑倩牢騷者流遊戲于以相侵恣之故猶雖云爾

連發數箇則字何等唏噓

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于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安如覆杅盂與杅同音于）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掌故主故事之吏）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見詩小雅言有諸中必見于外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年封）

此言士之厄節侍于君上以時平無所施才故也明己所以不遇之故

文章承接處最緊要此以時異事異句總收前節用雖然一轉起下修身意有開後有起伏

持論甚正

修身意止此水大清以下是申前天下無害意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題視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聽（黈纊以黃綿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王肅曰雖當直在從容度

此處正答客難復以疵用樂毅等何由前緣張意

二喻在下面條貫文理音聲獨解以證種種何亦是一法

自得也優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自索得其本性也蓋聖人之教
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
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
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
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
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
怪之耶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
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蠡瓠瓢也)繇是觀之譬猶
鼱鼩之襲狗(鼱音精鼩音劬)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
有(鼱鼩一名奚鼠靡猶也與糜同)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
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于大道也
劉勰曰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
雖託古慰志疎而有辨
張以忠曰詞采蔚然音調鏘然而篇中奇情層發更
覺機警絕倫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云云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嘗用之

○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
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鳳闕闕名神明臺名)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
繢罽(繢五綵也罽毛也)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
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
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
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于
四通之衢(甲乙之帳謂帳多故以甲乙第之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
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揆本之論

論確快

陳仁子曰方朔進言時出于正獨以滑稽寓諷諫化
民有道一對凜然格心之言
張以忠曰上為淫侈以下確然端本澄原之論
又曰不言吏治而言君身此便高公孫弘處

相如此書不敢斥言游獵之非故特借獸爲喻其曰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蓋諷戒其言之矣後數年武帝嘗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華門命收之不獲夫細柳虎圈之中猶有此變而況原野之地乎相如之言豈虛哉

輕萬乘之重三句是一篇主意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秦武王力士　慶忌吳王之子　孟賁夏育古勇士　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所不慮而猛獸駭　發也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車塵言清尊言之之意也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銜馬勒也　橛騑馬口長銜也　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唐順之曰憂愛懇款語厚意長可爲奏疏法

鄒守益曰此書曲盡田獵情狀文勢起伏意思婉轉

張以忠曰持論正造語奇而意更深至

先敘事起而後借託爲問答其事雖非而其文則勝

此文前有一二語類賦體者

羈縻勿絕取夷之正法蓋古天子所以爲羈縻者非以屬國臣也所以牽制之使

不爲百姓患事耳

世必有非常之人數句是冒頭以後總只發明此意

洪水治則安居粒食西南

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高惠呂后文景武　威武紛紜。盛貌　湛恩汪濊。廣也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卻退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冉駹筰邛斯榆皆西南夷國名　舉苞蒲。夷種　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羈馬絡頭也　縻牛紖也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終事也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

其通則所謂遠蜀其為非常之事周而利害大概不可以執例此也

舜明以下常也業論定議以下非常也厥殊俗異域功之非常者也發趾不閑而下則驟厥咸而天下晏如矣

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東歸之于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于慮而身親其勞躬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躖（喔躖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谹（谹音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

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說得嚴重

驪龍潑雨疑出其雷非常狀屹然在千古之上

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于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受天子號）今以億計故乃關沫若（以沫若水為關）徼牂柯鏤靈山梁孫

說得緊急百姓雖勞反覆翻百姓力辰句

原（鐵謂疏通之以關道也梁橋也孫原水之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曶音忽曶爽未明也言化所被者遠使通遠之國不被塵閉曶爽闇昧使得被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討伐于彼遐邇一體中外禔（音支安也）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

百姓雖勞又覆應前

猶視乎藪澤悲夫于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敞罔驚懼貌靡徙重足貌）遷延而辭避

樸

昉曰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强分疏却又強說道理至以禹治水為比可謂牽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好大喜功之心非救正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張以忠曰高華藻麗冠冕千古而雄風勁致時覺頓宕迴翔可謂奇才獨絕

此論以非上意為主故歸咎于使者有司却不專責之而又咎及百姓又不直責之而又咎及父兄轉展委曲深得諭體

不順者已誅為善者未賞兩句關鍵兩段意

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王也番禺太子入朝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弔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向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北征匈奴移師東指之類是也而為善者未賞南夷西夷貢爭歸義故遣中郎將唐蒙往賓之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言發卒不過如此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言本意未嘗令發兵今聞其發軍發三軍之眾興制用軍法誅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烽至晝燧至夜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居列東第列甲第在帝東城終則遺顯號

皆非陛下之意句收轉上文亦非人臣之節句引起下文

欲為主上出脫只將亡逃自賊殺者盡情攻擊一篇之中有不犯主

寡廉鮮恥俗不長厚所以不勇相如比強勇之士高一着論頭

又不肯輕放過

篇末數語遍數前責讓文多也法

于後世傳土地于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毋忽不欲召聚之也近縣之民使者已諭之又為檄文馳以示遠所

樓昉曰一篇之文全是為武帝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為辭深得告諭之體

王世貞曰長卿以賦為文故諭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誼以文為賦故弔屈鵩鳥率直而無華

張以忠曰勢闊而氣厚論高而采奇細看其關合處步步嚴緊

盛德所隆一篇綱領南越以下正指盛德之隆處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五蹄時足五蹄也又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于木上帝異二物博謀羣臣終軍是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天命以下舉成周以驗異致之徵言當改元以紀其事云

終軍白麟奇木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屛葭(音加 葭蘆也)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言隨畜牧遷易故居不安住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越鉞單于犇(古奔字)幕驃騎(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抗旌昆邪右衽(從中國化也)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不能退而勞力刑于宇內矣(言成法于宇內)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二句言自謙也)建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之文質(言于三宮班政敎有文質也)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音翳)于郊宮(郊祀之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以充祭俎)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改元年以告神祇)苴(音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以應

六鷁以下言此徵當有外夷向化之應

按僖公十五年六鷁退飛過宋都詳見春秋諸傳

緝熙使著事(史官)者有紀焉蓋六鶂(左傳作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獲白麟一角五蹄)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讀辮字)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著中國之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董份曰漢初大抵多因秦陋至武帝始易正朔改制度建明堂辟雍表章六經始成帝王模樣終軍所云必待明聖潤色祖業者信非繁稱

林希元曰白麟奇木似非偶然然謂之麟恐非也終軍所對不無附會胡越內附亦幸而中耳然其文若不經思而尺度音節不失眞天與之奇才也

張以忠曰鮮秀宕軼匪特詞色英華

有五兵無損于亂

本色折証

無五兵無救于亂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五兵謂矛戟弓劍戈），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抏音玩）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摩田器）鉏箠（馬撾）梃（大杖）相撻擊，犯法滋（滋益也）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繇窮巷起白屋，立地而封（壽王言此者，幷以譏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

意在譏郡國二千石

三引典禮

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有四方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布的，以虎爲之地。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擅專也）。竊以爲亡益于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要語

括禁有損益

先王之禮即上古者作五兵習行其禮即上大射之禮

林希元曰：此對道理既勝，而辭又足以發之，宜公孫弘詘服也。

張以忠曰：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探本之論，而本色折証處辯詰尤快。

起二句甚雄大使令人主有欲然聽受意

全篇撮得數目鈞起

司馬法以下言人君不可好戰

先提此句作案以悔字應主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還師振旅之樂也。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也。旅衆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秦皇帝以下引秦之好戰以為戒

漢武急于征伐尚不納況驕之言能無長安之所限

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調和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澤鹵謂地多沮澤而鹹鹵也）。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于黃腄琅邪負海之郡，

者皆與上意異正秦法并上建立者必誅無赦也而漢武反收之此所以異于始皇歟

高皇帝以下舉高帝和親以為勸

高帝之不聽與始皇同而高帝之悔與始皇異故一則結之日蓋天下始叛秦也一則結之日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兩段暗相照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饟，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道死謂死于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

響

收拾只此數句得失功驗大是壓作

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侵敺來侵邊境）。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責也），禽獸畜之（而敺略人畜也），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慮易，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將吏相疑而外市（外市，與敵國交通貿利也），故尉陀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馮有翼曰：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漢武窮兵黷武，而欲其鑒秦以法祖也。文中子曰：秋風樂極

而哀來其傷心之萌乎噫此心也啓之者其假與

張以忠曰才情雄杰組練精切當是極力結構之作

臣聞周有天下以下將言兵事而先此頁端言之

及至秦王聲諸將以正秦之誤而先推其言之善得文章翻拓之法

便宗苦一段是從秦窮兵之禍以示戒

比綱法

嚴安論征伐書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簒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于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

述秦餘論

窮兵之禍一句乃篇中本意而至此方說出

近者愁苦數語是論語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意

上觀齊晉一段又提前意而歸之諸侯與篇意

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壞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薉貊）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挐相牽引）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未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形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埶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偃皆應其末而救之安則探其本而致之本正則末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斂則箴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于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國枯其言蓋本諸安

林希元曰言窮兵之禍極詳悉皆于治道有關其文華采之中有質實質實之中有華采其言秦皇之得處正所以為失比其不關道處枯略之可也

張以忠曰氣骨沉雄筆力古渾

司馬遷報任安書

此書作詞幽深委蛇迴環使人讀之為之傷惻可以想見其抑鬱士卿之死更急報少卿書畢答已所以不為賢之故而書中語言無非為李陵解明表自已心事僕辯處傾側詞塌情妻底姚將纖圓子長之救李陵自不是又不能自引決而甘被辱明是怕死書中却說能是又託古人自解皆竊分疏然一言之失遂罹刑辱而詞氣鬱勃反覆曲折委宛遒於漢文之巨擘也

修身者至書子之林矣育士所以自立以起下意故顯其條至亂天下書僕

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殘謂被刑穢謂惡名 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善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隋和。隋侯珠和氏璧 行若由夷。許由伯夷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點汚也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事因于獄 涉旬月。迫季冬。將刑也 僕又薄從上上雍。薄迫也 恐卒然不可為諱。言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長逝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

抄言已不能自立於體辱豪不足為士亦少卿推賢為士之意立名者行之極也史公特見

此書以一辱字為眼目轉到宦豎之送至東野以一為字為眼目

氣勁而語雄詞意雄豪然其辭激易若高漸離擊筑燕市中慷慨悲歌傍若無人

僕賴先人至尚何言哉言已不能自致功名申言不足爲士意文字靡麗奔而意可喜想胸中許多抑鬱故一寫若決

前架則力漢家所重漢武所至貴

且事本末至事大謬不然有緣已初意欲忠李矣僕王奉爵上為言已非有蓄

莫憯於欲利。憯音悲 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家語曰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過市孔子恥之去衛適曹此言適陳未詳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諫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 同子參乘。袁絲變色。同子趙談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子武帝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同載于是上笑下趙談 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搴取也 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太史令亦下大夫 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

于陵且盛稱其賢與功欲此已被陵之大

此本末何嘗勤受辱者且與下文未易一二爲俗人言雖爲俗人言相映也

見僕少負不羈之才一語可以略見其一生所以笑天下亦可知其不羈矣

自守爲奇士句眼

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在侍中也）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

敘到得意處可使陵不死

自李陵俱居門下至此言出兵勝敗由

折長歎

後敘日至悲夫悲夫言已所以救陵之故受禍之由

敘己所以救陵與陵所以報漢意二一照前文

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胡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言陵單少所殺匈奴陪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

司馬遷自謂以素行十年陵亦其素所當積句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句兩素字相關

言欲辯僞

適所事乎相應

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欲立功以當罪石報冀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謂陵摧敗匈奴之兵）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

事未易爲俗人言至難爲俗人言也敘所以不自引決之意

素所自樹立使然指僕之先以言下

歷指不辱受辱者以形己

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佴次也蠶室行刑之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遷父爲太史掌天文律曆）（卜筮祝之事爲天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爲謳者故爲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

之極辱理色妙理道理不辱理自不辱色太史公作史記謙等于是述殆道之後敘其高才天授自不可及只知人固有一死一段何等雄偉何等慷慨遂令論其文想見其人慣徒轍而高敘吏皆為流倫人指示

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謂着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剔毛髮謂髡也。嬰金鐵謂鉗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勵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言其威為人所制約）（故漸積至此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于鮮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榜擊也）幽于圜牆之中，（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

太史公作斷初世家凡兩叙獄吏處處恐陵夷是此忍其戴辱後之言口吾書稍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與此篇扎獄吏則頭搶地句于古壯今人傷悼壓引古之不自引決者以自別

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具罪；（張敖趙王，張耳子，因貫高等謀反，捕王繫獄）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于請室；（請室，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三木在頸及手足也。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田蚡怒灌夫，劾灌夫罵坐不敬，係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繇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財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于鞭

太史自叙中亦著此數語

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言不能自裁早至亡滅，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欲引節，此不亦遠于知幾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荊淮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

可見太史公抑鬱無聊之甚稍此數子以自解釋直欲到淋漓而嘆不害其對 以上叙最後獨舉左丘明孫子者以其無目斷足為無用之人與腐刑同也 此書當與自叙參看方知太史公作史本意被刑欲以究天地之際述古今之

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

史氏一家之言自是實事非大史公豈力仁耕不得　又故不遇俗人　按且負下至末終言已不足辟士　士大夫嘗宜以此爲念　此書大旨總是卸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爲一篇綱領妨粉亦自慨慨

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其人謂與己同志者），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負下負忠義之節而爲臣下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狂惑謂小人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于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劉　勰曰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樓　昉曰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然看得豪氣猶未盡除

張以忠曰此篇慷慨激揚雄奇豪宕發舒胸中感憤

之志反覆盡情偉筆氣橫絕千古

五帝本紀

抄出帝紀書書顓頊作舉書堯帝舜發句遠用四其字曰其文不雅馴曰擇其言尤雅者前後伏應往之她五帝自頭特立之尤有者若于篇共存古之意厚矣然實倫敍與尤典以雲從官健一二事著封禪事已不復至顓頊帝書紀皆稱訟語非有行事可考虞夏事顯顓評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至矣例以加焉

太史公曰。（太史公司馬遷自謂也）學者多稱五帝尚矣。（言尚上久遠也）也尚矣文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廿大戴禮馴訓也謂百家之訓之）不雅馴。（言皆非典雅之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五帝德及帝繫姓皆大戴禮文及孔子家語篇名漢儒者以二書非經恐不是聖人之言故或不傳學也）余嘗西至空峒。（空峒山名黃帝問道廣成子處）北過涿鹿。（涿鹿山在嬀州山側有涿鹿城郎黃帝堯舜之都）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往往各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言帝德帝繫所表見者皆不爲虛妄也）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記書首。

吳澄曰此爲贊語之首古質奧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凡爲九節前回節著其事後四節斷其理文字多少曲折讀者不可草草

張以忠曰文至此極精妙矣而虛神又復盤旋其間非深思尋味不識其妙

秦楚之際月表

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列其月月表之文甚既宏遠亦可補日生民以來二句全篇門鍵遣往古事言事中極高遠讀秦楚月表而海內土崩始涉之始未甚矣其可畏故而大息也而彼與人者期期其間一切撥亂反之正若轉圜然聖非神武而聖有于言虞夏商周以德秦用力皆歷十餘世積數傳而後一統可謂甚難至漢獨王非而成帝業乃後甚易蓋緜秦無尺土之封毀壞既在而漢爲大聖受命而與故難易頓殊耳然不明言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天即孟子之所謂天與人歸者）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彼指虞夏湯武）用力如此。（此指秦）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于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于閭巷。合從討伐。軼于三代。鄉（音向）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向秦之禁前時之禁兵及秦不封樹諸侯賢者即高帝言秦先爲之驅除其所以難漢所以受命之亟）故發憤其所爲天下雄。（指漢高祖）安在無土不王。（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于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索隱曰高祖起布衣卒傳之天位實所謂大聖）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應前受命若斯之亟）

楊慎曰此篇文字英發俊偉言漢興之易繇秦先

其賛費者自得之所以爲妙

爲之驅除其難耳受命若斯之亟封一統若之難號令三嬗繳陳涉項氏漢家而歸于受命之亟以德若彼繳虞夏商周用力如此繳秦襄始皇而總之以一統之難末獨表漢高受命之易首尾擊應自是妙絕

凌約言曰此表字不滿五百態度無限委蛇如黃河之水百折百廻此于景升晉紀論之祖

張以忠曰甚言古帝王興王繇于德力甚難而漢興之易乃繇暴秦之驅除豈惟云力不如秦抑德亦不逮虞夏商周隱然言外矣末幅似推崇然曰資賢者曰發憤爲天下雄未許其德足同符古聖既稱爲大聖又遽歸之于天別不指致王之故則漢高一代之興不過適會其時之可爲耳太史公微意自是如此

項王未踐帝位宜稱世家

贊項羽重瞳皇與舜首書此是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闕所詞事無重出者正此類也

興亡二字相應三年五年正見興亡之易俱關鍵

過矣詳贊文

相呼應痛惜改過失所矣

項王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五諸侯謂齊趙韓魏燕）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繇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關謂背約不王關中懷楚思東歸都彭城）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司馬貞贊亡秦鹿走僞楚狐鳴雲鬱沛父劍挺吳城勳開魯甸勢合碭兵卿子無罪亞父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違約王漢背關懷楚常遷上游臣迫故主靈壁大振成皋久拒戰非無功天實不與嗟彼蓋代卒爲凶豎

劉辰翁曰一傳霸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聞自佚宕

張以忠曰句句轉折字字頓挫極章法之妙雖班孟堅縱有其精工無此神奇

此表敘言無一字不典雅可法

功未嘗何承上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夷句起下子孫驕溢亡國意

察其首封二句申固本及枝葉陵夷語異哉所聞與古鏡今以貫一篇脈

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句與下文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罔少密之新下奉上法則能謹慎當世之禁而不至法亡國矣故曰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今古二字貫全篇筋脈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按周禮云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此起下子孫驕溢之國意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考要云虞舜之子商均爲封之于虞少康時有虞思至殷封遂周封滿于陳其後也皐陶之後為英六二國至周倘存伯益之後為申呂至周復封為齊栢翳與禹平水土舜賜姓曰嬴秦此所謂唐虞之侯伯也歷三代或絕或續其世足徵矣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曰按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受封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言十分纔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倍其初封時戶數也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秘蒙穀陵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

觀所以得尊寵應前察其首封及所以廢辱應前所以失之者亦當世得失之林應上二句何必舊聞又應前異哉所聞句

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言居今之代志識古之道得以自鏡當代之存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楊慎曰此篇關鍵開合極精極密

張以忠曰此表本言漢室功臣凌替繇于子孫驕溢忘先而實漢天子密網少恩所致安得如唐虞三代之侯伯相保勿替乎嘶仰今古無限感慨

自首至衡矣原禮之所繇起　豈人力也哉有含當見得全類于禮　緣人情二句一篇骨子　人道至萬民一段言禮之爲用甚廣　王爲之至物有節文一段正是緣人情而制禮因人性而作儀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大行，秦官，主禮儀），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繇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以金飾諸末；錯衡，文衡也）；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以鹿子皮爲弁，以素爲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衛所居不合。仲尼沒，

引孔子爲解可見太史公血誠　禮繇人起以下未嘗斷之言而成文于禮制禮儀不相及　四人字相承三欲字相應　禮養二字爲一篇下意　辨禮之養可謂精微者秫作者從有養亦其致

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禮繇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所以養體也（疏謂窻也，簀謂之笫）。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罽蒻華爲席，既潔且柔，潔可以祀神，柔可）；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臭，香草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草于左右）；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和鸞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步中武象（武，武王樂；象，武舞也；韶，舜樂；護，湯樂也。步，緩也，車緩則中武象，車驟則中韶護），驟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交龍爲旂，音留），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寢兕持虎，以兕爲寢飾；持虎者以虎皮文飾倚，及伏軾；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彌龍者以金龍爲飾，王者服御，故云所以養威），所以養威也（崇飾所以示威武，故云所以養威）。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言人臣如夫志士能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是解上意，言人苟以貪生之爲見，不能見危致命，若者必）

此段見禮制不可已依論尚且以用爲知孚綱所若

字四用者字文法何等奇

刑戮及身下文皆做此

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以下更入精細）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荀子以氣爲性故云情勝）故聖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言）是儒墨之分（等）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爲彊而且堅固之本）威行之道也（以禮義尊天下而伏而歸之故爲威行之道）功名之總也（以禮義率天下而威遵之故爲功名之總）

者似較東儒墨兩段文字甚遒勁且謂儒者兩得墨者兩失夫易曉先貴老而後六經耶

自此以下至刑措不用是荀子論兵篇亦恐是出題

入刑之意

王公繇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繇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繇其道則行不繇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宛城之剛鐵）施鑽如蠭蠆（鑽謂矛刃及矢鏃也）輕利剽遫（遫音速剽疾也）卒如熛風然而兵殆于垂沙唐眛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蹻楚將名言其起兵亂後楚遂分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參驗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槁乾葉也）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繇其道二句一篇綱領楚人以下言不繇其道則廢之一證以證上三不足

此段應堅甲利兵不足爲勝

此段應高城深池不足爲固

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言無人保其性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明儒墨之分使禮義均等）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影響有不繇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巳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繇其道故也

此段應嚴令繁刑不足爲威

楚人鮫革犀兕以下至此非其道故也言不繇其道則廢

前面三段議論此下一反應却不用叙如珠絲馬跡牽連不斷文法奇妙

古者之兵至此由其道故也言繇其道則行

故繇其道則行不繇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類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凡禮始乎脫（脫疏略）成乎文（文飾）終乎說（說和悅人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或文勝情或情勝文）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其下情文俱失歸于渾沌天地之初復禮之本是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

故繇其道則行二句總結上文以引下一句

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則當時帝堯之以禮爲尚

隱然有凡敬禮上事天句正是禮縟人起之大綱領

太一何以爲禮之下太史公曰已下亦是取荀卿禮論之言恐之標

公以訖禮書之論 太史公以下文多襲子書中取太史公所自爲又往往訴君道逸而此篇簡古冒太史公之才本變幻百出采荀卿書爲禮書以暴畫之耶

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謂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至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乙隆殺皆歸太一者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禮始于脫畧終于隆殺亦始相應也禮殺與脫畧是終始相應也）至文有以辨（禮之至文能辨尊卑貴賤）至察有以說（禮之至察有以明隆殺損益委曲情文足以說人）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言天下士以上至帝王能從禮則治安不能從禮則危亂庶人蒙于事不治能法禮也）

騷音作嗛 荀作暴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削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 作僞謂堅白同異擅作典制暴戾恣睢自高也

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堅白同異之辨明察入于禮自成懦弱敗壞之禮）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嗛（擅作典制褊陋之說文辭入于禮自成淫俗褊陋之言）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暴慢恣睢之屬入于禮自成墜落暴慢輕俗之人）故繩誠設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音玄）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言人以得禮之中又能思審索求其禮謂之能思慮又不輕易其禮謂之能慮能固其禮更加好之乃聖人矣）

天高地下日月明廣言天地以含二句而四時星辰在天地之內言廣大無窮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

厄江河二句聖人處好惡二句五極字居立隆以爲聖異禮者人道之極句相喫 言驟馳騁不出于隆殺之間 厚大高明入總天地日月江河萬物皆禮之隆道之極故曰立隆

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得禮情之中而流行不息）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中謂情文合禮義得中）步驟馳騁廣鶩不外（言君子之心常守禮義若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伯騖其中不出于禮之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言君子常守禮如宮庭焉）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旁（音旁）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旁皇猶徘徊周浹猶周匝）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言君子[illegible]）（人有厚大之德則爲禮之所歸積益廣弘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言君子內守其禮厚大積廣至于高明則是禮之終竟也）

以爲極而其之能損益也

茅坤曰太史公于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儘微渺矣

張以忠曰太史公作禮書終篇述荀卿之文何說也蓋謂漢興承秦之弊禮廢樂崩無論叔孫綿蕞爲陋即孝武初易服改制彬彬可觀亦既其文未既其實故特述先三禮意以闡明之明乎漢家一代之禮無足論著者

厥旨深矣

又曰此文鎔鍊精神氣脈古鬱又是一種結構

樂書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脾屬土宮音亦屬土故云餘倣此）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絃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左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繇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于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于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繇入也

胡安定曰余讀太史公樂書見其含音論治卒乃悵惋于使人聞羣頌之音遷仁義之言未嘗不歎其深遠而有識也蓋古者功成而後樂作後世中常之主日尋于戈殘民以逞狀心自遂快意恣欲樂之實先亡矣乃君臣相與修其律度綢繆其聲容而日吾作樂以和天下此禮樂之所以不興也而况知含音律而求之正心之閫可不謂識其本與

張以忠曰探本于心而推及于治理既精微旨復□

六律于兵械尤重便見用兵者必銷兵然後爲至樂 故云至是怪誕言兵之應律 天地之化聲與氣合故古之太史能吹律聽聲以占軍兵而史家因採之以附律書發明六律之學聖人之微妙存焉 兵者至順耳言兵之不可廢 故聖人用兵見兵所爲也引黃帝人見兵不可廢也 以兵之用與常不相反使其可用而不可

律考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是萬事之根本也其于兵械尤所重。易曰師出以律是于兵械尤重也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少無勝故望雲氣知其吉凶乃日故云聞聲效勝負以易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音考向云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說蓋宮屬中央土土生長又載四行故也律合宮音故軍士和也商屬西方金主殺故兵士彊也角屬東方木主仁故軍擾也徵屬南方火主爆怒故兵數急也羽屬北方水主柔弱故兵弱少威也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神農氏衰黃帝伐之故云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共工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火官因爲水害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

尊當世願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三十八字作一向衍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痛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何維翠曰此律書也何以兼言兵按周官執同律以聽軍聲詔吉凶兵之賚乎律尚矣史遷雖兼言兵而所重在律宋儒陳永嘉謂其知制律之意蓋指其言兵也蔡西山謂自太史公而後即無識其意朱子亦謂太史志法可推蓋指其言律也其非兵書與諸先生所稱明矣

張以忠曰律以導和兵屢用則陰陽之氣爭而戾變之聲應武帝之窮兵黷武不極甚矣遊於中倦倦稱孝文之偃武後蓋深不滿于時也語意符隱而不露耳

前言武帝之耗財必先言其富饒以爲起本後之衰皆反此轉

武帝初人給家足府庫太倉充溢貫朽陳腐富積至是極其盛矣然民驕溢奢强武斷宗室公卿爭于奢侈僭上無度于極盛之際已兆衰之端矣

平準書

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巨萬今萬萬 貫朽而不可校。數也 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皆乘牡馬有牝馬者擯斥不得出會同 其間則相踶齧故 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時無事吏不數轉至于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居官者以爲姓號。如倉氏庾氏是也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法與重犯法反 財賂衰耗而不贍。與人給家足反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與先行義反 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按此言奢侈足而既會自爲盛極可歎也

二語轉上起下

此下四節言外事四夷而勞民費財給足之民自此而弊充溢之積自此而耗物盛而衰之驗也

私兵事繪後有法不能瞻

國費耗竭下用兵

武力二句

上言四夷而廢卒與任人之法與利二何爲役任弘孔利析秋毫

趙汸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是譏人臣好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武帝之不能法祖不待譏議而可見

張以忠曰漢初府藏充盈國用不貸而自足無藉于百姓故網疏民富武帝用兵絕域國家虛耗不得不任聚斂之臣故興利之臣迫此始當是之時民烏得復覩家豪之盛哉

此書雖曰深譏桑孔而帝之好貨蓋不言可知矣

其序敘事有體筆力勁健
此言三代所由廢興
此言六經之所以本始
夫婦之際二句頂易詩書春秋陰陽之變二句頂禮樂可不慎與總戒之也
此序以命字作主
與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文法相類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禹娶塗山氏女生啓）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有娀國女生契）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姜原生后稷大任生文王）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言若樂聲調能令四時和而陰陽變陰陽變則能生萬物是陰陽即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為之本故云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謂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不能奪之）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吳澄曰可不慎與以上其詞嚴人能弘道以下其意深所紀帝后視塗山有娀之風遠矣不敢斥言而直以妃匹之愛歸之性命則漢一代閨門之懿德一付于不可知之命爾

陳仁子曰敘述歷代有勸有戒正論也而遷終歸之命為然則呂后之禍其殆出于天而非人乎

張以忠曰漢興呂氏之亂劉氏不絕若髮其禍烈矣故太史公此紀紀母后也而以外戚名蓋亦深有鑒乎此

傳敘實敘事夾議論此以議論代敘事傳之變體也始終回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迤逶入妙
此傳知就不可推擬
太史公雖將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最高者莫若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知由光而不見述于孔子及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
太史公伯夷傳從原憲時出議論其亦自抒感憤之意夫
首許由務光以發端次述吳太伯若是之難總其許由爭讓一言說見許由冢又疑其事可信正太史公妙處
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而存三百五篇，又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繆公凡二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繇。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繇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于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繇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繇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繇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卞隨務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繇冢云。有疑其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繇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疑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謂悲其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軼詩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軼。詩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采薇詩之文皆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

仁又何怨之辭設問宥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進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采薇歌畢之照
自此以下上下千古悉憤悲歌感慨之情
始言天道報應甚爽以世俗共見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

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繇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莊子曰：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暴戾恣睢，睢，仰目怒貌也，言盜跖暴戾恣性自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不疑天道不足信。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是高山之順，寡躊潾之濱是也。時然後出言，行不繇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

雲而不施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者以不得顯之意而歸之立論未當又有謂訂伯夷傳者與哉

遷用志字命字天字名字為眼目

論語于五

按此傳結處不免于怨至得孔子而名益彰不如自光不少概見則向之西山

也。〔謂龍逄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此承言天道雖不可信處〕

〔吾人不可因而阻為善之志〕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所重謂伯夷讓德之重所輕謂偷生享富貴〕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言君子為善不在報施而惡惡名〕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

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此見天之報施善人以其名也蠅附驥尾而致千里〕

後得聲詩篤從者皆付之水能風聲矣又何怨此太史公叙精妙處盤大類謂貝非亦驚財後躁此傳信然

〔以修顏回因孔子而名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青雲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非謂登仕路者也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必有賢人隱遯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陶洪景見葛洪方書便曰仰青雲睹白日不為遠矣皆指在下者言自宋人用青雲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林希元曰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一議論與列傳不同蓋變體也其言伯夷顏淵為善而遭禍災盜蹠為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子長蓋已知之矣

董份曰太史公言伯夷叔齊不能無怨惟得孔子言之故益顯若繇光義至高而不少槩見故後世無聞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此一篇大意若不如此則首尾似不相貫而引由光事少味矣

又曰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已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尤特瓌詭

孫以忠曰此傳抑揚反覆迴旋宛宕極文之情最為奇妙

管仲晏嬰前總說後議論都分說抑揚反覆曲盡其妙

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簡略而好論軼事以門其幽奇亦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於世者皆不論也不見之傳中猶將妙

賦怔

管晏傳贊

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子內篇名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有此句方見傳當略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語曰。將順其美。即為之所欲匡救其惡。即歸魯侵地類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舒 雅由執蓋之婦羞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美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張以忠曰抑揚頓宕反覆迴翔變化之妙不可端倪

又曰神奇全在閒閑處

孟荀傳影及諸子而議論傳之變體也

太史公之傳孟子首提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歸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說一時富國強兵之主與鄒衍迂怪不可究詰以見當世之風形孟子之守道

不與孔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絕之文也之議狀

此下三段以先字推字作眼目文法錯綜變化

孟子荀卿列傳

西漢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言其大体隨代盛衰因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

其術皆此類乃收上起下之文

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植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海小海）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鄒衍之行本有準則不特其始爲濫耳言其迂誕不經濫漫於耳故王公大人初欲從之而寔不易行）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劬謂懼然駭想）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爲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彗帚也謂爲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衞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

此敘衍見尊禮言其術能動列國諸侯與孔孟困阨不同然孔孟亦不爲此也故又引伯夷衛靈梁惠之事見孔子雖困阨而不苟阿世苟容以取尊禮也其論甚正然又引伊尹之事爲衍解釋言其迂怪之術亦一時以聳起聽而實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實之

其能入乎（方枘是筍也圜鑿是孔也言不可入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騶衍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劇子之言（姓劇氏而稱子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藝文志李子三十二篇）楚有尸子長盧（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

尹之負鼎奚之飯牛皆先作合而引之大道也前以衍比孔孟後以衍比伊尹之比太史公極妙處至末方盡孟子荀卿子此最抑揚開闔之妙揚出六人名作過脈并以鄒奭了三鄒子案荀卿年五十始自趙來於齊三爲祭酒適楚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之卒死於蘭陵蓋爲嫉世之濁而斷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苟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孟荀傳不言二子乃首及于諸子此亦變體

抽出孟荀與換文法而以一營千起句用二或曰字叙之何等簡潔

相衛鞅客也求虛味詳阿之吁于焉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太史公傳申韓於老莊之後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荀孟之間所以長荀孟也

楊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畧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於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倘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雋永最文字之妙

茅坤曰太史公歷叙縱横之徒及鄒衍之尊用皮覆辨論而其微意專歸功於孟子孰謂其不知道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畧叙孟子遊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闢說當時餘子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張以忠曰太史公此傳世儒多譏之蓋謂荀子學術不醇不得與孟夫子同傳又不當與鄒子輩並論耳不知此正所以尊孟子也太史公豈不能傳孟子於孔門弟子之後又豈不能特立一傳以推崇孟夫子耶蓋以戰國諸侯之所尊禮無如鄒子而究也不免有牛鼎之意則與孟子之不阿世苟合固自殊科故末特引孔子並言以見聖賢守道不變斷不以此易彼雖不如游士赫奕一時而有所不屑也荀子明王道述禮樂不務從横游說而論著書與孟子畧同其遇合又畧同洵遠邁諸子矣而尚未可與孟氏同日語故但曰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雖非等倫倘亦流亞故為之合傳而以孟荀名篇若夫淳于諸子亦適附見之云爾斟酌剂量自有深心何謂其失於權度也

此傳大槩淮武帝命淮南王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辭 太史公舉端國好而網羅遺文摭拾令古嘗武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總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耶屈原一傳見之矣 太史公先叙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上官靳尚）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平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屈原以讒見疏于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之意復叙其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毋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答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于屈原行者文實而文亦究歸有餘味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痛疾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

矣 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容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以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妙雅接懷親得騷之趣者 以上推離騷本旨 此下詳叙張儀詐賣楚屈原諫懷王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謂丹山之北淅山之南）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

本 運用屈平既絀屈平既疏屈平既嫉之反覆狀其不遇爲投汨羅死地耳 楚懷壯忠言惑邪說玩弄于儀掌股之上召兇夥師死有餘責特以爲秦人詐謗天下反從而憐之計其患閑殆復六王焉與等也

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

屢數用子蘭而斥屈原正對惡協人之性

此敘屈原衷曲有惓惓不忘君之意

推屈原本意忽又轉到議論上

敘事未畢忽間雜以論斷與伯夷傳同蓋傳之變體也惟伯夷屈原太史公所重故詳論之

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于鄭袖。外欺

懷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流

豈足福哉即繼之曰子蘭將之大怨世備觀其文義不相索不知此句遠接上屈平既嫉之句不長覺好奇哉

此等意凡四轉而郢奇峭

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渫者浚井去泥濁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王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屈原乃作漁父之辭。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投汨羅而死。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賈誼所作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鄒守益曰。敘事繁而不亂。裁斷簡而實精。可謂深得屈原之心。而世之人君讀此。可以知戒矣。

鄒思泉曰。此傳乃因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既被放而投汨羅以死。為之憤恨。故其中雜以論議。故亦為傳體之變。

張以忠曰。太史公屈大夫傳看到楚王傾信讒臣處。令人髮指。看到大夫忠憤沈淵處。令人神愴慷慨悲惋揮灑淋漓。百世下讀之猶足興起。非子長安得此手筆。

責蒙恬不能以道匡正刑亦一說然始皇〔illegible〕怪不可因太息强諫之所能救蒙氏爲秦不後諸侯其所殘暴秦兵千孫以係罪戮死亦天意也

蒙恬傳贊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董　份曰太史公直以輕百姓力十語爲恬罪案故末復咎其不振百姓之急自相聯屬

張以忠曰昔大禹治水亦嘗鑿龍門闢伊闕蒙恬築長城以禦胡雖塹山堙谷亦豈其罪恬之罪特在輕百姓力耳故太史公贊語中反不言趙高之賊蒙氏而深言恬之罪寔在此不在彼立論既正議力更高

太史公于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嘆惜不容口蓋其未忘於〔illegible〕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一洩胸之情耳不自重其死與所重其死別見處

季布欒布傳贊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宜僨典軍數也）（應前）（勇字）

董　份曰此贊妙甚前既言重死之爲得矣却又稱欒布不重其死爲烈士彼以爲貴善處死精神全在彼誠知所處一句前後議論方有根着

茅　坤曰太史公極苦心處都是借寓自家一片胸臆如自負其才等語此太史公自見處

又曰太史公作贊一筆寫來故叙事或詳或略參差不一然不整齊中却整齊如李將軍不擊刁斗人人自便部伍亦自不亂

張以忠曰頓挫沉雄盤旋奇鬱而抗慨激宕之致原慮矜含如此筆力故堪擯厲千古

前以孔子老氏發端故又以畢語二句復明其說此太史公最應處 拔本之論

酷吏傳序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鹽鐵論云秦法密于凝脂）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吏遁于君民遁于吏）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此老子語）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觚為圜謂除其嚴密約法三章）斲雕而為朴（雕雕弊也斲理雕弊之俗使反質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繇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

破觚二句謂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偽而務敦厚也

倪思曰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奸偽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為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安能愉少項之快語勢不得不然非與酷吏也

張以忠曰明明病酷吏之刻深病漢法之弊繇于任

法而故云非武健嚴酷不勝其任言道德者溺其職豈真謂其果可少抹一時之急哉蓋正見不究其本所以不得不事其末耳論最醇正尤妙在詞調抑揚處

此傳議論正而氣勢獨遒
韓非宗法家故儒俠交譏
韓非子制將欲犄制人心術使必不得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雖與孫憤至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磅然叩其宮本不取季次原憲等寔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
不佯知傳術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此又是太史公宿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卿相輔翼世夫功名俱著者為無可言而獨有取于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傅說版築呂尚賣食[illegible]

游俠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饗者受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繇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

上是匡之郭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知此者不肯游俠者出而濟之使拘拘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于事
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俠矣必援名人以為之其引季札與貨殖傳之援子貢同
既鄉曲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
又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扞當世之文網與豪暴之徒反覆而意明

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　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夫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遺者然耳律其所為雖未必盡合于

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于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于贅室之禍乎吾于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張以忠曰游俠之行雖不合中庸然救人緩急義烈甚高此誠匹夫之所難若夫有位者而相為朋比背公死黨則天下國家之事不至決裂潰敗不止君子于此蓋當知所以自處矣

游俠已試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為必不然此種史筆文字也言用此以親近世之俗也 班氏譏史遷傳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不知此子長有激之言以被不羈之才豈治洽勢利者家也且是傳叙事詳明議論精粹文 法畯(?)然足占聖術之富強力之高 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微必貴白圭之術正能則(?)賤之微而察取之也

貨殖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音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山中紵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碣石二山名）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

遷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憤而作貨殖傳首叙作傳之意即採漆于富國豪家得勢失勢之言似不能無慕羨者然其設頗自謂真知其精與斜侯傳叙並稱千古之絕 篇中趣用富字

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潟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錢也九府皆掌財幣之官）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何為後人求乘教深切著明而後世放利不止可哀也哉 按壞壞適用[illegible]論此語作樣樣千乘數句漢武所厚虛乏負及王侯而以此夫侯者驗多敘太史公咸慎而勢文法變換錯綜

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以上傳叙以下纍叚人）繇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難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

一百八 卷五 貨殖傳二

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

引譬孰有分秋 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以下遞用千字而句法參差長短相間 千石魚陂言養魚一歲收

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此不販以遠故）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五十頭）牛蹄角千（百六十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為數）千足羊澤中千足彘（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以斤兩為計）山居千章之材（章方也）安邑千樹

一百八 卷五 貨殖傳三

千石

安邑以下言天下園土所出

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又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至若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家貧親老七句與無巖處奇士之行四句正太史公自道之意

董份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是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見太史公之材。獨冠古今。

張以忠曰。傳意大抵譏放利逐末商賈事耳。孝武兵黷繁興。國用耗竭。乃至算商告緡。利盡山海。不幾天子而下同商賈之行乎。太史公深有概于中。故為此論以譏切朝政。其文又沉雄奇博。真古今第一作手。

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 [illegible]

匈奴傳贊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孔子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詞也。（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一說不參為句言世之言匈奴者皆患其直徼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求參詳終始利害也）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以刺武帝不得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太史公引禹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劉辰翁曰。贊語罔褒。謂不得不褒。則有可諱者。進亦然為微隱者然。已著大意不滿當時以君廱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國廣大氣奮深得體要。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之未盡成者。何前後之異也。則其中有難言矣。

陳仁子曰。遷之贊此也。以定哀之時自比。而獨責將帥焉。夫豈獨責將帥哉。

此段借孔子以自明

句法奇健

此段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

滿怒波濤皆見其精神不見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

論六經亦有見

獨此又歸重春秋上

撥春秋一萬八千字故曰文成數萬

以下專言春秋不可不知

此書春秋大綱只此了畫

自序論春秋

上夫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辯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失仁義之本耳）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

先生云

亦死罪之名四字句法便奇健

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于罪

知趙盾不知討賊不得辭其罪也

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犯違義）臣不臣則誅死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illegible]大宗也

[illegible]

唐順之[illegible]可以見其[illegible]之進學解文字之祖

張以忠曰[illegible]撥亂反正處深于春秋之旨而論復

精[illegible]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六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章集

此奏以和陰陽立說一意反覆

新臣事君凡天地變異災伏盜賊危亡之情一切隱諱不以直告而草木靈瑞悉指爲盛時祥瑞以眩君心彼焉知變理陰陽順時布治宰相責也循古立政君德播美相事也而最之處哉相也

可謂賢矣

須時以卦氣論治

奉順陰陽與上陰陽未和等句相顧

魏相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不閉藏）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

天子之義一段大要在敬天法祖

高祖之順時令一服制尚然則四時施行政事可推以爲法

孝文之[illegible]時令者德惠之施也而以爲非時見刺者乎

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蕭何）御史大夫臣昌（周昌）謹與將軍臣陵（王陵）太子太傅臣通（叔孫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主一時衣服禮物執祭百事）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罷軍卒之疲於軍事者）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教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眞德秀曰。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典頗用其略。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四

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爲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略皆原於月令云

陳仁子曰宣帝好祥瑞之心甚於孝武相逆窺其心素矣故今日條郡國逆賊風雨明日求易陰陽明堂月令以陰陽災異之說日警醒之而不使好祥瑞之私頃刻藏于胸次謂

然古大臣儆戒之忠也

張攸忠曰明王立政奉若天時未有違陰陽之和而能致太平之理者必從時令說得實有關涉去是大經濟手此文切寔閎深精理淹貫確然經世鴻章也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此篇深中孝宣刑名法律之病首把桓文說起臣及孝文以孝文起自側室之子孝宣起自廢極之後皆天意也溫舒正欲做之援刑以爲天意故先云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云云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句終前天以開聖人意將冀孝孝宣與天合符宜應天意從正始受命蹈刑省刑節中皆春秋大一元方陽而在陰尚生而惡殺之指至此始見正意前所謂滌煩文除民疾正謂此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受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室披肝膽決大計出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

深切痛快之語過于賈生之太息至獄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尤獄得悲傷

夫人情一節議論曲盡獄史之弊

說入情事殷楚之極

設喻引起下文正是上書

薰（氣烝也）心實禍蔽塞以上十失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古絕字）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治獄寧失不常之法不濫無罪之人）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畏為上所卻退則精熟周悉致之法中）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咎繇即皋陶）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不對況真實乎）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

本意直收東前面許多說話有照應有關鍵

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山藪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于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林希元曰漢宣用刑深刻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

張溥曰深言刑獄之害古今同痛誠採時名識惜今日臣子無以此言告諸

當宁

此欲西京之文體之盛漢注于六朝矣說出君臣遇合大略都書而馬格調度翩翩可誦會諸廷玩三頌者方知此頌之工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荷負也旃氈也獸毛之彊者被服也純絺布也）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唅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于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恭敬也惟思也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

工用相得句人馬相得句與下文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意脈連屬皆借客形主之法以工用相得人馬相得作二段于將留為賢臣之

苦骨終日矻矻（勞極之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巧冶鑄匠干將劍名也樸未成也淬燒劍令熱清于水中以取利也）其鋒越砥歛其鍔（鋒刀也越砥磨石名也歛謂磨也鍔劍刃也）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塵塗（利劍斬斷蛟犀若以彗帚埽路塵言甚易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傷壞馬口敝捐鞭杖）而不進于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馬怒有餘氣常有齧膝而行齧膝乘旦皆良馬駕則旦至故以為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如日影之疾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也）周流八

皆言人之不混萬里一息為平治之翁

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戒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故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若君故不至也夫

自故服絺綌至此引言聖主下賢之誠

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矣匡合即一匡九合）繇此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于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悃誠信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于鼎俎太公困于鼓刀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奧幽也渫狎也辱汗也離此蔬食釋此木屩也以繩為屩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只人臣亦然
若此言賢臣
詘于不知已
而伸于知已

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雲
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林三數相感故能運風
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蜉蝣渠略也渠略甲下有翅能飛
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
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利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皇天也思願也願天
多生賢人于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
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
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
名也漢書多借假故以遞爲號羿逢門善服射者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

此其至論

四句狀出君臣相得之極千年以來稱絕

只此是形狀王褒本金馬碧雞之祥陰說朝廷須公之

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
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翕然交歡
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
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
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
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
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爲君之道其大平而優游今已
大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
曰天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
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昫噓呼吸如

只於聖主至總來言君臣相得其功業之弘至于如此結語若不其寧而意安完勁

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彭祖
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
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
以寧也

林希元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繇以泰也聖賢論治
莫先于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句不一
而足宜經生傳誦以爲膾炙

胡時化曰此篇起句有策體蓋褒爲宣帝徵召爲此
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
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
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
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
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
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張以忠曰此文婉切綿麗似專以葩藻爲工者然味
其氣格自是高勁

明主可與忠言謂老臣不以餘命重爲陛下明言謹當役言之者爲信力行不近歲不同也悰然古大臣風又不特才知已也

充國欲多積穀屯田以令先零以老師費財也而卒以成功其中必有用間行深難其策與困其腹心以爲勝者

故謀在此老成之將直取所見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廟勝謂謀于廟堂而勝敵）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漕下以水運木而下）繕鄉亭浚溝渠（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倪　恕曰禦敵莫急于兵屯兵莫急于食食不足則兵不能多兵不多則敵不可遏是固屯田之制不可不講也嘗考古今屯田往往皆無一定之所蓋因時度宜而爲之宣帝之時先零罕开解仇結盟侵擾邊鄙當時議論欲褁糧深入一舉而滅之充國知其未可也以爲難又不解徭役不息則四夷必有乘其敝者莫若屯田以全取勝因于浩亹積穀金城卒能破先零下罕开振旅而還中國不知其勞豈非屯田之利哉

陳仁子曰先儒言韓信善將兵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愚謂趙充國善用兵破降西羌只是分數明此一便宜之事也兵用幾人粟用幾斛屯田利幾倍省漕運幾何破先零幾時如築屋者胸中歷歷先有成算振亂以還如抽矢箙中取諸寄耳後諸葛亮用蜀兵田渭濱與充國意合嗚呼皆分數明也

張以忠曰兵勢夷情畫如指掌故其經畧處置歷歷精明非老成之將未易有此識力

奇謀勝戰老臣籌王手段全在此

充國奏疏乃兵家計策其妙不在于屯田也先零罕开頓皆爲令勢不能久充國故欲以計困之其曰兵難論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兵當以全取勝是幾也宣帝及在廷諸臣未有能知之者充國往復議論不過種草多少閒與初不甚也蓋人見其謂虔異于昔當故驗試任之而充國尋亦勸從在邊自冬涉夏未嘗取粒粟不然五月殺將勢亦詎肯留以資敵耶充國之咎告羌陽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至是蓋帝益始語其餘矣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也）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受言去者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校步兵）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山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間隙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大开小开皆羌種也）治隍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于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時先零叛而罕开未有嫌充國欲先誅其本則罕开不煩兵而服矣

唐仲友曰守屯田議與亞夫堅壁事體同獨充國尤難蓋七國變急羌兵諸將所輕又充國自薦非亞夫乃文帝所屬之比

張以忠曰以全盛之漢經營一隅即整兵深入亦未必不足成功但充國本謀意在蓄威昭德不在折衝耀武其爲國家根本慮固深遠矣彼夫挾一將之任疾擊要功者豈可與之同日語哉

漢時萬餘里之地而僅以數千人守之必有長策似謂一隊數千人也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屯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木樵為高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也）便兵弩飭鬬具（便利也飭整也）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各于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

內不備威武之二

意外難度

老臣忠言

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且何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澹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媮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久留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張杕曰漢將孰賢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于勇而謀不謹也充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遽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經歷之多思慮之深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將之病在于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而為不可動之計其

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于果于用而不恤百性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强西戎坐消焉此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復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在宣帝時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冊制度爲後世思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張以忠臣時西羌反天子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條入粟贖罪以佐軍與會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議寢不行設是時充國不爲坐撫之計則兵連禍結繇役繁而國用竭矣中國當孝武窮兵虛耗之後其能堪此哉觀疏中所稱傾我不虞之用以濟一隅者益誠有卓見焉非武賢輩所知也

賈捐之罷珠厓對

（揚雄不受氣于朝書字字充之此篇淵鉅伏曲盡其體亦可誦也）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危言直言）敢昧死竭卷卷（卷讀拳也）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此處只平平叙到而得失自見）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此禹貢之辭漸入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

（一篇大指）

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

（自堯舜至此言帝王之地不廣）

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越裳國名）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爲楚所溺）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自及其衰至此言周末秦興廣地之害）

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一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橦旁載于車上大駕出則陳于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于後也）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自稱聖漢至此言文帝不廣地之利

借武帝以形容之事以誠切當時一悉前若緊

獨先安之（安之言何所適往）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
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
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校（謂數計也）乃探平城之事（探追計也）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
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
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
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

文既于前數句做然能於後漢何如個應案齊乎古戰場文全用此語意

由盡戰死之痛

自若夫民者至此言武帝廣地之害

言極激切

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
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鬬傷于後女子乘亭鄣
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飲泣言淚流被面以入于口故言飲泣也）
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
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
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
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
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
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
擠之大海之中（擠墜也）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

至此稍說出珠厓

與嚴助論閩越不當伐同意

入非獨珠厓彼主上所欲

棄之不足惜二句方歸一篇本指

此又以近事言之

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
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
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
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
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顓顓猶區區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
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
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
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
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
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

議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此乘漢以下之深病也

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
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
治皆可且無以爲（猶用）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

林希元曰此篇言珠厓當罷以當時事埶觀之誠爲
有見今珠厓已入職方爲文物之邦捐之
之策又似贅矣蓋古今之時不同事埶亦
異不可執一論也今之議論安南者多拾
捐之餘論其亦未之思爾

張以忠曰鏡已事之得失權今時之利害言言切中
而文氣特蒼勁精整

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又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天子乃詔勿議罷邊備事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自古及今兩情如一轍）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卽單于亦安保其必不生心犯約）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深慮）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開邊釁者必出中國）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情所必有）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直死仆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至此議甚精明文甚緊嚴）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于漢自稱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蓋單于怯其不能敵便自為平時驕蹇單于從是之議也）

陳仁子曰自易有重門擊柝之象而城戍之守已立自傳有周索戎索之語而夷夏之分已辨固不可無備久矣抱虎而寢安保其不噬枕蛟而臥安保其不羅狼子野心變詐可畏其強也則有嫚書之辱其弱也則有渭上之朝未易以俄而測也呼韓單于求壻漢庭而遽欲撤備戎心果可恃乎侯應之

言蓋漢之所恃以存者嗚呼漢之邊患北爲甚而西次之唐之邊患西爲甚而北次之爲國不可以無備而况疎且忽乎

唐順之曰愈出愈奇

張以忠曰時呼韓已誅北邊之警不過慮及匈奴苟單于不爲寇害則已安用保塞爲也况戎心叵測安知其不以此款我候應之議蓋究觀邊事之終始曲盡虜情之難制議論精明尤爲警醒

引詩書春秋爲論凡二十二條無災異之病必有汪度文字

自篇見以下凡七八轉意誠惻怛之意藹然見于言外非積于中者厚不能及也

自首至死無所恨叙款言之志臣子過切之至情可見矣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惟二恩也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杼謂引而泄之也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于韶樂九奏則鳳凰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

和字乃一篇綱領

自舜至幽厲以後皆合君子小人意言其中

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罔不肅和雜遝聚積之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釐麰讀來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

引詩言者當詳此體 此下已合於小人意處頗張本　一一暗伏後案　敘日月之薄蝕以及山川之易處霜雪之失時人心任讒之害須宜可畏　前敘周家之感則以以和敘於何結斷凡敘其要則

而愛之日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蝕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

以不和句結斷　復應與賢和于朔二句　敘得錯綜　讒得妙　歷言春秋災異

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簒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幽王見殺（爲大戎所攻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陁二（陁下頹也）彗星三

一部要史觀歎筋中　敘次有法故不覺其冗

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齊一之魯一之晉）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蜮短尾狐也蜚負蠜也）晝冥晦雨木冰（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爲冰也）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豆謂之菽也）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竝起（蠭午猶雜沓也蝝即蝗也螟食苗心者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貿戎地名也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蓋晉敗之也）伐其郊（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晉人圍郊書）鄭傷桓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中王肩事在桓五年秋）戎

緣此以下數句接上文和不和之解異然後說入時事立文章大關鍵處　今陛下以下方歷言時事　讒邪如蝟集而忠正如晨星良可悲歎

執其使（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朔出奔齊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爲君）遂至陵夷不能復興（陵夷謂替也）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殽（渾殽雜亂也）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竝進（揉和也）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朝臣舛午膠戾乖剌（言志意不和各相違）

正臣進者以下說得最反覆

一一照應前議

遵衰周以下一結上文其所以然者起

昔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曹輩也）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鱗集言其相次如魚鱗）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輻湊言如車輻之歸于轂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

衞詩人之所刺句總括得盡

上多疑心四字乃一篇關目

此推不之論

歸正之文

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稠多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紛亂也）況甚于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

句句打入

治亂以下一結上至是豎小又挽起

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迭互也）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俱宦于秦（叔孫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

承提翻余妙矣

此言不和之狀

歐陽公朋黨論從本此

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毀辱也）流言飛文譁于民閒（譁讙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于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

同言到此皆心直話黑白

此言不和之由明白張膽

先此方勢出上封事主意

今陛下以下總承上文一結歷

爲戒以上皆一一應前凄

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四放謂誅四凶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姦人之雄孔子誅魯司寇七日誅之于兩觀之下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迹察謂尋其蹤迹而察之）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考祥應之福省

人論事多如此

說論

劉向封事全是論災異人應之理最爲詳而後此爲絕妙

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省覽也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險言詖曰）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肺附謂肺腑相附若倚言心膂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由也）不直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眞德秀曰更生于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竊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于獄殺之更生此封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他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敘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王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詘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眞可媿死

樓昉曰鋪敘有倫首尾相應又須要看向所處是

何地位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他人不同

張以忠曰當時以孝元柔闇而恭顯明比其間豈孤忠得進之日而向獨敢以杜羣枉開衆正侃侃陳辭可謂不畏疆禦矣嗟嗟古之事君蒙死竭忠今之事君袖手焚溺袖手不足言猶有黨邪而誤國者獨立不懼伊誰其人時事如此誠可悲悼

此等文字為忠諫第一 向諸疏奏皆敘事 此與前篇所言意同然前篇意向匿而未露至此則盡露矣其言懇切字字之可為醒悟者使王氏能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

因其言而收其失至有後日禍宗之驗 漢成知禍而不知救卒以取敗亡尤為可恨然則如更生者劉氏王氏之忠臣也 上言春秋獨此近者此引先秦漢列國事益近而情益切矣 此方論漢氏言漢氏之世外戚擅權危而幸以存

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也。涇陽、葉陽其弟也），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二世齋于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席猶因也），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

今王氏以下極入本題語得激切 因言王氏所以基漢之故

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魚鱗在帝之左右，若魚鱗次比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寄託也，內為汙私之行，而外託治公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東宮大后所倚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

本色援引 思慮之論請之而可流涕

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磐互，磐結而交互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也。周后寵之，故處于盛位，黨于朝也。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微當作徵）。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冠川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

太后以下所以全安王氏之家

至此尤自懇

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戚降爲皂隸皂隸卑賤之人也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于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陳仁子曰漢宗室之忠無如劉章劉向二人呂氏外戚也欲危劉氏則章力護之王氏亦外戚也欲危劉氏則向力排之觀此封事千載尙爲流涕異時章得誅諸呂劉向不得誅諸王者何也蓋章之志得行而有乎勃以主其盟向之無功不幸而不遇乎勃也

張以忠曰痛心刺骨之論忠愛惻怛流自至誠使孝成悟用其言漢宗寧不鞏於磐石乎而竟如以水投石良足悲矣

諫起昌陵疏

（論山陵乃以此起議論自足奇偉）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三王者象天地人三統故存三代）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用堯舜禹湯發明前面賢聖之君與孔子論詩等意又用高祖定都一事發明前富貴無常意）

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自首至此言國家無常之理以明其無欲其用意深遠矣）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此段收拾上意）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游行道不得專任本邦故墓須表識）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于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謂人立可隱肘）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于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于體也

（自孝文至此總指古之聖帝明王賢臣孝子薄葬之得）

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

（又收拾上三段總鎖）

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謂莊襄始皇父）皆

自吳王至秦皆之丹大也此指吳秦始皇惡於厚葬之害

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

周德既衰以下從世周來奢儉之來歷至之無已說吳秦漢此又從周秦者漢先有哲王今之文便循序大不如此丁孫來多從前再經似因事成無嗣而昝是極警動矣

又一頓

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繇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嚴公即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

步步有關鎖

一篇文字幾遷換引許多典故來只以此數句收拾

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惛焉惛謂不了于此事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撫謂規度墓地也

結果此環片言有萬鈞之勢真宗匠手段

陳仁子曰劉向惓惓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諫獨于事大者不從事小者又不能即從何也傳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事君法也向于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又言王氏蓋小弁親親之義當時皆掣肘牽愛而不之行至若昌陵一役疲民大甚可以專自

斷制消向言之而一不之行迨羣臣皆曰不便而始詔曰罷之向亦未嘗有佗志噫家國之念深而其辭苦君臣之義大而其情安始不忌而終不怨忠矣哉

林希元曰諫厚葬首言國家無常存之理意易世之後終不能保以見其無益也用意深遠矣中言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葬之得以爲勸言吳秦昏王暴君厚葬之害以爲戒其言必旁喻遠引所以爭化人主使浸注滋潤入其言而不覺也可謂善于立言善于告君矣人臣進言于君當以爲法

張以忠曰歷援故實絕無縫鬬而聲調尤磔磔雲霄間此最醒切之作

劉向之切諫豈徒騁文辭辭簡爲弊業之言戚精誠由中故其文辭感動人深耳

爲文論事當反覆致志敘首敘尾斷事辭會者覺者可以立決斷向上疏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師征大宛之費損五萬之師靡獲宛王之首者武不錄其過封爲列侯然後極言今康居國彊于大宛云云一段抑揚反覆援證明白切此故以術願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衛顯之議豈區區一敎九卿所能元哉

論甘延壽陳湯功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攬總持之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

討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刀筆謂吏也）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警策議論全在此

前三借証已形得甘陳功

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項國名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諱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大段段對勘辭氣起伏從橫而精神想主見孤京於帝即臣斷稱方猶決不能安主聽矣

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呂祖謙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公羊於書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既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尊之可也又言書公子遂如晉乃曰公不得爲有也其書遂一也而褒貶不同如此何哉人臣出使苟國家有大利病而不可以待報者若皆不許其遂則營己之人得以自安苟其事不足爲社稷之安危而可以請命者若皆許其遂則慢上之人得以自恣此孔子之深意也如汲黯矯制發河內粟賑給饑民此事急不可待報許其遂赦之可也如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此事緩可以請命不詳其遂罪之可也陳湯矯制斬郅支單于漢廷公卿之論不一匡衡則曰不可賞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生事蠻夷劉向則曰可賞論大功者不錄小過不疵細瑕爭議久之不能定蓋未嘗有以春秋之議決之者也匈奴爲中國之患尚矣今擊而斬其主則威震百蠻豈可請命而失其機會哉此春秋之所許也且自湯之後千有餘歲功能繼湯者誰乎而慮其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倖亦可謂私憂過計矣元帝賞之是也

張以忠曰收放開合情事曲盡而竦動元帝處尤在援據精切

又曰郅支罪浮莎車陳湯功高奉世而望之衡顯用心又有公私之異固不可同日語

只把高祖武帝來議論近而不迂切而不浮忠而不激可謂善立言矣故雖論時諱而不貫撓有士如梅生公卿有靦面目矣

志意豪去不事禮節頗有奇氣

梅福論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于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于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于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悅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于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于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于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

此段是言王道廢井田泯法惟足爲治以起下文武帝亦是說下文亦只由高武而不及孝文

驕矜漢武之好兵以諷成帝

按春秋鈇鉞秉而懼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懼汲黯操欲篡位而懼孔融賢人君子皆足以衛宗社而辟邪心奸臣之所以懼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此言國家權輕賢歸在下求士故下文必以得士則重失士則輕反引詩足之

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路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求索與己和吸應之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數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于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

端亦偏陋

以爵祿束帛求士亦梅生

待衆世之意要之果敢致世之天因無事其實而後動也

利其器字與上國之重器字相應

以上議論不辟不可爲法

此書本論王氏至此方見本意先泛論而後漸入實事自是論事之法況當時王氏方盛尤未可以直言致者

凡寵戚之臣其勢重而心有所恃勢重則易以驕矜

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于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䳄（音祿 鴟也）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按陽朔元年王章下獄死）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

所恃則輕犯法故其爲道獨可教誨之苟貴之而靳其用

梅福此論可謂不刊之典

漢魯三家晉六卿漢曹氏魏司馬氏皆專權至于篡

世之後遂以爲仙然而附者衆故也福之言信有肖哉

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返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和平三年沛郡鐵官鑄鐵如飛上去權臣用事之象）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周書洛誥之辭庸庸微小貌○按今書作燄燄）埶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乃已（上遂不納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眞德秀曰王氏用事敢言者惟劉向王章然皆職分所當言也福遠方一尉耳乃亦昌言之無所忌至莽顓政又遠逝全身高風峻節以覘谷永張禹輩眞蟯蚘糞壤爾何足道哉

張以忠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近臣不言而遠臣言之危言批鱗忠誠懇至

谷永日食地震對

陛下乘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謁請也）。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內寵熾盛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

谷永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當王氏然其文頗得大學遺意

按永之數上疏於成帝朝可謂通達而鯁然所以內附外戚故得爲猶二畫言墮乎親相于宣帝特得伏許氏以發寵爲兄弟擅權之罪而當時王太后與諸舅尚有可憚而陰爲之地者然也永特於滋所認門王氏故卒徘徊不能有立耳此下分五性立論甚切時事然必欲正心以正朝廷須意而惜乎非仲舒其人也

之義（享當也言所為不當天心也），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安心而後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惟宜正身恭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小雅白華篇幽王惑於褒姒故國人刺之）。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剌厲王淫于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也），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舜典曰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長伯之職者（伯長也當使長事者也），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艾讀曰乂乂治也），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周書君牙辭），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

按永後疏云延治河平許班之事傾動前朝則是始附年夫爵有超昭儀也

序段結束在本位未有與紬學相及領

永初上此疏大敢斥言乎后宮而外亦不敢卽附于王氏故其言酌正而無統

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卽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涉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堯遭洪水）經曰懷保小民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周書洪範辭饗當也所行當于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洪範傳沴災氣也言徵而修德以御災）今三

不求之身總前言所求之身句

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不享上帝不當天心）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惟陛下留神

書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

陳仁子曰此對谷永告君之初說也成帝自爲太子以好色聞永因日食地震歷指後宮嬖寵燕溺之私未嘗不切中其病是時雖無詆王氏之詞亦無黨王氏之跡猶有可觀至次年四月則直以身自託矣噫永亦儒也而借言語以文奸如此真小人儒矣

張以忠曰緊切深密絕無浮蔓而鍊格尤嚴

又曰商言及繼嗣語足警動

頌湯自訟三臣與男建共休郅支王子舉將翁孫輩里張掖爲有勇前迎勞道路令司隸反是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

劉向疏云五重取三三重殘五重君誅

氣壯語壯

人世不可之奇功古有之

筋力起以訟湯冤

大功之赫于道理上說得十分痛切自足動人

結調甚高

上救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憶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蹀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于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林希元曰稱湯之功與訟湯之冤處剴切數暢使人

讀之心開目明

何維騏曰頌湯之功極力描寫至報逋誅雪宿恥數句尤甚張皇

張以忠曰簡勁奇爽筆力絕高

此篇首敘左道惑衆之幻術次敘歷代偏信之禍害反覆攻刺業正闢邪務引君于當道不特文章之工也

斥左道者類倡黃冶之說

以為神仙永餌以奸人目之永復云毋令奸人有以窺朝者宗旨深言衆不與見

窮其言數句描盡荒欺之狀

諸侯怨叛句身辱國危句天下怨恨句皆合刺萬訊稽以恐惕者成者

論神怪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遙古遙字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言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言長壽）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脂水投之冰上冰即化為水也淖濡甚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左道邪辟之道）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

漢武剛意求仙至以愛女妻術士顛倒之極末年乃惜曰世豈有仙哉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比論都是確

距絕二字照上距而不聽絕而不語句奸人二字照上奸人惑衆句最是關緊

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掔（音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元帝時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眞德秀曰谷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于此以永之學術議論倘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惜哉

張以忠曰論正語明文遒蒼鍊

質直之文

王公仲臣敢一諫必往者[illegible]

王嘉擇賢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天子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

自今之郡守至此兩[illegible]

守之尊重而成功者以足累世尊重三句意

敘稍分明

切中今病

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

自其後稍稍變易至此言郡守不見尊重以咎吏民之慢正與累世尊重三句相反

無可使者有材能者甚少但應前才難二字

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樓昉曰。論事深切。達於世變。西漢末文字。惟梅福王嘉書最好。亦可以見漢家故事。

張以忠曰。世知庸儒之輩。值國家有事。極袖手躊躇

不知此即平時所號爲醇謹士也偉人傑士時或不免冒紀法于清議而國事則往往倚賴之故覲尚諸人正昔人所謂治世之能臣也苟拘文牽法錄其過而棄其材則臨事緩急曷克有濟予公仲感激時事惓惓以得人爲急眞救時賢宰相也

又曰通篇照應全在才難兩字

按當衆於事廷君之勢有所不敢與爭而丹議獨云則當時時事可知而丹之忠鯁自見

丹議侃侃然如中流砥柱可謂砥柱不撓者

師丹爲共皇立廟議

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眞德秀曰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旨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

張以忠曰獨持正論理確詞嚴

李尋合存之昊漢家有數文字

李尋災異之對比歷指証似精于祥數者然此時王莽方篡大司馬欺策凡所月能至不知欲應在北何耶其後以讖家中微言之無驗下夫感氣一等性敦揆師以災異進身者以冀與共身獨恭何哉

此一段即日之變應在人君動靜擧乾剛之德日初出出後日中日入以日觀之

李尋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過猶謬也）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閒謂空隙之時）也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晷景也）也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營謂繞也）間者日尢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現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

必有驗指

此即谷永後宮之對

佛臣男數不修陰事不得則日爲之食衰帝之不男乞吾矣

潮月

後此段即月之變應自母后動命紀衣野士

大足寒心

此段即五星之變應在兵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則陰得放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百執臣闕月者衆陰之表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總其本所起紀其當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厭音烏點反）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爲寒心（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惟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邪佞之人誠可戮惡勿得寵與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

乃以物喻宜察見微之漸

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婁（歲星爲帝塡星爲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兩宮謂紫微太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爲天門房爲明堂尾爲後宮蘇林曰常占當從房尾北而今貫之尾爲後宮之象也）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爲天庫虛）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黃龍軒轅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埶微言毀譽進類蔽善（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生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微謂其微事）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于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茀與孛同）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

按此又論右所舉上

此即觀相月令明堂之對

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奧音郁此言月令也奧溼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枹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竝爲民害（畎澮小流也詩傳曰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

此傳即水之變動而抑外親大臣

論水溢

據河水之溢以諷外戚得進言者

上段即地震應朝無賢佐國守之臣勸年抑外親以興賢才

論地震

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皇甫卿士周室文寵之族也）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明相于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朝廷毋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于通人故世陵夷（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于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謂趙飛燕）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毋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蓺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于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謂裁量而反思之）

與王根論災異全是此意

有經术人乎三輔必衍千言

爲人主爲人臣宜可不日誦數過

行能無異不通一蓺博士無文雅者皆就南畝聖之上恐必無人耶分文拔字頰言辟踊俱殘今拔況見學桼校如此任官可

知漢道衰也役則何如此本字處上本強則精神折衝句

茅坤曰尋所指陳日月五星及河溢之災處可謂明天人之際者其數請抑外戚去邪佞而進忠賢以尊本朝似也已而賀良等以言災異欲退丞相御史以進李尋解光因之朝議洶洶卒以蒙禍豈其學溺于術數而不能達于道者乎

張以忠曰高鍊勁爽精醒奇拔非識參天人之際者無此深微之論

賈讓論治河奏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 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所不及然後居而出之也分音扶問反度音大角反 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 停水曰汙 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流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 道讀曰導導通引也 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 雍讀曰壅 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 瀕山猶言以山爲界也瀕音頻 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湛讀曰沈 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 屬連及也 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 環繞也 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 以隄中之地給與民 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 激者聚石于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激工歷反 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 觀縣名也 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 辟讀曰闢 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 墮毀也 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 奸音干 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

禹治水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就堙塞至

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謂水從郭南門入北出門而至隄也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

漢又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非他塞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悍也迄于宣房之塞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決爲屯氏諸河且入千乘間相倚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

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今礫溪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卬鄭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礫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卬音牛向反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也罷讀曰疲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此一利故

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兖豫及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則河之分不分利害昭然可睹也元帝河平元年王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年為河平正得下策

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也秔為稻之不粘者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罷讀曰疲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洪邁曰賈讓治河策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複
　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李塗曰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事有間架底賈讓

　河渠書是論一事有間架底

林稚隆曰賈讓欲內徙民居以為曠地北放大河以
　入渤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施
　之于漢誠為上策文字與趙充國屯田議
　相類

張以忠曰水勢利害洞然胸中故議論根據反覆詳
　悉俱鑿鑿可行此治河第一名議

楊子雲好奇字其文有典引劇秦美新三篇皆用此可誦獨此書平正而直然監從之實見中不至也 漢與匈奴從此隙一句是綱以下細明所以致隙之故是日 高帝何如人高后時大臣何如人所不可忽如此 叙述中將帝臣何覺文字各特可喜 漢以來匈奴強弱叛服之變楊雄一一皆括其大概矣第此所謂單于歸義乃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欲情妙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于便墜，（徼要也，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于是浮西河，絕大幕，破窴顏，

上世邊寇則乃夏外夷古今大義如此然歷世頻煩來朝而後爲遠從之業是乃秦皇漢武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以空行而反將 邊將戰守之計穩上 句二流走句二對壯

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狼望匈奴中地名）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喙口也，盧山匈奴中山）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制謂以爲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附屬也，惡威也）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謂西南夷也）藉蕩姐之場，（藉蹈也，蕩姐羌屬）

伯所艾以形北虜之類劃

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刈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是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奈何一下正說與匈奴從此有隙處

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于漢（言單于緣往昔和親之辭以怨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

夫明者一轉總收一篇意而歷之

夫明者覩于無形聽者聽于無聲誠先于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于內辯者轂擊于外（轂擊言使者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于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形容所以受匈奴者更不忍自破壞矣

末句收直句扣題應

陳仁子曰甚哉處夷狄之難也漢哀帝建平四年單于請朝不受之則失其心受之則費其財是故公卿所言與雄不同姑以宣帝甘露之賜觀之金珠車馬之費勿論也當是時錦繡綺縠雜帛止八千匹至建平則加至三萬匹絮止八千斤至建平則加至三萬斤又加賜衣三百襲哀帝之時力不如宣帝費則再倍于宣帝雖獲柔遠之虛名深費國家之實力酌而處之旣不卻其朝又從裁其賜揚雄似欠一言而漢庭公卿亦無以處此吾故曰甚處之難

張以忠曰此文有頓宕之奇無轉折之迹有照應之妙無細練之工結撰精嚴氣力傑然真大手筆

又曰呼吸旋轉處俱以神行

（中國文意九四轉說出人才過世升落之嘲曲折詳盡）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孝哀傅皇后哀帝卽位封后父晏爲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待詔在金馬門又黃門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四十餘萬言（以樹喩文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兵實寓譏時之意而賜咏嘆之進學解遂旁文皆出于）

（此曾不能三字直管到論者莫當止且如促星以出得意人之態不經戰國風聲未皆）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鹿喩在位者）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世人皆以爲師）孟軻雖連蹇而爲萬乘師

（此應上朱丹其轂意以下叙戰國之分離以起大漢緒聖屬嘲二句言來去如易之所各任所忌也論者）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倚廬喪服漢律不行三年喪者不得選舉是以倚廬結其心也）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飛鳥曰雙四鳥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噤吟卽顉頤意）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于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

（頌頌上下不定之意下得奇巧）

（一候一尉言太平而邊防暴也）

（今大漢以下正與上四分五剖相反徵以糾墨四句一言刑罰一言教化看他下個徵字制字散字風字何等奇活）

（此段言古人才士因係國輕重恭錫上文將平無所須才意）

（譯書說唐舉相舉咲曰聖人無相其殆子乎是見笑于唐舉也）

（此段卽上鄒衍孟軻數句意也再明其淺而文不直意所以爲作于）

言出世變人情無復舊益當今之世何以異此

言此方說出所必守玄意而語亦玄

炎炎二句藏熱而滅雷隆二者必盈而絕其虛無耳安得實乎言盈之易衰也

今子以下卽答客嘲以管窺天意

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

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髂音格）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顉音欽顉頤曲頤也）折頞涕垂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陽（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于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

日當其際日過其時日中其遇日得其所日合其宜

五个也字相次而下若貫珠焉

前用五也字後以故字一轉又用四个矣字文法最妙

有造蕭何之律于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于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于成周之世則繆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于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坻音抵）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于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于章臺四皓采榮于南山公孫創業于金馬驃騎發跡于祁連司馬長卿竊貲于卓氏東方朔割炙于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劉勰曰楊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

唐順之曰此祖東方曼倩答客難而枝葉文采過之

其一氣渾成則相去甚遠

張以忠曰精彩光艷燁然如龍蟠虎綉照耀一時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七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文集

融歸光武始末具本傳中

融之歸漢以嘗料天命人事有必與之兆可且日可以望而不觀筆者

乘彼日符失所投者

光武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章懷曰翁劇通云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海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致效也致也流俗本作效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

持其心腹

帝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

張以忠曰此詔闊大雍容而寫感激鼓動深於駕馭豪傑者

又曰竇融乘時奮跡依附日月以成功名雖曰不背其舊主哉蓋亦灼見劉氏必再興爾

不然國出河西之日何不聞有興復之思而僅僅為遺種計也觀時變動趣勢徼功若融者可謂識時務之俊傑而不必為不二心之純臣

范史贊云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時觀此論叔皮之識與材叔姑之虞剋洵非有卓見者不能

帝王之祚一節泛論帝王之興以申前意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晋士會歸晋其處者爲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崛起特起也）

高祖起布衣奸雄多疑之生心故只就高祖反覆議論

通篇只形容神器有命二句

歷叙數子無成以証神器有命之說

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高祖起于亭長故曰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語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于天道哉又不覩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隷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言不但神器有命）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戹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項梁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幺麽不

當秦之末衆二母之知命以諷隗囂

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卦之四爻辭也餗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于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自當秦之末至帝王之分決矣欲二母之知命以惕奸雄之心

此下申言高祖受命之事自此至成帝業是一意應上必有明聖顯懿之德數語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加之以信誠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繇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如嚮之赴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

自此至非人力也是一截陳上然後敘鬼神所福喜啟詒

懷土之情洛陽近沛高祖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

此下參以論怪似非純于義理者然其意主于折奸雄覬覦之心君子當有取焉

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暝有龍蛇之怪乃其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歷古今以下條陳利害收拾前意而總結之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于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若順也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留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末段回顧轉盼無一字不精神而煞語與起語相照尤顧盼有情

劉勰曰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辨新序該練璿璧產于崑崗亦難得而踰本矣

張以忠曰卓識名言精明痛快

班固兩都賦序

語引文證皆攀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作興也大漢初定日不暇給不言最崇文化至於武宣之世廼崇禮官考文章武帝宣帝始立禮官考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門旁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宦者署漢時有賢良並待詔於此石渠閣名主較秘書署司也樂府聚樂之府協律都尉武帝置之以考較律呂者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

以歌薦廟以瑞紀年興樂府協律之事

豫福應尤盛言能興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漢武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歌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歌薦進也所獲祥瑞並今樂府作歌以進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漢宣甘露元年鳳凰至甘露降故以紀年黃龍見新豐因以改元紀記也

言語侍從之臣賦金馬石渠之署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

已之作賦正揄揚東京之美故舉先朝盛事述之見已實有所本非剏為之者也

蓋奏御者千有餘篇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夷隆猶言汙隆也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建立也言因時

文法變化頓挫極妙唐宋名家往往多脫化于此者

立德不以古今易其法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奚斯魯公子魚作頌）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事言作賦之事細微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京大也師衆也）（浚深也隍城池也樹果曰苑畜獸曰囿）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眷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義，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言先作西都賦極陳奢麗後作東都賦盛稱法度以折之）

樓昉曰讀兩都賦序則知詞賦之作亦可以觀世變非一切鋪張誇大之謂也本朝吳處厚賦評唐說齋中興賦序亦得此意

張以忠曰兩都賦冠冕一時與長卿子雲爭奇競爽因四六文入集內者絕少故概弗錄獨錄此序者以其文特典雅雍容且叙作賦本意亦尚是先民頌述體非徒以溢美之辭媚天子也

封燕然山銘　并序

叙事有體首段叙其軍容次段叙其勝捷末段總收叙其所以作銘之意銘尤奇崛

遂字然後字于是字鋪叙銘法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寅敬也亮信也言見敬信于君故升爲三公使輔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言使錄萬機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布于四面）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兵也）（車之聲如雷故云雷輜）勒以八陣，蒞以威神，（八陣方陣圓陣牝陣牡陣衝陣輪陣浮沮陣馬行陣也言勒八陣之勢以威臨之也）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高闕山名雞鹿塞名）經磧鹵，絕大漠，（磧沙石也鹵鹹地也漠沙土曰漠直度曰絕）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號殺）（人以血塗鼓曰釁鍔劍鍔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校部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彗掃言除也）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名安侯河名也）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龍庭單于祭天所）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於鑠王師又曰相王烈烈海外有截鑠美也勦絕也言美哉我王師征伐荒裔絕彼凶虐也）夐其邈兮

夸張聲勢

考傳驗圖二句有味

警闢琳琅

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音佉夐邈皆遠也亘徧也神丘燕然山也建立也隆高也嵑碑也）熙帝載兮振萬世（廣帝之業威振無窮）

林希元曰文法頓挫氣勢雄壯武功雄豪之氣溢于言外可謂能黼黻皇猷者矣

張以忠曰鋪張揚厲以彰竇氏之伐不無遺議乃其文辭遒古則宛然金石刻也

（脫模全篇解料中間多是說郁崇正書所謂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也）（此篇蓋以詩世之術名者故設賓戲與俾提出一名字爲下哲驗張本）（先妄損取舍著作四字以下正是議其當君從而改進取）

答賓戲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竈突也黔黑也）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取者施行道德舍者守靜無爲）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貴服）浮英華湛（古沉字）道德矕（音戀視也）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屈也）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于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音亘終也）以年歲然而器不賈于當已（賈已乃顯市此作貝者所濁當家也）用不效于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于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小光）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

（聲賓假語使見大旨）（類似英雄聽指名字）（自此至不可以示也言驕）

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于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説之徒風飈（飈音包風也）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音標）飛景（音影）附霅煜（音昱明貌）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啾咇小聲）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窕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逆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説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

勢據傲（傲音傲）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説難既遒（終也）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内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音和）枝附葉着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

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堥音毛敦小丘也）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即皋陶）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説夢發于傳巖周望兆動于渭濱齊甯激聲于康衢漢良受書于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信同伸）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不仕）新

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奥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顔耽樂于簞瓢孔終篇于西狩（孔子作春秋西狩獲麟而止）聲盈塞于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愼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荊石隋侯之珠藏于蚌蛤乎歷

開說苦占地步而句法兩兩亦工錬整嚴

復說有味

收上兩段而以君子之眞配之有關係

斯文二字應上以著述爲業

末二句答所以不攻進取而務著作之故

世莫眡（音示視也）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于潢汙魚黿媟（音屑）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音據行也）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伯牙）曠（師曠）清耳于管絃離婁眇目于毫分逢蒙絕技于弧矢般輸摧巧于斧斤良（王良）樂（伯樂）軼能于相（善相馬）馭（善馭馬）烏獲抗力于千鈞和鵲發精于鍼石研（古之善計者）桑（桑名弘羊）心計于無垠走亦不任廁技于彼列故密爾自娛于斯文

唐寅曰自曼倩答客難之作揚雄諸人率慕效之

余謂世之變也詩降而爲騷騷降而爲賦賦又降而爲解嘲答戲諸作欲以自重適以自輕如此篇設賓戲云云卒背自謙自諱之語縱後來辯駁得正有甚占地步處學者愼毋效之

張以忠曰此文精彩煥發氣格絕高

此表辭纂敍子長另是一樣家數

文勢錯落可誦

然後字乃字雖點所以繫難處德力三句總結上三段

獨論秦以起漢

古世相革以下總收上文無祕奪錄漢鐫金石二句一字不可易

漢楚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之于天知已合天心不也）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契稷行仁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言秦之初大起于襄公至文公繆公獻公更章著也）孝昭嚴（嚴謂莊襄王後漢時避明帝諱以莊爲嚴）稍蠶食六國（蠶食謂吞滅之如蠶食葉也）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難也（囏古艱字）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箝語謂箝閉人之口）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爲萬世安（令威權一歸于已）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虞度也意所不度）適戍彊于五伯（謫戍謂陳勝吳廣）閭閻偪于戎狄（閭閻之屬言其偪秦甚于戎狄也）響應瘖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禁謂墮城銷刃箝語燒書之屬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革變也）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初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丘濬曰此叙大槩秦楚月表潤色而成之者文極高而論亦正大當是諸序之冠

張以忠曰琢鍊精工格法峻潔

特叙周秦以起漢叙事之例如此周秦與下氣象一貫其在自中言言中[illegible]此篇以盛衰係引四字爲綱故此云盛衰不飾以强弱字收之此章法也古爲封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六節柱云故盛則周邵云云衰則五伯云文勢至衰此句法也說周處云詳說秦處略叙然語說前處詳曰數句鬯賢褒表功德說秦處則曰析笑三代盛須古法草昆裕知之秩大盼可見其文字中精精字眼處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臣瓚曰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師古曰五侯五等諸侯也九伯九州之伯也伯長也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板之詩也介善也藩籬也屏蔽也垣牆也翰幹也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為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于魯衛以太師為垣牆謂封太公于齊也大邦以為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為楨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墮壞宗不可使單獨單獨墮壞則畏懼斯王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師古曰親賢俱封功德並建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之漸平夷謂頹替也至虖阸陋河洛之間應劭曰阸者狹也陋者踦距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踦嶇不安也師古曰阸音於辭反陋音區分為二周。師古曰謂東西二周也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于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劉德曰洛陽南宮謻臺是也應劭曰竊鈇謂出王路邊竊取人鈇也師古曰應說非也鈇鉞王者以為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于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然天下謂之共主如淳曰雖至微弱當共以為之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師古曰既亦盡也降爲

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二句總收上二段意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師古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初亡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莊襄王立四年而卒子政立二十六年而乃幷天下自號始皇帝是為三十五年無主也秦據埶勝之地騁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間伺隙出兵也狙音若蛆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師古曰姍古訕字也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埶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十世三十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也秦以謚法少恐後世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亡此之謂不及期也

二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史遷河渠等書叙地勢獨詳按圖者面去堅此表詳述分封之制亦參錯可喜

看使後面轉折似好

叙分也奧緒綜自然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項羽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師古曰大行山名也左轉亦謂大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日浸也自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晉灼曰水經曰泗水出魯汴縣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為穀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也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文穎曰郎今吳也高高六年為荊國十年更名吳師古曰荊吳同是一國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師古曰瀕水涯也音頻又音賓廬衡二山名也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鄭氏曰波音陂澤之陂孟康曰亘竟也音古贈反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波音彼皮反

叙失之不分封漢文以後失之削弱高祖鑒嬴枉過正卒稍以折諸呂之難宜太宗之業亦未為失也然慮之微豈不以封建為一補主存消長全在此數句

又音役羨反九嶷山名有九峯在零陵營道嶷音疑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比音頻寐反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師古曰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列侯公主邑也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師古曰夸音跨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矣師古曰橋與矯同枉曲也正曲曰矯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

與上大啟九國以下相反文勢亦相照應

復提景帝武帝方說入衰

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師古曰易睽卦九四爻辭曰睽孤見豕負塗睽孤乖剌之意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師古曰謂齊城陽濟北濟南淄川膠西膠東也趙分為六師古曰謂趙平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

此是文章血脈處他人必直接哀平至莽便無味加此數語斡旋無痕

日謂叚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夫謁者諸侯長丞員等也武有衛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設附益之法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有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預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師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後裔也故於天子益疎遠矣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師古

漢初諸侯盛彊故能折呂氏之難哀平之際宗室單弱權奸僭撓故王莽乘而又歷世之積一旦敢起而成其篡奪

曰殫盡也音單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首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纂弒莫敢怨望皆頓角稽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奉上璽韍惟恐在後師古曰韍音弗璽之組也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收拾漢興一段綰鎖

劉辰翁曰余讀孟堅諸侯王表輙喟然歎曰諸侯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世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世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什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聖賢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亦不亡伯世諸侯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冰然一旦消什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此周秦與漢之大略也哉

汪道昆曰此敘本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而成之敘事而略帶議論大都言周可為法秦可為監而漢以剖封之故削之太甚所以有王莽之篡

張以忠曰周秦兩代之興亡漢家已事之得失歷歷剖明簡潔精爽而全篇敘次段落尤妙極結構可謂神工鏤鏟斧鑿無痕

此篇詞語暢足流美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是禮樂前一層話頭見理殊透

禮樂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斯須猶須臾）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函包容也讀與含同）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

此孝經載孔子語同謂同于和樂異謂尊卑爲異俱是至理俱是至言

邪人足以防其失（副稱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苦惡也辟讀曰僻）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鬭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先謂祖考先人）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譱（古善字）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誖乖也）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

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拜（見謂顯也）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鍾石筦弦（說讀曰悅形亦見也）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流移也心不移溢于聲音也）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茅坤曰說禮樂剴切逼眞史記禮書則引荀子樂書則引樂記此足以補其闕矣

張以忠曰論禮樂而說及政刑是識力貫串處而理極融鬯

敘刑法最爲詳悉而詞勁種忽要旨令狀書有所

志論刑而先以禮言無系國以禮刑不只而始以刑原之此篇路建德崇禮之道寫設志中到底不脫禮

牢其日用之有本末又曰本末有序皆與王道之本一句相應

刑法志

夫人宵天地之貌（宵與肖同 貌古貌字 頭圓象天 足方象地）懷五常之性 聰明精粹 有生之最靈者也 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耆讀曰嗜）趨走不足以避利害 無毛羽以禦寒暑 必將役物以爲養 任智而不恃力 此其所以爲貴也 故不仁愛則不能羣 不能羣則不勝物 不勝物則養不足 羣而不足 爭心將作 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 衆心說而從之 從之成羣 是爲君矣 歸而往之 是爲王矣 洪範曰 天子作民父母 爲天下王 聖人取類以正名 而謂君爲父母 明仁愛德讓 王道之本也 愛待敬而不敗 德須威而久立 故制禮以崇敬 作刑以明威也 聖人既躬明哲之性 必通天地之心 制禮作教 立法設刑 動緣民情 而則天象地 故曰先王立禮 則天之明 因地之性也 刑罰威獄 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 溫慈惠和 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 書云 天秩有禮 天討有罪 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五禮 吉凶軍賓嘉）因天討而作五刑 大刑用甲兵（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斬刑也）中刑用刀鋸（刀割刑 鋸刖刑也）其次用鑽鑿（鑽子端反 鑽髕刑也 鑿黥刑也 鑽鑽去其髕骨也 髕頻忍反）薄刑用鞭朴（朴杖也）大者陳諸原野（謂征討所）小者致之市朝（大夫以上尸諸朝 士以下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也

以上本刑法之所由來以下泛論刑而及于歷代之兵制兵賦兵法以爲漢事起案

歷叙文法變化

敘事最爲簡古

矣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黃帝炎帝弟也 炎帝號神農 火行也 後子孫暴害 黃帝伐之 故言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共工主水官也 少昊氏衰 秉政作害 顓頊伐之 本主水官 因爲水行也）唐虞之際 至治之極 猶流共工 放驩兜 竄三苗 殛鯀 然後天下服 夏有甘扈之誓（謂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作甘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 天下既定 戢藏干戈 教以文德 而猶立司馬之官 設六軍之衆（司馬夏官卿 掌邦政 軍旅屬焉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 周道衰 法度墮 至齊桓公任用管仲 而國富民安 于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寓軍令于內政之中 卒伍定乎里 軍政成乎郊）齊桓既沒 晉文接之 亦先定其民 作被廬之法（蒐于被廬之地 作執秩以爲六官之法 因以名之也 被廬晉地也）總帥諸侯 迭爲盟主 然其禮已頗僭差 又隨時苟合 以求欲速之功 故不能充王制 二伯之後 寖以陵夷 至魯成公作丘甲（丘十六井也 止出戎馬一疋 牛三頭 四丘爲甸 甸六十四井也 乃出戎馬四疋 兵車一乘 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 卒七十二人 今使丘出甸賦 違常制也）哀公用田賦（田賦者 別計田畝及家財 各爲一賦 言不依古制 役煩斂重也）蒐狩治兵大閱之事 皆失其正 春秋書而譏之 以存王道 于是師旅亟動 百姓罷敝（罷疲）無伏節死難之誼 春秋之後 滅弱吞小 並爲戰國 稍增講武之禮 以爲戲樂 用相夸視（示音）而秦更名角抵 先王之禮沒于淫樂中矣 雄桀之士 因埶輔時 作

文法勁俊

分得道切謂亦雅飾

爲權許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代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于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于王道（孫卿楚人姓荀名况避漢宣帝之諱故改曰孫卿）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埶利而貴變詐施于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言有間隙不諧和也）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卬（卬讀曰仰）猶子弟之衞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

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興師本由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耻也）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語高而奧

世衰則事事悖謬而刑亦隨之俱失矣

刑重刑輕各有其時則去殺之道從可知矣

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亂今也（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是治）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稱宜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世所以治乃刑重也世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

此之謂也（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虞書咎繇謨曰咎繇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敘施其治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古羈字）而御䮍（音捍）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數萬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

深中時吏之弊

又歸根禮樂立論

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
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
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
罔密而姦不塞刑蕃（塞止也蕃多也）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
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
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篹（音撰）二百章以應大
辟其餘罪次于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欲先欲邪庸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制
爲三千章詆（謂誣也）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
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

此篇引援切當通篇條悉尤有關於文之有益凡者

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殷亦中也）順稽古之制
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
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
年言爲政而宜于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
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茅坤曰漢書志刑法以兵與刑而串言之者此覈
本古者皋陶作士大端然周官以來司馬
統六師司寇詰奸慝其來久矣

張以忠曰雄博精碩綜爲宏暢

又曰中多不刊名論

三代以來御夷之策盡之矣

漢篇論和親征伐似非兵家五來則襲去則守若那今先王以不治治之之道也正意總末乃見

匈奴傳贊

書戒蠻夷猾夏（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
戎狄是膺（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齊桓討戎膺當也）春秋有道守在
四夷（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久
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
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
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
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
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
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

海內虛耗戶口未蕃而欲遠事四夷力本不能約結和親非高帝之志也

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
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
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彊弱相反是故
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
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
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
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
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
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
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郡上郡西河其安定）

（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于天耳（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于貞士之約（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為和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胡馬不窺于長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國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尚如斯（師古曰驁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為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

草蛇灰線起伏照應見筆力貫串之妙

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幾讀曰冀）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阸（幾近也）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藜庶亡干戈之役（藜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遁古遯字）使于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生度土中立封畿（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分九州列五服（九州五服解在禹貢）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

此下議發出正論　班固謂聖人之于夷狄不與約誓前世之策兵出策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對曰可國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斯二言耕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又豈得聖人正其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而貢之也制外內謂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埶異也五服之差遠近異制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爲殊會吳外也曷爲外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侯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乂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唐順之曰此篇議論叙事夾雜最爲奇作中間以仲舒之論貫串武宣王莽之事尤是筆力變化

張以忠曰綜核漢家議論事功而折衷之識正筆偉

漢書中極大文字

此贊先叙武帝窮兵修敵以致貽事而終起而後續著西域且曰盛德在我無取于彼則其不足之意已終無可言矣末又反復武以來一段則絕夫之道又班氏遺將意也　此篇論中叙事　班氏之樸是在武帝通西域其說詞綿匈奴之援西域諸國皆小目成不深百戶資不能與匈奴相進退敍述最奇妙

西域傳贊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瑇音代瑁音妹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師古曰枸音矩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梢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囿師古曰巨亦大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于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次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扆如小屏風而畫爲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謂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賨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

漢之不爲七 恭者乘耳

蓋力賦紀

補訓何等高古

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俞音踰碭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觀讀曰示觀示者觀之令觀也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乃推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舟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寇盜竝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于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丘濬曰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爲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與焉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真知言哉

盧舜治曰自武帝始通西域之後至明帝遣使天竺佛遂入我中國矣讀兩漢西域傳于二帝不能不致憾焉

張以忠曰孝武雄圖摹寫殆盡而叙窮兵黷武之害尤足爲後世永鑑

西南夷兩粵朝鮮贊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勾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于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河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塡撫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塡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携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待險遠者則懷來之也）

開邊事者唐蒙司馬相如而諸臣踵而爲之蓋帝喜動兵而諸臣適中其欲也

敍贊引之

林雅隆曰先王以德禮招携懷遠無事于勤兵矣好事之臣何庸以開邊釁哉贊不滿五臣之意溢于言表

張以忠曰精密嚴古極其整鍊而器局尤妙

蒯伍江息夫傳贊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儁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于危國身爲謀主忠不終而詐譽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竪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

利口覆邦家一篇所宗

引伍被當誅以見蒯通之幸

從春秋詩書說來忙中插入此三句則文勢優游

字不滿二百而援經典者四援史傳者十有三是班孟堅煉文字

眞德秀曰此贊詞簡事悉曲盡利口覆敗之迹人君讀此自當知所警懼

聶豹曰讀古人文字須識他文法錯綜處如此贊不叙蒯伍與江息夫並却叙江息夫與下數子並是孟堅弄巧手段

唐順之曰讀此可以知鍊語法

張以忠曰精鍊而氣骨特蒼古

自知安之怏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計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云

王符潛夫論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臯陶謨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癎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

所謂驕進既盛而大命隨之隕禍國家亦復不淺

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爲韓倉譖短所譖陽死將自殺刎於不能及衛以自殺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驕泰勿論一旦利令智昏明知之而明蹈之者比比皆是

劉勰曰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体勢浸弱雖明於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

張以忠曰說得極痛切戀權勢者讀之當瞿然而省

本傳云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言當世理亂雖見指之徒不能過也

此段言政澁俗敝民思中興救時之術在達權定制不宜拘常守舊也

見幹蠱一論

此言中興之主因時創制而引盤庚周穆以証之

崔寔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緜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怢音脫）不自覩（怢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厭飫）僞忽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鬱伊不申之貌）於下。悲夫。自漢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垢惡也），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爲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權謂變也），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

疏論風生英探駿發

賈生屈子二句正上文言事合聖德輒見掎奪意

宣元之相去在明暗不在寬嚴使宣帝樹從寬大難益韓楊不死元帝克于恭顯未必不靡于莖之堪猛也

刑罰使政數語真人心目

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從後牽曰掎）。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謂齊桓晉文也）。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簡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密靜也）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

鑾銜不失節
聲和鳴清節

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駘馬銜脫四牡橫奔皇路險傾皇路大路也方將拑勒鞬輈輈音舟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拑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鞅車轙鞬猶東也鑾設于鑣和設于軾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節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迺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迺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迺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亾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文帝雖以德
故從重刑究
竟以嚴致平
此其慎獄太
過處
前云宜參霸
政至此復以
師帝式王為
說始知前言
抑匡時夫耳
此帝王不易
之常道

司馬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

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張以忠曰國家制治全賴法紀維持之惟承平既久叢脞日多必至刑威廢弛政權旁借其潰決殆有不可勝言者崔子此論似實有確見未可以其辭理未醇而少之也

又曰語語快心最稱精醒

天地與人相須而成帝王與人亦然此祖尚書顧喜欲桓帝不驕忽其臣也為下焉不孝落本

自此至驗上天之怒言桓帝恣逸樂故云天戒

叙高祖之初業武帝之不善守

方入事便直攻桓帝可謂觀直矣

一一入也

指羣臣之肆志虎豹豺狼二語名狀特甚

形容情事悲痛之甚

借秦為鑒亡秦之端不出此數語獨著趙高罪在極

劉陶陳時事疏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湯伐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天災不有痛于肌膚，震食不即損于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亾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于麑場，豺狼乳于春囿（麑，鹿子。曰麑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劉攽曰：按令當作今），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孔子誅少正卯于東觀之下），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亾，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于讒口，擅閻樂于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婿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雊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申甫，申侯、甫侯也。夷厲，夷王、厲王也）。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于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陳仁子曰：草茅之士以分論則不必言，以理論則不容不言。嫠緯有宗周之憂，漆室有倚楹之嘆，皆此心也。劉陶身非兩府也，位非九卿也，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始游太學，乃歷詆政柄之不可救，直諫之不可誣，而又薦李膺、朱穆以綱維國政，雖瀕于死而不悔。嗚呼，其心何超然度越世俗者。觀其疏旨言

禍起任奄宦亂起深切

按本傳云劉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觀此所薦二臣亦可想見云

敢諫有致命遂志意思語直氣壯

天地人物之故則陷所見未易與俗人言
也

唐順之曰此疏大意言高祖能以布衣造漢責桓帝之不能守可謂懇直吳孫秀云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剏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翱云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張以忠曰時孝桓無嗣梁冀擅朝連年凶饑災祲數見陶時爲太學生而乃抗言危論引爲端人可謂不畏强圉矣當時若胡廣者備位三公緘言畏罪不議對之亦含媿否

上孝桓皇帝鑄錢議

此篇論鑄錢不論利害今之憂在於民飢大爲識財貨之論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與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木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

一篇大指正破當時幣輕錢薄之說

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敞曰衆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繇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

以食爲國寶王與貨字相形

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

此一段讀之可爲酸鼻

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詩曰大賂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羲皇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

名理名言足垂不朽

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之端於是乎生

深究弊源最是的確議論

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

按賈誼諫鑄錢疏云今錢法

不立農民驛共來耕治錢欲麼義錢日多誰止應錢法不立不若剔生止役禁爭之語尤爲有見

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微服游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問之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覩山河之分流日月薄食星辰錯行山崩川竭皆亡徵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言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魯漆室邑女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白駒[illegible]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吸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役夫謂陳涉窮匠謂驪山之徒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因詩以寫懇托景以遣愁真有感時濺而傷別驚心之句

老成謀國之慮非過計非激欸

詞雄氣動有[illegible]之狀

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木函牛之鼎謂大鼎也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然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潸涕下貌鄭玄註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

陳仁子曰劉陶大錢之議桓帝從之而無垢張氏謂陶游太學無官守言責然則太學獨非公議從出之地乎陶之以諫得禍申斥宦寺殆一得禍不悔也

茅瓚曰美辭沃論快心爽口深謀遠慮裨益皇猷眞令人讀之不厭

張以忠曰應詔陳議款款肫切不覺憂危之至昌言吐瀝辭激以深情隱而惻戀時救弊蓋不獨鑄錢一事也有用之文可勒金石

靈帝時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時六年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蔡邕議云云帝不從

國家疲度卻此又安計哉廣乎

蔡邕諫伐鮮卑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繇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埶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故私鑄錢賣鹽者鈦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筭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筭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杖斧分部逐捕也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田千秋爲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劉攽曰案富字當作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

論殊類設且夏湯切事情

悠揚舒展紧脉絡和

援引故實不似他人雜沓昔人謂邕有良史材蓋不誣矣

推類之中格法清駐筆法固整知足名手

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疥音介搔音蘇到反埤蒼曰瘭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去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詩大雅云日蹙國百里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劉攽曰今本朝案文今當作令旰晚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

柔而雍和絕無論事矜張之態蓋法與互用者

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見史記）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見西漢書）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陳仁子曰鮮卑檀石槐之生亦足以誑俗而致患者矣夏育小勝不足以止請擊之奏朝廷不許當也至田晏之為中郎將由是王甫蔡邕諫伐之論雖借太公之口發之其能禁乎育晏臧旻檻車下獄不足恤也甫如國何

張以忠曰識既卓越氣復整暇金和玉節之文

又曰只就漢家已事引據明確軒舉之中時覺秀宕

正平之才文采之美可稱兩絕

古之稱者及其字如此

識公如龍稱如鬼忠果乘稱人句模寫正平大似

賈誼終軍皆不滿弱冠正平亦年二十四故引以為喻

一派文詞俠氣灑灑出塵

言臣等則此表非一人著名融特執筆耳

孔融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裊）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鄒泉曰昔人弔禰衡云老驥尚書不能容物黃祖何能解愛才夫衡有才而不能自容于世其無辜文舉之薦哉

張以忠曰天才駿發神彩瑩然品韻卓絕

荀悅西漢紀此編年史之始

此因游俠而及游說游行言三游之作生于季世正建之使而因論大道之行及末之治識確而要王綱論

季世廢弛大壞極於此三游安得不作

此言三游之所繇起根原總流之論

荀悅漢紀游俠論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遊者亂之所繇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繇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節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

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爲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主於爲詐紿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爲姦軌矣其相去蘇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公罪而不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

中三教言三游客是遊俠之失主之者固有所本也不是說三游有正行之者了數不得禁目之曰姦民且置世亦不辯而啟之矣何云從之賊哉

上言三游之作主于今世固言季世之所以有此三游者皆于正道之流此言

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

大道之行則三游廢矣因言三游之不作于聖世者原于化理之勵首尾相押貫治本原闡痛

王道大根本大作用累綸飭眼可謂經世宏章

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文之失政德光正所謂姦民不生三游乃廢

張以忠曰聖王在上禮樂刑政事事脩舉化成俗定故同上行私之民必不生于聖世三游之作原于上無明君王跡既熄俗流失世敗壞邪說暴行始得橫行震蕩其閒耳此文指切季世之弊可藥石今時敷陳先王之治可揩法于古精深爾博醇正卓雅自成名筆

大臣失權而人主不能自權移之戚宦其禍更烈

仲長統昌言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諧和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成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克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埶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

背涼至此

尹之選舉

人之委任

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埶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埶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陳仁子曰昌當也又曰或作讜讜直也是昌言乃言

卽詩人姻婭膴仕之句

之直而當於理也特有處之昌言足以班征苗之師是可以言而言也執之昌言不足以戢戚宦之權是未可以言而言也然使執負此忠鯁不一言之則是將終無人言之也言不行於一時直長存於萬世不謂之昌可乎

張以忠曰大臣備員權歸戚宦國家之禍恒必繇之然必令政柄總自一人則皐夔契稷亦何嘗不分理而致治此又未可爲定論也

徐幹中論法象篇

此篇不立間架散散說出而却體記文字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惕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情其威儀玩其聽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巳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爲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顚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

出入經典若[illegible]羅網細[illegible]參以[illegible]

說君子可畏處痛切所謂

畏大人者即[illegible]聖之君子也然惟孔子足以當之

自人性之所簡至此言敬慎威儀若當無間於幽獨

之𪓟類泳之時而後乃能有泳有濟者言必有可以動民而民莫慢也若深息于幽微而嬉餘於忘冥之乘危强於平居而忘忘於變故之時則容貌之正不本于中心之誠不誠未之能動者也自君子曰無戲謔之言至此言君子能誠敬以修容儀則已正而物自正如舜湯文之化天下者是與否則禍敗由之可不慎乎

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遊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簡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葢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繇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湣碎首於蒙局（魯生虜宋南宮萬萬歸宋湣公與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曰始吾敬若今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陳靈被禍於戲言（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曰徵舒似故徵舒遂弑公）閭邴造逆於相詬（齊懿公刖邴歜之父納閻職之妻二人相詬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子公生弑於嘗黿（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公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謀先弑之）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似女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

自甘衆湣王畢此乃承上

文不能謹之意而言宋湣王陳靈之屬皆不能謹以致禍敗者是以君子必以為戒而不敢不謹必由禮以終身也

故無絕交無畔明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襄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文公以肅命興國（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郤犨以傲享徵亡（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于衛衛侯享犨寗惠子相犨傲寗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冀缺以敬妻受服（舊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言於晉文公公以為下軍大夫）子圍以大明臨亂薳（音偉）罷以既醉保祿（楚令尹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楚薳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宜哉）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鄭七子餞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伯有賦鶉之奔奔曰牀第之言不踰閾）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坐如抱鼓莊敬之貌）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進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曾肇曰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

餘波泳家

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且於治心養性去就語嘿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能獨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

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

眞德秀曰按幹中論二十篇文選以其澹泊無華皆不之取故世不復知有此書今觀其所著法象一篇顯以敬爲主蓋秦漢以後儒者論著少有及之者

張以忠曰原本六經辭理沉毅命世之作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八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武集

規模正大忠懇深至評味乃見異類二國未嘗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篇中凡十三引先帝宜著眼

先漢後漢之治亂在此內外異法最是當治非深識治體者不能發此語

[illegible]

此所謂引拔賢才布列庶位

名言不刊

歎何見先主在時平日所痛恨者云云

諸葛亮出漢中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府中宮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侍中判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先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囑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

出本方表一段自敘出處之正

叙當建安十三年先主敗于當陽長坂遣亮結好孫權權遣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此受任于敗軍也先主因亮據荊州此奉命于危難也

名正故言順

權大臣體

[illegible]

權處經國領

以討賊自責以興德責攸之等又以察納雅言望後主可想當日懇惻之情

諫法用兵法相道兼師道使人凜慄

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郡東南入海）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蘇軾曰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鳴而開物成務之要綜核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至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林希元曰孔明三代以上人物其議論深達治體忠誠出自肺腑而詞氣溫厚和平一一可以三歎與尋常所作自別

張以忠曰忠武此表詞意暢悉志氣抒長忠義激發爭光二曜豈獨以其文章而已

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已者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無餘物觀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參看

出師表言辭款洄對懇見辭

條陳利害與鐵石畫而過論之意不一而足非職府學者不能言非抱忠負者不欲言也

新平國云秦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甚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

出散關疏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昭烈 賊謂曹操]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慮其并蜀]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并兩日糧為一日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疲于西謂魏方起兵應亮關中響振]又務于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郎[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能談王霸後畫為孫策所據故亮以譏當時坐談之士]各據州郡[繇據曲阿 朗守稽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袁紹拒操于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曹操糧少議欲還許避之]危于祁連[西域國名]偪于黎陽[黎陽屬河朔袁譚據之曹公用兵吳蜀揮兵過迫其後]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開門曹

首段出師表[illegible]

出師二表不必言忠而讀之者可想見其忠

讀表至喪趙雲一段讀詩至杜陵論孔明[illegible]淚所謂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嘆孔明之用心亦良苦矣

兩[illegible]曹劉[illegible]利之事

公引去吾擂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曹公軍驚駭墜漢水中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于潼關操將北渡與許褚于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後褚幾危）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合肥東南巢湖在焉）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夏侯淵屯守漢中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章武五年北駐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賨音叢○夷稅曰賨○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賨叟青羌皆此屬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雖三國鼎立藉民爲兵悉師攻守住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有戰伐之苦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若不伐賊必須嚴守是住與行勞費同也）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先主將劉琦之衆過襄陽荊州人多歸之北到當陽衆十萬餘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車至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兵五千往逐之及于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走）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伸討賊之志盡託孤之責真足以風萬世爲人臣者一篇主意全在末處歸結

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昭烈進兵圍成都取劉璋）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斬夏侯惇）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吳孫權遣呂蒙襲關羽定荊州）秭歸蹉跌（先主復仇爲陸遜所敗）曹丕稱帝（曹操子丕廢獻帝爲山陽公自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陳仁子曰國讎必報國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爲弔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爲復讎刷恥出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祁山明日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

讀出師前表賢邪臧否是孔明識治道之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兩立見孔明識立國之大本彼之晏安江左者豈足以知孔明心事哉

眞德秀曰三國非無文章而獨取武侯二表者以其發于至忠也

張以忠曰歷言臣所未解則成敗利鈍何謂不能逆覩哉蓋有悲痛不忍言者矣篇中語語流自肺衷洒血吐肝不能自已讀終不覺隕涕

曹植求自試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繇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孝經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 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麗。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詩云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蕭侯被朱紱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史記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懸于鉤餌者（高鳥淵魚謂吳蜀）。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于君父也（耿弇討張步欲擊牛釃酒以待百官乃出戰自旦及昏大破之）。故車右伏劍于鳴轂。雍門刎首于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劍而死雍門狄齊烈士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狄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王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于轂鳴也安得不死遂伏劍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慢主為轂鳴陵君謂越兵）。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兵耆卒。縣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

太和二年植還雍丘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二語為臣子者一服良藥 試雖未必有功惜鬱之情固自可念 風雲之志令人服膺

辭爲

爲此二方發憤

臣主相疑極矣而猶兵爲言未嘗竟一

千載文義有實其人亦不論

秀擅之中仍見沉快警策下爲息穢鑄方

植意在此

其詞其調俱從寸心抒發非襲前人口吻處

口脫都盡

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而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身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勳著于景鐘名稱垂于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秦將孟明氏爲晉所敗使爲致卒敗晉兵魯將曹沫與齊戰三敗魯懼割遂邑之地以和後齊桓與魯君會于柯桓公登壇沫執匕首劫桓公乃盡還侵魯之地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者美人乃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前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來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福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爲晉兵圍之野人率三百餘人力疾鬬大勝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

事而言趙者權之謀也臣竊見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聲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騏驥負轅不遇伯樂而長鳴樂知其馬騏也盧狗悲號韓高彥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博局戲也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邯鄲被圍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選門下食客毛遂請處囊中欲脫穎而出何況巍巍大

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楊香曰猶塵附泰山霧集滄海雖無補益猶不敢默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王世貞曰英英露奇惓惓陳悃有才有識之文

鳳以忠曰委蛇俯仰慷慨激昂磬文士之情極才人之致宜其縱橫一代領袖諸豪

求通親親表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于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爽，差也），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皇后所居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紫闥，禁闥也），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

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武弁，武冠也），解朱組，佩青紱（組紱，皆綬也），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駙馬都尉、奉車都尉之官，趣，疾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珥筆謂侍中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

情之至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毛詩曰：鹿鳴，燕君臣嘉賓也。棠棣，燕兄弟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然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

觀於以大清爲狀宜識不而論史不如謝不知言之此臣子之遺至是處貴

始不爲膈先今之否膈友于同憂友于而臣獨言者何也竊不願于聖世使有不衆施之物必有修壽之懷故栢舟有天只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懷之誠竊所獨守是懷西向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爲立不專中也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李夢陽曰曹丕席父業遍羅讒譖乃不效重本敦族之計而顧爲剪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晴爭撫腕子于是知魏之不競矣

郭正域曰揚光露采不能自閟命世之豪

張以忠曰此與求自試總是寫出鬱勃至情以見本意之無他詞逾懷而志彌苦矣其文特燃轉流麗風雅温醉一時獨步

即此一事便卓越千古

誰可自任實其寔非諸子所及

與楊德祖書

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崔寔曰皋陶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有八紘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軒字或作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流通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利於斷割劉季

子建蓋以今之仲連自許

知此就性情乃至

觀此文子建宗自出脫語

蓋自占地步辭亦信其文之必傳也

辭賦小道與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

緒(劉表子)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掎居蟻反偏引)摭(摭之石反)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數與修書)

郭正域曰今少負時名輒沾沾自喜者聞子建之風

可以少規

張以忠曰此書見地甚高持論甚偉驃悵奇致亦足恐見一班

又曰班史而後文章妙一世者唯蔡中郎與曹子建俱是天才駿發獨濬靈根不走前人繩尺故能各臻神妙

（此段俠氣豪風流縣千古。曾歸溷在當時有才不得大用，故先之豪放如此。然曰不我與，至如何是借日之短以見已交誼可謂文中有益。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illegible]）

與吳質書

前日雖因常調（常調），得爲密坐（接席），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于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鳳盻文，虎盻武），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盻，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文盻武有）。（之道雖不見，明且快我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日也）急節（遠逝也），面有過景之速。（日也）相見，別有參商之闊（參商二星常不相見）。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六龍日車之頭，羲和日御），折若木之華（折若木），（以掛日使之足却）閉濛汜之谷（濛汜日入處，之使日不得入）。天路高邈，良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遠也）若復面（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朝歌是吳質所治之處），復申詠之也。可令意（傳）亭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舉及和氏以希有故貴耳，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覺吸吭而寧得珍貴乎）。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于扶桑是謂晨明，夜則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蒙汜之[illegible]……此篇所謂即[illegible]……蓋本此。……此數語[illegible]……朝歌不好樂，何為迴之而[illegible]）

（迴車是彼有不知樂之意也。足下正值此縣，亦助我張目起之。）

墨翟不好技，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技，而正値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王良伯樂）；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楚叔敖，鄭子產）。願足下勉之而已矣。

鄒泉曰：此書清越，如秋水圓轉，如盤珠。至叙交情處，餘情種種；末規爲政處，美意殷殷。

張以忠曰：氣豪神駿。

歷敘平生之苦令人酸鼻其孝心誠切溢於言外而和氣渾厚和平又若自肺腑流出不見斲削文字與孔明出師表殆不相遠密臣漢臣釋臣除臣文法亦錯落可喜

李密陳情表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無所依倚）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惟形與影自相弔問）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

密本蜀人先主帝室之冑紹漢正統名正言順非曹操篡賊之比密又在孝子之心亡緒宜不忘舊君何忍自稱蜀為偽朝千載此事為不滿

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慢怠）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官尚書郎）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迫也）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告林養文之說

迫切之情堪以涕泣

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返哺其母）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妾病謂其子顆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命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耳）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按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常解帶蜀亡晉主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辭官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遷漢中太守後以遲怨望獲罪竟死）

李格非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數君子在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張幼忠曰流自至情不覺言言款惻

又曰偽朝一語久為論者不滿然或經當時史臣之筆固未可輕訾也

此文叙景感慨前後相對

梁昭明太子以天朗氣清四字類秋景故不入文選然天氣晴朗春秋皆有之原非謬濫也

此句甚瀟洒

此下痛言死生之使人

此文之妙而意在俯仰事遷是上下文之脈絡

一游一詠而寫許大感慨所以傳世

王羲之蘭亭序

永和元年（晉末帝年號）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禊祓除不祥也韻語陽秋云上巳於水上流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禊祓修者潔也）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已上言蘭亭景物之善）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寓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往也）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歸有光曰此篇當與春夜宴桃李園序參看其逸思

高致若出一人之手李崆峒每喜讀之以為青絕

裴以忠曰逸少命世之才故非任意放浪者此文逸情高致寄托政遠

袁宏三國名臣贊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鄧析子曰聖人宰匠萬物之形鄒陽曰聖人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肱股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于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靡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至于君臣之體爲臣之分冥應之理默固道合之義不墜則風靡可以訓戒千載)故二八升(舜舉八元八愷用之于堯時也)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

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主執圓臣處方)于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于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曹公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

故以大存名節至此身爲漢隷而跡入魏幕源流取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于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以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以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以不與魏武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于前來哲攘袂于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拘(拘作物)者乎孔

諸葛亮

數語已足盡武侯生平矣

周瑜

張昭

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命，受遺作相，劉氏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于伯符；孫堅字伯符 晚節曜奇，則參分于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孫策卒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之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 神情所涉，豈徒謇諤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不聽稱疾不朝權恨之以土塞其門昭又于內以土封之權既即位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

蘇子瞻題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殆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夫一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捨之間，俄有不同，況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

敘

鯤曰說出古今君臣離合意思大略都盡而體格嚴整闊見異出反覆讀熟可為一唱三嘆

張鳳翼曰序所列魏國人才皆取其為漢秉義甚得子孝徵權

張以忠曰低昂衡量故自不爽而格調清嚴神情疎楚更不可及

又曰贊計二十人而序中六人蓋尤所亟賞者歟每敘一人輒間發議論極其蘊藉

庾亮讓中書監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洛陽）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元帝）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繁多也）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亮明穆皇后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緣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姻婭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是以疎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三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誠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冊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張以忠曰此表於戚黨之禍透覺深慮似非無見然其旨要在避嫌免禍永固寵榮殊無畏盈懼滿之意所以後來幾與六姓七族同歸覆敗

假山靈而言

首敘山靈勒移之意乃總論夫先處而後出者尚未說八事寔豪氣瀟洒高景想似并字徙字下得甚工

孔德璋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乃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憊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值薪歌於延瀨。（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乎人曰云云遂為歌二章而去）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始終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素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

設人周子誅甚金石顏之令人賞心賞吟不能已已

俗言諸舌

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向長字子平）仲氏既往。（仲長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周顒）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歟闔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亦不可得者也）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言顒盜名草堂濫服隱巾有如南郭濫吹等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代桀因光而謀湯得天下已

風雲泉石林巒草木四句極力描寫

而讓光光遂負石沉河而自匿）涓子不能儔。（涓子齊人餌朮隱於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鶴書鶴頭書）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黑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者皆銅印黑綬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偬（倥偬苦也窮困也不暇給也倥偬作宗）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漢張敞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陽翟令以化行有異遷京輔都尉）架卓魯於前

王介甫甚稱賞金陵文章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之句以為奇絕甚其用字兩句全是撰成出來日覩膾炙人口

以下又假山靈之意發之

錄。（後漢卓茂遷密令吏不忍欺魯恭拜中牟令蝗不入境）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注九州之牧貢金也）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清松落陰。白雲誰侶。磵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棄簪也東海人日岸崖蘭佩也）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非林間之慙乃月子之愧）秋桂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西山乃首陽山也夷齊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馳東皋

不許莾至句法遒勁詞氣驅逸

叙述山靈誚嘲憤惋之狀無一毫烟火氣

剪截結撰更見奇思逸趣令之爾厥生風

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栧（音亦）上京。雖情投于魏闕。（宮門也言其高大巍巍然）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恥。（薜荔香草也說文四滿而下根可為叢蔂耶無耶也）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婴也言山之草木且蓋見周子周子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塵游躅於蕙路。（躅蹤跡也）汚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而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枝柯也）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俗士逋客）

（蓋謂周顒也）

樓昉曰北山建康蔣山是也周顒所隱之地此篇

當看節奏紆徐虛字轉摺處然造語駢儷

下字新奇所當詳味

張以忠曰奇爽名雋高華秀逸俱是心靈濬發出來

一字不經人吐

又曰虛字轉折極有血脈不獨以新彩為工

下帝王懋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晉之風俗人才政事一一如指掌本太史秦楚之際月表來

追述司馬宣王不過言其才足有為非有創業之德所以見其日子孫陵替蓋繇祖宗積之不厚耳

干寶晉紀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晉記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晉高帝歷事魏太祖文帝明帝明帝時位已至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艾為魏典農綱紀上計吏見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泰為荊州從事司馬宣王鎮宛議之歷究豫州刺史）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孟達為新城太守反晉高祖親征之斬達公孫淵為遼海太守反高祖征斬之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專恣高祖奏廢之後爽竟以反誅王陵謀立楚王彪高祖襲之陵請降送京師自殺）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于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大象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大象大法也）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夏侯玄李豐作亂景帝誅之）欽誕寇外。（揚州刺史文欽謀叛世宗討之欽奔吳鎮東將軍諸葛誕有貳志太祖討誅之）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淮浦[illegible]欽誕息）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卯分諸軍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分道入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

追述創業之日艱

之錫（魏主命太祖爲晉公加九錫又進爵爲王）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于伊尹至于世祖（世祖晉武帝也）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愼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晉欲伐吳羣臣咸然咸否惟羊祜上疏以爲可伐）故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王濬杜預）汎舟三峽介馬桂陽（介甲也介馬馬被甲也左傳云齊侯不介馬而驅之）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

舍外閭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駿爲太傅作亂被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廢爲庶人）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高辛氏有二子長閼伯季實沈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號帝曰太上皇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按星變事當有覺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

惡陷于成敗毀譽脇于勢利于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內諸夏也外夷狄也此五胡亂華之始）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李辰石冰傾之于荆楊（蜀賊反發兵攻之兵不集西征李辰因謀之作亂石冰應之大略揚州）劉淵王彌撓之于青冀（劉淵作亂于西河攻破郡縣自稱爲王王彌亦作亂攻破東莞青州等郡）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懷帝愍帝也劉曜等入寇二帝蒙塵）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材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

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

王起其端而又備發其亂

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抒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左傳子產告趙宣子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晨風鳥也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左傳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故眾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于家閭邪僻銷于胸懷故其民

此與化左傳注

論國家安危之本末及將事所先以周家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所以致王業之艱難次第俱陳從積以晉之興反上

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禮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僻主謂邪僻之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吳公子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列國歷言其治亂興亡之故）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于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音胎）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邠身

歷敘周之哲王所以見享國長久繇于祖功宗德

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言人從公劉者或升山或下原反覆重苦也）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此以為賈后伏案

繇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是也）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煩辱女工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又肅肅兔罝施于中林）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天保采薇皆詩篇名）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于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

選叢書著有司馬子長法　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王也　晉武平吳統一

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靜安）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人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不得如太甲居位于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高貴鄉公髦即位被弒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

在亳身　敢十條次吾事如見　劉宗本立異于先代而術政之失又先代所未有則所以如此宜得不速于亂乎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不二謂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太康以後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廢黜六經之學）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道而狹節信（放濁者言放誕而行汙濁也守節而信實者反鄙狹之）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蕭杌未詳或曰蕭然自放杌然無爲）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

淫泆之原重至婦女可矣

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眞疾時貪競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雅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爲叢顯所駁事不見行）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傅長虞爲司隸校尉前後執正糾彈百僚而不見從）其婦

宮中婦職責后秩宗　阮籍之行以下証前以老莊爲宗黜六經者所以喪禮教之亂

女莊櫛（音節）織紝（音壬）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契笄也）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阮籍宏達不羈居喪不帥常檢）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賈充宴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子常居人前今）

觀此一段殆無一事不足階亂者

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之先為市魁故以戲言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御史大夫郭欽上書言戎狄彊獷歷世為患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上書云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日也上嘗謂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桓靈也曰朕克己為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傅咸奏貨賂流行魯褒作錢神論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平王之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吳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

有識后家發評綱而溯本后起自古壬集之與未有不從內併外遊其來兆亦由必然之此云不特作一婚人之咒非郭賈賈氏盈云官竊半承厚風氣之義念千古外

反自鄢陵之役使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惟祝我使速死無及于難賈誼上疏云國家之事可痛哭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于六宮韓午助亂于內外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賈后惠帝后六宮取象坤數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妬忌淫亂事也言晉不道致敗壞豈獨係賈后一婦人也而懷帝承亂得位羈于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懷帝生時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于傾覆惠帝立愍懷為太子賈后無子廢太子矯詔殺之武

識語亦蕭疎簡雅

可見符瑞未必為福

帝子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成都王拜屯騎校尉趙王倫篡逆章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孫秀之亂欽度圍趙王倫遇害士度封長沙王拜屯步兵校尉齊王冏驕矜士度攻冏縛于帝前河間王顒欲廢天子立成都王士度與戰遂為穎所誅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繇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晉承黎之後故云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郭正域曰著論擬過秦多而引詩如匡劉然其風力則晉之靡也其論晉之民風形神俱逼

張以忠曰敘晉室興廢之故識力鑿然議論排宕可謂發舒暢盡

又曰末結言大命重集而推本之于淳耀之烈明乎非晉之德足以凝命也景升晉人當時畧無忌諱若此

歐陽公嘗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此歸去來辭一篇耳

此一節述其歸去之由

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蕪謂草也）既自以心爲形役（爲官）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今將歸去是來者可追）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行舟歸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衡宇謂其所歸衡門是宇也欣奔喜而至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稚小也候門伺候潛到也）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昔蔣詡開三徑今三徑已荒蕪惟松菊亦存耳）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木柯枝也怡悅也言其披柯相掩覆以爲可樂故悅之）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季郭先生安曰以綠蔓列繞所安不過容膝亦可安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言留思此事則所須涉廣遠容膝之中日日游涉自成佳趣）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策杖以扶老弱周旋憩息也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于山岫之中自胸心不營事自爲從逸也言鳥晝飛而暮還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翳翳謂暗其將入盤桓而留戀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深長貌壑澗水也謂行舟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馬以涉之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此叙其歸田之樂

此一節斷盡歸去來辭一篇之旨

而始流（欣欣生意貌涓涓泉流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解物興懷歎其昔行今止）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京都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論語植其杖而耘耔植立也）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淵明樂夫天命無營無求決于歸去而無疑也）

黄震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今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机杼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也

張以忠曰此文神骨風韵蕭灑絕塵而議論俱卓爾超邁在兩晉間故稱絕調

范甯穀梁傳叙

於王道天道人道之得失統起得序春秋傳之體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嶽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

字字雕琢句句雅馴

首言周道衰陵故及風刺雅之行否以其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此正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故下文四言不能復雅而春秋于是接乎隱公因之以托始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滄海橫流喻世道之散亂也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備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拯頹綱以繼三王鼓芳風以扇游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

證春秋褒貶之体

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異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初鬻拳強諫楚文王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文公納幣為用禮文公元年冬使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公羊傳譏喪娶也

刪駁精詳

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納者內弗受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君是鄭昭公忽祭仲婿雍宋人執祭仲廢昭公忽而立厲公突後厲公命祭仲不克厲公出奔昭公復立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

得失棄其所濫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尚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遣膠乎無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父子異同謂劉向好穀梁劉歆善左氏）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艶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illegible]君子之述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林希元曰此序說春秋本末及三傳得失最明白痛快[illegible]文勝至此說已漸發露無復秦漢渾厚氣象矣

張以忠曰議論純正詞局宏雅而折衷三傳更深得春秋之旨

范曄皇后紀論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后之言後也）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也）九嬪掌教四德（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世婦主喪祭賓客（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比二十七大夫）女御序于王之燕寢（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也）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也）[illegible]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illegible]

（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孝公游車奔姬墮車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險謁謂險詖私謁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姜氏齊侯之女也宣王嘗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氏既出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及周宣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也）晉獻升戎女為元妃（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立以為妃）終于五子作亂冢嗣遘屯（遘遇也屯難也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公子無虧公子昭公子）

風憲二字有

色荒神瑩

敘法詳贍嚴密而有雍容之度中更夾以議論尤佳

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皆求爰逮戰國風憲
立晉獻公受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
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上日衣下日裳詩日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日衣綠而裳黃喻嫡妾之禮亂也）以致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
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
爵列八品（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
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音釐）高祖帷薄不修（古者謂淫亂男女無別為不修）孝文衽席無辨（孝文幸慎夫人每與皇后同坐是無辨也）然而選納
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
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娙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巳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十四）妖幸

巳上敘其惡可爲鑒

敘事實處用虛字處俱可法

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跡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
興斲彫爲朴（史記漢興破觚而爲圜斲彫而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人（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爲六宮也夫人巳下分居焉）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
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
賞賜充給而巳漢法常因八月算民（漢法八月爲算賦故曰算民又常因算民時采女）
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陽鄉中
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巳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
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
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閫門限也禮記曰內言不出于閫外言不入于閫）權

前代皆無明禁

巳上復論其事可爲法然猶有未盡善處

自古以下申緒前意把一篇意思收拾

風神嬋嫣

無私溺之受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
著甲令（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
來豈不休哉雖御巳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
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淄黑也蠹食木也以喻傾敗也）自古
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
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音米）太后始攝政事故穰
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
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謂安質桓靈）臨朝者
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和太后也）莫不
定策帷帟（帟亦音）委事父兄貪孩提以久其政抑明賢以

董賢時皆節嬌詔逼太后干雲臺崩曰上封事日失惟皇太后提立明聖尚能容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專其威（周禮上暮人掌帷幕之事鄭玄注日在旁日帷中坐上承塵也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等迎立安帝年十三沖帝崩梁太后與兄冀迎立質帝八歲質帝崩太后與兄冀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迎立靈帝年十三）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于
雲臺之上（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之故假霧露以言死）家嬰縲紲于圄犴
之下（謂外戚被誅也）湮滅連踵傾輈（音舟）繼路（輈車轅也）而赴路不
息燋爛爲期終于陵夷大運淪亡神寶（神寶帝位也）詩書
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
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
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祖母宋貴人之類）及親屬別
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繫之此紀（謂貴人美人之類）

以續西京外戚云爾（續經也）

焦竑曰此敘文字無甚奇特然議論詳明措詞典贍并有其善可爲當代之法惡可爲當代之鑒云爾

張以忠曰筆甚整潔而雅錄處尤多精采

光武英略之荒大擾攘於而能留心於儒雅可謂知治本矣

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治易歐陽高夏侯勝夏侯建三家治尚書申公轅固生韓嬰毛萇四家傳詩戴德戴聖治禮嚴彭祖顏安樂治公羊春秋備毛詩未立學官故凡十四博士其數在中

儒林傳叙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迤（阤迤）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甚形狀學林士人之盛）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所常服也）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尹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以旄頭爲前驅也）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繞也）其後復

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授作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

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于徒隸從簡易也）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幐囊（幐音滕說文曰幐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焦竑曰宋范曄撰後漢書常自擬班氏觀其與甥姪書敘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

張以忠曰局調雍雅結構圓密贍傳之中殊覺清整

沈約宋書志序

左史記言。左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照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㮣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為天文。改封禪為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為詳洽。固並因仍以為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為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為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為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隄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酆潦滷。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為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晉闕志。

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眾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眾。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覦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

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猶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内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啟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繇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傳與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緝焉。洞流浩漫，非孤學

[illegible]所[illegible]是[illegible]述遭卑短集能遷雖斟酌前史備觀妍[illegible]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餐終不足與班左並驅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藁而由焉。

[illegible]忠臣沈約宋書十六志唐人作晉書多掇入之
贍富博洽鮮挺蔚秀誠燦然成一家言者
全書中序論往往可觀此篇該而詳容而
遠故特存之

昭明太子蕭統文選序

此言古人質樸文章未興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

議論宏遠非纖庸之詞

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源流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賦

班固云賦者古詩之流

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後。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

此言紀事詠物其流既衆不可勝載

騷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詩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

頌

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

箴

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

陸文選中諸體而次第之辭不繁蕪意已節要

心遊目想昔句

花光三寶半安眠眼

物理碑披也披載其功美也碣傑也亦眾制銘起源

碑類誌以記其年代狀以摹其從行

流間出皆眾多也譬陶匏異器並為人耳之娛黼黻

不同俱為悅目之翫譬陶匏也陶塤也匏笙也白黑曰黼黑青曰黻言音聲彩色雖異

耳目之翫不殊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

余昭明自謂也監國也撫軍也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

目想移晷忘倦晷日影也言日晷移而不知其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

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自姬周至梁也悠言遠也邈言遠也七代謂

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

縹青白色用以盛書緗淺黃色也帙書衣也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

兼功大半難矣略除也集聚也蕪穢喻也清英喻也言文章之多若不去取

倍加其功大半亦不能徧覽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

懸鬼神爭與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

夷加之剪截芟刈也夷平也剪截也截裁也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

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選又亦略諸若

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謀夫策夫

之人也古岩也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振相質也聲也所謂坐狙丘

議稷下狙丘齊地之丘山田也稷下齊地文設館于稷下以延游說之士仲連之卻秦

軍食其之下齊國高祖用食其之計留侯之發八難將封六國後良以

八事難之乃曲逆之吐六奇陳平封曲逆侯蓋乃事美一時語流

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

已下並言其不入選中者俱不在前諸篇之內

姬公孔父

若簡牘具法作

雖道奕奕

綜輯錯比以然辯奇為言者

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記事

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紀事者以事繫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

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讚以美事論言得失綜緝猶合緝也序以序事述以述史

錯雜也比次也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

什拾也言讚論用思深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

集之遠故與篇章同集之

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

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彙類

也

張以忠曰秀質高文密裁美韵而筆致復鮮宕神姿

復瑩朗自是天才宏駿非止以藻歷見長

陶淵明文集序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于道親巳之切無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泄尾閭（尾閭滄水流洩處也）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莊子觀魚于濠梁）伯成躬耕於野（伯成子躬耕不求）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楚子問周鼎之輕重王孫滿折之）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霍光事宣帝權重驂乘于帝後帝如芒刺在背後霍氏果遇害）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堯讓天下不居）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于洛濱仙）

去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于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璧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漢陰丈人忘機）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羅大經曰此序以不忮不求為明達之用心最得淵明心事而精思粹語更亹亹不窮

王世貞曰意不在酒之句淵明千載知己

張以忠曰語都名勝瀾如披錦

文自鄒陽來郤清英然要亦激切處不及之也

仁不可恃二語揆上信而見疑貞而爲戮

挑撥矜張有曹植之遺雅

梁極綺麗有江淹之風骨

警歎新異

江淹詣建平王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于燕地（鄒衍盡忠于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庶女告天振風襲于齊臺（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又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蹔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于天下日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官當就三居五五爲死三爲生能知三五横行天下）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缺毀也即缺字）迹墮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

師但步驟史遷而詳盡故妙

憤懣之言發使抗慨

上則隱于簾肆之間臥于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啓丹冊竝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于盜金（直不疑同舍郎疑其盜金）近則伯魚被名于不義（第五倫字伯魚人言其搒婦公不過從兄飯）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于東越仲蔚杜門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鴞亭之鬼無恨于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于梧丘夜夢五丈夫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丘令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葬之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爲亭長龔壽所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樓昉曰此書當兼任安會宗孟容三書看規模布

置雖同然心曲間事自有各別子長未免
豪放楊惲未免忿怨子厚未免文飾此書
自始至末似無不平處須是子細詳味方
見得文通託此自寫若悲惋悽愴之態齒
于恨賦見之

張以忠曰文情激昂而實婉宕格韻俱高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九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上集

張蘊古大寶箴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故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出警而入蹕。(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警者戒肅蹕止行人)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通鑑外紀紂作鹿臺為瓊室玉門)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珍用八物注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紂為長夜之飲酒池糟丘)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勿聽亡國音。(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淮南子記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魏志辛毗傳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辛毗諫止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之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云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前漢東方朔答客難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塞聰)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史殷紀湯出見野有張網四面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爭臣司直。敢告前疑。

右弼前後丞 左輔

瞿景淳曰名世之見名世之言誠足以鑄金石而勒鐘鼎

唐順之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守位之難蓋唐太宗即位時蘊古在中書省上太寶箴其詞委曲可示鑒戒

張以忠曰典確精細守位之要實不外此凡爲人主宜書一通置之座隅

唐世婦人如徐賢妃之疏李易安之詞可稱兩絕

首舉漢武齊桓以襯美太宗之辭封禪史稱之以慎終如始爲詞意兼至

此說征遼東援運艱阻有風波之危猶寫曲盡

此諫息兵以秦皇晉武爲鑒

此諫罷役以卑宮菲食余虞舜堯爲鑒

徐賢妃諫文皇息兵罷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齊桓泥金焚玉）以告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雲亭佇謁（佇作佇按五帝禪雲雲三王禪亭亭言雲亭佇仰太宗之詞見也）未展升中之儀（升中告帝）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刻玉泥金升中告成皆封禪事也功成而能讓此盛德事也欲諫止其興作之役征伐之勞故先言其謙抑之德以入之）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源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

又復諫珍翫伎巧起端而 [illegible]

㡯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勞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非太宗得風疾苦京師宮者命修終南山大和廢宮為翠微宮又營玉華宮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

[illegible]

此與前大業 [illegible]

知之非難數句即伊訓說

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念後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與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圖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

令不遺留冊

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洪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林希元曰字字珠玉句句藥石漢班姬之流也

茅坤曰音節響亮讀之鏗然

張以忠曰規切處言言名理識高而詞偉調美而采許即男子中亦詎可多得

又曰文皇英主也化家為國光宅天下而好大喜功之志不少衰止益其于持盈保泰之理或未之知也此疏辭理深至箴砭甚切正是對病之藥

平平叙起便沉着痛快

實聲其罪

說得如許直寫出蠱媚之態

歷數其罪

此尤其大罪

歷舉武氏罪惡真無容身之地辭嚴義正文氣滂霈

○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春宮太子宮也高宗為太子時私于武）。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謂廬陵王居房州）；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指武三思等）。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霍光廢昌邑立宣劉章誅呂氏此二人今無之矣）。燕啄皇孫（故中宗廢而武曌肆行）（趙飛燕于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燕啄皇孫之語），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漦音釐又音祥水名又涎沫也），識夏庭之遽衰（夏后藏龍漦于庭歷世不敢至周厲王之末流于庭不可已也後宮童妾感之而生女怪而棄之有賣檿弧箕服者收養之賣于褒人即褒姒也周幽王伐褒褒人獻此女幽王嬖之遂至亡國今以為夏庭之衰出此不知何謂）。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敬業李世勣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宜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山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左氏班馬之聲）

辭氣甚激

氣湧風雲志安社稷

筆盡而氣自壯有若天塹

宣之勇而詞旨慷悲傷

美人之香烈士之腸

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抔音步侯切謂其以手掬之也前漢張釋之傳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字義與此同），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左送往事居偶俱無猜），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羅大經曰：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舉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

張以忠曰：氣激霜雷，筆搖山嶽，而壯辭美調，更瑯瑯作金石响，洵是奇才。

（瓊彫二句言神采之英秀　岳二句言風骨之高　既而以下言愛民之仁　至知以下文言仁中有義也　何籌揣書何幹姓　點　何武去後常見思又廉范為太守有姓歌曰廉以去　恩封宋蒙其天休　蒲鞭不加刑于赤子竹馬不失信于兒童甘雨而至珠去而復還皆所以頌兗州之德政也　未然理字之訣則理以治也漸為宗諱改治為理　齊王嚴霜秋降之句不如改寒為殺蓋殺以肅寒活字救也）

上兗州啓

側聞未過孫陽、鹽車無絕輪之迹、時逢和氏、荊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于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于玄墊、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彫岳立、表秀千雲霞煥霜霏、登虛懸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音[illegible]）旟而臨千里、坐突（甘棠）敷惠、恩纏去思、（何武去見思）剖竹（剖符也）垂仁、武歌來暮、（廉叔度來何暮）清凝夜燭、（巴祗與客暗飲不燃官燭又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嘗夜宿民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廉介如此）化警晨烏、（西漢御史府有烏集庭樹早暮聚散號朝夕烏）又（柳仲郢每遷官烏集五日）外勗九農、內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劉寬以蒲鞭行罰郭伋行部小兒數百騎竹馬來迎問使君何日當返伋計日告之行部還至先期一日伋恐負諸兒乃止野亭須期乃往）甘雨隨車、（百里嵩為守境內旱嵩行部雨隨車而往）雲低、輕重之蓋、珠還合浦、（合浦出珠先是守令貪珠徙處孟嘗為守廉介）去珠還、波合遠近之星、至如臥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乘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明帝賜郭賀以三公服使褰帷令人見其德）以榮穠蕙風而扇物、凝霜秋殺、叶隼擊而防小人、（隼鷹之秋高乃擊月令仲春命名士禮賢者）零露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必有勇、義不忍欺、美譽鬱于三齊、芳猷騰於千古、

唐文粹　卷九　上兗州啓一　九

（此叙其胸中之宏富文江學海二語青點嘉入　此頌其禮士之際取善之恕　以下自叙　[illegible]　甯戚飯牛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裁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日旦桓公聞之舉以為相）

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于靈臺、玄鑒虛凝、穆聲風於智府、研機千籙、探賾九流、縟翠藻于詞林、綷（綺縧）縚鮮花于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激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鱗于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音瑞）禮賢、（陳蕃待士惟徐孺子至則設一榻去則懸之燕昭擁篲為之先驅）汲引忘疲、獎題不倦、懷級味道之客、望範圍之駿奔、兼包流略（七略九流）之夫、窺義園以遐舉、求小善於毫介、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沙泥、許明公於一顧、賓至淹中、故俗體朴厚之弘規、稷下遺風、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以閱縑緗、每蟋蟀凄吟、映素雪於書帳、（孫康映雪讀書）沙鷄振羽、截碧蒲於翰池、（截蒲為紙路溫舒事也）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董仲舒春秋繁露成夢蛟龍集其上張鷟夢紫文大鳥其翮日光照以文瑞朝廷乎）價不齊於南澳、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美魚之網、將謠扣角之詞、奮短翮於榆枋、（蜩與鷽之飛至榆枋而止）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於涓澮、望鴻浪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施、剪拂增價、（馬經伯樂之顧盼剪拂為之增價）則鈆刀起一割之用、跛鱉致千里之行、（鈆刀豈無一割之用跛鱉不止可致千里）是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路、（郢人歌陽春白雪和者蓋寡）拘鷄山而自恧、（鷄山疑鵠碑之誤丁用晦云智乏鷄碑又異苑曰朱文編與雜子鍾友善子鍾死文編哭之哀亦死文編瑩於山化為鷄子鍾瑩於澗中化為雉哀鳴相應不絕詩曰鷄山鶉飛鶴雉和清音）

唐文粹　卷九　上兗州啓二　十

寫生輕甲賦至不希似揚塗微等語

顧遼豕以多慙（宋孚責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功爲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欲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反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啓

李廷機曰賓王上兗州啓雕琢工絕當爲諸叙之冠

張以忠曰雋思逸句秀鍊工雅粲然成章

首數語特叙所以作此知己之意僕天以下致構頌語一頌其茲亦不凡次頌其才高而遇三頌其爵位再頌四頌其職度不遠五頌其左無六頌其情深者

上司列太常伯啓

側聞魯澤辭歸衛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蹇長鳴於孫陽（孫陽伯樂字）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己故彫其璞嶧山存乎死之桐爨其響柯亭無私枯之竹（嶧山之桐中爲琴蔡邕過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爲良木因請而裁爲琴名曰焦尾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以爲笛果有異聲）伏惟明常伯公儀天聳構橫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派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識真人之秀（孔子作春秋成天降赤文之瑞老子西游將出關關尹喜望見紫氣知爲異人）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德由天縱白雲降王輔之精峯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巖辨練光於曳馬（孔子與顏回登泰山望吳門閶門回何見曰練也孔子曰馬同下山視之發白）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通中（豐城寶劍紫氣連牛斗）垂秋實於談叢絢春花於詞沼辨河飛箭激牛翔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漱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俯榭葉以分理道暖鶴池映桃花而曳綬既而掞雷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爍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綜理玄風變諧元氣合膊禮樂皎愛日以流光施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君乃識度宏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盛業隆

寶氣連牛斗之花光潛照皆八元八凱平人

伯 信之以泰寫

此眷六舉士無私爲下文群舉張本水鏡一聯偷其公而明字股安頓得好

於厚士惠和忠肅玄功格於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
巫咸慙其保乂舉才應器與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
波於靈府冰壺徹鑒朗玉燭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
瀾盧毓罕窺其術鄧攸字伯道晉稱清平簡貞正義歡授吳郡太守載米之郡惟性飲吳水而已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盧毓字子家爲侍中立朝三年多所興學以爲吏部尚書魏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故使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
敎克敷百揆時叙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
時郭泰人倫之度倫類也人倫謂能區別善惡使清濁不混其流也郭有道素能品題
人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於蔡
邕一言令迎接然明於鄭擧仲宣王粲字也粲謁蔡邕邕倒屣迎之○拔向

鄭鬷明欲觀叔向從使人之收器者而往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然明鄭鬷明也

此下自叙本分解其存投之陳

甚蓬廬布衣縕袍韋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
年暫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爲士王庭希干祿之榮
次則捧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祿然而忠不聞於十
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叢蘋進殊巧宦搏羊角而高
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難託實欲投竿垂
餌晦跡於渭濱抱甕灌園絕心機於漢渚幸屬乾
坤浩大與覩烏兔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
年之色漢武登中岳聞若有呼萬歲者三○秦改河曰德水蓋水德靈長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爲清雖無爲光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

工雅更奇集

此下叢其頌聆青看思圖報竟氣難酬琢而屏猶依佞

秀逸而爲能鎮

作歸田之賦於是獨來黌肆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
雲赴長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於至尊蟠木之
姿鄒陽獄中上書云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爲之先容也誰爲容於
左右明公唯幾成務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駘足驚
也逾於仙鹿片言之事魚目軼於靈蛇靈蛇所啣之珠魚目似珠非珠也
昳庚望顧兔月也羅箕箕月離于箕則風也動薰風於舜海從龍雲也
潤礎需甘澤於堯雲則鱠餘之魚希振鱗於吳水膳
後之豕吳王食鱠棄其餘於江皆化爲魚○燕昭王養大豕燕相謂王曰何不烹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膳吾患其生久矣伏君之靈得化爲魯津之伯燕相游於魯津有赤龜捧璧而獻
翻化龜於魯津拜伏堦墀增其

氷谷謹啓

李廷機曰賓王以妙才有聲唐世諸所上啓四六甚工俱是未經人吐之語

張以忠曰彩筆雲霄聲叶金石

屬以詩賦取士故一時四六彬彬然王勃駱賓王之其傑然者而勃之英志遠不具見北篇此字前人有賦体之法今視其對峇極危於試錯句慎勿奔出頭大小也故書洪州滕紀移彩除都凡序賓主之

○王勃滕王閣序 并詩

南昌故郡○（南昌即洪都）洪都新府○星分翼軫○（二星楚分野）地接衡廬○（衡山峙立于西南廬山近臨于上坑）襟三江○而帶五湖○（三江荊州有荊江松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此襟其上流如衣之襟五湖者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洞庭湖在鄂州丹陽湖在潤州此據其中若帶之垂）控蠻荊○而引甌越○（南荊楚之本 問閩越連東甌之境）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此言此地之間往來道路所通也豐城有劍曰于斗之間雷煥得之張華分其光彩直射于牛斗二星之間）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之雄氣壯如霧起）俊彩星馳○（俊彩之人物如星之環拱）臺隍枕夷夏之交○（臺隍城隍正南荊楚東南揚州荊州實就稍于此）賓主盡東南之美○

古今文統　卷之　十五　王勃滕王閣序　唐文

都督閻公之雅望○（賓謂賓客像屬主謂本州之都督也）棨戟遙臨○（都督閻公時為洪州都督棨戟者有衣之美者也）宇文新州之懿範○（宴于此閣者皆東南人物之美）襜帷暫駐○（宇文鈞新除澧州牧道經于此襜帷坐車馬蓋也）十旬休暇○（者前日禮有旁垂也帳猶帷之十日一休沐故九月登高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騰蛟起鳳毛之氣若勝者文光彩）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光輝之紫電如清霜之氣若清）王將軍之武庫○（文彩之寒凜若過節操文詞宗孟學士名已往肅靈令王勃往省）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九月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潦水已盡方清而潭之水光澄徹）煙光凝而暮山紫○（夕陽煙光凝聚而暮山又帶紫色）儼驂騑於上路○（儼望也驂騑馬行不止謂）

孟學士必當時集市人物非也此勝浩然之調孟浩然之方生初未嘗為學士王茀帶王莅祈其文君作宰四句叙所以到逢之故累協入已來作過

訪風景於崇阿○（崇阿大陵也謂來訪風景于崇高大陵之上）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館閣之類仙人舊館猶今所謂皇華館之左右有所映）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流丹若飛閣之勢朱丹映江）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鶴汀鳧渚言皆江上水中之處窮極于曲環迴于水也）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宮殿桂蘭列于岡巒之間各依其體勢）披繡闥○俯雕甍○（繡闥門也雕甍屋棟日開者）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山原之遠者曠然盈人之視川澤之流注者人驚駭之矚）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撲地猶滿地也大家將食必鳴鐘為號皆列鼎而食）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舸艦大船戰船迷塞水津皆彩畫青雀水馬黃龍之物于船軸之上）虹銷雨霽○彩徹雲

上下倫寫當時九月以來景叙文中有畫 叙秋景無字不狀當時閣閣其樂游宴更何其

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彭蠡鄱陽湖）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衡山之南有一峰名回雁峰雁不過此）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秋之爽氣發于萬籟之聲故其清風自生）纖歌凝而白雲遏○（宴集之侍歌者之纖歌凝而白雲之遏其意用此）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雲之側之園綠竹以用淇奧綠竹美）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鄴公乃曹操與王地曹子建詩朱華冒綠池）四美具○二難并○（之德謝臨川為今撫州內史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 嘉善主賢賓二難）窮睇眄於中天○極娛游於暇日○（睇眄中天之上下極窮視于中下觀）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宇宙無窮之中有宇宙之處）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漢明帝故事日近長安遠）指吳會於

古今文統　卷之　十六　王勃滕王閣序并詩二　唐文

文較叙一再叙閣落霞秋水二句極掌笑曰奇哉

天高地迥一節於前生後悲高甚叙盡詩光景與盡為主後說命運以起自叙

之心

此過關難越勝語甚悲痛

此敘與蓋亦感已之見黜而歎前來遇有少年英氣

此段大意謂士君子際會之殊則有窮達升沈之不同可以命安之耳不可以遇之厚薄而撓其志也

讀此數句頗迷去就之際迷理睽然被棄于云北溟有魚化而為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方志往之云扶搖風勢也已上皆自言之事此始說入己事

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地不滿東南勢極而南溟最深）天柱高而北辰遠（天頂西北天柱之高而北辰尤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路夫猜多歧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漢賈誼謫長沙王太傅後召見宣室）嗚呼（以下言）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馮唐漢人白首為郎文帝輦過郎署與論將帥拜為車騎都尉）李廣難封（李廣武帝時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為飛虎將軍以數奇不得封侯武帝時不能官矣）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絳灌屈賈誼謫為長沙王太傅非無聖文帝之明）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佞臣毀梁鴻逐之於北海豈無親武帝之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言海雖賒遠而扶搖可至）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漢馮異曰始雖垂翅迴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為合浦太守性行高潔帝亦不見擢）阮籍猖狂（晉阮籍率意獨駕入山徑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漢終軍年二十餘自請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南朝宋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果為將）舍簪笏於百齡（舍去簪笏于百年富貴之途）奉晨昏于萬里（禮子事父晨昏定省之萬里之外）非謝家之寶樹（謝玄叔父安所器重玄曰譬如芝蘭玉樹使其生于庭階耳）接孟氏之芳鄰（孟母三遷為子擇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李膺以聲名自

此言過不遇之所以明已之得遇閣公示尊之之詞

已下味歎拾有寄思之意即詩所謂閣中帝子今何在是也借閣亭梓澤二事形容滕王閣之宴何等愁切

字字奇絕

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楊得意為司馬相如後相如遂顯）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嗚呼（又歎息而申言之）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蘭亭王逸少宴集之地）梓澤坵墟（梓澤石崇金谷園）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勃閣中之序任之故）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引序）一言均賦四韻俱成（八句四韻俱以虞）

滕王高閣臨江渚（此句言滕閣高依江而作）佩玉鳴鸞罷歌舞（言宴罷而佩玉鸞之歌舞亦罷）畫棟朝飛南浦雲（畫棟朝來飛南浦水氣之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形容氣象之高也）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物象之改換星宿之推移此閣凡幾春秋矣創置之久有如此者）閣中帝子今何在（數息此閣猶存而當時帝子元嬰何在盡傷今而思古也）檻外長江空自流（欄檻之外渺渺長江空流耳傷其物是而人非也）

何如愚曰此序有四長一長於張大形勢二長於體狀景物三長於頓挫言辭四長於賦詩而未免有三短全用四六駢麗一短也中間語意重復二短也鋪叙無倫自叙太多三短也此其所以爲唐文之初變也

張以忠曰俊彩宏富奇思英筆諸語名勝似出夙構匪夙才詎易得此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又氣岬峙丈質與道一理東宮之神推騁無方其可從經實模吐恭一在日成名華

無一語不古好步

葢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翥（時一作）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羮藜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層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鰌井鮒（音附）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鷃亦將騫翮而侮之（騫翮鴻其羽）及其衝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流騰氣則虹霓掩日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

借韓信相如以喻己之前不見用人者謂天御命須有日至非常務賢識所能測度耳

賞士于窮不于達然也無其人然士生天地實有大貴成於遇非所宜貴也況不識實于世哉

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卭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于無知（韓信）洪筆淪于不用（如相）洎乎雄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韓信）聲振廊廟（如相）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于窮不于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崖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剸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者等並玉山高族金堤勝侶列于弟于千城耀衣冠于百代或以風雲

又借公孫諸屬以自喻

薦而能祿故任

又借二子謂出己所以不得已而陳乞之意甚高脂而

去國公孫躍馬之年（述）公孫鍾冉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鳳攝將虬梭交嚮金漿玉饌（隋煬帝曰金漿玉鱠東南佳味　唐文粹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僮數百冲襟渺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泉之氣北齊開敞南館虛閑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稽阮之交疎虛席延賓恨原常之客少實烟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詰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巳沒生氣猶存況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illegible]王入南宮而[illegible]卿相俯仰側足[illegible]鍾釜之間低首俛眉取齊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拂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補王業躡跡屠釣之間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于顧眄之餘自致于恩光之末也且夫精神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慙車馬倘能投心季子遇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沐

又歷借古人以自喻猝長波身意甚高遠

更以報動之何情懇之波滅也

忽又振起筆語不弱

野麻候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䳍吹于風園旅雁垂秋動宵吟于露渚絲纊成于南畝秔黍被于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綿載飄寓滄時歡蹟相仍憂虞日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塗唯知慟哭庶憑鵬翕以濟飄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張以忠曰氣韻清雄神情豪邁而驚才軼調往往震發雖復陳乞而絕無俯仰矜憐之色誠雄作也

剏款

極論甚大得臣子頌體

驂贊亦有規鑒

此段回斡得討

武徽有位何必奇鉞

喻米而仍高雅

蘇頲　雙白鷹贊 有序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自肅愼扶餘（肅愼扶餘皆國名）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其皓如練色斑若彩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㬥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飆逝觀其行時令厲秋殺指麾應捷顧眄餘雄當落鵰之賞蔑化鶴之敵實稱代之尢也皇上祗應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食艾（艾者艾也）後宮撤綺繡前殿焚珠玉（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以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與皇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皆曰使鶴遂敗澤于樊）奇無所珍同漢皇之卻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西旅豈務于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羣載羽灑血乃強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故仁爲之心有仁則勇威爲之力有威則重況此鳥猛過于衆重倍于凡禮于君則勸忠祭于祖則立徹壯其體則用武絆其翼則成文彼寵而服之鷞也能果榮而戴之蟬也能潔矧乎職命司寇師惟尚文鬭蔵剌姦擇善

狀物尤奇俱於警策起伏頓

爲吏蓋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此謂備于圖而徵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横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綵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狥鷹之大者勇銳光芒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紅縣文其綵章下鞲必中惟吏之良

張以忠曰鷹微物也說得如許關涉命想甚高而文極峻越許公眞大手筆也

李白以詩文名世與韓荊州書亦遒可喜

韓朝宗玄宗時爲荊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亦不可不讀

此爲筆氣縱逸詞調疏豪而有少年好劍術之氣

氣殊豪舉

句法可愛不無近謔

○李白與韓荊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荊州刺史韓朝宗也)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漢李膺傳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諸侯(收美名定聲價)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僅得十九人餘無可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薦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于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人皆以爲上客也)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身雖小而心志實大)王公大夫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平昔之心事)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桓溫北征時喚袁公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可觀王東亭在側歎其才)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至此方叙所以欲激昂青雲之意

長價價字正與上文聲價十倍價字相[illegible]

[illegible]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故願委身國士亦欲長其聲價也

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在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謂韓荊州）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青萍結綠劍名）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黃庭堅曰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其與韓荊州書譬如生富貴大雖醉着瞑暗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

張以忠曰豪宕疏豁激昂奇爽不可羈勒可謂文如其人

文勢骨[illegible]

[illegible]

文法五疊句法高古絕無[illegible]

[illegible]

李華政事堂記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亂不可以啓之于萌戎紊不賞削紊不對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狄仁傑）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揜九重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戒

敎　鯤曰此文大露鋒鋩無古人渾厚意然其詞慷慨激烈讀之可使忠直生氣

張以忠曰烈日嚴霜使人心目凜慄

此篇弔古戰場悽慘之情在于言外

此言戰爭所由起文教失宣數句亦有關係

此言戰士之所由苦皆主將之害

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寫軍士之態

此言天時苦寒之況淒慘

此言被運當與敵戰中許多曲折此數言尚未盡

○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夐遠也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召以財募兵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暴言于日而露言于露之中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腷臆意不泄也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

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楚子重伐吳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組甲以組綴甲也被練以練爲袍也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踟躕行不進貌繒纊無溫。繒帛之粗者纊絮之細者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輜重軍裝什物雜用而載之曰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都尉軍門之官也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宋史端宗景炎三年遷于崖山造軍屋千餘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殿太后居之升廣州爲翔龍府時官民兵尚有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于廣右有大星南流墮海小星千餘隨之其聲如雷數刻乃止次夜舟于港口颶風大作舟相撞破壞千餘士卒盡溺死屍流入填塞巨港

宋史帝昺紀本文

此言戰敗慘且言其大槩鼓衰力盡以下始詳言之

按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夫戰勝功成所喪已多況於敗沒李牧同爲折骨謂之何哉已下言歷代

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牧李牧趙之良將也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玁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左隱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和樂且閒。

用兵得失因敘其民生家室之情及悲傷之意令人惻然

歷述其父母兄弟夫婦之情尤爲痛切

守在四夷何意無限言只當守不當戰也

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殷左成公二年左輪朱殷注朱血也久則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悁悁憂思貌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茅坤曰。說軍士戰爭之苦。陳亡之慘。誠仁人君子

所不忍鬬也故聖人貴不戰而屈人兵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正有見乎此耳

張以忠曰形容戰士之苦摹擬曲盡令人酸鼻痛心不堪多讀

一斥兩河盜殄斬四大盜招錢二千石國家不議保況累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亂益橫禍患爲故作守論焉

杜牧守論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忍混貸與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仆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俟吾人顦顇天時不利則將與其朋伍駭亂吾民于掌股之上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乃偷處恬逸以爲後世子孫青骨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日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爲御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貸以法故于是乎闘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觀聘不來幾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

豢視之本全在此

僭擬益甚侈心益昌

此是守邦之術當時議者未之深思而領大曆貞元之政謬矣

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罰于國征伐于天下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反此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敍　覘曰感憤時事意甚剴切而詞亦謹嚴可爲論

張以忠曰說朝廷姑息養亂豪爽激宕意多傷感

式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藩公郭公之徒爲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螢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敎（敎音剿）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

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illegible]三時耕稼襏襫耞（音）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捽音）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

府兵之法自張說募兵而一壞王鉷刱諸府兵可交季休南北併上下兵衛徙有兵一六軍皆市人不能受甲而募兵再變此二壞高祖太宗之廢不復矣

壞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吳蔡夫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卒去）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繇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安祿山僕固懷恩者）居內則篡（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頭領

監府之術曰周以來未有善兩者非迭術也

唐失政如此安得不亂亡

謝上兵方鎮之禍王見十六衛府兵之專

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曙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敎者則提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漑去）巧發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繇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雍抑不下召

來災殄破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武后以觀之得開元天寶之失可為太息

歐陽修曰初府兵之置居無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

張以忠曰六宗秘奠雄圖用兵之妙非歷代帝王所及故兵事籌畫尤精府兵雖仍魏周及隋之舊而立法之善最為近古子孫變其制亂不旋踵豈非尾大不掉之驗歟後祖宗之制易方鎮之逆此是聖子神孫之責烏得不一寘慮此篇意極憂憤救世之文

阿房宮賦

六王畢　四海一（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 十八年攻趙虜趙王 二十一年伐魏魏王降 二十年取燕得太子丹之首 二十二年虜荆王 二十六年攻齊得齊王）蜀山兀　阿房出（蜀山水盡阿房宮成 此具言作宮之由也）覆壓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　驪山北構而西折（自二山北構屋直至西面回折而委曲焉）直走咸陽（直走咸陽殿爲宮大）二川溶溶　流入宮墻　五步一樓　十步一閣　廊腰縵迴　簷牙高啄（簷牙尖聳如鳥之啄）各抱地勢　鈎心鬪角（屋中心聚處其勢如鈎焉 屋角自相鬪奏焉）盤盤焉　囷囷焉（盤盤盤桓之貌 囷囷輪囷屈曲之貌）蜂房水渦（遠望天井如蜂窠焉 水渦之溜天井中爲渦也）矗不知其幾千萬落（凡備矗矗焉不知簷之落處幾千萬餘）長橋臥波（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 有長橋臥水波上）未雲何龍（隱居詩話云牧謂龍見而雲故用龍以比橋成云未雲而龍蓋舞雲所以召龍 龍者龍星也 今未雲何爲而龍 言橋之勢如龍耳 古本作未雨何龍 當以未雲爲是）複道行空（阿房内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 以閣棧爲複道遥焉 若空中行耳）不霽何虹（複道之長朱碧相輝有若虹之光彩）高低冥迷　不知西東　歌臺暖響　春光融融　舞殿冷袖　風雨淒淒　一日之內　一宮之間　而氣候不齊（宮人歌唱之時則暖響如春光 舞袖之時則冷袖如風雨 此氣候之不定也）妃嬪媵嬙（自皇后而下次爲妃爲嬪 又以其次爲媵爲嬙 皆宮女之在阿房宮中者）王子皇孫（秦之公族）辭樓下殿　輦來於秦　朝歌夜絃　爲秦宮人　明星熒熒　開妝鏡也（妝鏡之多如明星之在天且光）綠雲擾擾　梳曉鬟也（鬟髻新綠如天外綠雲）渭流漲膩　棄脂水也（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 流漲其膩 言其多也）煙斜霧橫　焚椒蘭也（焚椒蘭之香其氣騰騰 如烟霧橫斜）雷霆乍驚　宮車過也（宮車之聲如雷霆之驚）轆轆遠聽　杳不知其所之也（轆轆車聲 行遠也）一肌一容　盡態極妍　縵立遠視　而望幸焉（望幸者望秦王之臨幸其宮中也）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 終其身而不得一見者有之）燕趙之收藏　韓魏之經營　齊楚之精英（燕趙韓魏齊楚六國之美人其積蓄經營之多）幾世幾年（謂自秦孝公以來者）取掠其人　倚疊如山（言其積蓄之多）一旦不能有　輸來其間（所積蓄而有 若云當作不能有 謂一旦所不能一朝一夕便可輸納遠來于此宮之間者）鼎鐺玉石　金塊珠礫　棄擲邐迤　秦人視之　亦不甚惜（言秦人視寶鼎若鐺 視美玉若石 然視金如塊 視珠如礫）

嗟乎　一人之心　千萬人之心也（秦王之心 天下之心）秦愛紛奢　人亦念其家　奈何取之盡錙銖　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　多於南畝之農夫　架梁之椽　多於機上之工女　釘頭磷磷　多於在庾之粟粒　瓦縫參差　多於周身之帛縷　直欄橫檻　多於九土之城郭　管絃嘔啞　多於市人之言語　使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　獨夫之心　日益驕固　戍卒叫　函谷舉　楚人一炬　可憐焦土（戍卒陳勝乃戍卒耳 連呼而人響應 函谷舉謂漢王舉義兵入函谷關也 楚人一炬謂項羽以火燒之也）嗚呼　滅六國者六國也　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　非天下也　嗟乎　使六國各愛其人　則足以拒秦　秦

此篇宏壯巨麗 駈駕上下 其言至 聖人一炬可爲焦土 其詩……

已上極言宮人奢侈

愈慨激烈語尤……

一結議論無中生有

末一句大含蓄一賦之中其意思悠然無窮與可咏歎者

復愛六國之人（又復兼愛大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則秦不止二世而亡）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洪邁曰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杜牧之阿房宮賦明星熒熒至所之也其託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楊敬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杯水池千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庾者賦西都云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而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

張以忠曰壯采雄詞極其瑰麗末一結覺煙波萬頃言有盡而味無限

陸贄對德宗論事

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祖東方朔）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昔人有因噎廢食者又有懼溺自沉者其為矯枉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此下駁德宗失於誠信以致患害意）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可以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以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為過矣孔子曰（此下是發揮上兩意思）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類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傳上之所為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

之以疑則人僞接不以禮則御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

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詐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仲虺稱成湯之德曰（此又更藉以諷德宗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之語）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王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

此見尚諛自聖乃末世君臣陋習因推言其害

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爲小人又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稱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造膝以密語詭辭以安衆）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有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

此是至論乃至理

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于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歸過于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于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

可爲聽言之法

寡後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者不
必然逆于志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
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
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
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陛下所謂比見奏對
論事皆是雷同道德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
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
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
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
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

人臣若過督足拒諫言之弛非之主雖有所施何從

按歷

思之申釋上意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
然而下每若上之不理上每若下之不忠若是者
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之於上上之情莫
不願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
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
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
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
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
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
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

君臣一心可以致治君而信不通上下亦臣亦升必至於……宜而有……此聲之德誠有信差不容……矣

曲盡

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
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
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
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
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
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
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
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
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
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

說得透切請此言大快怡

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
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
干剖而商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
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
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于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
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
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
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
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
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

古今一轍

當時好如虞杞而德宗謂其忠清疑介賢奸不辨若此故有慨慨言之

德宗摭僕諫詰可此亦當深警

至理至言

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矣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夫欲理天下而不務于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于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說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循

理亂絕正斷是深識治本之語

懼忠告之不施況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于上則怨讟于下欲不歸于善則奏集于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諍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于亢下不至于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一則天下之理虧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遂

二語乃德宗身上大爲切至理亂安危之之前効歷代得從得守身危難危何不反弱自照於月推誠勉之

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讜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可謂備盡人君拒諫者之弊矣）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本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御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有犯顏讜直者獎

數語極切聖所欲言

李德裕[illegible]赴難而無[illegible]德報之至[illegible]故而後已[illegible]宗業已大矣尚大善之道只能隨才影亦各效所長[illegible]如水投不[illegible]之人也已

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此以上言接下之道）其獎善也（此言獎善）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用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消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其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此言納諫）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

德宗誠信不足故須以美辭獻勸之

納諫推誠總一篇之旨

多表我之能好諫者宜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此言推誠）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是故言或乖互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乎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此稱德宗之美引之於道即孟子王猶足用為善）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眾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好祿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廟無疆之休也

一篇之……以規之……詳言所以……論之方宜公百世師也當時德宗宜信用誠……存一二以……

胡時化曰忠肝義膽披瀝無餘格言至論滾滾不竭雖孔孟告君不過如此故識者謂有孟子仁義之談蘇東坡極取之以劄子進於神宗非溢美也

張以忠曰格心要典斯篇敷陳殆盡使德宗聽用其言則中興事業可濟天下人心可收貞觀開元初政可復而竟信任未終黜逐隨至以宣公王佐才而十不一試焉良足悅惜已

又曰德宗病根全在猜忌故敬與於誠信二字惓惓言之正從本原處下一針砭

論指授方略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繇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繇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繇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克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覬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桊梁廻繚千里而逆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敕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繇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於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令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秪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繇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與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宠恩或有可取謹奏

張以寧曰任將者推轂分閫方可歸敵制勝德宗不鑒觀軍容覆轍而思親授方略失將士心莫此爲甚宣公論疏精確詳盡最切時宜

元稹連昌宮辭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人爲余泣，少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眞同憑闌干立。（太眞，楊貴妃也。武惠妃薨，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爲己意乞爲女官，號太眞，納入宮。天寶三載用爲貴妃。）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痴，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節也。）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唐開元中賀懷智善琵琶，以鵾鷄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力士傳呼覓念奴，（力士，中官姓名。開元天寶遺事：念奴者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眄，左右帝謂妃子，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于朝霞之上，雖鍾鼓笙竽嘈雜而不能遏。）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音宵，絲繒也。）掠削雲鬟旋粧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涼州徹，（[illegible]）色色龜茲轟錄續。（[illegible]）李謩（[illegible]）擪笛傍宮牆，（擪，按指也。）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歌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illegible]）楊氏諸姨車鬭風。（謂貴妃三姊，帝呼爲姨，封韓虢秦國三夫人也。）明年十月東都破，（天寶十三年安祿山作亂。東都，洛陽也。）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

（肅宗即位于靈武，尊上皇曰太上皇。）即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前花萼廢，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箏，簷鈴，俗謂風馬兒。）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鬭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眞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似傷人因慟哭。却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姚崇字元之，開元賢相，封梁國公，諡文獻。宋璟亦開元相，封廣平公，諡曰文正。）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通鑑：天寶十年，祿山入朝，[illegible]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宮讙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自玄宗天寶年間祿山之亂，藩鎮跋扈，務以姑息爲政。在憲宗時始誅反者李錡、劉闢、吳[illegible]）

元濟等天下平　今皇神聖丞相明〔皇謂憲宗〕詔書纔下吳

息號令復行

蜀平〔元和元年鎮海節度李錡反詔命王諤討誅　下蔡送京師蜀西川地名劉闢反高崇文討平〕

之官軍又取淮西賊〔討吳元濟是也〕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

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

力廟謀休用兵

洪邁曰元微之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辭皆道

開元天寶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然微之行

宮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

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此絕頗與連昌宮辭

起端數語相須語少而意足有無窮之味

張以忠曰俯仰傷嗟不勝故宮黍離之感而意思更

自宛至

柳宗元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唐武后〕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

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

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

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

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

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治一本作理〕其本則合

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得並〕誅其可旌茲

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

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

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

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讞一作藏〕

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

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

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

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

得禮〔禮記曲禮云父之仇不與共戴天　禮記曲禮云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

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

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

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

引周禮公羊傳便見大道

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

一篇主意始見于此

以上論旌誅不可並出

以達理聞道與元慶兩相推崇特之義誅者甚有若志

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反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公羊定公四年）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歸有光曰陳子昂之議却于大綱上說道理亦不可少子厚引禮以折其非特為元慶辨寃地耳未可執一論也

張以忠曰超軼奇宕骨峻調高是第一格文字

規模從司馬子長答任安書

子厚自知不合附黨而終以王叔文等為可以與堯舜之道其迷而不反者也

寫出騷人逐客窮死未死之狀境真苦慘

王叔文等豈可與道利物者耶

賢豪用事則求之者多求而不得則怨之者衆此段亦實情

既得後悲憂然士氣自王故能畢而神不傷

寄許京兆孟容書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體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𩇕兀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讐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

自悔已晚

譴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緖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懔懔然欷歔惴傷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

悲苦怨悔之情哀痛迫切之意佇寫畢盡

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直不疑）娶孤女云撾婦翁（第五倫）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因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以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

必不能自立以刻必傳于後子厚尚留而役工者也　寄書本意　此云所以不即死者以宗祀之重故此亦有依藉以光亦無恨屬望殷殷於重乎此

自以不至觝(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敬■覩日子厚何如也。乃不自顧藉。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士之自立。何可弗慎。

張以忠曰。反覆沉頓。奇邁豪雄。看其自敘悔罪。與所以著書惓惓乎胤嗣為重。誠可痛而悲也。嗟嗟少年盛氣。迫就功名。遂罹大僇。子厚尚然。況其下哉。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此文開合圓實頓挫清緊極文法之妙而紅論尤奇絕　下即此言以辨之　筆筆清勁無一閑字而語甚尤極工妙　良者利　不良者害　此下慶言土之所出不必

宗元曰。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音憒)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礦燥悍所中(去聲)。(礦音鑛。銅鐵璞石也。燥乾也。)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疏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炯光也)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繇其麤疏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顇與悴同。疾醉切)不發。叢齒積纇(纇音類。絲節也)。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聽。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

竹箭雖旁枝搖曲皆可以貫犀革（犀革甲也）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樠（前漢鄒陽傳注離奇委曲盤戾液音亦樠音謨官切液樠脂出樠然）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脰音豆頸也）拘攣跂跌（跂音弃跂於跂切跌也曲脚也）薄蹄而寬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雍州名）之堀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並出禹貢）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去聲）其羊（飲飲之也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闕轂而輠（輠胡果切禮記輠輪注輠回轉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治名者皆可以爲大醫（扁鵲盧人也）西子之里惡而矉（矉音頻顰也）二者皆可以當矦上山西之月沒輕儇（儇音）貪而恐者皆可以鑿凶門（淮南子國有難君召將受之以機鑿凶門而出）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贊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芩內空爛故曰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嚴正爲始興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發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敬畢其說宗元再拜

唐順之曰傳論

張以忠曰峰巒層疊條理精整轉折過接處針線甚密一篇文體圓如貫珠

此言已不敢爲師

觀此可見當時士習

此言當時不事師愈以爲師得狂名然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何可爲狂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繇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辭一作詞同）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

設言

以南楚之吠証屈原之吠

蜀日越雪之喻[illegible]

[illegible]方矣

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數色角切頻也）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懷沙篇云）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于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呶尼交切）早暮

此以當世不行冠禮來言

此推稱韋子言已不敢爲之師

嘵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illegible]）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耶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

語亦婉曲且占地步

既不敢隱己所有又不敢當師之名可謂謙矣

上言不敢爲師之意已盡此下言平生所自得以示之益雖不敢當師之名而所以敎人者大要不出此矣

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耀明猶云誇耀）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惡好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烺音郎文明貌）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

自此以下歷陳所得可見子厚平生經歷

文法似莊子

句中字字更移易不得

子厚生平學問

看他下許多求字又看他下面許多參字

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匹妙切）（輕也）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明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illegible]

歷上自擇取其藝事去其[illegible]

[illegible]

樓昉曰看後三節子厚平生文字用功一一可考

韓退之本朝老蘇陳後山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

張以忠曰此文最頓宕有法至自敘作文處立論精暢謝復奇崟真是一代宗工手

與韓愈論史書

此書元和八年所作

余嘗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文如貫珠

[illegible]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豈宜到此）古之志于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

[illegible]

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以其□□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作史記遷言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固奴罵洛陽令种兢兢怒以事捕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之以爲暴揚國惡魏武帝族誅之）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役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謝枋曰辨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辨亦理勝也

樓昉曰捂擊辨難之體沈着痛快可以想見其人

張以忠曰議論正而筆力沉頓雄豪可喜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已上立柱子，後逐段分解之）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滫音修，瀡音髓。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悸，其季切）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于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人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火神）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于茲吾有望于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見左昭公十八年）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羅大經曰：蘇東坡賦空一世，獨喜陶柳，雖遷海外，亦以陶柳二集自隨。嘗指柳子厚賀失火書，謂黃山谷曰：此人奇奇怪怪，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

張以忠曰：奇思奇調，得未曾有，而結撰迴應，尤覺其密而宕。

此篇句[illegible]多極有反有　起句緊切　[illegible]　一篇大指　[illegible]　得體　[illegible]　此得不能一

日[illegible]　[illegible]　矣　[illegible]

送薛存義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貴賤不同）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禮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永州屬縣名）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應前開鎖）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于其往也，（謂朝覲京師）故賞以酒肉（應起句意）而重之以辭。

評　愈曰：子厚送薛存義序，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茅　坤曰：氣格雄絕。

張以忠曰：峻潔簡暢，讀之神悚。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十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律集

柳宗元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欂音博，柱也；櫨音盧，其上栱也；節，栭上梲；首梲，梁上楹），不斲椽，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崒慈恤切。崒子注：莽蒼，草野之色），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歲在辛卯，我仲兄（子厚從兄柳寬，字存誠）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

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繇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槩。迺塈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王　鏊曰：柳子厚茅亭記，當爲子厚諸記中第一。

張以忠曰：奇趣靈姿，翛然塵表，而卜骨殊聳秀。

天然形勝入然句法可亦而絕。按子厚漁父詞云：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取彼松其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看來此記亦不減此詩風味。

先安頓此數句，方見勞不爲樂。此亦是作記中大疑係處，是爲亭亭生色。公怡解于筋小山於至于爲然。此言欲此跡表之而不託其佳不能及，見以窮之。看錦綉善述點逗成一篇好文字，到末更見精神。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憑，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坻音遲）。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陽。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讀曰帥）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

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其莊子及文中子），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以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

此是既長揚弘農公，又要揚揚戴氏，此作本意法。布局起。此下序其奇處。說也序景以客奇人。

說世樂道處前。言地以人勝，人以地勝，見斯池不待游觀之矣也。序池之景物綜繪畢，不能盡不如果者，是名也。至于天與地之接之云云，形於不止于說山水矣。作又用其爲世居。三句收拾一篇。

不可以不記

樓　昉曰脉絡相生節奏相應無一字放過如引繩貫珠循環之無端如常山之蛇救尾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而豐約不差毫釐池因堂而勝堂因人而勝戴氏之父子人物又因子厚之文而勝使無子厚大手筆爲之發揮則戴氏亦一碌碌人爾况其池與堂乎當如此看

張以忠曰嚴峻秀潔精碩宏深而奇鬱之氣層折之法淵蒼之光不可殫究可謂神工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illegible][illegible]整嚴率峭[illegible][illegible]是極老潔文字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廻合則於奥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廻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蔭薈蔚步武錯迕不知所

叙次如畫

出溫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音窅）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奥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布置有法轉折有神

茅　坤曰曠奥二字爲案亦奇

張以忠曰幽深峻潔

此篇不特寫山林景物之美于治教尤有關焉

不用人力

此段言未作當時景狀

清刻萬異字字奇峭錚錚高華

何等氣象

雲蒸霞蔚無中生有

小題目說出大道理真可為法

永州新堂記

將為窮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嵁丘男切 巖五咸切 郊一作郡 有嶤）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度待洛切）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十一本作也）有泉焉伏于土塗蛇（音蛇 王作蛇）虺（音毀 亦為毒蟲也）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瀏三音劉柳）如既焚既釃（釃山宜切 酒也 漉也）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內一本作外 譙門譙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巳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一作屋漏）以為二千石楷法

張汝忠曰秀刻靜遠曲際超雋末路翻思崇論又從簡貴爽雅此最有神檢之文後來名公所以無有能繼武者

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

子厚本旨伏个愚字此見關中大家手處絕妙所以微見胸中深處

樓昉曰只一個愚字旁引曲取横說竖說更無窮已宛轉紆徐含意深遠自不愚而入于愚自愚而終于不愚屢變而不可詰此文字妙處

茅坤曰古來無此調㠶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又曰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客沘土者久之愚嵠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

張以忠曰錯落縱横窮奇盡變而尤妙在轉折入化絶無鎚鑿此殆天劃神鏤非人世筆墨可追求也

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繇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音尊）鹿豕狉狉（音丕）人不能無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繇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說所以有是封建曲折）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德之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

封建之設如四序然雖非聖意不得不設

以封建爲不得已以蔡為公天下之端者其主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設作甚詳然皆有說以破之作文字絕妙封建非聖人意勿感勢不可句讀其初以下直推向上去

此等議論自不可破

文勢如風馳雷擊而疊浪層峰自是奇絕

總一段意

詞說

以上是封建本意

以上原封建所由起　以下詳封建之弊　歷數封建之失，蓋其意不在此　使周當守文武成康之法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君羣后，布護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魯人殺戲而立括。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遷，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楚莊王問鼎輕重。射王中肩者有之，鄭祝聃射周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戎伐凡伯；又周人殺萇弘。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秦楚燕齊韓魏趙。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郡縣之利。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繇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

以下論四代封建郡縣系于民之利病　言州縣之設，則州縣之利可知

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七年高帝為匈奴所圍。病流矢，十二年帝自擊黥布，為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國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

失在于制不在于政，此駁

上四人下三句結得閒事汪

此因郡縣之得然矣亦在此

只因漢有許多不好事故予厚得以為辭

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奨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

又辟或之迹許侯諸何說

其不得已何歷前封建非聖人意一句

說得數條

善下字

從不得已三字發下文

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

湯武私而秦公論殊十分取之有識之論

先將意以下才入正論

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秦之季漢與宋之末在位無非小人而冀郡良從悉況千民任選守宰倫天下將何救于此

讀何一篇令脉把握處直徹前

也私其力于已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此篇不襲前人五等之說希世度務真有見之言

真德秀曰此篇間架宏闊辯論雄俊真可謂作文之法然其理則有未然者故致堂胡氏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而拘儒乃有以柳宗元之論為不可易者豈其然乎

唐順之曰一篇段落精爽議論明確千古名筆

張以忠曰七國戰爭殆無虛日嬴秦兼有天下親鑒其病焉得不以郡縣大一統而肯襲三代封建之制乎規時審勢有必然者至三代與秦公私之異制然千古豈必寘辯

左傳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杜註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

探索觸也

如今之世有守道如虞人者吾當拜稽而他其休風

守道論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音杭）列之等（左昭十一年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太宰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出左昭公七年）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音谷）拲（音菊）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禮記內則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

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于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真德秀曰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言之四肢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上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于是指形器爲粗迹而索道于虛無玄漠不可測知之域形而上下者始不相屬矣柳子此論頗得道器不相離之意故取焉

張以忠曰柳子文往往精于辯析非如今人一得之解筆鋒之快也直是胸中識力勘破古人如秉燭懸鑑然故事理洞徹下筆精爽如此文答策高亮名言磊磊確是先生持世之作

（此等文書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

（夫子于微子比干箕子三人書以仁許之此碑又能推出一意來實前人所未道與杜收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同一奇）

（特設對登山深取之）

（武庚未必能為此故曰或然箕子未必有此意故曰其詞）

書箕子廟碑陰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此謂比干）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此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民飲食以籩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出前漢志）率是大道藂於厥躬（童云藂徒紅切王作叢）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語簡古雅）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明夷卦文王以之箕子以之）大明宜昭祟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洪邁曰子厚嘗自言每為文章本之詩書春秋易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篇稍有關世教真得經史之奧

茅坤曰子厚文字多摹前人體式惟當其時一段自出新意此古人心思未及者也

張以忠曰議論開闢筆力嚴古

既以尊夫子又以尊唐所謂一舉兩得仲尼之道

兩句鎖定

柳州先聖文宣王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上音徒下音計）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章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以水切）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加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齋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即就切）功

若今用事可謂今合用得恰好

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一作祠）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樓昉曰此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是柳州文宣王廟更移在他州不得

張以忠曰自唐迄宋作先師廟碑者多出名手文多可誦然往往極其贊揚不知先聖原贊揚不盡所以簡當切題必推是文

此廟似擬蔡許在柳文中又是一番面目意之宏肆自見
此文精心鍛琢奇律圓密故精粗健起句卓拔而結構尤儉偉

睢陽南公廟碑銘并叙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圖國忘死，貞之大（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圖國忘死貞也）。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唐睢陽郡乃宋州）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此乃南霽雲唐書有傳），天與拳勇（毛詩注拳力也），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謂善射），豪出千人。不遇興詞，嚮厖眉之都尉（漢武故事上至郎省見一郎鬢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顏名駟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奇見惜，挫猨（即猿字）臂之將軍（漢李廣猨臂善射上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 注言廣命隻不偶也 奇音…）。天寶末，寇劇馮陵，隳突河華（音畫），天旋虧

劉歆王衍當然千年後之今人扼腕
叙述得體此文所以為古

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謂陳希烈等漢劉歆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謂哥舒翰等晉王衍字夷甫為石勒所破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訏大也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訏）。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己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日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人者也），狼瞫見黜而奔師（左傳文公二年狼瞫為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志一作公）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崩（狀三堵為雉）。初據雍土，謂非要

今絕倒
音節悲壯
睢陽之役中丞傳後叙云守一城以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與

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周禮諸臣之復謂奏事於王也）。扼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禦（音語），勤而彌堅（後漢班超在疏勒孤立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盤橐城與疏勒王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又耿恭據疏勒城匈奴攻之恭絕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虜騎雖強，頓（眄吁音眙怡音）而不進（宋文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三旬不拔）。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援雖窮於九攻（公輸般設攻宋之械九墨子九拒之），志益專於三板（智伯率韓魏攻趙引汾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偪陽懸布之勁（偪陽本作偪陽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洴城鑿穴之奇（未詳其事）；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宣公十二年楚子

此文似足令睢陽南公生色千載
寫萬衆圍中六矢不動而齧齒斷指慟哭千載下尚足想見其忠勇
晉歸戍能必

圍鄭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注示服為臣）；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國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王命不復通）。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巡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嚙其指曰：啖（音淡）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楚詞九歌國殤…）。

逗

（眉批）彊弩工煞者鈆平劍戟之

兮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

燮之歎息後漢傳燮爲漢陽太守賊欲送燮歸鄉里燮歎曰吾行何之遂戰歿有周苛

之慷慨漢高祖使周苛守滎陽項羽生得苛苛罵羽羽烹之聞義能徙果其初

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袁紹執臧洪殺之陳容曰寧與臧洪同日

死遂一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

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拒之相持百餘日蔡恭病卒詔曹景宗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昉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

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

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壟刻鮑信之形魏初

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不能得乃刻木爲信狀祭而哭焉一本作鮑勛者非陵圖龐德之

古今文統　卷十　睢陽廟碑 銘并叙三　二三　唐文

（眉批）壁

狀魏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爲羽所殺魏帝令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納

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棲於會稽乃令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仕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

官其子注云仕羽林官其子而教之號羽林孤兒前漢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

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財門關之財物死政死事者之老者父母也謂門關從其犯禁者

徵印綬於漢儀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艾即綠綬十要者每一官銀印一印佩一綬

印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

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懂以怒寇懂勤

音勇也列子無以立懂者非懂之

於天下一本作懂

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

（眉批）公與張許二公以疲卒而嬰孤城抗方張不制之虜挫其鋒牙使不得揚兵東南壽梁首尾小大數百戰

（眉批）力奮同冥而屠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以利權有以自爲爲可矣

陷之辰爲勍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

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其范陽人

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浯浮音

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

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

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推其敵烈以死其事出

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

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直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

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温序爲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爲冢地長子壽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乞歸葬帝許之麒麟

古今文統　卷十　睢陽廟碑銘并叙四　二三四　唐文

閣中郎圖之詞可繼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眉批）四語尤出人意表神工天手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嵏嵏盧合切羣凶也貪害氣彌盛長

（眉批）銘尤精整

蛇封豕傳封大也見左定公四年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

童云上一遷切前漢張騫傳注要云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故以爲要領

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矢穴中偵丑正切何視也賊攻睢陽爲雲

梯置精兵其上推之臨城巡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

穴中出大木拄之一穴中出木柱矢穴中出鐵籠

盛火焚之鉤馬非艱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鉤馬而秣之析骸猶競左宣十五年華

（眉批）承平之日起台衮帑輸亂就作偷生苟免有死無二難哉其人

闡發就殺果矣初心

方使疏壯令人樂觀

元日祈浩浩烈烈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
兹以憂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
抗其辭唐忠義傳霽雲被執賊欲降之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霽雲笑曰將欲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遂遇害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冠力東盡兇威
西恧音玉懲也孤城既拔渠魁受戮安慶緒雷霆之誅繇我
而速梟穴之固繇我而覆范陽江漢淮湖羣生咸育俾
焉勳烈孰與齊躋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
秩斯崇位尊九牧禮是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
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萬
古英風

張以忠曰此序慷慨沉壯踔厲鏗鏘南公忠勇讀之
如對非子厚極力結搆未易得此
又曰睢陽孤城堅守抗扼强寇而後李郭得以
并力驅除再造唐室設爾時賀蘭諸臣互
爲聲援公將與張許諸公奬帥熊羆爲清
蛇豕安史之黨崇朝可破寧至久稽天討
哉先儒有云天以全節付之諒矣睢陽之
陷於人乎何尤

一篇議論就包含在此數句內而書姦慶材寡指使數了九見大意

以官語代叙事

似戲似飭

步驟甚工

文勢跌宕又揚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瓘子厚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
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音籠
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
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
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
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予
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
官署予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
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

叙梓人之能可謂曲盡如親見梓人之狀

文勢進語折二句收關意

以下將上梓人作入正意

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
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
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
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
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其上棟曰某年某月某
日某建則其姓與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予圜視
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
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
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
智者歟是足爲佐天下相天子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敍相道之合梓人者凡五段文勢層層指詞有法

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紀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爲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户版者）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

文勢 泛語

文勢

泛語

總應前

段段照前有法

委任得人而宰相坐享成功彼衆鈞軸者何必執御役役那閒了厚之言可以深省

此段反說不通相道者體上有力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積於成也能者進而繇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手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設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

文法比上較長正得末後之法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致敗績用而無所成也

此必有指切子厚特表此

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列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築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予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繇我則固不繇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

此段承得好結有精神

另有一種奇思

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此段意甚高

王錫爵曰此借梓人之作室以規相天下者蓋隨材受任宰相之職也梓人則能隨材器使以爲國家之用爲宰相乃不能隨材器使以爲國家之用不厚愧乎是立言之意也

張以忠曰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最得大臣出處去就之分而通篇旋運尤是神工

此借種樹以喻居官爲政者必平其政令以安其民如種木者必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爾反此則民不得遂其生一篇主意之言得無煩苛要緊全在此于之非能事之然雖非能參之也所以子之要緊在此

其便是性一天字便是　庶上文碩茂蚤實以蕃之故　元氣聚共之病如耗見之　兩家思恰反覆于文字卻不甚思更設得痛切更見得精神　看此傳此本梓人傳鑄金得金人之術之說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音縷）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孶（音茲）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根拳曲而不舒土換易而非故）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順其性之天）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

寫字法字作好　爲此俗吏郵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　許多轉折皆虛詞不多而意深味　此立言之意爲官者宜深以爲戒

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遂養其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飱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其民因政令煩苛所以病怠）而又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樓昉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爲種植作也

敖鯤曰此與梓人傳及韓退之圬者傳俱規諷當時之文

張以忠曰簡俊古雅兼復警切其轉折頓宕處格韵清商筆法奇妙

又曰此文全以議論叙事杼軸最佳

此文自諷苛賦斂猛於虎，脫化來而轉折波瀾曲盡其能。此亦猶捕蛇以論苛政，規諷世主，是有用之文，非徒抑揚雄之流也，豈可以非實文而少之。此篇專諷賦斂之大重，前面設爲之辭，實捕蛇者無。若永役用苛政猛於虎，事甚切。余覩世人衆有苦於征賦而主服徭役，首深有味乎斯言。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黑色形質，身有白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乾爲腊，然後用以充腊），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攣音戀，踠音宛，曲也，瘻音漏，頸腫也），去死肌（除去已死之肌肉，如癰癖之腐爛者），殺三蟲（三尸之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汝以是事爲毒而害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莅事，掌捕蛇者），則何如（使供納其田租）？」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鄉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號呼而轉徙，何不得已而轉徙），饑渴而頓踣（無食而饑，無漿而渴，顛頓道路，僵仆而踣焉），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俟其時之所需，而用此以貢獻於上）。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蓋一歲之中，冒犯死者二）；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其他時則熙熙而樂，皆不憂藏熙熙之事）！今雖死乎此（今吾雖死乎此蛇，吾亦無憾），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此吾鄉鄰被重賦而不幸以死者，亦已在後矣），又安敢毒耶（又安敢怨其爲毒而不求以更役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於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總此所以謂觀捕蛇，讀此感語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即字之中又有所係，所以不顧更役。一篇主張先有此一句，所以爲此說。此猶先生只此一句便結了。

樓一昉曰：犯死捕蛇，乃以爲幸；更役復賦，反以不幸。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抑揚起伏，宛轉斡旋，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張以忠曰：氣恬辭潔，絕不激昂，感傷無限。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𡚒鞮官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節一)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節二)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繇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節三)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節四)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僖公二十五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節五)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命為侯伯)誠畏之矣(魯僖公二十八年)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節六)景監(秦孝公寺臣)得以相衛鞅(商鞅)弘石(弘恭石顯二人漢宣帝宦臣)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節七)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謝枋得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

顧 充曰步驟謹嚴結句筆力尤高

張以忠曰此篇詞局嚴緊而波瀾仍濶卓識奇文

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史記世家）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小弱弟叔）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此一段只是敘事）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此是正理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二節）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三節）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四節）吾意周公輔成王（五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詞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此段是正理）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六節）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音缺）者之事（七節）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結尤高）

謝枋得曰上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然字字經思句句着意無一字懈怠子厚文之得意者

張以忠曰想奇筆古骨俊神超識論俱不朽

韓愈禘祫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宗下有廟字方）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音）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按上之字疑當作而）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甘泉賦徘徊招搖靈屖遲兮 屖音犀 屖遲猶棲遲 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卽去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

所謂所仰之祭宗多者也禘祫則唯獻懿居東位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謂所以昭穆之以祖廟而所廟之祭宗必者也韓公孔其積深益詳之所不及故其所謂獨兵仰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之之本與可爲世之道

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毁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之義或作經或作禮○今按此言苦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大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而面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說如此方本誤也故臣傳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嘗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甚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類方云衆書陳京傳亦

法不但可施于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及稱者其論此類也然但其文字簡深論者或未達昧於從推之以盡其意云

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衆字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唐順之曰昌黎爲文奇奇怪怪獨于議與禮處文詞甚醇雅此議與改葬服議並可稱名儒之文當與劉歆韋玄成等議相參

張以忠曰自是不刊正論再無參駁而援據尤精

以天子迎佛骨以為奉護國為主韓公此論亦只在利用上立論無一字論佛宗旨

不事佛如此

以一意作三層波瀾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伏以或作臣伏聞或作臣聞 流上舊史有始字新史流作始）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或作一百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一或作百）；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新史無八字方云考之世紀非也）帝嚳（音谷 高辛氏）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百万歲百一十八歲二語）；帝舜及禹，年皆百歲。（上或作有一字）（新史舜下有在位字方云以上之帝王世紀之文）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而此時方有此時字舊史無然而此三字今從新史）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五十九年新舊史無九字脫也言方作定新舊史皆無年所極三字方本無推其年數四字今從新舊史方本俱下有三字二史俱無）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或作入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或無耳字）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或入

至法俊異

字佛如此

蘇論痛快

隋處痛作實

此本略更有條

作尤方云新舊史梁字書亦可考蓋新舊史作蓋）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繇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事上或有信字新舊史無事字有信字）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材識新舊史作識見知新舊史作堯聖明武作明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不上方無即字創上方無許字新舊史創作別）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常新舊史作嘗時二字新史無轉字）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音予 共舉也）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新史作加成）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作相）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年豐人樂新舊史作豐年之樂或無設字）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云上或作皆字敬信新史作向何人新舊史作微賤豈合更惜方無豈合字而有於佛二字舊史無更字今從新史）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

論雖而実決

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或無骨字）夫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
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
子之情（佛上新舊史無夫字下或有音字不言新舊史作不道）假如其身至今
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
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
也（新舊史無至今二字奉下或無其字而出之於或無而於二字或無之字或下舊史有於字新史或作二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
宮禁（令新舊史作以）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
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說日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惡之也鄭注桃

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
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
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
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付下方無之字新舊史作
付之水火無有司投諸四字或無代字後新史作前）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
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新史無此
二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
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祟或作譴）謹奉表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
真德秀曰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取佛骨一表以見
公扶正道闢異端之功云
張以忠曰東漢以後佛法盛行中國自王公以迄庶
民罔不信奉莫覺其非韓公違衆獨立抗
疏極論大足開人心之惑而竟忤旨遠竄
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又曰此表光明俊偉照今古

與孟簡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佛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要自至以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方從閩杭蜀本胸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

此書多有巧心妙手批不盡須是面談

此一篇須看他大開闔處

鋪叙段好

上半篇辨已不信奉佛下半篇明己平生素爲佛而求只以一句點入絕妙

自敍平生識力闢佛一節此其所自孔

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福（福或作禍）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間哉進退無

乞謂古有夫而非請非此類子此作甚關係世道人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君子不求福于佛

佛不能爲禍

此大段富

網勁有壯

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惑或作非大惑數）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而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于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經書或作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

以孟子之根柢正大

以下文如江河之決

西漢中佳處

來接六一居士集叙從上

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于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

般勝

收轉好

神楊及釋許孟子見公日言處

說已蔽衛道于已亡之後分言回護

自且愈不勝釋氏至此十數轉抑揚反覆如龍

百折不回

延延寢以微滅于是時也而倡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繇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以摧折自毀其道以從于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樓昉曰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柳楊格

茅坤曰翻覆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爲第一古來書自司馬子長荅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爲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

張以忠曰此書磊落軒昂精明俊偉衛道之力直可與孟氏七篇後先照耀

議論正大勝前二篇當看虛字斡旋處

以周公來歷說書最開倒人後面明說當時不如周公人亦不敢恨意微妙今人都不見其自處亦甚高文字間闊文化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

以周公責宰相些又何辭

此退之大手識也世多病其三上宰相書及二鳥賦謂急于求進然觀退之素所自負此其志亦欲行道濟時者耳篇中論周公之待士反諷當時可為作文之法

此轉尤高進一步

上宰相第三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輔相其急于見賢也方一日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六字句）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十二字句）四海皆已無虞（六字句）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十五字句）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十七字句）風俗皆已敦厚（六字句）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十七字句）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此字句）

（一段連下九箇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巒疊嶂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謀議能補于周公之化者哉（連下三個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請者但見其精明）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

此又抑出周公之心以敲斡宰時宰相極有力
多是添無作有生烟波惟其如是三句文字多呼應
天地自然之文不可多得

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巧在虛字斡旋）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添不衰二字句法更奇）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

責之婉曲
此以古道自處
以前是相之道以後是士之情
看他虛字斡旋處
敘周秦之士所以可去以起當時之士所以不可去句法長短錯

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有法）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是九個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添兩個豈盡字句法亦巧妙）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八字）於魯不可則去之齊（二句八字）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第二句變文得法）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

運用四矣字其勢急又用二焉字其勢緩如擺布陣勢操縱如法文家所謂遊無窮水之者正在此閒字上旋轉也

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尤占地步）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此段尤占地步）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自身地筆力）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妙頓是懼二字在末句法更奇健）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皇懼無已愈再拜

樓昉曰以周公與當日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緩急居然可見雖是急於求進然理亦如此

錢福曰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骨勁格高足稱絕唱前論相道處直而不激下言士情處曲而不卑

張以忠曰議論極正筆力極高而篇中筆法奇宕精采矜厲勝前二書

古人不爲違心之行申情之文故宜暢反覆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使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此一段見不必使之晨入夜歸）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亡一公）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而句句敎得好）（斡旋得自可法）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個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凡十四字一句變此章法）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一〇一頓）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連下三個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如狂瀾浩淼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段只用六句頓挫跌蕩絕妙）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人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不錄其罪察其詞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

此下文勢最奇

二意翻兩層

句法長短錯綜其文如汪洋浩淼只此一句敘生

古人有言曰退屈於不知己而伸于知己愈蓋擎使氣自是如此

筆力絕高

三段文勢如弥大矣

張以忠曰蛻暢圓轉丰骨絕高

又曰退之自處極不苟讀此文可想見

要知作家為文必知此立根基今人乃欲以句字求之何哉

名言

篇中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此中[illegible]

第一級

第二級

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也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以其猶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總論亦是名言

正論名言自占地步結言

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灋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至乎利聊相為言之

樓　昉曰呂居仁說退之答李翊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

又曰退之論佛骨表鰐魚文并言折王庭湊出牛元翼則氣之所養可見

唐順之曰抑揚轉換纍纍然如貫珠其此文之謂乎

敖　繼曰古今作者皆有所從入入門難入而至尤

難志乎古所以入也養之所以至也讀作者之文自得之

張以忠曰章法變化臻乎神妙作者自知莫能踪跡

又曰此與子厚答韋中立書俱是說自家得力處

（此篇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開逆捧入爲前座來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惟漢書叙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金石草木各止一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中整齊之錯綜妙處）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草木引入人來）有不得已而後言（不平）其歌也（聲）有思其哭也（聲）有懷（不平）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聲又假樂聲引入下文）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其中而後發泄於外箸下語）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字與假字）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

（生出善鳴二字最妙爲下面張論此文以天時引人來錯綜甚妙鳴春鳴夏等語神奇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此言人聲之精者又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照應叙血脉首尾相應處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爲不）

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原及此）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作有）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自合鳴其不幸一句意）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莊周楚人著書一名莊子）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其國雖大而亡亦有因以屈原之忠不用爲騷然亦自）

何其平非必有所憤激也伯翹屈原則以於鳴耳……鳴其不幸之學（眉批，字小難辨）

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二人異端）管夷吾。晏嬰。（管晏皆功利之說）老聃。（李耳字伯陽著老子爲道家之宗）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善刑名法律之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非子）慎到。（[illegible]）田駢。（[illegible]）鄒衍。（[illegible]終始五德之說）尸佼。（魯人商鞅師之鞅死佼逃入蜀著書二十篇）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張儀。（魏人事秦散從連衡）蘇秦之屬。（[illegible]）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illegible]）漢之時。司馬遷。（有本紀世家列傳之書紬石室金匱之書）相如。（有子虛上林大人長門宜春之賦）楊雄。（有甘泉河東長楊校獵之作與太玄法言之書）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

其聲清以浮。（[illegible]）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此一節歷叙前代之不鳴者褒貶相錯）唐之有天下。陳子昂。（字伯玉唐興爲海內文宗）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illegible]）皆以其所能鳴。（或詩或文）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illegible]）始以其詩鳴。（[illegible]）其高出晉魏。（[illegible]）不懈而及於古。（[illegible]）其他浸淫乎漢氏矣。（[illegible]）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illegible]）抑不知天

有地步至此入題將六人來引起孟郊說出孟郊以詩善鳴至末一段吁嗟深有不盡之意序因送孟郊東野作結贈東野身上只附司此文之妙（眉批）

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謂三子達也）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謂三子之終窮也）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前面聖賢君子之鳴當時必先有此兩句）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古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詩孟郊有江南之役）有若不懌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樓昉曰。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謝枋得曰。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煩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張以忠曰。錯綜奇變。橫越無方。而秀傑之氣。軼宕其間。豈非絕調

愿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　兩說曰文多跌宕結胎在隱者所盤旋　上全借李愿說話別立一格而其進語形容虎豹又繪六代之長技矣　看他形容許多得意之態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地名在懷州濟源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人謂環繞兩山之間如盤焉）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或云是山宅幽遠僻而勢阻且遠隱者之所盤旋其中）友人李愿居之。（此一節且說盤谷李愿所居）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喝也），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秀也）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言道古），入耳而不煩（謂男女語言聽之不敢煩瀆）。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聲清清而可聽體便便而自在），秀外而惠中（外貌秀而充裕中心惠而聰明），飄輕裾，翳長袖（飄然輕揚其後裾翳然寬舒其衣袖），粉白黛綠者（面白粉眉黛綠），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此妬寵者自負其美而恃其姿色以得寵愛），爭妍而取憐（爭為嬌美以取主人之愛憐）。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望或作覩），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有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此一節說隱居之人）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欲行不行之貌），口將言而囁嚅（欲言不言之貌），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此一節說汲汲求進之人）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沿也）；盤之阻，誰爭子所（居所）？窈而深，廓其有容（可容其居）；繚而曲，如往而復（似往前而復至其後）。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無盡之樂）；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惡人所居惡獸水怪之作害者自避其所）；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德重鬼神欽亦為守護其所居呵斥禁止）；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此山中之屬此中所養無所不足外亦何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形容二樣人各是一樣人若身親為之者狀物之妙能轉及眼　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乃是述之自此　此見文公非以隱為高者　看他形容許多開適之態　三叠無怨錯落

前面一段士者一說隱者皆有着落此就不安于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為君要大丈夫處世不出此二者　看他形容許多伺候樣之態　只一句結有餘力有含蓄　一歌尤活潑

樓昉曰：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閒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袁以忠曰：格韵神情超然塵外，而結調處覺可歌可咏，尤鏗爾有逸響。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其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方從閣杭本下大府字）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靴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先或作帥）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一本止下有至字）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慓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州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颿或作飄）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仇或作佐或無將字）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爬梳或作把梳）宄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州或作洲）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胡（或作夷）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嘗或作常）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方云此左氏語權本作能多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耶）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張以忠曰體裁最卓音調最蒼波瀾最潤氣局最古而虛神韻度又冠絕其間昌黎之序柳州之記所以擅絕千古而莫之與京也

命意高結倬前雖說從天降還指說司徒公已奇相關得體

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蓋至錄如此是言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

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

諷時以頁奇

作意大有關係

將等命意歸者作記不及於恰得極深涵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 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弓韔服（今按韔弓室也然詩云言韔其弓又曰交韔二弓則韔字又可通作虎字用矣此弓韔服謂納弓於服耳）矢插房（左傳抽矢納房 房箭舍也）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郭正域曰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辦諛人而已者恥也

張以忠曰此文感慨崇想極大極奇

送刺史序而規觀察使不止說事論事盡黨寬規文有法度

鋪張其道而先揚其美

公長謳于公此於于異也

此成于同也

規于公主意在此

送許郢州序（許名志雍 郢州）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響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欲議刺其惡必先誇諭其善先誇諭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于其民一急于其賦可見爲刺史賢爲觀察者不賢）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史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歟不可以獨急（獨急見觀察之不仁）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

（規模使是時許君之字缺乎）

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頔斂賦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使於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較量而知，若徧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又勸許公實其縣，其義諭於公乎，辭意始圖備）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謝枋得曰：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爲觀察也，賦斂苛急，見唐書本傳。韓公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

于頔爲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爲。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針線。

張以忠曰：規切愷至，而意語深隱，此婉轉開悟之法，而文字閃闔處尤可觀。

（以議論行敘事，是退之之變調）

（傳從事者辭，詞化蜩矣，故得休）

（與之語道理，皆到底下也，止中間用三個若字，而意文法變化，長短不同）

（歷叙先生處，說得津津然）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一事，變化句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六字句）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五字句）若河決下流而東注，（四字句）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爲之先後也，（五字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長以一句，喻一句，短一句，作句法如此，設譬文勢有顛）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有起伏大有波瀾）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若逐句檢點，無一慢句弱句）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撰大夫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叙事句句有法）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僕，張也，如今筵席之設，會餞）酒三行，

王大夫爲國公民求士唯賢使見非常非常況其中受使人爲諂言之人而能以義取一篇旨全此處至末句方曰於是東都之出處於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之意歸結在一句上云足始終篇幅許多要歸一句結于鈞之力

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只下以道自作一句人皆能之今添決上句）（就三字句法使巧妙）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句十字）無昧於諂言（五字句）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段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挫對章法使四祝辭）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一段此一句句法是案一段左傳句法）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遣愈爲之序云

謝枋得曰此一章譬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

樓昉曰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詞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

張以忠曰句調意格都從靈心鼓鑄神奇變化總歸莊雅但繩尺在心讀者莫能窺其涯涘耳

才何如論者此下抑承首句意 此段譬喻見妙便見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自此入題 言石生見其能溫生取無良也其美溫生處全在去後感慨中見之 烏公爲媒句法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此下發明前空群意）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様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崖嶔文法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此下歸美烏公且復情多情動人）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

自居守至禮于其廬文法凡四段不待說溫生之賢只說溫生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自見 以爲公爲士之伯樂良寶一句意 張開一步然見大而地位高愈所于數數句所故爲美溫生所恒不如此不足以見溫生之賢

以前句形於前焉為天下賀愚亦內外無治不可得句為吾致私怨處何能無介然句辭不傾而意盡

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虞集曰前二段是譬喻格伯樂譬馬公冀北譬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石溫二生凡四段

敖鯤曰文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可發才思

張以忠曰神奇高韵洪厚深嚴而筆力運旋則復如組如舞

王績字無功隋末六絃還之茅屯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于深也挺高一層見非旨于味鄉顏參形此隆然有不足下醉鄉意

悲壯

美其先世忠而序其不遇

至人至末不脫醉鄉尤見惜賢之諷詠

言人以不用入醉鄉今乃與之飲酒有無限意

送王含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誦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又與醉鄉親切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得陶阮二人嗜酒者作證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彼醉鄉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故合王阮陶三人添一徒字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正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謝枋得曰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下字影狀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為法

張以忠曰命想結調神雋高雅而詞意尤覺婉而多風

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永叔門戶

又拔新

又步步一層

接入正論

不輕許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駛或作駃音快）其最高而横絶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方作側下别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illegible]）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没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作教）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溺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别申以問之

敖

熙曰慨異端之湛溺思引之以歸于儒其議論既正而文亦絶奇

張以忠曰氣峻文雄轉頓奇絶

此篇因其所昵通其所蔽其法得于孟子所言皆聖賢道理蓋仲舒以後無人說到此

高在露氣故超出諸家而開闢變化須他起伏不失尺寸

惜其無以聖人之道二句一篇之指

凡辨難次疑人須緊着一件大把柄去說如梁惠王以仁義齊宣王以王政皆是此意

知道之言非文人語

只此五句天地萬物之理都包盡

此段最警動

送浮屠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此是文暢）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illegible]）在夷狄則進之（[illegible]）吾取以爲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正以其人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句法）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于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

（眉批）[illegible]特各兩不應如孰為而孰傳之句子明是點浮屠然止一句收撤何等深淳所以句應上聖人者之以下收得緊切　[illegible]側也字如收竹一段工夫極妙[illegible]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于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此一段義理最精亦近人情即是原道）中間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為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久矣與禽獸何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三節皆責文暢）余既重柳請又喜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唐順之曰開闔宛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說而前後照應在其中

顧充曰昌黎此序斥浮屠尊周孔正是韓文與六經相表裏處非止聲响而已

張以忠曰吾儒衛道不獨自固藩垣必須令角拒之徒翕然歸正然後見得闢邪手段如此文送浮屠而告以聖人之道務欲破其惑而開其悟識既卓絕意復諵至可稱絕作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十一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天集

孔子七篇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韓吏部原道等篇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其見者小也一句分明是老子病源以下五句乃一篇主意 此以道德兩字攻擊佛老乃垂世立教之文其中備負之說引用老子之文及列子楊子孔孟示免且病牽宋儒亦其未純處 上底說人從異端行此六句方抑挫波瀾音自音節鏗耳又翻此老佛兩段作波瀾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五字句）行而宜之之謂義（七字句）繇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句）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 上兩句長此所以謂之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短便頓挫成文）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當看莊子）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此語出老莊之書）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三字句）黄老于漢（四字句）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十字句 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篋馬蹄篇觀之）其言仁義道德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王子發說李歸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文公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道爲奴附之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爲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此人從異端之病源 以下六段皆今古相比並不覺重複 最工夏二賈三句緊短促古今四句頭之如迅雷不及掩耳句法亦新 許聖人治天下有條理而此段亦極爲長工 以下二十一句凡十七箇爲字句法文勢不覺重疊六次轉換盡通濟長次下得從容不可更易 此又見佛老之反于聖人所以可罪峻得便故無痕 一擬中反襯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箇爲之字變化九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頓挫）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併看）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

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十字）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出極長此入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句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二十字章法）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援大學之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詆佛老之邪下）孔子之作春

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好句法）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二句轉下）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二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此又一句長）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連下九箇其字相應 此一句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爲之字相應）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此第四句便變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上三句一樣句法此化十三字一句來字法句法）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文有收拾有關鎖）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四句）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坂如轡角下長溜若無一句關截便不成文章 文有頓挫）繇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

此段立意貫大手段

一轉指緊健

其事行。縣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故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于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此幹轉如何收拾結得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句法火其書。句法廬其居。句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句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出禮運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

英曰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二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筆力足以陵厲千古而莫之與京

張以忠曰闢邪崇正是一篇持世大文字至其筆力之雄議論之偉尤可備絕古今

又曰宋儒直欲以伊洛胡關接統洙泗不知此公榦護其間守先待後功收不小

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制參看辨論攻擊曲折詳盡道理于正辭復條暢名世之作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詞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薰字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從多字變化來陽子不色喜。此句便合不諫意榮字變爲華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無喜色三字變爲不色喜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此第一段先下數句下章要用恒其德貞夫子凶以此喚之用前言結變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直收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爲法應王臣一句應無用匪躬一節蹇之六二象日終無尤也蠱上九象日志可則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二字句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句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句不爲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同學孟子文法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

以蹇之六二二句影照見陽子不得不諫以蠱之上九形容之議論絕高

今陽子句最有力以匹夫爲諫官天下望爲如何也

問其三句文法本左氏來詩意極其透切

下三段皆用三且字為過步作波瀾

將為祿仕一轉更覺[illegible]

二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問其政則曰我不

（字）知也（三字○此三句上同）（下異學孟子文法）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得段）

（統）且吾聞之（第二段）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孟子說）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

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陽子將為祿仕乎（第三段）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

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

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

（腐）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

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唐文）

前兩意思已說盡了生意只說再說前感於旋一節深于一節

有此一轉方有波瀾

段二提起陽子說而不犯重

明目張膽對狂瞽暢敢行

神來

（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

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統）（貶得）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段）

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

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

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

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

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

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

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

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

扶案示相生有經有轉而句法亦循環可賞

此重疊高折得他心服

以聖賢無心求聞用析倒不求聞不求用句以兼善其道不敢獨善其身析倒守其道而不變

有仍引二聖一賢為証並有步驟

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

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

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

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復提撥得醒學史）

（記恒弓）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

之（文法）也或曰（第五段）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

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

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

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

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

此一段最當意切言

意聲色緊

名世之見名世之言

以賢不肖論陽子其辨似疏而意愈緊

未自分疏而以當人能受善言戒陽子耶亦固直得好令陽子聞之亦心平氣和引過自責矣

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豈不知

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

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

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

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

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

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

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前五段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己其言甚峻其文法最高）好盡言以招

引前說殺此處尤好

就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起處分毫不鬆此極文字匠乎

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看他分解得好）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上一句說陽子）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下一句說自身）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箇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不然）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城是箇好人如何泯沒得好處○此末句結得絕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茅坤曰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加一綫

張以忠曰開闔抑揚操縱呼吸極神奇變化之妙而峻論偉詞尤其激宕深婉古今絕作

此文是先生務闢段段有天造地設之巧真古今闢闢手也

言得之無心

筆力老論俱奇絕天縱

用爾雅釋文體

首調嫋然已足乃然而思愈大奇

字句寥闊然俱極奇大撥逝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蔽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德之道也其若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值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

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樓昉曰看他規模布置前後節級相承處可與戴氏堂比並看

茅坤曰淋漓指畫之態是得記文正體而結局處特高

張以忠曰此文設想布局之奇位置法度之巧擬議變化之能轉折推敲之妙全有其勝而絕無卓鍬斧鑿痕跡真出聖入神筆也

以學辨之子不及去事破小人之言 以上專爲世之譏遠者發而直之以下詳辨八段並論本末 當時必有謂二公當去之大都而守之不當守睢陽不若以自固者 殺人之功至今不沒以數言爲之辨案也 讀此贊明辨以

非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是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之卒或無之字）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不或無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

以下南霽雲乞救於賀蘭二段

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西府間（府或作州）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巳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蒙上或無霽雲字非是）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

生色如畫

古詠大觀處紆遠論並更詳南霽雲李高事 以下皆補敘 先了他事 敘子弟之言 一段解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巡上方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下載南霽雲事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開上或疑當有然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

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語方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介有悟字即是語字之訛但以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之字即滅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上無四遠字而滅字下皆當有誤之字）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方有而字或又疑而字當在死字之下并上方無之字）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詬或作詬）

史記文字 插寫 又卽張籍言一段

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笴）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歸或作師非是）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欲將或疑衍一字）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其常方作嘗）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嵩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或無書字）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

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或作又）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起方作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或無戶字）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

結案　又一千嵩案

結法奇

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作呼之）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嵩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張以忠曰此文風裁神髓體格嗣欒折証則辭鋒陡健摹寫則神采奇揚結調廻應益復奇妙與柳州段太尉逸事並稱卓絕

西山先生云韓文當以此爲第一　此篇大琛以二又曰字起盡承福之意人後面却就第二箇又曰以下再之就第三箇又曰以下揚之此文以議論行敘事體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其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句一字）易能（句二字）可力焉（句三字）又誠有功（句四字）取其值雖力無媿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於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

此一段三承謂所自者驗得力處故首極揣切亦爲盡所力爲池送處或議論極轉換　啟前辭　日此三不式一句一轉式數句一轉法

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已不可而强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張以忠曰警世名言千載藥石而文法則神奇莫槩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言人才成就）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幸字有含蓄）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以上皆進勵學者之詞）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迂云語健）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兩句是讀書法）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其勤于已業）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補綴緝也苴苞裹也謂補綴緝罅隙漏之）張皇幽眇（道之幽而微眇者則張而廣大之）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勞矣（以上稱其勞于衛道）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殷盤（殷盤謂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佶屈聱牙（謂難讀）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靡麗）下逮莊騷（莊子離騷）太史所錄（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子雲之書相如之賦同工而異其曲）先生

覺正而[illegible] 此下處二年[illegible] 其宗學無由 上 至於行止[illegible] 俗然其 主意全在此 叙得 乃前無[illegible] 同不明不公之意

以匠氏醫師引起宰相

人處自是三[illegible]相之

引二子不遇以自解然以荀與孟並爲擬非其倫

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稱文章之著見)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以上稱爲人之成立○孫云上四段揚美此下言其不遇正破無患有司不公不明之說)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貶連州陽山令)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杗大梁也桷椽也欂櫨二者梁上短柱也侏儒短椽之屬椳戶樞也闑門中橛也扂門扃也楔門兩旁木也)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四者皆貴藥玉札玉屑也丹砂朱砂也)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三者皆賤藥牛溲牛溺也馬勃生濕地如菌而員且輕)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屈曲貌)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死蘭陵(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言二賢不遇正以自解)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修而不顯于

段段轉折若貫珠

有明更有照[illegible]淸[illegible]然之[illegible]其子[illegible]篇[illegible]所[illegible]以成一家言人不可及

衆(四句解前四段意)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上四句解動輒得咎)(及遂竄南夷等意)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杙小橛也楹大柱也)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陽即菖蒲也味辛無毒久服身輕不老延年豨苓即豬苓也○此段見無怨天尤人之心以終結弟子之意又應前醫師匠氏二說)

孫樵曰韓吏部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大肯出于東方客難楊雄解嘲班固答賓戲而公過之

張以忠曰刊落陳言獨持正論敷局布調直堪橫軼古今度越諸子

起首大作說出何關須好入讀者有精神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段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先說解惑不可無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三段）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第四段）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第五段此是雙關文法看他巧處）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此是雙關文法愛看他巧處）或師焉，或不焉，（此二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道相貫）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此是文公弄巧作文）（第六段）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第七段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第八段）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樂于萇弘問禮于老聃學琴于師襄問官名于郯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因人皆不及孔子也）李氏子蟠，年十七，（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請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段收歸弟子李氏子從學之意作師說之因）

中間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段意思相承卻不失師道本意轉換起伏佳

洪邁上郴子厚荅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是以得狂名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此篇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若隱若見令人難識

張以忠曰聖無常師師唯道所在人皆不知學道所以不知求師烏知聖益聖愚益愚盡歸于此語語警切大足醒世

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一日舉進士云詩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張籍諭賀舉諱云周府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皆厭工諸甥至孫王之子名與孔此北卒退之說證取此意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烏蓲草名詩音義江東呼爲烏蓲)(禮記曲禮不諱嫌名不偏諱註爲其難避也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蓲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

此二句設疑問不直說破此教法也文語理極經眞悟高簡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行程人今不肯設說盡是設疑律法可之評待人自擇此是一段又法後三事來此二句又設疑問亦不直說破妙甚

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有議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証一篇之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周康王名釗書周敬保元子釗)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惕乘而節)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止呼爲杜度云)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自周公作詩至此凡七事變化八樣句法極錯綜有力

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三段中辨得明析如虬龍之不可羈縶一段序之有據有至于末段四轉凡折

爲其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滸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機近玄宗廟諱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宗名豫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用宦官宮妾承上二段有力)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要辨)(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此耶今將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不違取意)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情攻之)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

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警策)

敖鯤曰避諱始于周人其說詳出禮記諸書然大意不過如韓公所引而已此文明白痛快無可復疑而唐人終不以爲然故舊史稱辯公之文而云有大紕繆者蓋指此篇也

茅坤曰此文前分經律與三段後尾抱前辯難反覆顯快

張以忠曰波瀾層折奇曲俊辯

此文序功業銘如詩通篇敘次……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于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奴豆反又奴毛反耨器也以剗地除草詩以薅荼蓼）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帝下或有陛下字非是）乃考圖數貢（視日謂考輿地之廣狹計貢賦之至與不至）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蜀（劍南節度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東川節度高崇文擒劉闢以獻）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蜀下方有西川字三劉闢求都統三川方圍梓州而敗劉闢圍不及他都也○今按既圍梓州則亂已及東川矣方說非是○鎮州招討使吐突承璀誘昭義節度盧從史歸京師）遂定易定（義武節度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魏博節度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究或作窮）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今按此句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爲不可非獨一二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蔡爲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

謂一二臣同不爲無助者又正指武元衡裴度一二人贊伐蔡之議者而言則此乃謂惟一二臣以爲可而其外羣臣皆以爲不可耳當本作外臣及無外字皆非是唯作臣外者得之）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帥或作師　於或作于）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并或作併）皇帝曰唯天唯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非是或無何字）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不上或有固字）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郃音合在同州縣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延慶本或作鄜延寧慶）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汝惟方或作惟汝方）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方無服飲字或無服字有飲字或無衣服字寒下或無無字）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

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
祀其無用樂（祀下或無其字）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
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
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
再入申破其外城（降下或有卒字）文通戰其東十餘遏降萬
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
（比或作皆）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
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
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

以獻盡得其屬人卒（騶或作走）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
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
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
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
歸山南東道顔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
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道古下疑已為中丞故）
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
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或無道字或無國字）而以其
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
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
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
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忘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彊
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敢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顔胤
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額或作額）蔡城其壃千里既入
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
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
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
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
而起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牧餘億選吏賜牛教而

不從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方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按　珍曰帝置面護叙事有法

又曰看他初得起伏錯綜回護布置收拾之法

當與元和聖德詩參看

敘　鯤曰書法謹嚴通篇只叙事不着一句議論

張以忠曰莊雅鏗鏘雍容典碩金石文章此爲冠絕

當時用段文昌改作而纔鉉亦不錄是篇何也

又曰天子成德鋪張無晃其文如清廟明堂如湯盤禹鼎可稱振古絕唱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

天倫之意藹然可掬

自吾年十八以下追敘其[illegible]不可合而[illegible]直情其一字一淚

〔此段乃疑信之詞言其不應死而死卒歸咎于天與神與理哀悼之意也　將信其死又疑其不死久傳者以爲死[illegible]疑信出於[illegible]至此猶不欲信其死之意　雖然一轉言己亦將死[illegible]上[illegible]東野之書[illegible]何[illegible]矣〕

諸兒皆康彊而早世、如今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

〔久視其子不得成立益見哀之深　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illegible]四年[illegible]家[illegible]通四年[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後如此孰謂不可[illegible]其[illegible]邪　此告之[illegible]益其身後以〕

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

〔慰死者之心　復叙哀痛之情且自數其不孝不慈不與相守而分離更有感悽　叙子孫女又慰死者之心自是天理人情中非強出來〕

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今耿蘭之報所以無日月者由其不知赴告之禮當具日月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塟〕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尸、窆〔下棺也〕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並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方作盡〕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樓昉曰、文字反覆曲折、悲痛悽愴、道出肺腑中事、而盎然慈良之意見于言表。

張以忠曰、詞旨悽惻、神情愴悼、篇中隱痛處無限婉折、深下酒血斒斕。

文公能馴鰐魚之暴皆從以其文誠積有以感之矣

今天子以下鋪示唐家聲分法大刺史然宜而後理以論之勢以動之曲盡其妙

[illegible]

祭鰐魚文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鰐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網繩擉刃擉音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托指也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吏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鰐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于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辯鰐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鰐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鰐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

與上鰐魚有知何相應

到此不可赦之

結尾似司馬門如諭巴蜀文

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彊弓毒矢以與鰐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樓昉曰辭嚴氣正直可感動鰐魚

林希元曰祭一鰐魚而義理正大曉諭嚴切殆與商盤周誥相表裏或謂唐文之下于漢以此文較觀未見其然也

張以忠曰公能馴鰐魚之暴固是精誠足以感之至工自其辭理之卓音調之二更日高絕

既曰平賦當說理財而乃曰理人此何等本領

李翺平賦書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饑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繇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彊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大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繇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其前段議論何剏千古不易

又揭出仁義二字大本領

凡爲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爲步古之尺小爲茲時之尺因八寸則方一步爲古之方一步畝三百六十二分五厘也）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爲畝與此特不同從俗數則易行也一畝爲古之田三畝也）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爲一里也方一井之田九夫夫頃異名也）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

畝。（畝百爲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爲田九頃茲將方一里爲田五頃四十畝爲古之田）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畝爲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千頃也爲古之田一千六百頃）千里之部五十有四百億畝。（五十四萬頃也爲古之田十六萬二千頃也）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爲井井爲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田餘二十畝爲廬舍今方一里爲田五頃四十畝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今以五頃三十畝之田爲古之田十六頃一十畝之田校古者多少亦相去矣）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

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樹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强幷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百五十六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

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於帛，太多則暴於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甲不可以植桑，凡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

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囷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舍其一於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歲幷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囷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囷。窮人不能歸

經於大手段

此富而後教之言

補書名言

引詩証結

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問其業雖有强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于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張以忠曰國家賦平則公私不匱兵食兩足富强之一效可立致者讀此篇文可見井田兵法之祖古人原不是鑿空語○規制精詳具大經書

又曰去佛齋復性三書見公學術之正平賦書見公治理之客

此亦他責脩省者然觀用彼相之詞似毋太激乎

一語开下

論事于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于進而懦于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于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閤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于人情者不少其所乖于物議者亦已多矣奸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閤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惟閤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爲閤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閤下天資畏愼又不能顯辨其事忍恥署敕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果我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于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爲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爲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

有司去留關係國家重輕大臣不去我有道焉此王承宗馬摠安重胤曰所謂受人以⋯⋯矣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于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己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己私而他人公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奬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余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惟在閣下裁之而已

張以忠曰是時崔裴二公各相位朔此書不知與誰然猶責備若此況其下者乎請今日𦒿閣相公各書一通座右往復深維藥石不小

烈日嚴霜之筆醒昏問罪之意公文數雖史部更變宋有元氏録正亦稍對矣

孫子宗絕間蝨蝨之精亦舍生之妙

孫樵孫氏西齋錄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摭其體作孫氏一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撫其叢冗悉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識無所顧憚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議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前殺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儻堅諫不李高宗不敢立武氏爲后故書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皇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儀敗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存嫌于禘祼矣）係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爲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敗元卽令悉以天后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諫樣亂肇殺機也（炎爲顧命大臣屢沮天后宗名祀武后若不有異謀何故自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御史崔察廷詰炎白天后曰炎不有異謀何故自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殺炎）張守珪斬安祿山者何（中書令張九齡奏守珪以安祿山不死乃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佛教稔禍階也（祿山以部將當死守珪欲活之）今張曲江令守珪案之守幸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天下殺天子殺者何此稱天下殺）

結撰整造語歷而識力更老

人君置以生死衆事若可以個與

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薨者何不以正終去薨以示譏也懼息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戮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歸大義（按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帝天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也）操實寘例以示懲勸（按前所謂令薦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誅叫板之類是也）嗚呼宰相升沉人于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于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忤直骨於枯墳鬻諂傀於下泉磨毫瀆扎叢闇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張以忠曰清峭高卓而筆法嚴竣當是一代文能柳韓二公而後此爲繼武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岡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

史有値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徙能爲筆史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泯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

班孟堅傳蔡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怍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楊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張以忠曰體潔而貴氣儁而越一種峭拔之致横厲無方傑然獨往

書田將軍邊事

背隔卭南馳越二百里得巖道郡賓與沈黎越巂俱爲邊城逼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剌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逼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嘗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作撥)步且戰且進蜀遇鬬如植横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蘊皆折乃失(集作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疲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蹊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巢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粹集本盡其三門三字而云大入成都門乃不成語頗英華可證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蹊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作艱非)而又俾其習

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武闕蜀之細
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孰能此舉
大劒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
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
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
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嚴程束甲而趨拔
戟而鬭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而
一(以作)凰竊縣官當給帛則以苦(文粹作疏)而易良當賑粟
則以砂而參粒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
(其作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

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謂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
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
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
部繕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
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
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
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集有齊字)無
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作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
卒遂書

張以忠曰籌西蜀利害俱有名思石畫而筆更峻絕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鐘
迎饗于郊東賜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
下實行之是大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爲燠寒也青帝
何功而饗乎見空春之日陛下廩以時出帛以時卹
則孽牙孥拔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
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
獄無曲次敗無圖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周結矣冬
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磬
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啟蟄無繁霜

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淮昏之世反青而波(春行秋令)
大水發反氷而花(冬行夏令則李花)雹傷螟嚙(夏行冬令則雹凍[illegible])
旱赤雨血([illegible])是陛下政令出乎
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于溷昏則災祥屢臻其可
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爲春得華穆作和起枿生
華喜藹其宋穆歛咳如暖景將開樹色烟光覺慈
龍芳若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刑人魄風日冷白慄慄
蕭索覺庭槐萌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襦嗟燈
作爐駒驅轍結雜遝喧闐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
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悶感燈青火白門

涼之惻然

無蹄轍跡。願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恵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與寒也

張以忠曰奇矯清勁絕類超塵而文極剴切大有關涉

舒元輿上論貢士書

協節甚古人比文章於鄒衛六經則未嘗聞卷三史刑皆同挂壁

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剧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駮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書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矦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為公矦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奸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書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

以參觀

此一段詞氣激切指斥亦甚可刪然時正論

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瀚海流沙瀕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謂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邪是爲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騖關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互以須寸于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

泉石之怪哉

張以忠曰三代以前闢門籲俊旁求博訪遠不復論迨至兩漢下詔郡國舉士或賢良方正或博學宏詞或茂材異等上則有徵聘有辟召士則有對策有上書未有科目策試之設也帖括取士自李唐始唐所立科目前後七十餘條大約所崇者詩律賦詞古人言揚行舉之典漸不復聞矣况又待士卑薄有志之士寧不扼腕此書痛言極論非憩非激而發抒竭盡

柳伉請誅程元振疏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幷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鬭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穀向有三載綿地數踰千里諫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效一戰各携卒伍剽劫閭閻汙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廻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

元勲日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廻慮至使北捐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刼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上卒疎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悉出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勲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廻付洪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天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己深自刻責誓與下察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勲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爲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過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

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張以忠臣極陳痛說血誠可鑒

此數言足爲中興令主

雖已以救人心此策第一

此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

攻守二字說得開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

見得深透

復推人氣淪而勢窮

二語轉入最緊醒

國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鞞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鞞則警而思備也過秘隱則惛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讐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興也且王者之守有

既舉其攻之甚于四夷者下又段段引證與切純正

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若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歛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歛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夫王者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爲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爲

結斷有力止以幽王折證

犬戎五胡兩不關于四夷是極斷目處

犬戎所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僞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繇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竝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覦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繇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知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因文字以附簡編

之闕

張以忠曰沈尹戌謂天子守在四夷蓋明其德足及遠非專事四夷之謂也牛僧孺謂不及守守爲非桂範之言似過當駁而文固精誼雄快可作宸箴

陸希聲君陽遁叟山居記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溪之上古謂之湖㳇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溪曰蒙溪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溪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醪山之神于庭酹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易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無或養妖雲恃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慝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樸不爲幹材養鉤棘之藂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極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蟜虺蜂蠆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竊爾實又酹

而飲榮溪曰吾所以命夫溪之爲蒙矜鼎子以決也
子其決于夷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埴以通其流決于
腴畝以施其潤決于涸澤以溥其意決于廣陂使介
鱗蓊育決于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
賁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墊溺決于鳥鹵以畜其
施決于池槩以專其利決于畎竇使黽蟹爲菑決于
沮洳使鼃黽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
浮爾實于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
有所養也命是溪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乎
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得而不眩于俗養吾浩然
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府
又將決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心于中正使不過
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吾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
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
乎吾之心乎誰乎醉乎吾與汝忝乎

張以忠曰得出心裁神奇橫溢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十二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時集

王禹偁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此一句引下一正一反意）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止也）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言賢相之善者宜乎富貴）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言姦相乃思之不善者以取禍敗）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與（此四句結上二段言所係之重以示當慎也）復有無毀無譽（此一轉尤切）旅進旅退（此言衆進則進衆退則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此又寫出一等人有意味）棘寺（周官所謂王外朝之左棘九卿所謂也）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者

樓昉曰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脫稍俳然詞嚴氣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體

林希元曰此篇言宰相當勸戒之事無不具備與溫公諫院題名記均爲垂世立教之文

張以忠曰詞氣高偉筆力崢嶸卓然大家風範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仁宗年號）四年春，滕子京（名宗諒，字子京）謫守巴陵郡（屬岳州）。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音牆，船桅也）傾楫（音接）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此一段狀陰雨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水鳥）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段狀晴明景象）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

與歸。（微，非也，無也。結句有力）

樓昉曰：首尾布置，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最妙在臨了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宇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謝枋得曰：人情所感，不過憂樂二端，而仁人之憂樂，不在己而在物，故一致耳。按言行錄云：希文少有大志，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宿志也，于此記發之。

末一句勢有千鈞。

張以忠曰：范公為宋朝人物第一，不以文章名，而文章崢嶸乃爾，可見性術辭章不分兩事，積厚流光，罔不在琢鍊爭奇也。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謝枋得曰字少意多文簡理詳大有關于世教非徒文也

芋坤曰此記清明峻潔之中自有從容俯仰之意

樓昉曰中引兩卦天造地役

張以忠曰說到有功名教大有關係見得嚴先生不

上是判數一流人物欲題闡出立論高妙

答趙元昊書

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意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踰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今皇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太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人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于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筮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

仲淹經畧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于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

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而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之朝昔在唐末天下洶洶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

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于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限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

如父母此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强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揺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毋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囚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者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

張大中國之意

在元昊則前日之勝不可恃而今日之勢反可危在中朝則一時收胡由于治安忘戰而今日問罪方且過甚練精矣天一隅之不靖四海易知也承平日久與訓練方新不可同量易知也奈何不回心易向而必與我皇宋為難哉

皆如子産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弱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見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

其心不能與天同覆與地同載必不能爲也言元昊雖吳須不當讀之感歎矣

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於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

以名誘之

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于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

以利害曉之

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

以利啗之

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口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城上書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

元昊不惟守中國之仁亦且處疑心之消今反側自安

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牛馬駝羊

之産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于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

張以忠曰此書言皇宋受天明命不與五代等西夏本中朝封建不與契丹等只此二端便令元昊雄謀頓折而愷惻真誠又足感激之其一片紙賢于十萬師也

引周公輔養成王自是切對

以小形大

名言至論千百不可磨

程頤論經筵第一劄子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繇周公之所以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

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切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

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樓昉曰此等議論關涉大自伊訓說命無逸立政之後方見此等文字

張以忠曰繼世之主沖年嗣位不知祖宗櫛沐四方艱苦逸欲玩好往往得而中之惟賴侍講侍讀之官朝夕論說告以古今興衰之故人情物理渙然通達庶幾聰明日開德業日進眞格君第一法也此疏言言捫竅字字典要是極大文字

此等文字關係世教不可以文字目之凡爲言者當錄一通置之座隅朝夕觀省

此一幹光前律令格式無出于此非温公不及此

結語尤足警醒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官爲諫之天禧初真宗年號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年號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年號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樓昉曰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禮明職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張以忠曰汲汲于名猶汲汲于利二語極透真是名識名言

又曰由今之道惟利是謀遑顧靖議哉誠使得一好名之士而立于朝則媚悅取容之弊庶其有救抵原時事何勝感傷

袁州學記無一大伯文阿俛柳洪書京兆韋友直篆時稱三絕

立學本之朝廷得體

叙得高古

此一句重敘九典

只兼秦漢袁古文尤爲並後之有關于學自見意思健奇文復毅壯

敘學校之廢興以關風化喚起袁君勸學之意無一字不中款

李覯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句法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句法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尼止也句法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澤知袁州。范陽祖君初知袁州於始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字法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字法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謝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益見高古秦以山西鏖六國。鏖盡死殺人也漢書鏖皋蘭山下六國謂韓魏齊楚燕趙欲帝萬世。劉氏一呼。劉氏漢姓而關門不守。此語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學之廢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修有益者有力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句法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

讀此令人忠孝之心勃然而生

[illegible]得孔孟正脈

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譚作覃者非）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謝云此等文章關世教萬世不磨滅也）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東萊評治得好）

朱熹曰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太伯之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

謝枋得曰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因筆端有氣力有光燄超然不羣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悚然而忘倦也葉水心有云爲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此可與知者道

張以忠曰莊雅卓鍊奇邁高古極大文字

天下治安關洛盛衰與繫[illegible]一篇感慨而文[illegible]變化亦極[illegible]也文不過三百字而其中感慨無限

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謝枋得曰名園特游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慨廣其意謂園圃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有此文

張以忠曰盛衰之感慨想無限士大夫有世道責者世治平當思憂危至計無徒放乎一己之私園囿之樂亦可常享無斁讀終神悚

慶曆五年范仲淹富弼罷，杜衍好薦引賢士，羣小惑之，侍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黨怨之，因事傾名士十餘人，衍不自安，求去亦尋罷，琦以三人既去上疏論之，不報，遂懇求補外亦罷，于是歐陽修上疏云云，羣邪忌修，尋左遷知滁州

歐陽修辨杜韓范富書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一作慈）察臣愚懇（四字一作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親（一作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去（一作相次而罷，一作罷黜），天下之士皆共（一作素）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四字一作臣職卑）在外，事不審（一作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議）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六字一作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一作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二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二字一作人主）之所惡，必須此語（一作須此說），方可傾之。

朋黨專權四字說盡古今陷害忠良之本

四君子小人傾陷君子之術，兩文亦娓至

臣料衍等四人皆蒙陛下聖恩最厚，而忽一時逐去（十四字一作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荷陛下（三字一無此）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臣謂必有小人（六字一作必有一）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一無此字）。臣請試辨之（四字一作試陳其言）。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議（一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

其言動聽

又知此轉入意甚可恥

此段正說四臣不爲朋黨，情事懸爲大，足以入主之訣

歷引前年數事作一折証

稱（一作衆）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年（一作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八字一作可以辨也）。蓋杜（一無此字）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同（一作皆）歸于盡忠，而其所見各異，于議事之際故多不相從（十字一作故于議事多不）。至其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請（一作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則（一無此）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一作又至）。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落（一作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一有爲字）彰著，陛下素所（一作已）知者。此四臣（一作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無此）之賢臣也（一作公正之賢臣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及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四人（二字無此）眞得漢史所謂忠臣（一有有字）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夫（夫字一作臣聞）有國之權誣非臣下之所（一作所）得專也，然（一無此）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于陝西，琦等讓至

竝上相爭知其下公弗失爲和衆公忠爲國心事自是知此

倒一倒說皆是感發人主抵權

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作至如二字）當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特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二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事）（難進）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行則無推遲疑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國）朝常（一作畢）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

辭侮慢至有貴國（一作責一字）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八字一作力思雪恥）沿（一作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于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爲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一無此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

惟陛下擇之

樓昉曰辨君子朋黨大臣專權曲盡其情足以轉移人主心術之微消弭國敗之漸

張以忠曰朋黨專權小人傾陷君子實不外此二端然范陳四臣公忠爲國安所憑藉就平日立朝事跡一一折証辨明令主上洞鑒無疑然後忠邪立見其詞旨溫醇巽婉不懟不激告君者當以爲法

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外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一有失字）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佞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幷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

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恡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皆一作繇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繇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繇陛

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繇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

臣直士卷云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識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唐順之曰空引後節節應前

張以忠曰說入情事委曲透徹既覺婉摯仍復緊醒真所謂法與互用者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

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
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
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
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
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
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
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
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
料于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
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

有待而然退之不議其意而妄議修獨以為不然當
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
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
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
多猜忌進任小人于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
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于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
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
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
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
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

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
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
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
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
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
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
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
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
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樓昉曰此文出于韓退之諍臣論之後亦頗祖其遺意而文字無一語重疊真是可與爭衡

邵寶曰歐公嘗言作文之體初當奔馳久當撙節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為一體則善矣觀上范司諫書是何等嚴正何等舒放

張以忠曰急緩合度操縱入神中間名語奇思出之疊疊自有一種瑩然之光淵然之色尋索不盡

答吳充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然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才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耳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力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

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茅坤曰論爲文本乎學道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最是確論

張以忠曰此書及送徐無黨文俱是歐公自說學問得力處故其議論洞徹原本關乎至極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妙）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物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說小人無朋又生僞朋二字方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

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竝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爲之魁）及黃巾賊起漢（張角）室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乎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特盡殺黨人于白馬驛）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句豈不感悟）三更相稱美推讓而

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繇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呂祖謙曰風骨俱全

茅　坤曰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大類劉向諫昌陵疏

張以忠曰反覆辨論變化頓挫極其奇暢

本論上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善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猶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

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

結下綱

此段見治具不備防民不肖又有倡而驅之者幾何不胥而爲佛也

射之禮凡所以救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于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

斷以本之一字

引古事證

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

一篇主意步頓在此應上段

生患之而退修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

又引目前事證

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趍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

禮義二字與前相應

又斷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爲

語益有力前後六個勝字相應結句又與前且然之妙相應

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林希元曰佛教行于中國實因三道之衰昔周盛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有罰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胥歲時屬民讀法奇衺左道者有禁是時佛法何繇而入今欲去釋氏而不行先王之政雖堯舜禹湯復生亦有未能者歐公之論不爲無見覩原道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過之遠矣

張以忠曰修本而勝最得闢佛本領氣實氣虛一驗尤確

又曰先王之道大而難行佛氏之教久而難去爲今日世道計莫若禁天下擅立寺觀私度髡流以至聚徒焚熉惑世誑民者一切繩之以法俾不得實蕃有徒則自然日就消落不敢與吾道爭權如聽其自昌自熾于天地間而希必世後仁之化乃曰吾將修本以勝之其可幾乎此又司世教者所當知

春秋論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于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左丘明 公羊高 穀梁赤）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非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遂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

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勉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于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

以上縱申非春秋意也一句意

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就弑之日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

復申非春秋意也一句辨駁到無復遺我足破千古不決之疑復申非春秋意也一句上四反設辨物無遁處此乃就正題

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于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藏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耳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

此設辨得理尤勝以父病進藥事喻許世欲齊說許世子弑君之事

辨許止弑君事洗然辨析前儒所未有大意謂孔子前不信三子之言

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
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
藥之當嘗也敎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惡矣聖人垂
敎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
昌爲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昌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
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
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十年吳敗
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
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
也難者曰三子之説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
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
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
男子一以爲婦人得于所傳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illegible]曰歐公以弑君之罪坐盾是矣但不曾説所
以然處出必若胡傳之説始足以服其心

[illegible]大經曰歐公詳悼許止事正未明春秋之旨微
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爲
游夏不能贊一辭哉

茅坤曰後辯矣而議論猶正
又曰文發次篇所未盡更洗發辨析前儒所未

有也

王世貞曰歐陽氏謂盾止實弑其言甚辯而精無以
難也然知盾止之弑而不知其所弑也留
爲盟主盾實執政三年間諸侯被弑者三
而莫問也盾逐而穿弑亡不越境謀可推
矣反而不討非不忍也是不能爲成濟解
也董狐直而筆之婉而辭之盾故所欲受
也止不嘗藥罪亦淑矣國人胡爲疑之止
又胡爲自疑以走也豈不章章見遂謀哉
孔子因其迹推其情而不易其舊也然猶
微有可疑者春秋虞廷之爰書也曰罪疑
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故兒盾
于會見買于葬使天下後世之爲惡者不
得以文而飾詐其刑惡者亦不得以其文
而飾怒也故曰微而顯志而彰其要卒歸
于忠厚也

張以忠曰歐公此文議論暢發辯詰精爽無瑕可擊
又曰歐公之旨得元美深矣而從容但公敍二
傳終不可廢則盾止二事終是疑案況哉
許止事尤足深鬭奈何必懸斷而臆決之

縱囚論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加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

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

死說聖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

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呂祖謙曰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處詞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脉

茅坤曰文章紆徐婉曲說盡事理曲盡人情惟歐公得之

張以忠曰縱囚一事原其隱微太宗原不可正告天下此文翻駁甚奇立論特正

滁州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外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而喜與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安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樓昉曰不歸功於已而歸功於上最爲得體敘干戈用武以至平定休息施於滁則又善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想

林希元曰此篇專歸功于上之功德第一節先敘滁之景以爲亭第二節論滁爲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爲滁人立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民同樂取以名亭

張以忠曰恬雅圓密氣脉雍和政從苦心烹鍊得來但人莫能識其鎔錘處

歐公之文亦多是竄改到妙處只初稿醉翁亭記原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止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此一截說山）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說泉）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說亭）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此一截說太守姓名）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節說亭名之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其樂在山水與酒）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窮○而樂亦無窮也○（此一節說朝暮四時之景承前開後總說）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此一截說滁人同樂於此亭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觥酒爵也唐人會飲以籌記罰酒令者）坐起而諠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此一節說太守與眾賓同遊而醉）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節說太守所樂之異）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陳師道曰記者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歐公此記直記其事而文出自然少道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信矣

虞集曰此篇是記變體歐陽以前無之或曰用賦體非也逐段敘事無韻不押只是記體第三段序景物處雖似賦然鋪敘記中多有

凡六段

張以忠曰神雋稚鍊韻調俱絕

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于其嫂，買臣見棄于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肩竝）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韓琦魏公琦相州人初封魏國公）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至和中公以武康軍節度來知相州歸故鄉也）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于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牙者將軍之旗 纛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為公榮；桓圭（桓圭三公所執）袞裳（袞裳三公所服），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于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彝鼎周禮注宗廟祭器上書者彝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三代時尊也所以盛鬱鬯 人臣有功德必銘于彝鼎以酬功）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于是乎書。

樓昉曰：文字委曲，善于形容。

唐順之曰：前六段依題記起，後乃歸之于正，此反題格也。

敖鯤曰：按晝錦自項羽、朱買臣言之，卑陋不足道。韓公當世偉人也，偶以名其堂。此記乃述公自少貴顯，勛業在天下，與窮士僥倖得志于一時者不同，所以名堂，蓋示昔人所誇耀為戒。歐六一不特文工，其識遠矣。

張以忠曰：韓公德業冠代，而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今之從政，蓋斗筲之徒，無足筭也已。

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亦以自戕爲標者

[illegible]之文

労筵用含

送徐無黨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禽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愈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先抑後揚自上說下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一句極轉

前涵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而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繇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樓昉曰轉折過換妙

林希元曰此篇乃崇本抑末意議論甚高以是送徐生可謂進人于道矣

唐順之曰六一公身蹈此弊故言之親切如此

張以忠曰公文章冠代而所言如此固知立言不朽古人餘事世人琢句矜字以文自鳴政繇見地不高故耳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天地嚴凝之氣盛于西南）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于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秋色淡白）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

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草青秀而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秋官司寇掌刑而殺）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方金行之聲）夷則為七月之律。（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

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樓昉曰：模寫之工，轉折之妙，悲壯頓挫，無一字塵涴。

張以忠曰：神奇玄暢。

三段論其學之深源於流何等步驟而間中春容溫雅結束緊人

讀李翺文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爲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耳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

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柰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樓　昉曰文有韶令收拾在後面數語上亦有感之言也

朱　熹曰歐文敷腴温潤惟讀李翺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悲歌慷慨有嫉世之思

李　塗曰歐陽子學退之詣文皆以退之爲祖加以委態惟讀李翺文所謂青出于藍者也

邵　寶曰此篇爲讀李翺文而作其意味深長寓憂世之志與令愈讀而愈可喜愈玩而愈不窮

張以忠曰意味渾涵神情淵穆其一種憤世嫉邪之思溢於言表但毫不露圭角所以爲妙

唐書高祖紀贊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爲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繇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何如而其後世或竊以隆昌或遠以壞亂或漸以凌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雖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唐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濟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者歟

張以忠曰血脉相生首尾相貫縱橫曲折法度極嚴

又曰此文前後議論若經他人手必數千言

唐書藝文志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諸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

使好奇傳愛者不能忘也然猶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无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无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宰相奏以千

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寓教坊於秘閣有詔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

張以忠曰尋源別流議論俱正足極有經緯之作

原缺第五九葉　原缺第六十葉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讐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林希元曰文有起伏意有嚴規而辭氣雄壯

張以忠曰說盛衰之故大足神悚文情喚應尤妙

五代史王進傳贊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横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麾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旣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家者不過

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張以忠曰文不滿三百字而層折盤旋抑揚感慨極其闊涉持世之文也

又曰俯仰世變意甚激昂而辭氣和平殊無矜厲之色

王安石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與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繇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

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與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敖

鯤曰荀子以性為惡以禮為偽皆有見于在人者而未原其在天者天之賦人以性豈有惡哉禮性之流行豈有偽哉是篇內云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又云荀子不知天之過得其意矣其文精練勁潔亦似荀子

張以忠曰識正論高傑然名筆

荅韶州張殿丞書

此文雖專爲推揚己之先人而發然特論良遷勸被人情垂戒千古名世之作也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絶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疢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

推尊先人有體

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否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厭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

自此直至結尾文勢聯連相續不斷史世其家猶用齊太史事

與經別重以顯明徵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直至此七八轉而不過二百餘字曲盡文字之妙

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破其私僞安能無欺于冥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閤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此閣張殿丞

樓昉曰文字宛轉抑揚中間一節曲盡竹史情態古今史筆得失只在公私疑信之間其論甚備

張以忠曰古今良史無踰遷固然司馬氏世司典籍故能舉三千年事網羅而斷制之班氏自父彪世已著述後傳數十篇迨固始續成其志則兩家之紀傳信而有徵惟俱以史世其家耳後世掌史職如閣傳舍而愛憎毀譽任意縱橫夫安得有信史哉自宋迄今吾又不知將何極也讀此文爲三歎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廓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馬冠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十一餘萬凡所以守

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事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昆第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郡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樓昉曰法度森嚴詞意涵蓄其褒余公處亦兼有抑揚不輕易下一語

張以忠曰筆力清勁體裁高卓此等文字直凌蘇曾而上

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爲第一
起端敘語須替逗發題應之理百奇也悟然發離睨九工
發公文章得韻醉在事市令依如住詩便變及奉樂作傳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作詩本義便指紫朔毛鄭所未到作奏議便史與陸宣公並作啟作小詞亦不減唐人花間集作傳文字之祭首也王荆公曾以其文章之妙編亦狀得恰好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餘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迍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噓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茅贊曰王介甫此篇文字慷慨悲哀詞氣雄偉然意與言會言隨意換渾然天成殆不見有辛合處

張以忠曰勁爽閎俊縱筆所如自有奇致

曾鞏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太丘其隍因太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暘湮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舃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游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音激烈或靚觀微步徜徉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張以忠曰筆意精簡筆法秀異其頓挫跌宕超邁等倫自是鉅手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眞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慂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造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僂

斯月議論正筆力高簡而有法質而不俚

敖

鼏曰魯顏公不獨一死耳當祿山反天下震動公獨首挫其鋒以致四方響應唐室復振功固鉅也矧其生平歷忤大奸屢斥不悔則所以處死者素矣豈徒感激于意氣而見乎此記筆力甚高而義理尤深三蘇集所未有也

張以忠曰祿山之叛首抗賊旌功在唐室炳炳不磨矣至於馴歷四朝剛方勁直秉道嫉邪不畏彊圉以迄于死精忠峻節上薄七曜千百世後聞風興起猶義形于色此記激昂沈愴風示不淺

佛之盛儒之衰也然惟儒者衰而後佛者始盛行于世則習佛者何其專且篤而業儒者何其自暴棄也聖學者奔鶩名利者汨汨志趨如此向安得勝久大之業哉先生所以慨然不勝感激也

既無學術又無事功而猶自命曰儒者可愧也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棲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其于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于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棲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于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棲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朞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棲之來居至於此盖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其一無字）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攘經營攟摭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植之如此至於（一集字）至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敎化之

此即欲渉子之論意 讀此文知南豐先生學術之正

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
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
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
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張以忠曰王荊公龍興寺十方講院記云今夫衣冠
而學者必曰自孔氏而士之行可一鄉才
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痡切
感傷與此畧同但此則持論毅然而彼尤
含蘊無盡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就琴發出許多道理與聖經賢傳相表裏東坡嘗稱曾公文章本六經信矣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
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
能肆筆而已又當辯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
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
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
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

轉到禮樂詩書調振

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
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
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
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
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
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
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
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

以下論求之乎內

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
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

此六藝下數句引易傳易繫成位意

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
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

此合上面內外言說

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

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

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以忠曰精妙宏深文尤峻潔此深思極撰之作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巳數百歲其舊法巳亡舊俗巳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

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巳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巳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巳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巳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

以孔孟明先王之道立論甚高

又前度時君之所能行一句

此一段說盡戰國遊士心術與其策之利害

策士之禍如此

先王之道可行如此

以下明叙書之意又反覆推之不可不知至[illegible]滅則與經義皆悉此意之助而不足以爲病

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跋　鯤曰崇正道抑邪說此南豐學術之正

張以忠曰說到明其說于天下爲放絕之善識正論高而文格尤潔而貴

史之不得其所託者多矣即今之實于古者亦頗多[illegible]混淆是非無據者[illegible]史耶

[illegible]代史臣歐陽氏五代史亦足較之

知此方爲良史

合此段議論只見後之作史者不能行萬一

南齊書目錄序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知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所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紀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自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

司馬氏尚不足道無遺識餘子可知

又一宕承跌旋勁

又一頓

所恨不得其人蓋不獨一南齊書爲也

又安得作史

曰所托不得其人則作史者所職文章一無足取餘者也本未必以史李氏作論

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耶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托不得其人故耶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

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張以忠曰褒誅是非不足垂鑒何名史史蓋難哉

又曰一代君臣政治綱舉目張規模宏遠燦然可覩然後秉筆者亦得鋪張揚厲照耀史冊若末世亂朝事跡既無足紀而史臣又遠不逮古人所以讀者恒病嗚呼作史亦蓋有幸不幸也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十三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蘇洵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言易道之神所以救禮之窮禮不變則易不作作易者聖人之機權所寓也

禮爲之明易爲之幽奇論天開議論可見此老胸中六經無不淹貫

公[illegible]而好易因易之道深[illegible]而不明若講儒以附會之說亂之[illegible]去之則聖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恠以夸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人之言見象作易傳未成而卒

說禮之用已盡此復說出聖人作禮之意

好頓挫

好文法

[illegible]只用兩句

合說一段

以獨得之見發爲文章宜其自發不盡快論先段見得有禮不可無易

評論易道見道之所以神

[illegible]而天下尊之也

說用溫卜筮

[illegible]

故

鼂曰易與禮皆聖人之道行之天下萬世一也

是篇由明尊信云云皆蘇子立論闡揚之妙至于易取卜筮本聖人神道設教門天下改過遷善之門而此以爲機權似失之矣

張以忠曰發論甚奇結想甚確雖復頓宕縱逸而筆氣終歸雄渾

縱放澎湃總歸雄渾

通篇四五轉處接住

立論精密而結調本局

又生出活叛二字來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殹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内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驗已道出單薄氣動

此一段妙必先衡此二許然後立論

亂得詩旨

此補論前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舉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禮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

此下云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不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此段從刪

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于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張以出曰就色怨二端發出聖人維世立教意自是正論而文復反覆廻翔神味淵暢

宋人有薄悴雕厚之氣者老蘇一人而已

入題灑脫

以三代忠質文之異尚言風之變

忽入感慨又頓挫

以舜禹湯文得天下之異言風俗之變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大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

官棣

語殊奇譬

可慨

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辠而以告人如曰彼有辠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辠在予一人予一人有辠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繇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失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引証切

張以忠曰神駿宕軼筆法靈變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采者也蘇得孟子熟方有此文

章

當是時諸侯之國皆各有史孔子亦大夫也故得循魯史因其稱乎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所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

此文只是一事問答辨駁到底

者也辨難者從辨釋者他

發空立論者絕一節高一節

此論每節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辯辭則逐節有解之也既辨完又起以辯証設後辯又起則辯似尾了前

千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一句收正意　下即開說）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難詞）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借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辨一）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難二）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下入本意轉）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

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解二）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上一節主意在先）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解三）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擅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解三）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解四）其意曰有周公之

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真是論）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得痛快感動人）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恆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吳越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呂祖謙曰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

襍惟此篇意多而不襍

張以忠曰此文煙波萬頃無限曲折且轉換變化而置玲瓏文情文勢之妙如犄龍交於筆端如風雲集於楮上

老泉自註云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此篇議論精明文勢圓活

如此辯駁是著得斤兩文字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于仲尼孔子曰諫有五義一譎諫二戇諫三降諫四直諫五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也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巳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巳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繇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于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

將說客之術以補夫子諷諫之論不免于縱横之病然亦是一說

此等文字模倣前御

援引古事與殿律切傳而不費

議論詳悉句上義然此等以字富于典節中求之方見老手手段

引証極爲勢宗事說亦曰有理但所援者不過春秋戰國人品而不及漢唐諫臣一無足採者蓋此蘇公所以不免于戰國縱橫之議也

憂敎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湊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勸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于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老泉習從橫家故以從橫之術斷孔子之論然其說自高人一等非字求步因類把龍逢比干形容何等收從

張以忠曰蒼勁縱逸深雄古健千秋絶調也

管仲論

敘事起乃一篇本末事情之總

老蘇大率多是權實此文明白的當前亦可學後不可到中間抑揚反覆及發揮處多人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立是爲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有斷制）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擧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絶于耳色不絶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

好思致淺空一點何處得來

抑揚反覆發露兩有餘味

此段是代管仲爲謀文章妙處既欲發管仲須是思賢吾身生管仲之時看

仲之位為仲之罪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凡頓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狐偃趙衰先軫楊處父）靈公之虐（文公子）不如孝公之寬厚（威公子）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

到此意已備又以晉文折証

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此事見管子）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事為証然後立論）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改桓為威然老泉生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必傳寫者追改之耳○韓非子言管仲薦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深以罪仲）

引二人俱賦及進賢切証

收得精神甚有力如破竹勢句緊一句

原缺第十六葉

高祖論

此篇須看他抄應在初揚又須看接下辨系作有以應為實

此論因高祖付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三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怪處刻什作文非淺學所到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無）此（也）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論之冒頭）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

老蘇因斷漢書事立一篇漢論斷樊噲如一篇題目分周勃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所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也

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眾人讀漢書然安劉氏必勃可令為太尉二句盡說高帝知勃尊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老泉學識未易及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指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急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

此論謂高祖安劉必勃之言是知呂氏之禍其不去

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呂一段意思之高謂高帝命勃斬噲是欲除呂氏之爲昔人所未發

本以高祖病中命平勃斬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

論前面不說取必近節出新奇乃奇論直到此方入事

此段如一段

論之講題

此段如論之結尾

繼溫評言權秋人而理之此際更傳

李端曰文字要駕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揣摩以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

揣摩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長於論

曾鞏曰老泉之文偹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作高祖論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張以忠曰想奇識老而筆氣橫絶此豪傑于文者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公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姦而士大夫許其以先生爲不然作辯姦一篇云

一轉最妙言安石乃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當時人不能識而不救遺

指安石傳

指辯姦

辯姦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繇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上略拓開此況縣不入何等超伏

結處更發得有餘不盡令人一唱三歎

卽此轉作結極技娟

姜寶曰知介甫于未用者蘇明允知介甫于方用者呂獻可雖盧陵涑水皆在其下知人難哉

張以忠曰蚤見奇識深文至論

又曰安石學不遠中商管韓而言則必稱唐虞三代所以紛紛更革卒亂天下當時蘇公以爲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必有窺見其隱者雖然仲尼有兩觀之誅明允苟知人之悉哲正卯安石不足言而魯宋有幸不幸也

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文字極雅李惟貞最似此篇近之心術篇之妙是也

此篇多名言遂設為束結蓋本兵書與孫吳今而雄言之者

篇中凡九節各不相屬

一段中有幾許轉折反覆

此以養心為結古定體

此正所謂知己知彼

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極深奇矣

權書心術 論將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此篇通學孫子兵法雖混為一篇中間遂段各是一意此篇凡九節今區以別之○此一節）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此二節）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此三節）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此四節）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于險。鄧艾縋兵于蜀中（縋音墜懸索也），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此五節）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此六節）

此兩端最得兵家要法然皆古人已試之真機孫臏之源也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此七節）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于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此八節）

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此九節）

實曰：此文絕似孫子謀攻篇，而文采過之。老蘇自謂孫吳之簡切無不如意，非誇辭也。

張以忠曰：深於兵書，其精要處非二蘇所及。

主意說當時兵驕宜用濟韓公以爲敗之術議論老出已見未必純粹而才氣豪邁俊偉此文似西漢書賊雄排可

一篇大旨 看他用字 說盡用兵本末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逞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琲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音城)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亡足怪者昔者

用兵決勝之時 三個有餘字甚在後是韓非商鞅之流 點化得好養兵不用之將 一喻收拾

筆力勁 句法 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論驕兵之禦 又一喻暗應前江河之喻 看他過接處 千里之河一瀉駛杜然後歸到聖人控 入本事相關 過度之妙結定了便歸入今事 延前養兵不用可畏句 老蘇在子蜀卒之驕故爲此論 時事一一如指掌

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于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所陌間其曹逞逞偶語亡所忌諱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

看他造語　當時士卒之情如此　雖不深言而意切　接得尤妙此就入太尉　痛陳　本爲名言以之闡說韓觀

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筑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瞑瞑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示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

公剛必斷而謀當　又以戰守二字繪之文字逸不困　此言可以行之于尋閒歸戍之時而不可行之倥傯

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

執圓之月說紅上得輪立論　以嚴濟寬于當時尤中肯綮　此論從韓非孫武子諸書來　二抱前

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于驕君臣

總說而密

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樓昉曰議論精切筆勢縱橫開闔變化曲盡其妙
詞嚴氣勁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
深識天下之勢議論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張以忠曰三代帝王習干戈以禮義敦介冑以詩書
與時兵民不分振旅治兵皆有教行其間
兵即不用有何可畏聚兵之患寔繇秦漢
以還將驕卒悍而上失其教耳蘇公不惟
其本而欲以術整齊之豈至計哉然其文
深雄奔放名語奇思層層不竭超絕倫類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占得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恠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恠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

老蘇自任大文節亦大

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于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于洵何有哉

分明是以賈誼自居未見其人猶孟子然而無有乎爾意

此篇骨子原自韓文公與于襄陽書中來而氣特雄

自明其不褻天爵天爵精而謝言所以必求用也

賁乎有罪處不閑鎖

邵寶曰天地精英在聖賢一身聖賢精蘊在斯文一脉老泉自處最高

張以忠曰卓然自負神駿氣豪

又曰文有湍激潆洄之致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我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于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于地惟爾張公安坐于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于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碪音針）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于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于急

此文二段敘第二段精神二項

代天子言然是天子氣吻

此老蘇六字之精神處

敘事修嚴

北下兩節凡七八轉處極妙如鳳之舞須加詳之是

有亂無亂至弛句即前面不可以武不可以文令看他如此精好

好議論好筆法

此下議論皆從上敘事中轉出題畫像張公實國體蜀人是力據而碑

出怨得好蘇老泉是蜀人故此一段尤簡 此正天子所云毋助變毋恐此不可以武疑而張公至蜀所以爲重者守也 此三四轉尤妙 詞氣嚴整有法度政不必有像而亦不可無像此三四轉奇甚最好處是善回護蜀人公爲人也所以尤妙

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于斯雖然于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隣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于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則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四句見格式臣謀夫不單係特用張公之意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歸結得体

李攀龍曰此等文字從虞典商謨中脫化來而氣槩春容詞調老蒼頗埒世君臣都俞氣象非後來學操觚者所能彷彿

張以忠曰此文平夷高雅而筆意渾厚最有氣局文字

蘇軾除呂公著守司空制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旣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具官某謨謀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同至都堂議軍國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樓昉曰此篇議體而加以俊邁四六文字難得有血脈只舊宰相平章軍國此是求舊元老大臣人望所歸此是用衆故以求舊用衆爲主張公著是夷簡之子餅相印而仍舊平章故中間至末後叙述如此

原缺第三五葉

乞較正陸贄奏議進劄子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恭惟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語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

反覆曲折加甚焉心苦是筆舌互用

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于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宋濂曰說陸宣公事便學宣公文章坡老天分穎異筆力神巧誠不可及

張以忠曰陸宣公奏議無一不是格君要與德宗當流離播遷之時稍施一二尚足補救亂亡況盛明之世人主果能置諸座隅反覆熟讀與有啟發聖聰裨益政治者蘇公以是進君正蓋臣忠愛無已之懷而文尤諄切溫醇可爲告君者法

文知兵江淮川汝溱洧書又知名山廣陵問絳馳見滄涪不將絹捐不盡載傳繼然不保無言之高強也

歷舉四代之君譬仁暴不同收兵雄武殺之主也然而嗣之烈行宗社覆亡禍之淺者受兵多難皆因好大矜功輕舊四夷拓地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繇用兵至于興事首議之人宜蒲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繇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浸尋及于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

漢大征伐不休之故迨自詒伊戚迨至于此後世人主可再蹈往轍而不深懲其禍哉

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

前說四大段不如此末段精神不[illegible]

非振起文氣雖使人主讀之得勿感悟

此又証引本朝事以動之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繇此觀之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傷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

詞氣深巢

非知仁宗之不得已而用者

一時小人好兵邀集衆動誤國

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已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元寶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此安石力行新法本謀然造端成功雄謀安在

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構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横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皆妝賊已降俘纍老弱困敝腹心而取空虚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實禍勉彊砥礪奮于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于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豈有師將于邊而賀殺于廷者

說至此人主莫不惻心

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于白刃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于挺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

敘夠遠客而因計先斷矣得有餘力以制其後

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輭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廪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猶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于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意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意所背以之

如此狀惻惻不能回九重之聽則惻所謀固不成而不能察其所致也

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于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于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于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彊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三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

用兵利害上已說盡此陳已所以諫諍之意說轉開發極其事勢

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于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血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于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于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

大臣說老用兵安有沮之者

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
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
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樓昉曰說利害深切老臣諫君之體

胡時化曰說出用兵利害曲折詳盡人主見之得毋
動念可謂忠告善道者矣

張以忠曰長喻廣引反反覆覆無非欲人主鑒往代
亂亡察時事得失深戒用兵之禍永保靈
長之福警醒嚴確婉篤和暢蓋不獨文章
之妙也

此書敘說起不用冒說見高邁筆意高旋六句敘雅極詩回奧態之從此豈俗人所能可及

以孔門之徒比己與歐梅此意最高

空中發此高論

古人作書不虛美而容如此

嘉祐間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作參詳官取蘇軾中第二乎時有雖知知擢者皆不預選故持後士論洶

上梅直講書

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嘗竊悲周公之不遇及
見孔子厄于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
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耶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
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
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
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
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
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
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
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
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后
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
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
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于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
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聚于禮部執事與歐
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
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
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

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張以忠曰神情紆曲氣色嶙峋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夠于遲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于相凌也于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于相怨也于是制為

朝夕首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于室死以葬于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于相離也于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于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于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于相侮也于是戒其羣居遊嬉之樂而嚴其射御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

莫大于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用之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濶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姜　賁曰易以賁飾噬嗑而此論發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苟合之弊故聖人制爲之禮以飾其合逐段引事參歷經典尤深得易之旨

張以忠曰至言精理極有關係此持世名文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

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回前

歸到上立正見忠厚之至

夫子夫子作春秋亦刑賞忠厚以維世宏高詔文示之兩可見二道之傳結以有餘未盡

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羅洪先曰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東坡平生極熟此書故其爲文駕虛行危惟意所到其論刑賞也曰殺之三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此等議論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將無作有是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張以忠曰藹然仁人之言

又曰波瀾相推往往層折

說大總起頭有力

此篇前面且講春秋尊中國以殺本題

是夷論出人意表乃筆力

高論語至末後兩句解釋甚矣

此下一段正是爲發難張本問架亦本原處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衞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昔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

此段敏難又爲下段解釋張本

揭齊晉秦楚四國事反覆三段別層出其嶒筆力甚高

開調有力

此言春秋不與戎楚下二句反覆上純不純字轉下意

此數句聯合前後有千鈞之力

上說戎狄全無分解處人皆以爲如是重深絕不治處今乃出入意外而說戎狄如此

收合中國說入戎狄此自是戎狄說入中國見以不治治之本意

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結得無弊

呂祖謙曰前面開說長後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一轉故也

謝昉得曰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

張以忠曰醇雅圓融最有體局

一篇眼目主意在大節二字議論高氣魄亦高可想見當日開衙手筆

轉折處筆力去高

伊尹事功只六千柄湯又其難于耕大畢放之復之而人不疑其許其之節素見信于人此見論伊尹者無踰此篇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廉潔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單食豆羹之積一鄉之推議論驚人

頓論根子

說辛耕天下亦不以見聞中學了一燕之異是王理亦是深論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

以舜禹臯陶天雖伊尹見得舜禹惟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伊尹惟素有不屑者足以取信天下雖譏與放與而心一也又法三再放下全得一毀今之君子有可以利己則靡不爲矣天下何事可做故曰惟有時可以爲

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于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恐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

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于天下爲一希潤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張以忠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又相湯伐桀而又放太甲而相之皆從古人所未有之事尹創爲之而無懼無沮蓋自信眞而天下疑信弗計也後之君子內無以信心外無以信天下不識時宜而湯然思踵其轍未有不獲者公此論蓋深痛夫拘常守故之儒而非謂君臣之際可憑臆而決也

以孔子作案入荀卿昇一篇綱目　云問　迅接處不費力　拓開　借此立論未必是聖人之意　李斯坑儒焚書出于荀卿此論前人未發　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　世與獨兩字下得最好見荀卿爲異端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

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

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繇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大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又挨到李斯　服荀獨字　又推到荀卿　亦詆荀卿其文一字不可易　荀卿切　仍以孔子作結

鍾惺曰寫出千古來一執拗乖戾之人皆爲荊公而發

張以忠曰深文峻筆議論絕高

秦始皇扶蘇論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蒲浪反）海走琅（音郎）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一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

此作與范增論俱是東坡晚年文字筆力高遠結意出於韓不[illegible]　[illegible]

眞於一語 疑處能應偶 屬國乎 此正天之將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處 東坡以秦法之弊作斷見得法弊于此以至如此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痛

上面叙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奸殺看此段解得甚好 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答前假問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高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作此論妙法從老泉傳來令人作場屋文論當以此爲法凡議論好事須

再說兩段見得非平易忠恕之道 言秦之亡由于法令太嚴禁上意 千古決論 因始皇說入漢武帝武宣帝爲所渾刑 切証可爲後世之戒

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涵活義見亦精微意味亦悠長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人之言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

也答前設問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謝枋得曰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于蒙毅之去左右而在于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爲戒一說李斯趙高敢于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于斯高之亂而在于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當以爲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于殺其禍反

及子孫附入漢武殺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張以忠曰看破古今事局尋究原本理確論邃識正筆高至篇中頓挫跌宕變化圓活尤非他人思力所及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于無有繇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自昔周之衰至此皆老莊

（從有今昔所由出三字見得道德之患　中間原于清德得此論始透）

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于勝廣之亂教化不足

（仁義生于恩忌二字入情有莊道夫情禁禮情之至心然無恩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于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

（入老聃之罪爲下段張本文問巢然　此意從孟子論楊墨無父無君說來　從引到商韓筆妙）

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繇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妻　賓曰此論韓非之禍原于老莊即是論李斯之禍出于荀卿皆拔公衛道之文

張以忠曰深醇駿快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雪）也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詐稱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爲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後陰使人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

破秦起于項羽其殺宋義輕過無勢不然已

氣滿而足

被翁范增論始是心是請居儋耳時作所似而意遠昔深思極精之文與少年制科論說不同乃知此翁節義必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死中求活 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是不貶意范增

樓昉曰：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弒義帝，便是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增所立，三人生死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得出，筆力老健，無一箇閑字。此坡公海外文字，故有老氣。

張以忠曰：精識奇思，情理曲合。

又曰：開闔起伏，暗自轉應，絕無痕跡可以追尋。

忍字是一篇主意謂子房不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忍耐以就大功名知用力士提鐵錐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父老之圯下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教怒罵注以折其不能忍之氣而教之也

此眼俱是說無作有當取其法

使子房見之亦當心服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法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傳知此本末 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子房使力士提鐵鎚重三百斤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以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父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子[illegible]

翻弄筆力何入到得

子房後至怒罵更與之約子房果至父老曰孺子可教也乃授之書蘇公卻此語以發明之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二年）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勾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勾踐反國乃苦心焦思置膽于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

此處又提前語重發明之

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

此是因舉始圯上起議論意思甚高美理亦正當說得透徹

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圯上相遇）而命以僕妾之役（暗說取履事）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萬派飛流注一壑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

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祖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

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齊王 繇是觀之猶有剛强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引證）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收得奇

黃震曰東坡之文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

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述敘事留侯一論其立意超卓如此

唐順之曰一意反覆到底中間生枝生葉愈出愈奇

張以忠曰雄健渾深神奇不測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　又是一說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强大削亦反不削亦反)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暗說晁錯)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人任其責(暗說晁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也)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章)

(發所以進晁錯之說)昔者晁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伏後案後篇皆解此句)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己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鄒浩曰東坡之文若晁錯論以神氣爲主不以字何爲工

張以忠曰己居守而天子自將果能縱行其策亦有間之於外者即錯自將而討吳楚亦必有間之於內者觀景德中澶淵之役寇公旅天子俱行而猶罹讒譖好成功之難固如是也後之君子其可不量時宜而毅然自行己意哉

續楚語論

屈到嗜芰（芰，菱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此原是左氏）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于路寢，不死于婦人之手（見喪大記），至于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生死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于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趨不同，然皆篤于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于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于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見檀弓）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荀偃），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撫其尸）曰：事吳敢不如事主。（荀吳，偃之子）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時伐齊未成功，故懷子指河爲誓，必欲伐齊）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于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云云）繇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唐順之曰：逐句關鎖，似諱辯體。

張以忠曰：崇言正論，引據經典，確不可易，真足以彰子木之賢而破柳州之說。

眉批：屈到其芰，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柳子自白作此書，明大中之綱。死而後世有論學者乎？無取者而東坡亦之盛，實即子厚亦實首肯。論左氏之說，取子厚之論，筆力發化意，見反覆。

眉批：三引事，事自屈死。

眉批：一段。

眉批：若敖，屈氏八世祖。

眉批：句語硬挫。

眉批：此段以大不忍意，破忍絕其父將死之言。

眉批：此段以莫大之陋，破思其所樂嗜，及引曾元、宣子二事，以美子木。

眉批：兩引事，重處君父之死。

眉批：只斷後一段，意自甚完足，且有筆力，有關鍵，收拾得好。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十四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古今文統　卷十四　目次

范文正公集序

此文脈絡條理最是精密而文亦奇古極品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誦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

讀之數過乃知運筆之妙直是天工非雕琢可以得議

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

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稾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千流萬派歸宗

此段關鎖極妙文字不如此不能振采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徒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于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

古之豪傑任天下事萬試不盡所非一時苟且僥倖即或臨事權亦必生平蓄定於後能得然而隨而莫之與爭不然而發一時與作之底嫌不立識者此文說得透快

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

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于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非知范公之深不能道此

議論固奇結法尤奇

張以忠曰氣若洪濤而筆情曲折俱是精神轉動妙極迴翔至論文正平生正使親炙者不能如此曉暢

又曰古之君子王霸之畧皆定于畎畝非仕而後學者此一段勘破千古人且亦足徵蘇公所養

張文定公文集序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章非不敏且博也然至于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

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于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

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于人情是非有考于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爲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于公者獨求其文集手較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畧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爲文若干卷若干首

張以忠曰希文公所慕樂全公所感故序二公文極其贊揚然皆闡其實行不是溢美

又曰有名世之文無大臣之器者古今皆是故論篤者當亟嚴色莊之辨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拒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于天？而禹之功與天地竝，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亦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道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大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申，申不害也。商，衛公孫鞅也，相秦），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于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害，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于天下，其禍豈減于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蓋公善黃老言，曹參避正堂以舍之），賈誼、晁錯明申韓（語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于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合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敎之，至天聖、景祐（仁宗年號）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王介甫），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聖明（哲宗元祐初年以王氏之學爲異端），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七十六篇于其子棐（公四子：發、奕、棐、辯），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唐陸贄字敬輿，謚宣公，有奏議行世），記事似司馬遷，詩

云宗儒[illegible]此秘書[illegible]分[illegible]　六言字陳彥哥言字正聖其有大非意

賦似李白此乃論贊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
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子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
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
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乎子此
五物之間豈
不爲六一乎
放　鯢曰昌黎集坿李漢序之六一集門人蘇軾序
之二公之文未必不因序而益明斯亦豈
人力也哉
張以忠曰歐陽子有功斯文與昌黎並此是蘇子寔
錄語然非此雄文鴻筆不能如此闡揚推
至

王荊公以此爲韓白優劣論以文考之信然然實記之變体也　文爲韓公立地步　此意高自莊子夾化來　此段獨讚公所以羨慕樂天之心

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
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
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以無愧
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
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
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
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
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

此段讚中二公相較生平筆公功業濟世生民而樂天止自適其身其優其劣不較量而可見

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
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
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
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
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
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釆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
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
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
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
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

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蘇

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放　鼎曰韓公雖以樂天自處而樂天功業實不及

韓公此記既褒美韓公亦不貶樂天或謂

得體

張以忠曰高文遠韻

策畧五

此文游言暢之中精采奕然名理敷然

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

自此以下理勢如此

歷代古今亂亡之轍數語道盡

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材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于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

自此以下說天子但知其安而不知其危

前面許多議是說秦二世唐德宗

呼應作議

此以下皆設實語

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
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
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
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
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
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
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
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
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
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

此段是推本以爲未有人及此

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
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
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
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
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
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
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
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
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
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

洞悉時弊

隱而顯字兌得用字亦不放字

詞之爽心敘事易失之文字不詳則便推援不定化此經可法

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
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
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
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
知其才之長短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
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
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
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
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
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

名言

校上

本參之論

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
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
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能從容終日歡如
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
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
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
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
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
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
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illegible]

想見聖世君臣氣象

著項而說往多際信自可見

先有此五項在胸中方有此議

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繇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樓昉曰此篇主意在通下情間架整波瀾濶議論佳可爲策格作散文生踈苦于斷續不相連者或句語費力者熟讀不患不進

張以忠曰精神淵注識見老成真寔經濟文字

又曰五事乃萬世人主可通行者不獨宋代

倡勇敢策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于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梃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于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于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于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楯相搏勝負之勢

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欲覩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于是嚴刑峻法致之死亡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强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于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亦循循爲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于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爲之倡乎

樓昉曰回斡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物理

一鍾惺曰論事之文極透徹極委曲極變化非求其文之工也不如此則其言不信不信不行則吾之論終不可見之于事而歸于無用故有用之文未有不工者也

張以忠曰文字風行雨集馳驟飄忽而神與氣自貫洽其間

又曰慷慨時事而深病朝廷之無人邊垂之無將悽痛之至言言快切

一轉如善射者力重而矢疾

須合兩句作下句錯綜之法

兩盡人情自他回斡

文字止兩大段而回旋進退極有功思前之引喻是掛飛舞不可蹤跡

反收

周悉

於私[?]意

談兵食之病普天下不逃矣更使人柴然自沮者而不使人柴然自沮者之有道而其言有婦者故也人臣進言于君者豈可徒訐也之而使其君柴然自感正意在此種原出上面許多話成一篇文

东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數十遍忽得一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如此掃去　起二句最力量大非韓公不足以當之孟子厚何以為褒公大過似孔孟廟記　子瞻持論生死得往重一氣字　大文字不可以平奇主格尚求之　言文公事業是浩然之氣所發　論浩然之氣通天地貫幽明當是尋常議論而歸公以為此理之常無足怪　若直是與世俗之侫阿諛淺陋者言　主者　復文公只消此數句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起句從接亦不弱）故申呂自嶽降，（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傅說為列星，（莊子大宗師篇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四不字亦有力）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以上一段論潮大之氣即已合為廟祀之意）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皆異端也）歷唐貞觀開元之盛，（唐太宗貞觀玄宗開元）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以上言唐文章之弊）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下之溺，（文公原道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救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貶愈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帥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眾皆危之愈至對廷湊方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公久留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而出廷湊不敢追者公之力也）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汙藻之豚冥昧之魚似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孚信豚魚為貴蓋中心有一毫之欺非中孚信之實者雖豚魚不可欺也）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得于浩然者）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山南海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鬭遂罷愈為兵部侍郎是不能止其謗也）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以仕歷陽山貶潮州移袁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而在朝之日少也）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平民一等相胥）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

極其贊歎豈說得公之文師曷參而子程文忠弟子此其推義之自云　此一段論文公浩然之所參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二句直是為下數句之綱　惜乎文公不能大用且起立廟意　愈用龍不能于全得後面又添加長江大河之勢一瀉便往　大有感慨切題生意處前人無所不至二句收拾妙　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之祠非澄滿　書氣實墊詞語老蒼真字不苟及道

救弊設顯出喜其妙

叙公自道

自此三來一聯忌

此段論公之神無所往而不在而獨潮人之所見信足發

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僅七月在潮）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禮記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氣焄蒿氣之感動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此皆言公之神可敬畏）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神宗元豐）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處漫而殊短獨此詩與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發揚蹈厲足追雅頌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抉雲漢分天章。（詩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言公之文也公手抉雲漢分天之章）天孫為織雲錦裳。（為文公織就雲錦裳也皆象文之形言其端也）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闢異端也）西遊咸池略扶桑。（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公之道光輝發越表其道與日月爭光于天也）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遊）滅沒倒景不可望。（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行度有光影沖激謂之滅沒日月之光從下照故其景倒人在日月之上下見日月列景之中皆不可望韓公道德之光沒而不滅）作書詆

佛譏君王。（謂佛骨表）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赴潮州奔馳水陸上道經蒼梧嶺海云）歷舜九嶷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其中有九嶷山舜所葬也舜南巡死于蒼梧二妃娥皇女英從之不及）祝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楚辭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約束鮫鱷如驅羊。（以文驅鱷）鈞天無人帝悲傷。（鈞天中天也九天無人輔佐）謳吟下招遣巫陽。（[illegible]）犦牲雞卜羞我觴。（犦牲犎牛也以雞卜[illegible]）於粲荔丹與蕉黃。（柳子厚羅池廟碑迎享送神詩荔子丹兮蕉黃[illegible]）公不少留我涕滂。（[illegible]）翩然被髮下大荒。（謂公之不少留于世使潮人終悲而泣也其神一來被髮騎麒麟下大荒言其來如公平時豪邁氣象也文公在天之靈其來享也必矣）

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壯哉斯言出文公千百年後從滚滚有生氣也然非被老拳力舉試不到

洪邁曰。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至。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眾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追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不可得而束縛。大哉言乎。

張以忠曰。立言正大。關應奇合。其推尊韓子處。語語崢嶸閎偉。立懦廉頑。裨益名教。極大手筆。

王荊公稱此作絕似西漢。紅須抵于兵馬朝上下。當草昧之初，孰無覬覦之志。錢氏保障一方以待真王，可謂知義知命，有功于國家生民矣。此述錢氏緣起，大類歐陽公五代史記，而雄健尤欲過之。叙事宛然太史公筆。

此段說錢氏有功于國。

此段言錢氏有功于民。以他國並形容，而錢氏之功德愈大。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趙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梁唐晉漢周是爲五代）。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冶鑄于山，取地產之），象犀珠玉之富（貿焚于海，取爲器之用），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

引漢武帝用待蜀切功德兩字收上，自德于浙民有功于朝廷二柱意。

西漢語

不說朝廷如何處，只以三字收拾，妙。

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於太宗，請命願爲易吏）。視去國如去傳舍（吳越王視去其國如過傳舍之易也），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頗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詔可）。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安吉州），苕水出焉（苕水自天目山而出）。龍飛鳳舞，萃于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山勢如龍之飛，若鳳之舞，萃于杭州之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鏐仰天而誓，指江而誓），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斬董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長江西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以玉帶而騎毬馬）。

帝初年臣四句歸功于上

休息。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覲晉
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誅弗
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
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
昆。龍山之陽。巋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
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樓昉曰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比並出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他是全了多少生靈來墳墓上尤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敖：鯤曰此文似遷固諸侯王年表張以忠曰氣雄神古調雅音蒼而前後叙致格法極其峻整自是奇絕文字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元豐五年）。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

坐江夕泛而已，所以思昔悲今也。演此數語，便覺身世都忘，有白日羽翰之思。

長公有此一段見解，便會消釋事相欣發。

此下段借水月天地乃印

蘇子見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本無終窮，況眼前現成自有風月可樂，何事乎悲感慨。

（舳是船尾，艫是船前，安棹處首尾相接。）旌旗蔽空，釃酒臨江，（釃，酒也，釃酒酌。）橫槊賦詩，（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蟲。）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名□□朝生暮死，自喻生不天地者甚微。）羨長江之無窮，（羨長江萬古之常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說水。逝者若水之流，然而來者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何羨，應前羨長江。）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清風應前清風徐來，明月應前月出東山之。）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赤壁有二，惟蒲圻縣西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于孫權，權將副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義以艨艟鬭艦載燥荻枯柴，先以書遺操，詐言欲降。時東南風正急，蓋以十艦著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將軍大敗，石壁皆燒赤，故曰赤壁也。）

謝枋得曰：此賦學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茲渺，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匊時化曰：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正新凉之候，泛舟以遊，四美具矣，而乃及于孟德之事，觀景興懷，感慨係之，末以造物之清風明月爲可共適，藹公自得之趣，能言之，而不能盡之者。讀者歎賞其辭，□□□□

□以忠曰：此賦不專以體物狀景爲主，□□□□也。前半神思瀟灑，後段名理津津，□□□工，神游八極。

蘇轍唐論

此亦古今有數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內重則爲內憂

外重則爲外患

綜歷代事言內重外重所以交害極其顯明披擣數椎

獨見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横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繇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繇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緊外重之變又論內重之患婦在邊立決均失之

綜周而來立法遠不有害君所以禍亂相尋雖立而不能悟

歷言前代之弊再種論一番後乃入唐事實緊合節

總問題前段而言見唐制所以獨善者在此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成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鎭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强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說他內外兩得輔倒有法神局俱法一

文局雄偉文氣昭灼

科段論文氣俱城

得要領

要法皆大之非立法者之過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
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
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
下無世臣暴亂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
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
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
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
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
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
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未猥
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强兵
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
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
失則不若窮其所繇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
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
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
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强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

府兵在外亡唐之本李林甫諭奸不得不執其咎

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
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歛不敢復
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
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繇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
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
而後世之不用也

茅坤曰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並不得籍之行伍
以折衝禦侮而北自遼陽迄臨洮延袤五
千餘里僅得殘守之兵以乘障游徼於其
寨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
爲外重故胡人得以蹂躪我疆場殺掠我
人民其於南粵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籍
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
勢人者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
五百以爲居重馭輕之威是所謂內外無
以爲重者也故四夷數侵歲以爲常而中
州則有一夫跳梁往往衡越不能遽熄豈
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歟

張以忠曰此文言唐兵制之得議論甚透當合歐陽
公唐書兵志並讀始知此論之確

臣事策一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凢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

善用字　用字好　無窮却要求盡所以難　詞調該贍自是孔子由之文　從一神出甚佳　說明

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
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
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
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
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
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
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
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
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
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
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繇此觀
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僕昉曰權臣重臣最難分別觀此論則瞭然矣此
等議論有益於人主

張以忠曰重臣權臣心術既分設施亦佳不同但邪
正之界人主辨之不蚤或以權臣爲重臣
而股肱心膂隆其倚畀以重臣爲權臣而
掣肘牽制猜甚專權則害天下不小此文
議高識正而兩下參對處尤極說得暢快

又曰說國家隱憂實禍歷歷深至意必有瞻措

臣事策三

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
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
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
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
善用器者提携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
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徒知愛其器而不知
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
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
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
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在物也瞱然而有光確
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皆枵然無所用之夫是氣也
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
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
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旦晝之所爲有以梏亡
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
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
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夫朝廷之精明
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
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

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卬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從所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彊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大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繇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卬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具而天下所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之所謂西邊之良將者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難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强之以所甚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亦莫不養其氣而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效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安然則權沮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張以忠曰當時西邊亭堠非虜和親武備之弛久矣此事亦可憂而在廷全不之慮蘇公所以痛言之也篇中神氣之說尤爲創發深奇

（眉批）數語最今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以爲相
又醒氣字
此是本意
眼目
子由此策兩米皆言材料同皆言武舉之不可廢

上樞密韓大尉書

議論高奇才氣遒是大家數。一節從下說到太尉處委曲詳切深妙有盡而意無窮。公與其公特論皆重一氣字。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大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自見甚大

上面說終南嵩華與黃河下而以歐陽公觀之則人物可想矣未欲見韓大尉却自占地步有許多奇文怪觀說過來此方感人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

小心險。入丹妙此等飛走要緊盤錯處有上面許多說蕩處分明是無別人、都只一句幹得轉此所謂筆力扛九鼎也。盡天下之大觀正說教辭其志氣收拾得盡。

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倭　昉曰胸臆之談筆勢規摹從司馬子長自叙中來從歐陽公轉韓太尉身上可謂奇險子

蘇時方十九歲或云老泉代作

張以忠曰其氣與神吐吞海嶽

用意清虛筆法圓活此篇是蘇家理勝文字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侍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于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于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咸仕于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我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汚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一本作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于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好議論

獨取閔子不仕立意

此譬春秋之難仕

此喻得好不虛矣三子不顧倒諸子

結得輕省

張以忠曰以不仕權門推尊閔子旨確言高而命題

[illegible]尤奇絕

淼迴百折波紋萬頃俱是一派支流而激宕翔洄之致隱躍其間文之韻高而神遠者

寫思逸調飛越鼓宕文以鮮儀而益工

詞旨斯文若但從詞旨之妙說而多風而忘其筆法之動不知作者之窮極正復一字不苟者

晁補之照碧堂記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于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爲寬閒之土而樂之豈特人情倦靚於其所已饜而欣得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暫適則人意惔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鄆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移廚傳故能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帆檣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于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複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動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較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騖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紛紜柳搓而荷靡鷗鳥盡僊客顧而嬉偹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徜徉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祜太息峴山之巔祜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郡補之守河中

俯仰今昔橫撰放筆烟波無限而一種感慨之懷悉予之想揮洒淋漓極其情致

精彩煥發光華皆目而議論更有關涉如此文纔不止是寫景之作

寫詞矣調極比堂之勝槩

迴顧起逐法極縱容而文情之紗宛曲流美

層波叠障瞻遠高深

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為不苟於其細則將推之矣不掃一室以為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始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題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為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為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二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之間

又曰句一轉折字一頓挫有奏節有血脈極波流瀠迴之妙而風神靜秀蔚然可觀冠絕之作

第一節敘其人來求名亭之緣

先泛言思以起題意下詳言所思之不同

又出一思泛論人之所思

說思之意大都是此四者

第三節論親不可忘

因思親而說至于忘情尤令人感發

第四節論因親易于忘而作亭

此意思常人說不到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此意尤高一

陳師道思亭記

甄（音真）（名特標其人無其姓）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鬭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隴而行墟墓之間棘荊莽然狐兎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于郊而封溝之為廟于家而嘗禘之為衰（音崔）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思乎因其親廣其思其有不與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于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可免哉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

記
樓　胎日節奏相生血脉相續無窮之意見于言外
張以忠曰說親之當思與思之當愼情辭悽惻婉轉
　關生讀之者孝悌之心自當油然而生

先王之範世也嚴矣原其制禮初意蓋欲砥天下名節使不至于出處去就之間目昧苟且以壞士氣以隳世風修其身以行其義其身以有爲正已以正天下端在是焉至于叔世上誘稱正廢禮之主執贄以絶士下亦無砥行好修之士持禮以自進于是自衒鬻者多而貪祿奔競之風遂不可救甚世道之辛哉謹錄此文以爲藥石庶幾一伐其病云介然不苟何可嚴歟

上林秀州書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公卿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介紹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愼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于自盡故祭主于盥婚主于迎賓主于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晩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于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失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于南豐先生不敢不免也

凡今之人讀此必汗下數斗

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樓昉曰必是讀儀禮熟故其區別精非特議論好讀其文氣正詞嚴凛然有自重難進不可回撓之勢此后山所以爲后山而曾子宣諸公欲羅致而不可得也

又曰末云有聞于南豐先生則前所舉四者之說皆南豐之教也以南豐教人不苟如此則所以使之來見者必其人之可見也南豐爲之介則有詞矣而詩文以爲之贄至于交遊接待以禮則徙此事也前面所言如此而後面各舉者蓋包四者在其中矣林秀州當是林子中

張以忠曰古之聖賢欲大有爲于天下未有不嚴于立身者枉尺直尋君子所以斷斷不爲豈不欲仕進哉誠不忍以姝利祿之故辱其身甘以名節付之一擲也先生此書持論甚正凛然毅然吾願朝紳士子人錄一通座隅日讀數遍

此文氣勢汪洋浩瀚不可禦而脈絡分明筆法堅健正不但才力之高也

文法深穩

文法凝鍊

精神飛震筆彩光榮又轉生議論

李清臣議兵策上

天下之事莫難于兵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今夫奉法令蓄士民雖提頓矯暴之其逆順禍福非待歲月之久理勢之極動之有非是虛徐而議彷徉而止利可以緩從患可以中避若夫羣數十萬之衆局熊熊之氣聚貔虎之力制之非其道則若奔馬之轡不可收厲吾之人而敵人與抗時我小譬晛我小跌一有形罅若弩羽之來不可障故朝爲勝兵暮爲野骴朝爲强國暮爲丘墟其存亡死生之速如是故曰天下之事莫難于兵生者人之所甚樂死亡人之所甚惡將使之觸白刃冒流矢赴死如赴生安逸人之所至願勞苦人之所最病將使之草食水飲介胄而騎角逐出入於死生之場趨勞如趨逸耳目之衆也將使之莫敢不一心志之異也將使之莫敢不同我之迹將使之不可窺彼之情將使之不可隱故曰天下之才莫難於將一治十十治百百治千千治萬萬一者將也百萬者兵也以一人動靜進退而百萬之命繫焉故國之命在師師之命在將國輕用將將輕用師危亡之本也非仁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戢士非勇不能以震敵非智不能以應變非信不能以固結專

名言無可深疑然不朽

深于陰符之旨六韜等書其筆下之所難於兼使者也

看生敘事何等筆力何等法度

峥嵘磊落照耀文籍

於仁則慢而不為用專于威則怨而不為用專於勇則力折而機誤專於智則聲敵而實窮專於信則事滯而利失備者多勝專者多敗故將之材得則兵未戰而先勝將之材失則兵未戰而先不勝有不可用之將無不可用之兵將勝則兵少以為多兵弱以為强將不勝則兵多而亂易兵强而陷速知兵必勝之將其大畧盡出于智謀仁義而仁義施之陽智謀藏之陰陽明而無不知陰潛而下不可見至哉知此者其知所謂將乎故良將之材未易有也有之而未易知也知之而未易用也用之而未易終也非至君不能用將非至將不能用兵非至兵不能破敵兵事將材之難如此太祖皇帝角材智合冦讐而任之即位之四年慕容延釗入荊南高繼冲獻其地五年王全斌伐蜀六年降孟昶平山川十一年潘美之兵趨廣南數月而縶劉鋹十五年一曹彬橋長江過師于采石十六年拔金陵俘李煜將明卒鋭勢如決江河聲若走風霰素定之策印圖鑰勘不失寸尺筭日數刻以俟捷奏積世之珍入于王府數路之籍登于版圖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故兵用而武功成將出而敵國破長摹遠據以授後聖太平之業百年餘矣廟堂之

濟弊洞達

國朝養兵之謂也

用將如此兵安得不弱用兵如此國安得不削

將不素簡兵不素習臨事倉卒而欲令之長討取勝其道無繇

上習於安娛藝門之中恬于豢養兵不知律將不知兵國不知將觀今之所謂將其在內者徒車騎容治日奉朝謁利原祿以肥子弟苟聲色美田宅而已其在外者資公養之貲約結要人酣歌玉食希冠蓋之譽庇占惰卒便豆觴庖庭織紝繡畫針鞾皃鍜伎巧玩好之事而已其于訓練之精粗賞罰之後先士氣之强怯地形之迂直鵝鸛之疎密虜態之誠僞謾焉不知百一以此之將將此之兵是故治安閑暇之日名繁數稠高位大俸索坐農夫十戶之賦不足以給一兵悉闤市之征不足以奉一將閒親哆言尚咨不滿一旦走檄傳警投之敵前而用之小出必小挫大舉必大北血丹原野膚鈍鋒刃四夷以為大噱非天之災非地之變非時之不幸國不知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律之禍也韓非曰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故臣願陛下於優安寡事之時留神于兵垂意于將當塗以收之當衛以驗之委之以難而觀其決付之以事而觀其應問之以疑而觀其慮嘗之以政而觀其材偶之以險而觀其忠較之以氣而觀其勇則將斯得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北有松徑之種醜西有赫連之遺種南有盤瓠雜獠丁黎餘氏陛下蓄十餘將練數萬人守則守戰則戰四邊必睥睨而不敢動備慮之有素誰敢恐懼中國而侮之者陛下垂拱于太平之上潛不早圖歲苟一歲日苟一日養不可用之將蓄未嘗戰之兵猝有風塵從彊塞而起擾吾赤子掠吾土毛然後駭而爲之則亦暮已

楼昉曰文勢縱横變態百出可喜可愕深於兵書者也

張以忠曰此文首尾貫串據理圓密且持論極精爽痛快利害情形如劃掌上才識兼到之文

鄒浩上哲宗皇帝書

元祐四年十二月某日潁昌府教授臣鄒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貢舉敕凡考試進士試卷其習經術者以經術爲去留其兼詞賦者以詞賦爲去留其餘數場止以品定高下所有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指揮更不施行臣竊惑之臣聞自先王賓興之法掃蕩不存而後世所以取天下之士一以空言而已德行道藝不復誰何以迄於今莫之能改就令此法不行士之所務猶在言而不在實況既行乎臣見天下之士不惟有愧於其實又將有愧於其言矣何耶法行之利不勝其害其弊必至於此何謂利兩科之試各以四場故習經術者不敢忽策論兼詞賦者不敢忽大義方其群居欲無所不工則亦無所不知欲無所不知則亦無所不讀今也專以其科之所主者爲去留則士止務其所主者不必襍然並習如前日之擾擾一利也士之取舍一繫有司有司之好惡又各繫其所習之如何故尚經術者斥詞賦尚詞賦者斥經術尚策論者又并二者斥之交相毀譽迄無定論而士之取舍直以幸不幸耳今也嚴之以法使有適從則有司雖欲奮私意執偏見以自

短於然不知 卷之將至所 乔知此故其 文章高明固 遠溫厚深醇 過古作者有 離散之文有 公台之登消 叙安[illegible]鼎之 言于有德之 必有言也 又曰朝廷議 [illegible]所去言不 [illegible] [illegible]之論 [illegible]而士始 以[illegible]爲記得 公當不顧身 犯顏逆耳然 遂論[illegible]

勝負勢有不可二利也何謂害惟知經然後工於義惟知子史然後工於策論至於詞賦則往往裒諸家之集纂六帖之類左攘右竊以速名第而一時有司固莫之能辨也且以今舉較之兩科取士初無輕重然而不以經術應詔者已十有八九今也重以去留之法導之臣知天下之士自是以六經子史爲棄物矣蓋士之所急者在去留而高下非所恤故也二害也士之品有三不待教者上智也不足教者下愚也教之則成不教則廢者中人也而中人之才滿天下今也使之一趨於不該不偏之習則是天下之才將

頻于死而任 [illegible] 然文不復激 [illegible] 公[illegible] 限位[illegible] 一[illegible]以爲証 [illegible] 公[illegible]文[illegible] 子後世[illegible] 謂之[illegible] 長者仰慕何知哉 熙寧六年頒 王安石所修 詩書周禮新 義以取士一 時學者罷取 不復習而先

淪胥以廢而莫之振三害也國家自慶曆以來天下州縣徧置學校自熙寧以來天下州縣始命學官誠有意以義理養天下之才今也一以去留搖蕩其心雖力以義理強之亦安能勝其所習然則所置學校特爲虛器所命教官徒耗廩祿顧欲化民成俗如古盛時不亦難乎三害也上自輔弼之大臣下逮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謟頌功德而已而乃養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實誰恃以成天下之務哉四害也臣愚伏觀陛下南面以來以天地之

[illegible]一切 不用則天下 之士其爲經 術先能習一 家私學矣策 論可知詞賦 可知 朝廷之上有 名無實者多 矣何獨科舉 一事哉

德亭育萬物以日月之光別白萬微黜陟群臣因革政令斟酌人心若合符節至取士之法最務之急者甲以爲可乙以爲否五六年間不知幾變今又變焉曾未足以厭天下之望臣竊惜之陛下誠以其法爲善胡不盡罷數塲之文只以經術詞賦試之然而不爲者臣知建言之臣慮失天下之士不知有其名而無其實其失猶在也夫舉事有名而無實非朝廷之美也萬一所舉復有與是比者無乃重爲聖政之累乎傳曰設教於本其救且末設教於末其救奈何又曰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

名言爲論[illegible] 警之中更覺 沉痛 人主何可不 留心慎擇大 小臣在職者 何可不失心 [illegible]

上行之則民從之偏爲去留不可謂本已著于令不可謂非所好陛下少須之臣之二利四害之說行自判矣且臣四害之中如人才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尤有所當慮者陛下視今日之人才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巖廊未嘗無輔弼左右未嘗無侍從諸路未嘗無監司州縣未嘗無守令凡中外之百執事亦未嘗不備其待選待次去來吏部者又常倍蓰見任之數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輔導陛下與二帝三王比隆爭治者幾人進退賢否惟其實而不汲引親舊不遺棄疎遠以諛陛下器使者幾人

許列羣黨僕儀食士滿朝公彼極言深詆之所以卒不容于時

小人欺君誤國不淺行於等類論說得快

正色昌言列百官之功罪論庶事之得失務存大體而不承望風旨以自媒者幾人持剌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而不詰權貴以殖私不惜孤寒以示公者幾人承宣詔條勸課農桑使民安其所不欲泣於猾胥黠吏之手者幾人夙夜修職不敢苟且以冀指擿之不吾及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如之何害冗所當澄也則曰人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曰從古不乏才國用所當裕也則曰治世恥言利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邊備所當嚴也則曰在德不在兵其他覼縷臣不暇悉要之爲國謀不如謀其

確論

今朝細讀之猶有本心暱亦惕然汗下

身爲百姓慮不如慮其子孫者衆也陛下端拱一堂之上方以覆載爲度固不規規焉察臣下之私然視朝之餘省奏報聽講讀之暇亦嘗念其所以然之故乎此乃不明義理之驗也夫以義理養天下之士士方平時師聖賢談道德其取舍去就之際若無以易其操者一旦用焉猶或憰然無以副朝廷承庸之意況不知所以養之邪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求賢才猶不琢玉而求文彩臣嘗以爲知言臣願陛下詔有司追用舊物以四場工拙通定去留高下庶幾經術策論之試不爲虛文而士亦知陛下所以期之甚厚

所以不欲廢四場通定之列

相與精白以承休德而人才有餘矣豈甚難者哉昔孔子不欲去餼羊者非爲餼羊也爲告朔之禮也孟子不欲毀明堂者非爲明堂也爲王者之政也餼羊不去則告朔之禮猶可以意推明堂不毀則王者之政猶可以迹攷臣之區區實在於此臣寒鄉鄙人也生長和氣之中沐浴仁厚之澤備員學較爲日久矣重念古者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故敢因執事所及輕犯天威冒獻瞽說惟陛下採其一得而赦其萬死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浩誠惶誠恐頓首稽首昧死謹言

張以忠曰鄒公遐方學較官耳而惓惓于朝廷寒士之得失誦言無忌自是忠懇之至而篇中痛言切指處名識名言足救時弊

又曰人才係乎學術而學術則係乎造就貢舉之制士之造就關焉苟經術詞賦兩判其途則疎淺競售而朝廷鮮寔用之士理亂安危安所倚賴公深憂之故極陳利害立意諄諄持議鑿鑿眞名臣經國深識也

胡寅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輙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威公爲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爲父雪恥反與齊通好元年爲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於糕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於蔇是年爲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於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衆之故公子牙栽械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卜齮圍人犖之亦變發於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爲後世之永鑒乎女眞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勘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爲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

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廈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阽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讐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爲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眞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於奏章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虜稱兵犯順矣女眞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乎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

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闊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尊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便當攷筭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夷狄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讐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之讐人人有致死於女真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爲人子之職舉臣等鶩下伸胥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爲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讐虜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馳兵泗水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地土而取其祖賦有一於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衆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戇昧思之不通是以畧具古義況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世讐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

樺 勁用根本經誼撓觸事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張以忠曰時張魏公以和議不可終絕故何蘇遂行不知虜既辱我二帝傾我宗社固世讐也豈復有遣使通好之理即古者敵國兵交使在其間與此又不可同日語公持論既正而詞氣尤沈痛激昂忠誠可

胡銓上高宗封事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欽宗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音戈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

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

此段謂不可臣虜之勢

此段是論王倫之罪

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張栻曰廬陵胡公任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不避斧鉞而精忠足貫天地

張以忠曰激烈慷慨悲憤痛切其光鑠日星其氣震海嶽其精誠貫金石足令敵國見之魄奪奸邪讀之心死

一以漢光武證見光復舊物再興漢祚有治不忘危亂如此

一以唐太宗證見化家爲國安治區夏者治不忘危亂如此

趙霈治安劄子

臣嘗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之機相爲倚伏安者危之對居安而不戒則危有時而至治者亂之反恃治而不修則亂有時而生惟安而思危乃能常安治而思亂乃能常治茲自然之理聖人之所不忽也仰惟陛下出承列聖之丕基適丁陽九之厄運中原俶擾黎民塗炭九年于茲矣秣馬勵兵而士氣始振興衰撥亂而武志方申天時既至人事已極比者皇威奮張寇戎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坐收不戰之功天其或者殆將悔禍使之至於治安乎茲者鑾輿言還天人和悅遠邇乂寧所謂安危治亂之機正不可一日而忘也臣敢以漢唐論之光武時王室初定因馮異自長安入朝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小白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然則光武所以能保帝業其繇馮異之言乎唐太宗時高昌既平魏證曰昔齊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小白曰寡人與大夫

所引韓一段使前後治亂之故而文勢亦緊醒

極惓危安之思溢于言外

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等無得忘叔牙之爲人也然則太宗所以能保其業其蘇魏證之言乎夫以後漢初定天下唐既平高昌宜若無所憂矣馮異魏證乃引小白管仲鮑叔牙之語以爲戒此無他欲其思所以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故也馮異願光武無忘河北之難太宗自謂不敢忘布衣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慮從時則治安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恢遠圖知燕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知喜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猝之警則凡所謂備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饋餉之艱則凡所謂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臣今於此當念危蹕之際務殫報國之誠指陳得失獻替可否庶幾君臣上下共享治安之美如漢光武唐太宗時無愧馮異魏徵之所陳矣區區狂瞽不勝至願

凡此皆所謂治安之策忠而存亦之較爲切者故懇款言之

棲　昉曰愛君憂國詞氣凜凜真有古諍臣之風

張以忠曰述往代之告誡與時事之艱虞意旨深懇情詞款惻足稱名疏

唐庚議賞論

左傳云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與子西此論立意雖然各具其旨也思深千古

奇論

議論好

刑賞爲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爲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爲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爲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戛敔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楊子曰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爲甚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覿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正繇覿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子恐懼變色以爲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爲言至告羣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

史記然

此論從未經人發出駭論快目

正論侃侃爲之快然

破此說

証破異說又說作一轉說論

自衆庶而士大夫而廷臣一節上一節

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殺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狥利烈士狥名不察其所狥為何如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晚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惟此為近古哉

樓　昉曰議論精確文詞雅健意有含蓄能發明他人所不能到不可以淺近求宜深味之

張以忠曰近世大臣貪昧苟且衆矣富貴利達日幾幾望之人主又安用諱言賞哉良可慨也

湖南多群冦即三苗氏之族

音調嚴邃森左傳漢

此可見軍士出守之難

簡當老成不襲左漢

精神在此一篇不然則冗雜矣

劉敞送湖南某使君敘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猿猱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三注之甲也）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邊以守之絕其往來之路而無爲寇掠迹師其次誘而發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集壯莽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衆於勇而喜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爲昔者三苗之事蓋費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蒞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張以忠曰渾勁蒼古辭簡意至

張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為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徂何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且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輕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叛時中國不吝爲衛繁猶今日之信北也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觀其始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符石驁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倔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都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强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常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侮乎某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予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肺肝而爭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某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愛享腹猶枵然官吏貧屢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臨外方天予屬然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飢寒能遂不費一錢才得幾何哉予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予無以贊子矣

張以忠曰筆端亢爽而持論尤確可佐廟謨可參邊計真有用之文非獨文章之工妙也

又曰格律極卓氣骨極高

送秦少章序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才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畏瘁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巳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

此文能起偏夫起得勁

秉筆力絕健於發調尤長誦人作文以理爲主學他嘗論

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克棟梁楹桷輪輿輹輻㠯細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予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愀然告予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于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巳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禍譽至異時

非常性之士無此介性今我解此不能置

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予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者也賜之車焉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

喫其安還敗名又且敗德

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順而不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樓枋曰此皆老于世故之後方有此等議論凡學文當知此理深味然後有進益

張以忠曰莊論格言秉然嚴正

謝疊山發跡後進二十餘年不敢妄用及進宋厝恚秋毫不顧身嘯歎天下之間有學不論月林諸賢既述毋江浙乃役命鷄土豈以伊退學靈然重既歎哉而夷齊四皓一既[illegible]

謝枋得却聘書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黎含糲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大元仁心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其有何目見大元乎某與大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張以忠曰公不就死公非愛死也委曲苦心非天下後世可得而諒也從容就義一語固公所自道而實當時不得已而痛言之爾

又曰可無媿夷齊矣四皓雖高尚非倫比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十五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水集

古今文統　卷十五　國朝文

○宋濂諭中原檄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鴆兄至以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吾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是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性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蒼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明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國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治哉爾民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張以忠曰檄文曉諭邇遐通體貫條暢故曰檄者皦也辭令皦然明白也多文不可以達衆庶不文又不足以動豪傑景濂此文正大明白事詞曉鬯感激人心陳琳駱賓王二檄所未逮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於兹始足以當之繇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　詔建樓于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遥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船接跡而來庭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豈其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宜念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它若流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張以忠曰莊嚴雍雅宏遠溷大宛然主聖時平景象最得臣子紀述之體

始秦時望氣者例云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及孫權稱號自謂王氣適符晉元渡江益可徵人之應宋齊梁陳歷世偏安楊行密李昪爭相竊據自名都金陵　若米也力大　下句一君也　千秋萬王業　[illegible]

始發思云[illegible]諸侯[illegible]朝貢

皇祖開創大業經國遠猷豈其爲游豫而不動思保泰計乎

今古王之敗亡形盈之雄圖　花底杜郎帝刀　千頃汪洋至此洪濤忽湧　[illegible]

《[illegible]》卷十三　閱江樓記　國朝

隋文之于宇文氏外戚也非有豐功碩德素榜人耳目特因天元荒縱乎嗣君幼弱一日竊取鑾暑禪撫軍馭亂伐陳斷平江左天下一統遠夷臣附強南漢全盛未我兆之向使後嗣得一中材亦未遽亡夫何煬帝以飄廷荒淫繼之則極奢侈無行當身且逃顯巧欲並之起身殺國亡如同振落是何傳之易夫之易乎君子觀于秘璽之如彼守業之如此後之有天者可以鑒已

隋室興亡論

昔周室闇蒻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剪夷之始有輕覬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即皇帝位于是修明庶政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熲蘇威李德林之屬謂馭于內楊素韓禽虎賀若弼之徒折衝于外規模日盛遂剪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歸然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蓮且末北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為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為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略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遊亡度自以為日月所照霜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很噬玄菟之埜鷗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戍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斂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蠭起

混宇六合拱于校人雖國又安在哉

何如煬帝雖而爲湯文武

王簿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林士弘據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日沉湎聲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頸自斫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羣雄叱咤之間風駭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歿肉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農一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惠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惠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辛巳河亶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以禹湯文武之惠未斬也是故釆章文物不足為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為之固長鎗大劍不足為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為之勇玉帛克牣不足為之富其足以賴而長存永治者非惠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徒以力競也悲夫

張以忠曰叙次條理雍雍秩秩至後段名論震發卓然不可朽

聖人作經皆述吾心不可易因心為經要各盡其性命無失吾心之正云已世儒惟不從六經而透原本故經盡心是學非心與經有二也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繇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繇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繇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繇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繇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過乎樂繇吾心倫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

此皆人心之所有故聖人後道立教皆以六經為本

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不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

言心之邪正關係治亂絕大議論

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辟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一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復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戛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

漢儒講經聖經敬功不細大戴小戴未未易輕言也

大有關係

知此方是體驗遺經

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世儒漢知富貴何途思得思失孰知六經乃進身階尺耳遑顧問哉

張以忠曰精渺宏潤徹原本可謂言言名破非粹于理者必不能辨

王褘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于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馬文昇曰我朝削去嶽鎮海瀆褒加帝號眞萬世法

張以忠曰高錬名確莊雅嚴重極典實中不乏沓潤之色決非後來代天言者可及

續志林二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明經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既巳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爲一日之積也爲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于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爲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于其先明章繼志于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爲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帥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于成周可也及乎

元與以後閹豎擅政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議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于勢有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成而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之感慨奮激如荀融郭太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黨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于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爲恥以

故百餘年閒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爲辭雖以曹操之奸雄摜強大覬非望乃至歿身不敢背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爲效其有係于國家天下爲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大議除大文章

一篇大字只此數語關係出來

原缺第十二葉

○方孝孺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

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漫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資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

方先生之節義矣生死利

士之不能安貧賤而輕富貴者義不充也故復進之以道

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張以忠曰言才必本之氣言氣必根之養言養氣又緊歸之道論莊識老規諄諄至

要知武王暴知紂不得已而行放伐然伐紂之事尚未可信況無弔伐之心而敢於忍其君者可藉口乎武平故先生斷辨之

此論深言確不可易

史遷採拾傳聞往往有不可據者

老先生善讀書處

○武王伐紂論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

此段議論純正自是至論非儒者迂腐之談也

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一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凌上者藉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戒天下後世之至

張以忠曰嚴為武辯崇論深言關涉名教決不可朽

晉史論

晉史成于唐文皇及房喬諸臣之手其褒譏美刺大抵亦不假借然亦就晉臣所撰者為藁聚夜共僣處往往有溢詞蓋不獨司馬師二事也作史者大都犯此數病安得有信史哉

書不盡信也而紀載之詞為尤甚同時而仕同堂而語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略辭有工拙而意之所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其詞又不足以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況於世之相遠或數百年耳不聞其言目不覩其事身不預當時之得失意揣心搆以補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備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恩故怨而過為毀譽或務奇眩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駭人之視聽而駕為浮辯自左氏司馬遷班固不能免乎此弊况世之庸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因人君之賢否以考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盡信史之言則奸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有遺恨矣司馬師之於魏莽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王儀引罪于己而殺之其暴虐不仁狼虎而冠者耳史氏又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傳公休之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弟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事也錄前之言則為小人錄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之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將乎其必不然矣蓋

此讀史之法

於王儀則見其有所嫉而己不任其咎之詞不足請[illegible]又見[illegible]則皆已而更有引將自責之美此二事若不可兼然此英雄心事自是權奇何據以為疑[illegible]耶

奸雄縱有後易世而後其惡未有不著者即當時試史官不敢直書天下人心亦未有可欺者

史惟可信而後可傳今史之傳者多矣而不必皆可信

盛德無繼者善多閟而不彰奸雄有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兄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言故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志之以微見頌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成以聖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爲奈何盡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篤於信者也徒信而不知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不爲苟信乃所以善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未能也

張以忠曰甚哉史之難也史才已極不易得然史才具矣而法不工法工矣而識不精識精矣而見聞不詳見聞詳矣而心術不正即心術正矣而時事又不能無回互如此而求其可信可傳者蓋寡矣後之人不論其世而槩信其事斷則奸邪每蒙無情之譽而豪傑恒含未洗之冤千載而後曷録辯折故曰作史難而閱史尤難

東昏之惡未有不至于亡國者也知蕭懿者上可以策君不敢爲非下可以制弟不敢稱亂庶有濟乎而竟言甚死于國家何益也

○蕭懿論

大臣之義守死非難也死而利國家安社稷爲難使惟知守死之爲得而不顧社稷國家之存亡烏在其爲大臣也哉齊東昏之惡浮於昌邑王遠甚率其所爲亡齊決矣蕭懿之入爲尚書令也誠有忠蓋之心告于宗廟擇其昆弟之賢者如寶寅輩而立之而廢東昏以侯還第則齊祀可延姦雄執兵柄者雖有跋扈不臣之心亦無自而作矣懿則不然知其主之昏狂而不能爲之計斂手就戮而卒無益於天下惟憂弟之爲國患而竟亦莫之能禦也雖曰守死不二而豈足爲忠乎雖然晉宋齊梁之間强臣陵上不少顧忌覦廢辱其君如易奴隷勢可以爲亂而不忍爲也其才固短於應變而其執志不回豈非亦可尚哉

雖先抑後揚是作論法然蕭懿之純臣必不可沒自是公論

張以忠曰蕭懿弟衍在雍而身爲尚書令以重臣而值昏主當時伊霍之舉事實可爲而必甘心就戮可謂不知權矣然迫其臨死而尚慮及其弟變及朝廷與晉申生子少国家多難之語蓋有同出一揆然者故申生爲恭世子而不許爲孝子蕭懿可謂純臣而不得命曰忠臣

先正言方先生文章大領蘇氏而正論過之

此文言人主欲永保大業子孫亡千萬年而不恃者非徒恃計慮之周法制之詳也必積仁累仁以固結天心而後膺常之命始永終而不移當享而無數三代有道之長何難試焉不然而私心圖度此必不得之數也

歷觀前代應後之事得見治亂存亡之機往往出于慮所不及則智數修短洵非智術所能操矣

情於陡發而筆力更高

深慮論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封庶孼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

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亂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

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亦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張以忠曰考前代亂亡往轍則祈天永命不在任智而在修德斷斷不可誣矣故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後之有天下者可徒恃智慮之遠而不思務德以為永世計哉此文持論既確而淵蒼之色渾深之氣尤不可及

本朝理學名臣以河東薛文清公瑄為首公沉潛聖學深探吝玩道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擇於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一也精人無大小衆欽待之以誠其言平易剴切不為穿鑿亦對之說雖千萬世前

明儒薛瑄字德溫至王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行名下

此等人必不可得即有之亦將畔涉之大要得使之敷沃左右裁

薛瑄題緝熙聖學疏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葢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刬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喪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讀官之職既修雖　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講究大備不出此疏甚屬緊根據

內須治外戢嚴竟無他術

張以忠曰聖學為聖治之本勸講乃定亂之資深至諄切眞陳善閉邪首務可與程叔子經筵兩疏竝垂

能存莊敬而法亦老

文氣不疾不徐雍雍鏘鏘雅

韻宕妙

章懋觀亭記

聖天子臨御以來厲精求治監觀四方深燭民隱慮岳牧諸臣弗克宣昭聖化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於是分命臺憲重臣撫治方岳亦古者分陝之意時則江浦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實來于閩公之始至剗政之疵削民之蠹癉惡彰善敷和于下旣道大行民用康止爰命作亭于公署之後圖名之曰觀亭以待涖事之暇而晏休焉盖取柳子所謂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而爲之者歟然是亭也非有花竹泉石之勝山川林麓之適而奚以爲觀耶在易有之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盖古者天子親行巡狩以察四方則命陳詩以觀民風是之謂觀自王迹熄狩禮廢後世始命大臣巡省以代親行若漢之直指唐宋之安撫今之巡撫是已是其職固亦宜以觀民設教爲事者也或者知不出此往往急於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之務而已於乎是可謂一道德同風俗者耶然則亭以觀名公之志可知矣閩之人其有瘳乎夫以燕居閒適之地而不亡是心則其來旬來宣咨諏咨詢所以爲下爲民者宜何如哉雖然觀未易言也有所觀必有所以爲觀所觀者民風所以爲觀者我生也彼生民之休戚風俗之媺惡吏治之得失皆生于我之所行何如耳故曰觀吾生觀民也而可以易言哉觀公旦者以周南觀公奭者以召南觀畢公者以東郊寧矣異日之觀公者不在閩南也耶明聖當天邁迹三五將隆二南之化以風四方而公以耳目之臣當分陝之任其可使周召諸臣專美於前耶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必有賦是亭爲公之所茇者庸記此以俟風化之成

於觀字意正大前欄而語仍與切骸刺

今之莅官者部苟書期會甲兵錢穀亦視爲職外事至于剗民自剗路上求媚則民寧汲汲不違矣一知所謂觀民設教耶愈趨愈下能無增慨

將發觀字意論尤高理尤遒

雋永

張以忠曰楓山先生理學大儒故其爲文俱從大處立論此記格法嚴正詞理典醇蒼練之中仍復莊雅老筆高文

上所願言人亦能之復然自責天何不痊其用我朝丁憂奪情者永樂以來自輔臣以至庶僚不下二百餘人羅疏以前廷臣視爲故常恬不知耻羅疏以後此風稍息然總權固寵者亦不能兼顧六

○羅倫扶植綱常疏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

引經證義持論確然不可移易

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敎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

此處辨析李賢之起復無名

引富弼劉珙只以前代大臣與文必不起復奈之何言至世而有此反倫之舉能慕甚慊至

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請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敎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

引宋李諸臣李賢不無愧色矣

文情悅爽

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敎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才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强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

深切

又如此折證波浪層折文游鳳翔

卽欲奪情何所顧曰

氣甚汪洋而文甚詳懇故有侃然之色無矜厲之容

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
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
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
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
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
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
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
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
好諛則臣佞　陛下誠能于退朝之暇淸閑之燕略
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聳

天下未嘗無賢材也何必李賢

侃侃凜凜令頑者聳然

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
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
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已之見而以衆人之見
爲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
察而逐之使貢諫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
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
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
經拘　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淸
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擧措大臣出處天下觀
之史筆書之淸議雖不行于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

按景泰四年林聰等言高帝制立法父母之喪皆斷喪三年自後官華國亦有罰所以扶植綱常維持世教至矣近年房事奪滋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許奪情而在京官員或有奪情者恐延成故事其流之弊將必至貪戀名位不顧廉恥以奪情爲言

論雖不行于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
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　先朝之故
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
美名不知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
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
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
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
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
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
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已

直事親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

又天順元年尚簽尹旻言京中等以正綱常渭比來臣下多矜競無廉恥月奪情起復者爲能有笑終制者爲不孝子遂使爾臣節失保綱常所以非細望查打今時奪情起復者俱勒依終制仍著爲令典

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
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
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
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
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憚羣
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
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
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
擧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
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

上亦從之然至三年林聰尹旻俱丁憂行服復除二公僅一疏辭承固其堅請終制也二公皆名臣然是心猶不歉士惟不知愛義廉恥故者說保有所爲者許議更正使人澆漓

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于外盡心喪于內將見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醜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繇是而正人倫繇是而明風俗繇是而厚士心繇是而純紀綱繇是而張國勢繇是而一矣

注見非盛世所宜有

語尤激切

王世貞曰三年通喪惟兵革無避自漢文以日易月而臣下亦因之如鼂錯父死旬日而尚以御史大夫調兵食翟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而復起治丞相事唐之右僕射房玄齡中書侍郎蕭題張九齡宋參知政事寇準皆奪情起復此外亦不多見我　高皇極重此制以劉基宋濂章溢當帷幄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而聽其終喪了不之强文皇急于事寄中外臣僚始有奪情不丁憂者或有於制中起用者漸以奪情爲能而不奪情爲不稱成化羅倫有扶植綱常一疏於是奪情之風稍息雖不能盡然而醜顏在位者寡矣

張以忠曰丁憂奪情自古大臣亦嘗有之但必國家有兵革之憂危亡之患而我又爲極關係之人一去則廟社生靈不可復保而後可爲從權之舉奈何處熙明盛代且多士盈廷而必醜焉立人本朝甘心爲無父之人其喪心甚矣羅公此疏眞可回既死之人心扶未墜之人紀有裨　聖化不朽之文

丘公仲深博極群書經史百家箋疏今古文詞至卜醫老釋外家小說靡不綜覽爲文章不求奇古平易順暢可讀

治安之本原于開言路

丘濬正朝廷疏

臣按哲宗臨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先者光首上一疏且以爲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爲光之此疏寔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莫如堯舜以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以言爲知人之本言之所關係其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爲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求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極言直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俾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用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于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

歷叙前代求言之主條列井然

見言路關係之大

人主廣開言路當如是若人臣敢言直諫其分應爾豈其以上之賞罰爲歡戚也哉

達之于上有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于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於乎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禍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張以忠曰肫懇婉摯典博縝密而首尾無一語不警醒真可獻納黼扆

使大小臣緘言避罪非國之美也

從古以來塞言壅于上聞其國未有不危亡者歷代已事良可永鑒

李夢陽送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老筆高文杰然名世 此文前後俱局簇妙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錦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塡塞路衢。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覩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榮幸事耶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屛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惟幄舊臣者今。天子初沖幾幾在疚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耶

劉公素望所歸備議者之辭爽公原非過矣 轉側頓宕咸奇絕

公不聽比去議者以問。天子廉公有決志故朝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丈夫耶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㡳若是即使公決于去何不可耶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于朝者且駸駸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

精研段 此段論尤名儁最稱古大臣心事千古不磨 狀上意又一轉議論大關風教 關合歸摃緊而融

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次之以時消長形焉故卜義者貪昧幾者危悖時者殃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黜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䁥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於去何不可耶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既相率祖公于都川丼地李夢陽乃爲之序

名理精透氣脈渾古而詞之微切尤足醒世 不惟精緊而氣力亦厚 古大臣贈席中一段

王乾章曰大臣必知自重而後可風天下此亦關世教之文

張以忠曰文章妙處在血脈關絡句字俱針鋒相對無一處不周密無一處不深緊筆極高古氣極沉峻自是名作

又曰劉公碩德峻望爲時名臣其去就誠不肯苟故此叙㫖㫖贊美俱名實克副信而有徵非特文之奇絕也

送都御史夏公序

天錘神鍛文章聖境局必高詞必老調必蒼神必雄偉才鉅手

巨小視其器，難易因乎才，靜躁驗諸德，遲速係乎時，成否繇之天。故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久占之矣。久以利用，利以大成，大以時獲，時以天定，鮮有違焉。何也？高墉之隼，射之者人也；鳴陰之鶴，靡有不和者也。

言夏公服官之遲正見天所以老其才而大用之也

夏公之舉進士也，癸丑迄今丁亥，三十有五年矣，乃始脫行省，陟內臺，官都御史，雖解鶴服豸，轂藩屏而職激揚，然外鎮也。其地又難，不謂之遲耶？予嘗與公指屈榜中人，見仕者十餘人耳，在世者不盈百矣。

古高

松栢之生也，森森戢戢，巖嶭問然，歷非千百年不材也。夫其遲之也，安知天不成之哉？初，公立農部，振藩省，決議贊政，允出明納，積有歲年，人業遲之矣。公不之遲也，曰：吾俟其至者焉耳。是故不干譽而譽隨，不冀效而效獲，不嚴吏而吏嚴，不悅民而民悅，是所謂靜以制之，德之傑者也。

精心尋玩始知此文縝擴極工神檢極客

故今之陟論者，猶謂不充其器，而地之難猶不足盡公之才，豈非今之人躁者多而靜者寡邪？

遒語

甲戌之歲，予泝江漢，滯漾汚，登峴首，躡楚山，望荊鄖，攬襄鄧，降覩于土，察俗問風，以今考之，固夏公節鉞之地也。

千古有感

控三省之交，故其勢分；阻嶮嶮，故其俗獷驁；亡匪，故其風雜；鮮沃腴，故其賦下；頑而貪，

轄出奇峰殊見秀餅

高調古韵

故其徵鮮。如約而鎮其地者，緩之則玩，激之則變。於是乎有撫治之名。撫治者，恩威之兼也。今誠欲合分則獷一，雜申約，非才不濟，非器不充，夏公有焉。是地也，不公畀而奚畀邪？

遒語

遒語

故曰有容知大，盤錯別利，持久占之，凡以是焉耳。然必天定而後驗，時至而後獲。何也？天下未有躁而成者也。

極力掉梳轉法入聖人神

故冀望者，不知天者也；欲速者，不知時者也；見難而疑者，不知才者也；當巨而畏者，不知器者也。

名言秘器可以相士可以持己嘒嘒不朽矣

繇是言之，天之成夏公者，名位若斯而已哉？代夏為左使者董公也，亦吾榜中人也，來求送夏公文，予告之曰：吾榜見仕而官外者，公一人耳，行有鳴鶴之應矣，亦時至而天定矣。

似開冷而甕關應

張以忠曰：風采沉雋，神骨高凝，千秋絕調也。直可横厲今古而莫與之京。

又曰：篇中轉折關應極多，而極不費手，非力厚氣沉，詎易得此。

古色蒼然雅味雋然而辛骨尤極其高驗三百年來第一大作手

縱橫離合極神化之妙而骨力奕絶精彩沉雄直可驅駕千秋唐宋而下未易言對手也何等法度

引旦奭以美王公非以爲奉也期之也

開闔鎮合處極整而不板蓋運斧之化也

其轉折頓挫跌宕之法非深思不識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都御史王公巡撫河南之明年是爲嘉靖甲申 詔乃移公于陝西於是河南藩臬長貳百司庶尹暨郡邑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蒞茲邦也民紓盜息四境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今一旦移而之西如吾民何李子曰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守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其舛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限年也有他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陝奚殊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陝以西旦主焉陝以東奭主焉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安知今 天子不以旦奭待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險事有難易才有偏兼故用才以兼則改難爲易化險爲夷變阻爲利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陝以西險塞之國也羌胡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複故其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於西者用其兼也亦以旦奭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疎位崇者危名高者妒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謗書盈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兼制難乘利固險樹勳

語語皆正可以不朽

一篇敘極贊王公然實推其嚴止于民紓盜息四語耳可見徒以美言譽人則文章弗貴信夫

複用詠法收結全篇絶無滲漏而讀者全然不覺所以爲妙

流聲吾恐寇恂無河內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子曰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節也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召公思歸而旦有君奭之篇今以王公之兼才必入而委之保傅夾輔之任陝以西豈久居公哉於是冬十月初吉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觴三行各稱詩諭志焉藩使杭公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臬使張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懽也諸寮佐則賡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河與陝均也

張以忠曰體嚴局整神圓法化其韵調尤稱卓絶

又曰此文極峻毅中自極雍雅古而法典而嚴文章至此直造絶巘窮巖令後之作者無處下手宜于鱗諸子莫敢與並軫爭塗也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穎上序

〔此極正極奇文字總挈一篇之首後逐段分應之〕

兵刑天下之忌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無食能使兵足於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事則有紛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干禮器干戚介乎樂舞兵車藏於此閣故曰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干戈朽于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

〔三段氣骨高挺筍句整遒而古色映照九分〕〔雖每段照應而運筆如貫珠絕無痕迹〕

司寇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穎上之境其地跨江淮邊四省而犬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巨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使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率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肉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訐更大則

〔氣極安閒而筆甚緊湊〕〔無此一宕不特文氣太促而轉筆亦少味〕〔又分照上面於緊之中妙極變化〕

計脫之君卽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墾豪强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卽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衆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愼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愼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爲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　天子夬夬明斷方祛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于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

〔又諦又轉就李君身上發揮探脉布譔極圓極密〕〔今天子以下他人必直說刑與兵食此又斡轉去〕

修矣問食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兼衆責而能功者也則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今天子用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又如此挽上奇絕〕〔嚴結章有意神奇遒化而意更含蓄感而不盡〕

張以忠曰高才偉識峻詞古調矩度繩尺匠心鎔鑄獨出體裁自稱傑筆

戰國策一代之事辭則一代之史也其文辭不可以不傳　觀篇中所云四尚與戰國文之所以傳且述者已盡于此　斯往之中選筆自化　善讀戰國策

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錄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昨（音乍明也）細盹（音戶明也）亦人詳物蘐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詭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爲書也立縱橫倡捭闔勢利啖軋（音押）詭誑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羣見一餅爭攫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誕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覓日之難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軼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

直布四肢而神脈貫澈絕不留接續痕跡　正其義詞

尚士緣尚二字今古第一藥石　今古其以少佳　謂佛老之書足徵公學術　解正　議論不可磨　感慨含蓄

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收傳者安於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駁駁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駁駁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潼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謂因以爲戒者也

張以忠曰雄鑄古鑿俯瞰韓歐

又曰鑄詞嚴古運想精奮結調沉雄人巧天工兩臻其極

言植與丕同母弟也丕受禪二年監國謁者希指論劾其罪召至欲誅之以太后故停免然兄弟相猜嫌涕于死蓋深識植有奪嫡之謀也及丕之子叡植性猜易不治威儀初非有心奪嫡者王仲淹以植爲三以天下讓甚是微顯闡幽之

陳思王集序

予讀植詩至琵琶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篇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愴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序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趨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計而以凋剪枝榦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歎流涕轉徙悲歌

論非溢詞也所謂以天下讓正在此

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飾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刻晦以明巳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其豆之吟嗟吁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又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歟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廢疾而死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讓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

多悲涼悽愴之致而文亦古勁

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張以忠曰古聲鏗鏘筆高識老

又曰世之深惜植者以植美才不試且逼禪之舉與植無與耳不知植唯不得爲嗣也如嗣操得王則篡漢自帝豈在丕後且又無悒鬱不得志之懷發抒篇章播藻流韵以爲世鑒賞方且被惡名而又惡足惜也則植之不得爲嫡嗣固又植之幸也哉

紆詞着

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迴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山没登之日谿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巡而歷汝而游于亭乃俛首而嘆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郟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槪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　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公于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谽谺窈如噫如噴如嘘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答它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于風故颸颸乎莫知所從渢渢乎莫知所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流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于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于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

高華老潔兼盡其神

緩急疾徐一一合度

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于是彰美而癉惡瀹流而培淳廸純以劑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嘆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嘆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于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士猶古之士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列之堅石

張以忠曰文極峻鍊而雋氣行乎其中故莊嚴風雅兩臻其妙

又曰古來無此格調先生創爲之馳騁上下莫敢並能

爲人臣子立人本朝者宜日誦此方數過

今之臣子唯諾苟容設有作敢言者曾單曰上而彼俟返私者十九求其氣直者矣況心乎

此種與曲直互字之義

精妙

今日朝紳讀此應亦刺心

直臣字義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對者對於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爲臣故曰直臣李子曰生奚直焉吳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子曰夫博問强記奮辯而駭人曰我能爲逢爲干此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于上斧鉞在側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史魚孔子贊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他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子讀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瓴屋脊水之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不自直者也故隱汚之行行於家而光大之議揚於國共驕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時者先機審勢者有爲五者而能全則聖矣殷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歎曰大哉對也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賁焉巳矣諍焉如雲焉巳矣犯焉如允語黑子云焉巳矣而不知直之義若是浩也乃今聞敎矣

証確

筆法妙絕學起前人無此氣尺可調詢可

王世貞曰李子之文沉深莽宕激昂鼓壯喑嗚悽愴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颶

張以忠曰神骨高凝筆力雄勁而頓宕運旋工巧尤在矩法之外自是開闢手

何景明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捨筏達岸之論千古不易然水落石出作者自有其候不可一槩律也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受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遜德程鈌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

空同先生可謂能匠心獨造者矣而仲默尚云云然今之人漫云不朽者談何容易

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迹詩曰雖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恐也

方為丙寅

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

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

從心千載與古人魂結心期纏綿深矣自是秦漢苦心研刻處

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

渾音亮節情詞尚妙

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剜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謬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

讀大復先生此文大似從晉魏六朝脫化來而又以空同主曹劉阮陸為未盡詩之妙則原非畢力于一家言者

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衷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

當于什積別是一詩而詞意古範則空同最在之苦心而然曰間入于宋[illegible]亦

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為千載獨步也

氣格不無與形高下耳

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諸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

此直能向論古人者

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

名論必不可仿

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

有此一段議論便可恭大復學問得力處

忠告之語

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敘其已陳脩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桯雖絲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神明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北風便冀反覆鄙說幸甚

空同謂[illegible]洩于氣故不錄

張以忠曰筆力勁古辭氣俊邁是自開堂奥者名世之作

又曰空同先生具命世之才凌厲百代其詩文宜無間然而大復猶諄諄規切如此可見古人朋友誼堅金石切磋不倦故能著不朽之業今之人學力不足追古文章不足垂後而互相推奬惟諛是聞匪佞則盲而已讀此文當惕然一省

移易風俗之志凜然見于言表

大意言有國家者欲士以節義自持必先崇以節義勸獎天下而後士有不易之操國有其安之寔不然者卒無補之用一旦責人以節義報節者既然能自立者少也嗟嗟先生語之甚亦縛心

上作論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弊。承弊者復其盛。勢必有變。襲變者反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遠矣。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故也。夫好劍之門多劍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于所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徑成。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易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氓隸之人能辨其所好惡。然所從違非者。世之榮

自媿

叙事極變化

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子聞人稱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雖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廉捐恥以附者。豈其所爲自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是故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於教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絀勢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遂邪順私之俗可絶也。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焉。王莽之世。所謂臣服盡漢公卿。楊雄最號恬於利祿。然且爲媚作符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於王叔文之黨。夫數子者

冒觀已事士君子可爲永鑒

嚴切沉古讀之毅然高文杰筆

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爲世之恥詬。不道於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劘。世之所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下。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身爲標矣。雖有闒茸。必不以其行爲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鵠以行賞。亡不射矣。罯鬼以除病。亡不罵矣。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閤之限。出則有鳴玉之節。寢則有維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修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

一結緊切嚴古

安車懸旌。以彰其徵。累帛加璧。以示其予。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有汙降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由上之所作耶。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衞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衞弛也。

張以忠曰節義者立身行已之綱維士所自持若必待作于上則亦非純守矣然帝王明節餙義以治天下自是持世要術轉移風俗救正人心寔原于此文特嚴峻深雄絺撰古茂

渾乎姚姒而章法亦老此文主爲風有位而作也高論沉篤

信于持身之本立朝之道嘅世之權術此已足

徐禎卿崇化論

夫治與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智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并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羣陰惡。糾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繇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慤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咏於羔裘者也。乃若廉恥道喪。國維殄絕。干忮交門。邪曲黨媚。詩曰。

執其本推其用繩世事業不外此

世衰道喪則賢否混淆其弊必至此極矣讀之令人可痛可涕

如鬼如魆。則不可測。鬼魆并作。國胡不亡。故嚴正忠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附阿成風。固祿營寵。依𠋣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稱廉夫秉慤。則曰茸材。毀蠹摘疵。則曰昧體。發姦正否。則曰機擯。賂鼠竇者。有顯擧。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蔭。沽軍功者。有上賞。向豪賊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羣。

鑒其弊而返之端在有位

史漢文字爛熟于中而又能鎔鑄而出其詞句則似其氣格則遜矣

樗礫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隳頓。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閻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覩患于無形。智者參慮于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徵。此遲之漸也。夫時消時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固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于人乎。若能補過反德。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樸。以弘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隳彊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謀。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狼荼。嘉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駟。羣驥之所必踶。尚何賞而

議論平正詞氣醇雅是一有關係之作也

邪正關乎治亂收結更警

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三王之化不足爲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皋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醢則蚋生。施飼則魚聚。質滲則化虫。祇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辯也。

張以忠曰觀此文氣格是一西漢元成間文字

又曰中段寫出季世景象士大夫宜一一深省

許明主理雖深邪亦化爲君子而天下受其福主鮮特作難術卑不免于改飾加生民蒙其害是故激濁揚清于上而修湯行于下而民不安世不治宗社不寧者古未聞也讀斯文者宜一撫膺三省

崔銑五吏說

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尚之曰法理之吏飾外修譽此僞吏也而世尚之曰嚴明之吏逢顏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尚之曰恭謙之吏暴斂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尚之曰功能之吏巧征翁取此貪吏也而世尚之曰材幹之吏近臣徇私愛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季之平卓茂之真延壽之正陽城之寬張堪之清近臣徇私惡而毁之世主感羣議而弃之弃之則罰加焉非介士必因賞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爲之源也夫貪非以自養巳也必遺近臣以求譽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壓夫徒貪民不僻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僞僞則謹民而恐上聞必悅以佞佞非征斂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尚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長治弗可得矣

張以忠曰此憤世嫉邪之詩也讀之者髮指當之者汗顏

又曰沈俊伉爽是崔先生本色

前篇言胡之梗志中國也禍真烈于女眞而牙之不能國恥于女眞也害其深于和好抑欲夫羨亦以不免光復舊物江左偏安 [illegible] 篇言蒙古奪有中華 [illegible] 太祖爲 [illegible] 誦命痍纂義旋定刑璽雄驅除北虜乾坤濁藩日月重光可謂建萬世之安焉 [illegible]

袁袠憼胡論下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祚將頹金籙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奬其克盜據神鼎氈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服自開創以來僭擬之强提封之廣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扇乎宮帷篡弑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絶四維攸斁由是大盜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竝起而亡胡于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弒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相去幾何我 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略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爪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之英虛受以納陶劉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羣策畢屈百戰咸克算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授馘雖黃帝之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三靈効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劘寇如燎毛掃

契丹唐伊往往多挫其鋒衰中國恩又宜獨保及迎垂亡百年之何視戎狄爲緩圖而不深雖有患于殺戮不遠者國者亦亦念哉

堅墉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醜遠遁龍荒千古之克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于幕南困獸奠于故穴也我　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讜謨念酉侯之遺策以爲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久長之至計也睿衷天啓秘路神授爰卽幽幷以爲鼎宅左控遼海後枕醫閭三關虎踞九邊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志

自後虜亦稍創

巳巳之變返虜能駕馭者有自金得志以此

滅胥胡騎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燕然築京觀于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擐介冑冒犯霜露離法宮之深密而騁鶩乎不毛之地如我　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萬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巳巳之秋土木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君有君廟算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于紫閣正帝座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饒之藪遂棄爲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來火篩小王子跳

國初胡虜雖衰然之運尚時時寇侵邊邑凡經百年蕃息之餘又因土木得志之後氣盛志驕其易視我中國久矣故今日之策不講宜亦其本有以也

梁得犯大同宣府延夏甘肅疲于奔命朝廷旰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驅深入蹂踐疆場殘毀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書飛乎京畿挫衄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債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修屯田廢而徒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殳日不一飽寒冬栗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褫魄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

遼廣計謀國家大計其急于此

自夫金元肇禍虜志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繇此言之然後知　文皇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張以忠曰遠覽百年前事局均見百年後情形總見胡虜必不能一日忘中國中國人必不可一日忘胡虜必揣六戎庭如　文皇之大創而後　聖子神孫庶可享久安永治之福持論甚切憂思深長眞當事者之藥石也

國家治安惟賢才是賴賢才用舍惟繫考課是關今之選舉既不通患之三端之敝屑及至考課又不過聽之於轄之猶私于此名實淆而賢否混正士沮伏宵小益逞不國之治其可幾乎此文感激時事而有言之極其詳

高岱賢實論

國家之所以不治者賢否之淆也賢否之所以不得者名實之眩也雖有中主無不願治雖有亂世無不求賢然卒不能得賢而致治者眩于名實故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即後世之選舉也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即後世之考課也玆唐虞之治所由盛也漢興雖襲秦陋然其舉士之科猶曰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至其任官也而其君猶汲汲於名實之綜核是雖不告朔而猶有餼羊之存也故三代而下漢治猶為近古魏晉以來選舉之者

先年歷代用才得失以見欲清賢否之途先當審名實之辨

精神積聚氣勢雄勁迸調鏗鏘

以文藝其考之者以簿書刻文藝之浮靡而從簿書之資格者固已難其人矣如是而欲求賢才之得國家之治誠孟軻氏所謂緣木而求魚者乎世之言治者乃諉於無賢而託於才難之說嗚呼世豈有無賢者哉高帝之所與創漢者亡秦之所擯也太宗之所與造唐者暴隋之所斥也驪山徒隸之眾晉陽召募之卒一旦皆起而為純臣名將孰謂世之果無賢也然使秦隋而知其為賢則亦何肯擯斥之而資漢唐之用耶其所以擯斥之者束於條格之謬障于毀譽之言而名實之不審也明興幾二百年求賢非不至

吾亦隱污之行發于言而光大之議播于廷者多也

于科目中遺名責疑可難

也所立之法非不詳也所病者名實之眩而賢才之不多得也何以見其然也今三歲而比士于鄉又會比于京師所得蓋千二百餘人此千二百人者固掄時之選而弘化之才也今取其所試之文而讀之莫不宗聖而娓賢崇王而黜伯非五帝之佐不列于議非三王之輔不綦于籍蕭曹房杜而下率置貶辭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間得尹說旦奭者千二百人也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乂內治之未脩外攘之未振者奚以故也則取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然猶可諉曰舉之姑以言俟其服官政而後試之用也則

若而人者雖知撫綏李于私門國家利病生民休戚於我何預而必以掄才舉賢而已任哉

有考課之法焉及觀其所以考之於用者猶如是也外則舉長考其鈐轄而總之以制使內則臺省各考其僚屬而領之于考功銓衡者又總攬而斟酌之是非不詳也然不公者或狗于愛憎之私不明者或移於毀譽之謬不精者或蔽于簿書之欺不動者或忤於權貴之撓貪酷而欲薄其罰則附于才力之不及剛正而欲害其賢則誣以素行之不謹以廉舉者以貪敗而不詰舉者之非以能薦者以罷黜而不劾薦者之罪其甚可惑者則遷秩之後復以前任而罷之夫果不肖耶何為而遷也果賢耶又胡為而罷也乎

大臣無激濁揚清之志所以知明嫉賢才子是所本皆於天所損皆君才可恨可痛

謬若此其何以得賢才之實而服天下之心乎今薦舉之疏給緊之籍孰不曰廉曰能曰勤政曰剛正曰慈恕曰公明其績莫不昭然有可紀述銓部錄此而進退之是年黜幽而歲登明也是國寶又歲得尹說旦奭若干人也然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乂內政之未脩外攘之未振者又奚以故也則考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下襲上訛後踵前弊往事已非來憂方永然則天下將何時而治乎今國家幸無事耳內外大小之臣率玄談迂論一旦不幸而有事吾懼其可

言可深悼

倚而重者必不多也何以知其然也往年宸濠作逆

正德十四年宁王宸濠反設逆與孫燧副使許逵

一旦而收縛九十餘人此九十人皆百一而用什一而存者而當時伏節死義則孫許二臣而已耳嗚呼國家養士數千拔此九十人而用之崇之以高官豢之以厚祿而盡忠報國止二人焉是亦可痛哭而流涕也已夫當時選舉之所遺任用之所棄安知無更如二臣者乎名實之眩而用舍之謬也方今大羊縱橫疆場多事頻歲簡將連年用兵而卒無建掃蕩之勳者豈當今之世獨無人乎其眩於名實之故耳嗚呼然則天下當何時而治乎

言痛無形

張以忠曰高才老識而詞調雄勝固屬名手

陳明卿先生評選古今文統卷第十六目次

明儒林古吳張以忠純臣論定

土集

王守仁荅安宣慰書

公論逆瑾謫龍場驛丞諸王典在知書之貴州宣慰安氏壌與甚[illegible]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于姤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于 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晩故且隱息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

三司承甚悅而論於其上利害禍福竟論而惡安氏伴不慍然爾也

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抄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

此處道之必不能敵全盛之中朝明甚倘據一隅必不能當環列之羣雄又明甚

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

一支孤立又必不能當旅衆之謀我[illegible]列其安氏得[illegible]寒心哉

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

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彌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守仁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王世貞曰土會阿賈阿札叛安氏陰與通事且聞撫鎮矣守仁作書抵安氏道利害甚悉安氏始幡然悔得以無擣兵者守仁力也

張以忠曰公當播棄之餘而猶惓惓為 國消弭邊釁若此豈以放逐而忘 朝廷者哉其書婉曲曉暢利害洞然尤稱辭命妙品

文多變化曲折出奇力清蓋亦奇辭正自見作手

序次有法

古人法固而妙

文氣如貫珠而老筆蒼然更自高超

何周公管叔殺說議論可並

象廟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

夷之化象歷千載可改必自有說此推原一段尤妙

又轉出一層議論

以見象之見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張以忠曰轉捩推宕一氣鼓鑄絕無縫闘而格法尤深老自是傑筆

援引牛山峴首二事以見山水之勝古今賢愚不能領畧者多矣彼縱富貴功名遺一時不知已登高望遠之樂乃有何如太息佚深

王愼中遊淸源山記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淸曠寥廓之表。而窅然失一世之泥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不得宛其意之畢。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日之懽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不

頓挫豪宕退旋播流

風神轉側孤烆情致蕭遠此段切關此傷唱淸凉

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展嵓崒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發舒氣象。而淡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酣乎豢佚之驕羨。倦乎勳伐之勞勤。思取樂於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

波瀾深洄自而有味旋而多風

其所都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戀矜顧而然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可以兼取也。淸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撰肴酒。躋山之巔。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爲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窈。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怯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儐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爲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爲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

跌宕千古襟懷淸遊

卒爲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恒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爲少與。旣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張以忠曰。景公戀齊國之富。羊叔子戀後世之名。雖賢愚判然。要之總一濡戀矜顧之心所結。故名山勝槩。不以爲樂。而反以生悲。烏知富貴功名浮雲逝波耳。孰若登臨攬勝以

山水娛心之足樂也然此文低徊俯仰極
超曠處正極感慨處味之言外自知之

見祖封建本支盤衍若不皆據各藩控要害分制海內四匝相傳官屬護衛精兵萬六千人牧馬數千匹冕九旒服九章下天子一等至建文間乃詔王國所在惟國事聽王文武吏士聽朝廷王不得節制云

敘次秩有要化發有斟力錯綜堅錄何遜馬遷

見祖深意故在此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鄭曉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然時有未遑議遂中輟　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經始慮終防胡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　文皇英畧益世開府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寧控葆塞山戎爲寧王度楡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谷代王鴈門迤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迤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迤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扁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於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壘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軺輪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庵旄部兵耀武盖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末之憂

進文時失在加意太嚴甚王府而危懼人不自保故○戒且增難之師矣之而起

齊谷孤梟疑人國余

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沉之禍世平自足
以展親恃危不難於復振此忠王之所以控表宋侯
之所以晝策者也迨其弊也盤石雖堅髖髀莫解葉
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鼂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
遂積建文數年間雉羅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
枉鑒覆益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勅再三規
誨惻惻而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初二叔不靖漢
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　天子攬綱結網彝梟
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
賢傳終老於梁園懿親絕宗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

天潢宗派日繁而朝廷賦米日益公私交困久矣更化善治誠不可緩

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
間有圍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寘鐇狂狡
卒起躬邊宸濠凶奸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
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
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
人莫急於理財宜民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
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
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即減六之一　今載屬籍者王
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號
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

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
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濫而思亂其爲禍一
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畧叙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
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戒焉
張以忠曰本朝分王諸子錫之國而不予以疆土班
之祿而不授以人民兵衛有防出入有禁
制誠善矣然累葉以來宗支日衆祿米不
給草莽之士不思　國家敦睦至計安請
限生限封是不啻夷之浪隸也天子展親
之謂何天下之大一夫不獲猶當急爲請

命況乃宗盟忍膜外置乎但使　朝廷之
上清華冗員各衛所悉汰罷老軍士豈不
歲省度支百萬而顧沾沾計宗室乎賴
聖明天子採納群議肇開科目俾諸宗人
得並選舉至于秉耒服賈又豈有禁焉庶
乎宗支困憊得以蘇息而　國家敦親睦
族之典不屬虛名矣不億孫子于萬斯年
共享福祚靈長之慶恒必繇之

開國諸臣從大祖剪削群雄北驅胡寇底定中夏戮功茂績動之不朽然武臣不知持盈循軌而或恃功驕恣犯法干紀因而上下猜疑功過不掩誅夷亦旅往往株連戮胡一貴乏吟殆盡洎乎靖難存者公一人侯二人而已嘉靖間始衛封侯四人伯一人世其爵恩典不失功賞世延之意云

今世爵惟靖難及諸征封有功居多開國諸臣子孫已恩嗣爵往往不許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我朝初起淮甸旋定江東收拓疆宇統一華夏滅漢之功為最取幽燕次之次汴洛秦晉齊魯次吳次閩越次蜀又次滇南當是時功臣封者食租衣稅雖不得分土臨民而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追崇之禮過乎商周世宥之恩寬於漢魏矣　高皇帝撫運開天刑用重典藍胡謀雪誅鋤萬數相國條於縶蕭督府嚴於誅越豈非功高過大疑積釁深人主即欲包荒法更致其深詆寵祿浚剝宗姓殲夷勢運然也況華除之後輝祖以守義釋囚景隆以負國淹縶江陰失律遼西長興喪師眞定越嶲安陸之流作承收復終歸泯隸故其存者魏西平武定三家耳　成祖靖難以九門灞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靈壁七戰論功已而北驅殘虜南縛交酋西靖羌番東捕倭韓舊恩新績降胡斯養往往登封洪熙宣德文教漸張九伯皆特倏欵塞合騎從征頗稱不僭正統景泰天順間醜戎猾夏奸黨貪天己巳丁丑剖符益衆未幾誅奪存亦無幾成化時國家治平屯細柳出居胥雖師律尚嚴而簡畀多濫以故傳世者鮮弘治熈熈愼名與器封者無聞焉正德間汨𢌿典章黷濫極矣　今皇帝洗滌乾坤光復　祖憲　登極之詔首録擒反者宸濠功已而秉𢀖宗禋顧瞻烝侑悼念元勳興滅繼絕五姓續封於斯善述若乃外戚恩澤封者洪武永樂未之前聞增壽雖　文后介弟顧靖難密謀殞命廷閧　長陵悼念子封定國至　獻陵即位昶始以昭后恩封　裕陵又封昶弟昇自是進紀褒申更相援引　今皇帝若曰昔丘以鷹揚裂上建戚以馬敵受盟后家封爵　皇祖未有典制魏定封公雖録戚里實開國靖難佐命功臣彭城惠安軍功居半可世如故他皆宜革從以洗朝恩命錄之狃終其身若是慶陽大和皆罷封稍稍陳乞或得都督都指揮指揮云令攷累朝封者公十八人侯八十三人伯八十八人王一人外戚公一人侯五人伯十一人凡二百七人乃今世及者纔四十四人其以文臣封者公一人伯八人不得嗣者乃七人畧考其狀世次為異姓諸侯傳令後世得覽云道德勳庸最著者録諸名臣記

追錄元勳特典恩澤二事均歸代峽參

張以忠曰漢迄孝文異姓已盡我明垂三百年勛臣　永世勿替故國世臣庶其在此紀中具述勛蹟本末存鷹揚之烈且彰垂制之善云

皇明三禮述序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明神。博考經誼。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終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周經。我則交焉而侑　仁祖。太公遺於漢寢。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鈌禘嘗之義。蓋共酌今古。通幽明。絕地天。和上下。時因而因。或沿於七代。時革而革。可考於三王。殷殷乎。秩秩乎。撫世宜民。神道設教。不可以有加矣。當是時。議禮之臣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能尋削夷形。取法萃渙。條之品式。以授祠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猷。一洗汙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僭黷。奇衺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猾夏之禍烈於九黎。棐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欲咨三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年。迂遠而濶於事情矣。列聖相承。式遵成憲。建文撤　仁祖而郊　高皇。仁宗因　高皇而進　成祖。迨至　憲宗升祔。有祧寢之議。　孝穆登饗。有奉慈之議。情文恩義。固有不得不然者。其他稍有注措。不過微文細故之間而已。今皇帝天德高明。學聖純遂。孜孜三重。休洽百神。郊禘廟祧。社稷禖雩。帝王聖師。雲雨風雷。岳鎮海瀆。農桑醫牧。老君仙子。山谷水伯。司舟宗匠。靡神不舉。商宗肜日。徒云豐昵。周王雲漢。僅爾弭災。孰若　今皇帝發九世之積德。而垂萬世之常經也。嗚呼。盛矣。

張以忠曰。自胡元馭世。禮壞樂崩。神人胥棼。古聖典禮。蕩然無遺。我　太祖撫有天下。聿稽古制。爰定祀典。截然釐正。蓋斟酌百王。垂法後世。永永無斁。實在于此。是誠歷代以還無復有與茲軫者。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黷世有事外夷者苟恃中國盛强開釁生釁則釁終身生兵虛耗財力而又不必得徒自斅損國威耳

尚書論曰諸小國奥阻越山海不役中國無煩用兵

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

然亦時時侵邊寇亦不息

皇明四夷考序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啞我葦蘭台巳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畨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動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艘不巳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厘厘焉西畨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狄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欵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入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

本朝外夷之患皆中華道寇寔導之耳故慎封守固禦閉不接以可鎮之陰策之上也

宸濠倭房略莫過于此

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天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愼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巳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張以忠曰蠻夷猾夏自古記之然中華無釁未有輒起而冠患者我 皇祖統一海內防禦諸夷往往寧輯 列聖以來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邊臣無安攘之策有生事之釁柄臣無帷幄之謨有蒙蔽之寔賄賂公行狥私刑賞備禦寖弛諸夷昌熾冠塞侵掠不少休息蠢爾建夷馴致陷我內地使中國生靈殄瘁物力耗竭德威既損疆圉亦蹙召釁啓禍寔自中朝奈何當事大臣徒知朋比媢嫉而安遑固本之策泄泄焉寘弗講也

皇明北虜考序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殲郭逐之於前宋京蹕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圉殘我吏民掩我將較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益堅司徒蓟縶於掖庭本兵雉經於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詠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幣戎心狡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酋鼠垣墉既潰覊靮弗虞卒致六師失次將相輿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微祀萬姓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迹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猶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遘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頗茲誕曰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為之解體不惟大寧與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携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穹廬至屢書勑錫之綺繡廩以官封苟駕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幾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闕庭知我地利闚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昴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不貽巳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虞益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　今皇帝躬神聖之資秉昴華之會順治感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為近

巳巳土木之變皇輿北狩廟社幾危皇非權璫擅政當國之臣誤事輕敵以至此

勤兵北略而不得要領何不深察國圖之為得

時上銳意討虜內官力贊兵書劉大夏不可乃止

上親督軍禦虜于應州斬虜十六級而我軍死傷六百餘乘輿幾陷然以功陞賞者九千五百五十五人

再戌之變李身志在刼掠無意稽固不然不肯讓巳巳之轍千墜于此而騎邪邊防恐可不與

百世家之弊王見不可常侍以爲治安

日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閒諜混迹市壥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闖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荆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敵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盛國於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攘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皐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光處天子以衣修役黄大臣以補衣可見制治保邦不在戎狄而在朝廷矣爲君若臣者妻三復于斯言

張以忠曰維我 皇祖驅胡塞外然當是時虜猶盛強時時患邊 成祖搗穴犂庭亦未能盡殲遺孽暨乎巳巳宗社幾危馴至庚戌都城垂陷自是以來雖羈縻勿絕虜情叵測安知不伺隙蠢動乎當國者當思順治威嚴保國家無疆之治毋徒偷安旦夕可也

鄭履淳建文遜國臣記叙

文皇本 高皇親嫡子猶雖之以篡非易姓革命之比而千載蓋節之臣之死事沉亦族固悖方黄鐵是而外治二百人後豈不如一齊名推戴則富貴顯名可自樹立而必不肯偷生張義如此向非我 皇祖以德義廉恥陶世屬純厚

高皇親賢好士砥礪英豪雖戡亂尚嚴威行罔貸而冰霜雨露實均造物之心天下鼓於向往建文繩武敬體益敦人重名節士惜廉恥試觀革除遺事當時死義之臣何多考書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也 文皇仗義周公師陳江上金川不守本 高皇帝親嫡子豈易姓比況英毅豁達邁建文使智如管仲以忠 高皇帝者忠 文皇他日齊名楊蹇亦無不可胡乃甘飴於赴鼎取適於捐生宗嗣奄滅而守不移朋屬既殲而心不動精金以百鍊益勁長河雖蕩折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方陳暴鐵之節尤爲皎皎而周景諸公相時委曲終完大義他若知名無考有迹無名者不可勝數又寧無名迹俱泯詩不見於蛾眉幾豫決於色舉者乎蓋自推戴留名外人人荀息豫讓矣此其浩然天植夫豈聞彼伯夷古稱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臣竊謂 高皇作人之化更爲過之書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高皇變夷爲華誕敷文德茲方三紀而養士之報若此自是以後四十八年乃有巳巳之變去戊申十八餘年德教愈深宜有文丞相李侍郎者光我中華盛於建文可也於時

有是哉則河異作人之化不可誣也諸臣事蹟具列記中

正統巳巳帝親征北虜至土木六軍盡覆

國史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士以節見非國之幸也然系所樹立固亦有可下者

死綏授命之士寂無聞焉豈人不古若遠大相異乃爾耶夫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其致一也巳巳以來又百二十年廷臣危言潔行固多可表求其格心善俗歷歷如漢長孺唐韓休宋田錫歐陽修者殊未易得即得之未安於位也度之濟　難槩可知矣嗚呼人才關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降替翁故詳遜國諸臣以附名臣不惟彼之不可泯亦見此之不可忽有風教之責者庶其感動於斯也

張以忠日靖難時死義諸臣雖抗　文皇爲可罪然其精忠峻節上亦七曜爲國之光多矣隆慶六年　詔革除被罪者咸建祠于祭褒奬恤錄此記因作于嘉靖年間故未及載焉

李攀龍青州府志序

古過之風可風俗漢一經紹續近究神錄氣佶

共才共學共識不誠此地而所造則是亦各本之行至然也

古德名言

曲折映先

好調

有關於語當事者朝可不一覽之處也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青州爲郡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史記管晏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其取義則所謂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奠鳩氏遡矣先王疆理天下尚父方就國而萊人爭營丘罷侯置守分領併隸不常所治何以按籍如指諸掌作二十有二圖與沿革表爰始賜履自天子命田和請立挾濁澤之遇漢諸王子廢絕半之迄今親賢隱惟藩屏有司庶長更至迭謝與高國世卿異矣鄉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與焉作封建職官選舉表獎或守虛釋宼振老龍鬭馬山之陽乃詭天是使比論行事不遠明威作星野災祥志海岱維青州鎮曰沂山淄澠流惡安得決瀆洛之水汁肥自穢而放于瑯琊比先王觀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寬緩闊達縣之平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搖六十牧豕固陋性成方願罷西南夷不置蒼海郡安得布被爲而日齊人多詐也今自見釆金煑海之徒不可動搖不知我無以制其命乃惟其俗之罪作山川風俗志雞鳴犬吠彀擊肩摩然陰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穀所生

起處古雅
極大工
荷涵而結撰有法
首節澄然
兩府神為絕去痕迹

克服其政亦既富強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南多山谷登降之萌上斷輪軸下采杼栗其餘鹽絺海物維錯戶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即升葵丘壯冠裳之會入石室探文字之原賢者亦有此樂矣作戶口田賦物產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繇以基命寧一而出政治之位中國授室羣萃州處以就聞燕言必敬義有社稷焉祝使薦信堯之五吏安用鯢腩靈山河伯無所為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昔稱節制技擊為之不教而戰安謂怯于衆闔郤流賊數萬騎亦繇人自為戰議者謂顏神可城而不可規

鍼鏤工苦
此處用調又變
古今未經吐之妙句景素不過與一代文耳

為縣蓋以官具則民匱而險不為用穆陵之勝是稱四塞閎以稱兵足備宅盜桓為游士奉之車馬國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于奔命置郵如綫作丘防城池關梁驛傳志掩齒寒塗振莩懷里愴焉示睢龍夏以北至于海莊門山之祠奚用牢筴為哉觀孟嘗君之泫然于雍門周斯逼城而葬者未為失之逢于何棡心路寢五丈夫見夢梧丘蓋巳慘于堙僦發掘之患矣齊魏之季實崇佛老有屹其樓伺我失道作鄉社陵墓寺觀志晏之知景公不能用仲尼猶仲尼之知晏不能使景公用巳尼谿天沮不

調法又變
高言名論須之不易而更有神捻
語意多確兼意峥嵘
操不傷神傳不涉氣則才之妙也

遇非人維諸侯享國從治以長大哉制辭寵靈篤叙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槩于史體士生其間卓稱達材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強之佐蓋姑置焉而況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名臣官績人物傳相勸以趨義忠臣所難有激而累親孝子之過自公冶長受業身通田轅伏鄭代為大儒源本六經家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為閎大主父嚴安上書言事感動人主穰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焉鍾離業陽助王息養程本奇食海濱浿子午載書三百作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俠無義

注天下之氣弱天下之骨求幾語問之理乃備論之近見不知一旦有急于何有濟
今之天下止有仙釋兩聖哲絕除深可痛心而士大夫方將為異端宗盟為吾儒戎首不知其禍之無乎何極也

則豪輕季次故齊人而後之言俠者羅之狐喧子狄氣足鼓衆士有私伍同袍之役乃過謂之隱憂務權剪其豪卒然按籍無怪其恫疑引避也作卓行傳治不越閫有脫珥之后亦有雞鳴之夫人北宮嬰兒何為不朝大國問焉守數精明倉公可謂近之矣郎生望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變仙釋間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懲二城陽大夫自取杜滅梁丘栢騫過而能悛是從未滅崔慶之惡失之履霜作外傳倉頡篇起自上世金匱藏於王府惜韶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

化綱文子冥之得而如其異吐其華

該博之至難在安頓之妙前後又極融貫可謂文中之聖矣

義君子有道懸之闘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救於亡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幽以明爲形怪以常爲體精氣相挾假合爲物情則然耳君子存之作藝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爲目四十有三備矣善是之具於人事蓋獨詳焉若曰非徒以存文獻而已屬之其人取義具在後之覽者神而明之此秦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爲序

張以忠曰淵顥綜博羅極海外而神筒精密位置人化　國朝作者如林有共名確無其法度有　國朝其典雅無其體裁眞卓然爲一代典型北地弇州以下誰堪對壘

又曰此文竟可追蹤馬班六朝無論試看唐宋人作堪伯仲者有幾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筆力雄傑結構精工詞調高勁而文氣又極古雅文章至此超齋宋而遍西京矣

起處策論語結一篇之局後特由折暢言之

逆遙甚多進玩者

公既移鎮薊遼者三年所奏議先帝時疏凡五十有一章攀龍受而讀之曰大臣身制四夷從閫外請便宜報成事機權相生利害旋踵兼聽獨斷務出萬全而使凡厥爲功若自口出下從中議如凡所見以稱上意而論道之臣無覆詰之沮有將順之美義所必至辭足達之非是曷繇哉先帝神武雅屋疆場之政屬鎮以來虜數入寇輒下明詔切責邊玩風火示恩輒以邊大臣徒往來文書問鎮十路而齊二三其悉意以實狀惟是孔邇京師主將舉事朝發夕聞誰敢

高祿之至極其雄峻

今日之虜得使中國役于奔命者則以敵勃我弱故

哉微寵靈丛持重以假須臾無它變與其幸不可知之勝挑怨嘗禍不可也卽圖戰守戒屬夷狃率嘗鍮近效與其易而置焉之駭衆不可也莫尊於中國莫嚴於畿輔天子命我而虜數入寇主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至懲艾不得已矣疏蓋曰必翦滅此而後朝食者臣之心也公一經畧輒及搗巢而使虜常備我其罷不減于中國則自憚入寇因以爲今先聲致之又使首鼠顧望結聚瓦解是謂伐謀且曰殘傷之餘次第就緒卒期底績以慰永懷蓋先帝前巳壯之遼之役一月三捷爲拊髀稱詩焉而公復條所自與

此雖謀猷非凝文無此壯采無此高調

規今日以險予敵者何如

文氣勁絕

創舉者三事感動上意延論道之臣以終前疏自今觀之置褁糧待敵之士不以食版築自衛之力則坐費而其防必不工中屬夷挾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探之情則仰寄而其備必不豫欲唯勢是乘戰守相爲非先立于自強之地則失恃而其應必不給也信乎發日新于熟計身倡始于前聞也調習兵馬疏更惓惓戰守奇正帝爲采納其說非常視公矣請斥四海冶壹使邊無遺險論道之臣見以爲得策公猶曰設守之兵于深于堅可據以形卽未出鋒鏑之下終不敢自詭必勝是豈一日忘戰也不然無翦滅虜而

此段指畫一篇之意步步收拾步步迴顧關鎖極密綜錯極精如此文章非寢食坐臥于漬書不能吐隻字

筆力矯矯

後朝食之心猥以幸不可知之勝于殘傷之餘施無夫第挑怨嘗禍若怵于易置不著超然遠覽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忸率常以塞命上且按疏切責此何義乎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論道之臣覆詰相難安得采納其說明詔相勞羣推得策也是編也疏所謂今之急務臣之所言卽臣之所行也者公起進士贊畫雲中蕩平倭患三十年于此籌策北虜明矣非不知朝廷之大議臣如流嘉謀日聞于上無非奏議顧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身閱利害豈嫌創舉以要明主哉昔人蓋嘗憂之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妙在神骨不可以聲色求

身關之臣難並謀出爲全在廷之臣難在中無忌沮二者得而國事未有不濟者也

見事必不從分自報罷重得譴誰復言之者不知其所條奏無以使其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止趙充國伐匈奴右地而先零之役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乎儁傑之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是者無幾人卽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然從閫外請便宜計定而後發竢可而後舉得之于慮失之[illegible]豈其才之罪也然則是編也公蓋上以紀先帝知遇總安攘之略下以明論道之臣任大計如已出質有其文武云

崇以忠曰高古雄健峻邁峥嵘闊視千秋典型一代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

雖文簡調高軼今古最名世之文

在大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爲同舍郎旦夕從事舍中也今歲天下大讞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則謂余曰子以吾聽訟猶人哉郎數年于舍中君所知也一切造對按簿責之見法輒取奏成于手中視其人與情不甚相遠也楚俗良獄赭衣載道而梏拲盈犴章大者逮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鞫者非一吏繫者非一日衆人所謂無罪者牽于文致不可得反所謂有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黨不徒受賕吏撓法舞文人有智愚郎文有告辭微意遂隱雖咎繇聽之上覲下獲有不可信者矣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代去人情冤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號呼其冤則上以爲犯巳而又被近刑彼知無益于生而且被近刑也後有心知其冤指道以明之者且以身無完膚庭有尺箠亦徬徨懼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髡鉗戮因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爲是固亦將謂一成而不可變當無異于它吏者云爾此猶百不有一然巳足以損吾照覆之明傷吾見牛之仁而況大猾元憝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株連蔓及坐罪無辜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槖人之貨售府辜功百金易字千金易辭而或怨家積憤靡于歲月有司姑息久繫憚于論報使其終年造佞一夕訊焉則出言而投抵獄文之隙兩造不備肆爲單辭欺玩厚貌其示人詞色且懼且疑佯爲錯愕何可復得悖其五聽之術如初捕時哉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一刀筆力足矣烏在其爲奉　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國也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縣道官猶得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猶得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而奉宣上恩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者舉皆往移焉而一切復案當報之奏傳律令得可事于　天子梏拲坐解圜犴立出民以不冤中愛獲致辟雷雨作解元氣鼓盪百物甲坼不亦巳痛快勝任乎然有一報不當無論網漏呑舟之魚即無罪者今不得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嫌不肯變縣官不復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御史矣究者繫囹圄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桎縲中日夜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笞掠定之使無

先叙舍中平居伏按案事

一段後段弼綿細精然全無艱難痕迹可謂文中之聖

讞獄者但知識吏撓法舞文而巳豈知人有智愚則十反亦有未必當者出入直輕何可不明允哉

洞見獄情

此所謂無罪者牽于文致不可得反

此所謂有罪者其辭又不與罪黨

精思確調筆力陡然而騰極闊係

又說此一段轉出文勢起好

此段說讞獄其責甚重蓋見獄有天下之大命必不可忽意

讀至此未有不中夜徬徨傷心隕涕者尚得以讞獄爲故事而不審克哉

紆徊掩抑從古奇作之林所未有

字句古茂精勁

簡嚴儒雅

用漢書化而離合錯文變俱深可謂神工

有從出之塗哉且楚自辰沅而南徭峒之亂頻年用兵呰窳偷生而無積聚民散久矣殷王中興奮伐荊楚恒以不僭不濫大監于民今之臣子奉惟　天子威靈何可不敬慈獄也余唯都下橫不可問者莫若親禁軍其在衛尉稱貴重臣即互相援庇而豪猾少年多所縱舍弗法衆甫與余得就舍中按之也有父不能字厥子而遂隣不殄者乃疾厥子而訟欲殺之會逮則其子自引罪獄且具猶若不敢深發之章甫自爰書覆劾其父禽獸行論誅也其衛尉蓋若有讓焉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子始也及諸中常侍陰託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惟官惟來其罪均也可謂不畏彊禦矣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不信乎

張以忠曰氣格雄鍊精采奮揚其古峻處直可上逼西京此本朝金石之筆也詎易屈指

又曰讞決之難正見據法揆情猶多失實況視爲故事則輕重出入報當者益鮮矣序切詳盡捄世藥石

卜世貞乃稱子匠心而材古書也其工極矣予之錯於材也世無適于古者以彼我予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予也謂我所詆千萬年而其疑予也又甚於我

又作八公傳號稱之士不盡用古作稱于辭歸心而務求高以陰捷其勝于人耳目之外而數之其職與尊貫相半而至于有爲之文則心服難言

紛風作公謀序公文風夜淬厲力發其巢謹悄奇勁於淵涯近可謂古之極較無復遺憾詩則唐民之盛七言執丙且之除敍訴壁隆之秋勢自昔並爲美矣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爲也子相蓋嘗謂　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擣杌知言哉所論萬古一時者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且不能自已也而進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惆悵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咏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辟之耳既以强人人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

自負岸然睨一世寔有命世才非苟而已也

詩所以窮而益工

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暮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可竢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卽有咏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吳舍人亦爲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卽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卽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爲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眞僞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詩之罪哉直其太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太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張以忠曰本朝開國以來人文蔚興然不無有宋衰弱之氣　敬皇時北地李生起而振之翕然丕變　肅皇時滄溟輩出黜時崇古一時詩文于斯爲盛讀此知公自負固不小

高邁宏偉之傑然卽之表然雖復儀謀之至而神氣飛容深婉風雅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嘗曰由來賢達勝士登此山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

杜預代祜平吳然節之志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峴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後不爲陵谷乎

劉公樂峴亭記

公既在襄陽諸生聞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先大父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未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使以馮人豈其行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于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杜元凱之爲人今亡論其位卽其功懸諸所遇如此其難也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乎子也獨如嚮之人哉吾所爲營峴者以若效爾大父于不竆而吾將老焉以是爲樂耳方叔子建平吳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徑詣秣陵巴漢奇兵出其不斥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既激淮淯諸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到于今利之何計之遠也是皆踪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恍山川之所動盪動衆之所肇造策之所爲明計之所爲遠以是得于峴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覩若于此者若能無意二子于此乎今天下南結于越北搆于胡舸粟膠滯飛輓繼絕此亦羊杜一時今何以明策

固辭峴方及羊杜當年勳績因羊杜而及今日時事則衆峴非杜峴之謂也蓋經國遠猷深特寓規三致意焉抑揚頓宕情辭深婉調度悠揚

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乎即使持節監胡若
粵諸軍事不者大典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是南
北交檄力百倍矣晝何所出何以係尉它伏中行而
笞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遂詘溫
清零桂不啻涓委今何以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無
爲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至
于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得
此于峴若得二君子于國家而吾以得峴于若吾何
爲不樂哉杖屨不具眺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歡
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爲羊

羊杜二子勳名士也超然遠覽則二石亦餘事

又搖又宕

深萬神遠而更有逸遠之

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彼且曰百歲後魂魄猶登此
山也未嘗不流涕于斯人陵谷功名相爲變遷彼且
奚以二石爲矣此其辯在詹何之說子牟也不得乎
丞求之乎身既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爲自勝者
婉矣爲峴而樂庶乎縱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下
也預嘗自謂武非其功蘄蓋曰疏廣吾師也出處之
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龜蠶
之喻余于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
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于鹿門而于峴也則托麗
公于二子矣

原缺第三六葉

永樂間出文時諸臣得罪甚慘至數年後始有寬宥之論然乘執存者寡矣刑望以求雖經赦除未有賞深追陰恩表年始有表揚郡縣一典式可慰彼往之忠魂厲將來之臣節聖明天子義聲徐爾矣

王世貞乞　賜忠臣祠額以勵士風疏

題臣據高陽府申據南陽縣知縣程遜申稱奉隆慶
六年　詔書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
陷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
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
當用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
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蒐激厲臣節詔書到日各地
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即附本
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
者厚加卹錄欽此查有本府鄧州籍兵部尚書鐵鉉

二公千載後人致其功忠

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往州公以山東參政督餉軍典不乏清雅兵圍濟南公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據　文皇入忠下鐵板發甲比出戰令軍士呼罵　文皇書砍亦害一合如朔夫公又生同靈教中特激

係革除殉節名臣於　明例應合祠祀又查得唐忠
臣贈揚州大都督張巡據唐書及本省通志俱稱係
南陽府南陽縣人原籍向未有祠於萬曆元年五月
內具申本府轉呈提學道及分守汝南道轉呈撫按
衙門詳允建立祠堂一所春秋祭祀二臣緣未　請
有祠額及載在祀典等因臣查得　大明會典合祀
神祇條內於歸德協忠廟祀故唐臣張巡許遠配以
雷范姚賈四臣又以海寧爲許遠鄉邑復建有許侯
廟竊謂　國家於忠臣節烈之士旌不遺遠祀不擇
頃盖上合　先聖大書特書之旨下誨後世從一不二

之臣甚深且渥也張巡之守睢陽功在東南而義塞
天地死在一時而生烈萬古雖讴叟婦孺亦能卬額
誦歎不休其視許遠事同節倍在當時固已有定論
矣遠得專祠海寧而巡獨缺祀南陽此有司失於討
論之故也至於鐵鉉之死事比之壬午諸臣尤烈蓋
內無削弱諸侯之首禍而外有保障山東之巨勳抗
節蹈於劉沈矢志堅於君素用以配巡眞無愧色今
據該府建祠鐵鉉於　詔例雖合而張巡尚未奉有
明旨臣愚不勝仰止一念據實　上請伏乞　敕下
禮部查果無異特賜祠額頒降祭文一道有司
春秋舉祀不絕俟纂修會典之日一併收入庶有以
慰既往之忠勸肅將來之臣較其於　聖化似亦有
補

張以忠曰張睢陽與鐵鼎石事均有保障功勛均有
殉主大節蓋殺身成仁千古同符者疏中
褒揚兩公處俊邁淨嶸令人感奮眞有補
聖化之文

親征考序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寇亂雖其文曰張皇六師
然豈必天子在行而後謂之武哉戎衣一著於牧野
之誓即倒戟而包以虎皮示弗復用是故垂旒於柔
展而天下蓋謐如也漢高滅秦壓項芟薙羣雄而帝
之竟不能自戢逞其餘以與匪茹角七日不食不能
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
之大衆而不能得志於小虜安市之役幾以身爲餌
噫嘻亦危矣哉我　高皇帝固已深燭其故彭蠡之
後不復親駕大將拜籌於受脤之項而九有茅靡於
賜扆之下王者無敵夫豈欺我　皇帝斬神鼇之足
而立北極與虜牙角弭啓六飛爲吏士先夫豈遠慕
雄略而近遺廟算哉夫亦鑒弟子之輿尸且爲萬世
深長計也然而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北望
而抱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矣　宣宗神武將强士
良而從事屬國之孱夷若山壓卵然使閫振押之而
輕以萬乘委敵卽令氈裘擠鬼紫蓋還洛而蒙塵之
辱耻世莫可洗矣三收代而狃不知戒輕從中貴惡
少編虎鬚而幸脫於其吻胡可再恃也語云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夫人主之價寧值千金援九重之沈沈

親征事宜之得失詳載於中

而尚不能忘戒心令率然而臨廣莫寄命鋒刃其殆寧獨垂堂哉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略紀其事自　高建　武凡五世而出塞者六平內亂者三以存萬世規云爾

張以忠曰孜中記親征出塞者六平內亂者三以其時孜之　高皇百戰而有天下其戰若瀕危久而後決者惟鄱陽之役然手闢宇宙夷險芟荒縱蒙矢石冒霧露亦其勢不得不然易世而後如　章皇之征藻　毅皇之征寧此必不得已而不已者也　文皇之六飛四駕則可已而若不得已者也　睿皇之土木毅皇之應州則可已而不已者也皇輿一動而宗社安危生靈休戚係焉可見苟無大變則遣將命師專閫外以授之足矣奈何以不貲之軀嘗試而賈莫測之禍哉深維往事後王當爲永鑑云

古今諡法通紀序

諡之所言引也引列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夫諡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諡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諡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幾而行有愿夫諡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衮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諡有幾愿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諡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諡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諡

諡者行之迹也所以別于後代著善惡垂無窮

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大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諡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放慗國自謂曰日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

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之者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諡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冐君諡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諡士無爵故無諡吳越之不君諡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諡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諡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諡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諡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諡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諡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諡而天下同之矣然炊無諡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媢生而薄死也後世之

惟附庸無爵故無諡

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昉也西漢之有諡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愼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諡也東漢郎創侯有弗諡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諡無爵而諡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諡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諡自周穆王昉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諡是以太子無諡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諡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諡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三諡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再

卿大夫妻無諡其爲公之妾則無諡

侍天子太子元士也諸侯世子尚不得比元士之所以不及

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諡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赦也處士之有諡自苻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昉也其有私諡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宅國者有諡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爲武也欒盈之爲懷也身僇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諡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諡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諡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諡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諡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鄭飾漢藻且其人也冠屨之不卹而焉用文爲所尊何名跡何

二子之有諡則以有後于國故

宦者方技而諡則尤濫

前編法度幾宕勁古

行哉明興始稍稍爲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諡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諡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諡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諡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諡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諡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諡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爲之叙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焉

自漢以還其皆皆臣之諡名與實稱抑寡矣其在今日濫觴可知

張以忠曰國朝易名之典制雖畫一賢否混淆實多月峯此文蓋隱慮焉淵博高古絕代史才

試錄序出名手多矣體裁手格畢竟此文第一　議想議論冠絕深博　格作既精而想路尤極名確　古法　敘致從析更自然雅

山西鄉試錄後序

隆慶之四年庚午試錄成而某以職事序於後曰傳有之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午於日爲正中於數五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昔人謂堯舜禹之生寔在午當天下文明之會故一時賢聖出而交輔之天不愛道圖書顯矣蓋五臣之職修而萬世之彝政禮樂秩如也今歲在庚午晉以西庚分也物庚庚有實矣更西而蒲坂平陽安邑堯舜禹所都也稍西南而水滙之滎河溫洛也圖書所由顯矣天子乘午運沛然欲章明其治思與天下之賢士大夫共之詔郡邑各益其貢士之一齒太學已采國子祭酒言益兩都解額各十五海內談經游藝之士孰不欲濯劇其肺腑自顯見其長以答人主鼓舞至意又況山西爲堯舜禹所故都獨當文明之會者哉不佞謭且陋不足與於斯文竊念以一較官應御史聘而來獲縱觀山河表裏之盛與嚮所稱帝王之跡既不勝其景樂稍間入棘復獲觀百執事兢業飭比所以仰塞　上德意者至隆且備則又慨然而興不成寤懼無以稱也稍間乃獲觀諸儒生之業咸彬彬哉文質不悖於道其陳古誼決策利害懇晰中窾

發揮高雅　條理圓密　前段是就此役逆者　數公光耀古今借以獎進大　進而求之古之神聖議論意者

則又快然踴躍自勞慰不知其憊也夫訓經而發其者之謂義辨志而當於理之謂論標情而達於上之謂表決法而傅於經之謂判陳見而宜於用之謂策此五者不失一焉比於物正所謂庚庚有實者舍此而獵聲耦飾采澤鬪工畢精於棘猴之末而謂之文即南戒之南有之吾無所取爾也夫耳觀者不唯其實而泥於山川之險塞則意其深思而儉陋讀柳先生之問所稱大鹵之金扂產之乘北山之材猗氏之鹽則意其秀不鍾於人而鍾於物觀鴈門而北士馬之雄盛則意其人多將此皆非熟於晉掌故者霍宣成狄梁公之洛日司馬文正之補天裴晉公文潞公之爲國柱石不亦彪炳相業哉太史公之於史也柳先生之於辭也河汾仲淹之於訓述也固其造人人殊要之可以言文矣雖然不佞竊有進於此諸士子其益深唯堯舜禹之傳而稷契諸大臣之所見聞而知者乎其務精一乃心而求太上所立布而功颺而言庶幾爲　天子賛文明之治則豈唯晉重不佞亦與有光焉

張以忠曰典實精鑿閎深神駿而格體局調卓犖奇雄大家手筆

此策言北虜不可不備

北虜世爲中國患然未有[illegible]

不能以虜攻虜使虜反得以中國攻中國故罪不在彼在此

然之下能遠[illegible]然非本計也

策一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舍爲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舍爲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摽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膻腥暖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穽然畏暑溼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縲紲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郤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躪三輔門閒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掠而遽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

虜既擾我邊畫而中國又擾我心腹誠不可不深慮

北倭我中國要領奈何不思患而預爲之防

隱然憂盛危明之言

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爲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驚指陪京則天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鋋集我欲抽北兵而控搗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摯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覷伺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貲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可畏哉

張以忠曰本朝與虜互市歲久而虜習我中國故一旦東虜敢窺我遼左而莫之能禦今遼左數千里地悉爲虜有中國益又習虜矣安

知虜無心于侵我乎頗今際　天子膺聖
文武盛治無外族蕩平醜類恢復故疆日
可俟焉不然虜患豈獨在爲中國倡哉又
豈特北虜能爲中國患哉當　國事者無
徒袖手旁觀而深計之則天下國家之禍
也

北夏之風宋守禦訴術止在復兵然而兵之不得動于兼不明頗發弱於熊養化戰無裝往往源及十百將而一旦有皆荊不復其用此天下被大恐也蒙觀前代內之盛衰由于兵之强弱識論名強斯不可析

公天下有富强之名無富强之實所以東虜一發黔寫地之兵與劍有恐而與可奇手今亡天子明武抗之令盡力而後衣

策二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茇治閱于肆將而施之蒐苗獮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閑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之役往往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於戰國而周僅以空言獨縫於天下實不能當諸侯之一嚴邑裨帥也此不戰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畧滇北櫟胡若破飾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并泉而豬北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牂柯夜郎下太宛百試而鍔不折故武帝之疆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疆也昔宋之有靖康也金寇草芥我而踐刈之數十萬之師夜一鼓而旦絕馬跡矣及其季也天下嚮其什八而韓岳錡俊之徒收餘燼一再角而折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囷劉刈之不盡者也今大士平居投石超距趯踴跡射力扼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矢刃

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恂恂於杯酒而侃侃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公戰怯私鬭豈獨秦民性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余所言作者未敢及也今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緩急之用庚戌事起上赫然逮治大司馬以下更改制稽覈尺籍矣然而泄泄如故也亡論其影避役占名在而實亡者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賁育怒馬厲刃亡益於用也此非所以强兵之實也今天下轉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時蒐習之以示强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其資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彊益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强以爲弱戰則轉弱以爲彊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張以忠曰兵非素練則必不强今未嘗不蒐習也然而兵弱者何也武場操練不過金鼓旗幟進退坐作均之循習故事兵不習持將不知兵一旦緩急其何能克濟憂世君子所以惓惓不置也

策三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卒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追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紈袴乳臭債帥者日參焉卒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畀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摶若電我之馬若仆若僵若蹣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爲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爲大軍以擬我而雜出其騎爲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虞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千人軍焉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撅而貫耳止矣前有欬而

天啓間熊廷弼之冤天下諸之烈而大臣之私情則貞矣相臣首何爲除主之法司王紀周應秋鄒元標相救之以若存日三字定其罪首乎以羽讞嗚呼大臣刑賞任意如此其何以服天下

後無殃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幸而掩敗以爲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其心者不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彊也漢武帝不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楊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

言漢武帝楊素無前五

所敗能制勝

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爲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張以忠曰文臣愛錢故武臣惜死武臣惟恃賄結文臣有罪倖逃無功冒賞朝廷勸懲倒置多矣況庸將弱兵鈍戈疲馬而又素無訓習之方鼓舞威服之術以之當敵不敗未之嘗聞今日者苟不有以大創之吾恐虜無日靖兵無日彌也當國大臣其熟圖之

和戎之策不可盡非但當論時與勢耳不然宋前而折當存宜者宋之往事其鑒也

策五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胄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爲非而介胄之所深然而噤喘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非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强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衂以拾數焉堅者摧鋭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帷以眞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强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

宋之屈于戎狄非戎狄之能屈中國也不量彼我强弱之形而議戰議和均失其所據故制弱其所以逆于下

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强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眞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搆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强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創用其戰者於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强大闘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

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冊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微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郄而用間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爲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爲美而遽從之以爲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張以忠曰今之馬市疲馬耳雖出于下寃亦和議別名耳弭寇減戍未之聞虜且得窺我虛實焉誤國之咎其必有當之者

又曰市易可愚虜不可制虜萬一戎心叵測撓我疆圉豈繒帛能縶其手足哉惟奮我武衛而以互市羈縻勿絕此爲綏懷善經爾

策七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殺卽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從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于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卽卒不幸而間有吳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以酧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途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爲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斂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倂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

此法制之未盡者處

今之大臣皆因循苟安習故事者也安得有天下制宋之變而建此議哉至是發論評深有情也從此之宜言

卓雄如榤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爲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蒲其闕撫臣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顓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失高皇帝

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蟲之士從容而齮齕之而不爲之防吁可慨也

張以忠曰其慮長其識老其議正真敉時石畫也非深維國是曉暢世務者未易得此

首篇言元失天下而迄今不絕者惟不忘其故是以不與五胡諸虜一易世而亟盡此又言所以失天下之故在乎弊盜因是而惟以招撫爲事卑信盜恃而我聊以纖芥之利元之所以從寇者匪所以敗明與此其任令日可勿以勝國爲在擊武

名論杰然

氣厥元古筆力雄健

讀元史論

疆言秦富言隋大言元益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蝟磔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勳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爲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爲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爲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餧虎也是故餌之以强有力者掎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解侈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驚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惕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機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爲漢爲唐爲明而不復有嚚斵鬬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甚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

宋古已有人於中國政事不習言語不通所患猶者猾吏耳嗚呼長民者知此亦云何待

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固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濊肉酪侏㒧左衽者焉暴而惟不習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齒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濊肉酪侏㒧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

評盜所以益衆亡所以益速

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皆爲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招盜致勳

張以忠曰元時諸將欲擁兵固寵惟恐群盜之速平而又力不足以平盜故有招撫之說招撫之說行而群盜愈多是以不旋踵而遂亡此雖元之自取覆滅實天厭夷德啟我皇明借之以驅除難耳此文議論甚正而筆力高勁確然鉅手

青州兵備道題名記

敍事曲而數段而錯綜門回轉可非婁亦雄

青州故無兵備道有之自獻牛爲始牛公始孫益都令遷也　武皇帝中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注焉東而躪淄澠之交牛公從子弟亡命力戰却之於是奉　璽書超被察僉事治兵青州屬州邑十四盜以濟南之淄長萊新爲州邑大小十八又得以考功法課諸吏論衆罪以下者牛公治之久遷副使最有聲其後代牛公者或以副使以僉事所奉秩輕重有間其於兵備職自如即稱使可十餘人專以彈壓盜賊然盜後先亦十餘發發輒與使相低

任其評核而筆法精潔

昂而期甚至以跳梁聞　上勞白虎節則安用是使爲也說者言青於郡國最號難治都會之間其民不耕穀麥本而務以鮮衣怒馬相勝鳴瑟粘屣陸博蹋鞠如季子之稱齊哉即野負山鑄山負海煮海大豪驁然挾中猾佐而驅使民威重於使且謂使孰於我大也民之聽豪也便於聽使然俗又好任俠慨不快意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椎埋鑄錢掘塚固人人少年翁伯也使者業以杜後惠文彈治之固當無擾獄市一言耳雖陽平侯胡以得化諸能爲齊言者古之人奉寬寬理奉嚴嚴辯是數君子寧盡不古

極言齊之難治所以見使之益難之難

若也漢世守得以一切便宜破法錢穀兵甲從意調與所論奏朝上夕報可甚或立決乃上令雖謬稱貴重於守禁網叢密蝟察虎視一不相中文法吏得以其職何之其他于陬察淵瞬腹版築中丞之辟司徒銃司徒耳奉牘而謝頻首聽裁侍御之廷尉史耳舉翮觸隅動若籠鳥乃欲一區區下筴偃然蹯踞之上責漢治明法不亦大相縣左哉雖然賢者不以小廢志智者不以困廢才因事而就功趣時而見長則數君子者誠饒爲之也世貞既待罪三載乃得以燕從諸父老及薦紳先生質所難諸父老薦紳先生間以數君子致稱者其姓氏或闕焉用是大懼釆而勒諸石爲之記使有存耳至所謂某也賢某也否一字袞鉞史氏職也即世貞焉敢以不肖身辱數君子後而易言之哉

張以忠曰簡核莊雅確然史筆

又曰獨美牛公可見嗣後十餘人無能稱使職者雖不著其賢否而衮鉞凜然

宗臣　登平遠臺記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三山此即所謂鰲峰山也山故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蓋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登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亭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已俯而嘆也客曰大夫何嘆宗子曰嗟客乎客聞其說余恐客之投觴于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于疇而商歌于塗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游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睇於江故里婦日濯錦絮其中者今健兒飲馬矣西瞻烏石蓋有鍜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北闕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讟盈道也且千里之內亡者未瘞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淫淫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充充之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整沐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爲

之易之難

子房朝廷命而封贈不許其拜安死

漢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　皇帝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徑搗其穴空之　帝謨烜赫日月同炳也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醜夷往往藏海閒我此覘　皇祖諸臣如何哉吾嘆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嘆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後世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釆客之言以為之記

張以忠曰一登臨也不以游覽眺望為可娛而深以國恤民瘼為可憂徬徨頫仰黯然神傷是極有關涉之作

又曰氣格高鍊神簡縝密而復有疏越宕漾之致廻翔轉頓自成絕調

公曾言一篇中與諸生總約八條此其一也

此文筆力高古法律嚴峻是大家手筆

歷以古之聖賢期之

士不能求志身特而一旦當貴叙有為下天下果何所恃恥

能數考正吾家國身未

天下國家之事豈干此

宏志論

夫功崇惟志昔談尚之矣蓋志之於人也辟之於木則根焉辟之於田則穀焉辟之於射則的焉蓋一時立之而一世成之者也故天下未有不志而成者也孔子尼山之布衣也而其言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其大也伊尹有莘之耕氓也而其心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也何其偉也禹稷唐虞之羣工也而其心曰天下有溺者繇已溺之也天下有飢者繇已飢之也何其急也且尚父以漁釣興周傅說以版築隆商管仲以檻車臣齊孔明以躬耕佐漢數公者拔之萬人之下置之萬人之上而崇功令名遂爾顯著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彼其初固嘗志之也今夫觀之家而或臧獲餒凍則必立謀所以起之天下之人之顛連而莫之告也亦何以異於家也今夫人之一身而或手足疹結則必立謀所以蘇之天下之人之危苦充充吾目也亦何以異於身也主德何以宣之民故何以達之外患何以弭之內瘼何以瘳之國賦何以充之戎備何以飭之天時何以若之地利何以闕之凡此皆經緯其宜整齊其緒而需用焉固以治吾之家而理吾

之身也故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非意之也彼其竭一心之知慮而萃之於繁華利達是自畢其志者也白首佔畢而斤斤然自附於古之儒者之流是自窮其志者也溺神握管畢志抽詞而徒以華言亮語誇天下後世之耳目是自隘其志者也嗟乎天之與人以才也將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任也吾之志而僅以三者畢焉窮焉隘焉其如天下國家何哉諸生誠有天下國家之志而日講之庶不稱腐儒且治天下亦安用腐儒為也

張以忠曰議論宏闊古色淵蓼

郭子章都論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婁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案秦之故此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說是漢竟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君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而徽欽虜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也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惟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卷卷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咫當其時胡不卜秦而卜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為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已也周曆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加于鎬秦耶微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百年唐末徙洛

至朱靖庚在　　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顏又百年
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
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爲體尊而腹之受大
其可以都一也　明興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
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東宮營秦
則亦婁敬張良[illegible]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
耶　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
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爲金元故都非中原之都乎豈
不以金祚僅百年　卜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
上意所屬　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
月而後行　即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
有四燕非金元於　召公封國繇召公傳冊喜
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隊周歷且過之宜遷一　古享
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
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然皆迫于兵戈亂于戎
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爲子
孫長久計耳宜遷二　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
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
明太祖起鳳陽都吳　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
三　天下之禍莫烈于虜吾令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

豪傑輻輳都下足與虜角宜遷四　成祖密計或不
出四者矣彼書生之見豈足達英雄之畧哉雖然狂
鹵隔一邊垣正統巳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
漕河僅衣一帶水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議當
講也果兵足以制虜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
即　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秦洛之雄
弱哉

張以忠曰照應關絡有結構有血脉而筆法亦整潔

荅劾

又曰　入計巽賓宸猷裨益國是

湯賓尹　皇朝開天玉律序

臣賓尹少受詩書毎讀下武有聲烈文我將諸篇竊歎必諸歸其先報祐必薦諸廟古之人君未有敢忘其祖者也夏五子作歌伊作訓周公作無逸古之人臣精志牖主莫不各舉其祖宗之成訓相告以誠以恩動其孳孫之思主臣合德作述重光夫是以享國長久懿名顯號至於今不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貽翼昆嗣　聖謨洋洋具載　訓録諸籍昭乎與日星並垂　總督薊遼臣王象乾恭揭其尤切　為十三篇仍各附以論說

題其書曰　律以　獻臣賓再拜手稽首莊誦而擊節之烱鑒而蓋臣之極思也夫子之告其君也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曰如知為君之難不幾乎一言而興邦君之難合創守言也知君難之難顓指守成言也創業之主披榛蹈棘沐雨櫛風所嘗困苦艱辛之狀茹不能自語而有不知者乎繼世而後地勢別矣以　帝王之貴抱負神明順視臣下必以為莫予若今日叩　閽明日伏檻又明月積牘率相顧不得效亦漸積使然臣敢謂臣下無勞之兄足塵　聽亦惟是今之叩閽而補牘者

開天聖人亦既操有慮焉者矣臣下細微可無念也祖宗艱苦之業可無念乎舉天下人言之疑而不足信固也　開天之主不足信乎伏讀　祖訓有曰信心常出於忠厚然必出於偏私於天下者之於天下臣共　帝臣事皆國事何私何偏之與有臣竊窺夫言論之路　皇上愈付之不理天下愈繁甲乙互紛左右各祖固有以堅人主之不信矣督臣深慮之曰庶其裹於　聖而動以　成訓也夫　皇上之有疑於天下也亦曰　其私人之自為其身也與各為其子　亦私計也　開天之主自

經之而自　孫日夜營之雖有密思宜無以踰精也且　身肩其難也又萬倍古今得天下之主生人以來之天下俱得之中國人之手獨　太祖得之於胡元今以天下全盛之勢防胡日惴惴焉不暇給以此思難難可知也督臣世篤忠貞內心王室外測虜深維掃除之首事得其危心微聖子神孫世世共懷念之舉天下微言顯言畢月而不得者呼在天之靈而希壹　馮式焉斯恐奇摯而思亦奇若已蓋臣有以窺督臣命書意也律生　為氣毋獨周還於三百六十辯

之中而未嘗　人主之心與日至之子一也皆陽
元也一念陽回萬事修復子氣行而天常開萬年之
脈乃其在此故念念君父者生氣常存者也臣道也
念不忘天下者亦不忘其祖者也君道也臣與督臣
故以是共　天之休命
以忠　獻草組練攀諷高明血脈渾融而蕎中開
揚　聖謨於其辭至纔是名筆

四六初徵二十卷（一）

〔清〕李漁輯

清康熙十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四六初徵序

駢體之作也始於古文之衰先秦兩漢詔誥冊命書啓箋表俱不用俳偶俳偶自選昉也時曹氏父子蕭

氏兄弟倡爲北鄴南庾新體遂安七子彬彬繼起以逮梁宋徐庾沈任增華踵麗鏤月繪風極其藻艷然音節清越頓挫生姿抑揚盡變尚有宕逸之致如夸藥清詞楊柳枯賦璧月夜滿花氣朝新亦極風雅之盛矣唐四傑拗爲真觀神龍體如滕王閣及諸讌集

序靡不守挾風霜詞瑣宮徵猶有算博點鬼之誚自李青蓮春園桃李序及杜工部三大禮賦序出以清新沉博而四傑之制爲之

一變韓昌黎以深刻爲古澀陸宣公以議論爲條奏方翻王駱之窠巳開歐蘇之風然歐蘇實不專用議論也其精巧工妙直使鬚

眉肺肝活活欲現言言可嘗慟哭聞之輒爲憫憐則文生於情也故文體至今日而衰駢體至今日而盛耳豈非後來者益工乎李

于璧翁彙近代名筆錄其尤者若干篇不忍秘之中郎帳內乃梓以行之國門亦一代彤管也說者曰古大儒不屑爲麗句故司馬

不習四六不知温公以辭知制誥非不能爲麗句也唐宋明三代制誥表詔式用四六亦所以珍重絲綸鼓吹墳典豈作月露風雲

雕蟲剪綵哉至今讀王僧虔勸進趙丞相遺表令人色飛心動讀李敬業討武后檄江浩宣布中原詔令人懍慨嗚咽泣下沾巾古

之忠臣名將倚馬作露布草檄愈頭風其英傑雄偉之氣飛揚拔扈之才皆能隨風生珠玉擲地為金石何至以寒蛩之唧唧笑仙

原之喤喤哉即以是編為六經百史之筌蹄可矣

旹

康熙十年孟冬朔日練川

弟許自俊題

撮旨

學博擅才人胸藏智軸風高標韻士掌握騷營快哉笠翁美矣是集煉五色石襄空搜予孤所挈粹敲宮

序一

商徵金石亮鏗縷素綖米雲霞奏爛斧而不盧尖不傷巧策古事以就今題律諸家如出一人之手論將兵文先將將召寸營而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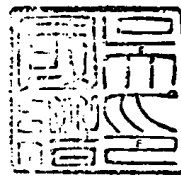
各體之奇便是難題自援筆心通透為大宰官開緘昔肯藉地粉黛醜臉堪描助我精靈枯腸免斷將焚而予出腐本而縣卯六之

序二

奇珠公之同人不媿作者嘴亡鴛鴦繡出還湖金鍼眉眼畫成各施頰筆是又李乎其人豈復問之李子時

康熙十載夏抄鄭湖病僧
暫充鍾蕤儒門僕吳國
縉題

卷三

四六初徵凡例

一騈體之文始於漢魏盛於六朝踵事增華由來尚矣時至於今文人韻士每因舊刻陳腐遂視騈體爲飣餖器而勿講雖其間不無名作華出亦係風氣所鄙淹沒不傳以致此道中衰知音絕罕殊爲可慨家岳足跡徧天下凡遇此種佳文帶字如金多方蒐錄迄今十易寒暑告厥成書何代無才於斯爲盛雖不敢謂遠駕漢魏庶幾媲美六朝諒大雅自多具眼

一文章之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原不僅以偶儷字比選辭諧律見長然縉紳導欵非此無以展達寅衷名賢賦懷非此無以發舒才思故文章之有騈體猶羞饌之有山珍海錯爲世所必需也然鼠璞混收淄澠不辨君子鄙之是集概取典雅清新凡舊刻陳言一篇不載惟高明鑒之

一四六有二種一曰垂世之文一曰應世之文垂世者字字典新言言刻畫如典甲者一字不可

移易于乙是也若應世者則流利可以通融英華似乎肆射其中扼要數聯情深一往其餘始求得之昔借手拈來頭頭是道觸類以至盡可旁通是也是集凡二十部惟津要一部二美兼收篇帙獨繁以此種文字係身民社者政事殷繁既不及拈毫旁索即代庖幕府者應酬紛雜亦不暇逐字推敲若非司選政者別開一徑使之從於採摘不幾歷穎嘔心以叜囊爲苦海歟另闢康衢用資廣覽

一凡徵輯名文務求備體草草塞責未免掛一漏萬是以向刻資治新書盡載文移不及四六原欲另爲一帙庶爲大觀今四六專選裒然成書用公字內矣是集內　制誥表賦不復彙入者亦欲另刻成集孤行于世卽宦牘不附四六之意也今而後掛一漏萬之譏吾知免夫

一是集於生辰已經別爲一卷而津要一卷內兼載生辰者因宦途慶賀祭壽爲先儀宋頌揚交際最重故與迎候通問諸啓鱗次並列以供採擇其餘雜文散見各部槩不混入

一家岳年來遍遊四方足無寧晷凡備聯體隹文盡珍行笥命友棗付剞劂第裨初學告司選輯謹倣李君實四六金昔例止爲增釋未敢妄評有涵月旦

一四六之有註釋原爲下乘說法每見舊刻註釋事屬淺顯盡爲詳晰稍涉隱僻多屬漏遺殊爲缺陷是集友輩增釋寧詳勿畧不妨失之過冗至於博洽之士原視註釋爲贅旒決不使金屑

成翳也

一是集目次除津要一卷以官職爲序外以下諸卷皆隨到隨刊並非巧序雁行譏添蛇足

一海內名作如林自愧寡愚未能廣輯特借是集爲贄庶得郵寄以觀二集之盛伏願橘山之外更見梅亭潘江所貽同歸陸海不遠千里共集大成

一芥子園新輯諸書自尺牘初徵四六初徵資治新書外尚有綱鑑會纂明詩類苑列朝文選嗣

出篇望四方名彥盡啟秘藏以光梨棗庶幾和
五鯖而爲饌甑作鹽梅集千腋以成裘燦如雲
錦尚勝翹企之至

芥子園甥館主人沈心友因伯氏識

四六初徵總目

餽施者情往來者禮如之何其廢餽遺也次第十六

祖送部

祈保財祿我勞如何祖送所有事也次第十七

戲謔部

風有戲謔史有俳諧戲謔亦未可少也次第十八

艷冶部

如荼如雲匪我思存然詞之豔者胡可盡遂次第十九

方外部

浮屠學佛老子爲仙二氏皆爲方外故以是終篇

四六初徵卷之一目次

津要部上

王公

宰輔

宮詹

詞林

六部

採鹿子之春萼九似錦七詩芝房致名登武帝
宮家丞之秋實九如　芝房郊廟栗宮之

上某親王殿下謝套樓并賜貂啟　代

錢陸燦　湘靈

某
聰承嘉命蔚矣齊翼之詞拜受鴻施燦若豹文之
變讀論非分心鼓所天恭惟殿下宿海炎象緣雲作
鎮蓉蕭湛露恭風隨斗柄回青鐘鼓彤弓壽酒共宮
梅映白方慶敬神齊竹永遂嶽拜何副秋杜嘉魚先
揮相鼠既蜉蝣之楚楚上覃王懿復翰翼之瑱瑱下
披末吏其爲報稱尚任永執代念某竊蘇本朝何
啻斗筲車載篇落南眾非能神運鬼輸難材之分則
門六翎賤

然強業之文禹爾不遺駿骨遂弱樹要某蓋聞貂之
爲體也始於曹氏若王然貂極修某質之才所以致
其禮下表之在鄉也烹千掛貢織皮其後雞鳴狗吠
之士往而偷諸宮中是非好善忘勢之賢王不臨降
貴而交賤賴有樂只萬壽之君子乃能推物以及人
竭奠告頒正在質鑄鑿冰之候要挐捧嘆其論梨瑞
簡親哉如曹書草珥鋼而王東南傳誦寫美談而體
則下佛名經在荀乃五章命服悲哉小人爽母何如
綿絮有奇溫暖矣脊藻飾門敢與莫我同襲蕢少來

予亦聞之漢即爲感恩想北明侍從之餘何將報德。非冬春候代衣皆纔萊願在物而爲璽得御憑與之。重非天下無良馬寧虛伏軾之求奏記敢後乎南皮。卻鐵質敢乎盛聖伏願不貴異物而民足所寶惟賢則通安嘉賓則賦之嘉賓則喜之嘉賓則好之請自隗始緇衣之宜兮緇衣之好兮緇衣之蓆兮爲予誦之詩爾雅軒之言莫荅投瓊之雅薄云芹献妄與菲敢臨啓曷勝銜戢戰慄之至

羅鼓彤弓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又詩有杕杜嘉魚杕之 羅黃龍鼓一朝饗之詩

世其藥滹滹 蜉蝣楚楚 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文有有嘉魚受幸東意殺修飲與羚書詩諸十人殺 使以才使受幸東意殺修 岑文與此書曰光下審其體觀虎豐玄云 禹貢織皮 禹貢熊羆狐狸織皮鷄鳴狗盜 自漢客舞 秦冕南皮 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 鷄鳴狗盜 郭隗對燕昭王曰王 請自隗始 必欲致士請自隗始

上某親王殿下啓　　洪恩 榮臣

漢室崇功列異姓於同姓之上先王建國亦分猷十分念之先故展親之典乃獨遜于任賢而報主之心惟獨伸于下士共維有道之長獨待其鴻之望心同就日幸獲觀風寅惟殿下尊居千乘道邁諸王作鎮滇黔光擁帝京之宿昔承綬帶礪遂瞻雲裏之河山疆場擴前人之所未拓揲榆龍再盡化腹心過名逢聖主之所難逢鐘鴻戈矛綃鋑披灑蒼姓識汾陽玉簡銅符真地擁漢與崇武葛碧鷄金馬埒天威左圖

史而右詩書珍鶴修戈前鋒而儒後乘良從鎮紛兎苑鳥池不數當年盛事東平河間欣聞此日賢聲彝倡承負乏特試鮮京驛侍從之末媚而承教竊有志發軔加鞭因得仰瞻乎龍藻設禮授簡何當自後于鄒枚

汾陽 郭子儀封汾陽王蒼姓皆爲郭服 碧鷄金馬 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

習殤可祭而哉 兎苑雁池名勝 東平河間 東平河間皆古之賢王

發軔加鞭 發軔之初言車始行也加鞭河祇用揚鞭故吏馬不敢驗但明府未加鞭耳

鄒枚 鄒陽枚乘爲梁園賦客

賀藩王冬節啓　　李文煌

嶺梅獻玉一陽呈來復之祥諧葭灰黼金七故道更新之會东道其路於海内湯序洗布於江南瑞日騈臻台垣疑長裝惟殿下格高德秀天縱廷瑞允欽德以維寧信爲善之最環當北野埒之生帝籍孝莫遵發之常儀節關風教藩宫中之蟬綠盛宴日表岐峯上之乔嶷簪君子而軫念於新寒元周易首群啓乎斯復葉因蚩歲之獻載揚長至之麻芝玉燦芳蘭芽苗秀穴顛奇勲隨日月以加新偉業叶陽和而並盛

大节加封帶礪遥瞻極北雲式吹葭管王師到處昇平不帶江南物只捕梅花倘貫不恭賓紹汪度爰贈兔苑謹託魚腸本由報稱于陽歲易爾馳帅於日積謹啓

階英　堯階有蓂莢每月生一葉

漆線　冬至後宫中刺繡役添一線　婦役生爲一陰

節一陽　生爲復

亞歲　冬至爲亞歲

賀親王宴啓　　高道素元期

伏以瑤筵乍啓雕盤俟玉鈴之華綺席甫陳曲蓋泛金莖之醴將歌既醉爵過于三矢頌令蕃慶逾大五恭惟殿下祥風遐被飲譚來嘉衮之餘惠澤旁流欽德倍登龍之後觀詩篇於帝子山輕大小之名覲楷字于天人風奪雌雄之辨文高鵷虎蔚宜瑞麟之獻譽重祥鸞騈慶金枝之秀雲馳寵命雷羅榮施端趨恐後于令儀林鋒散疎于思教藴鵲箸芳馨既趨于侯鯖葉蕤芳蓋郁烈更過乎仙醾某六年騷宦迹

巳類犬勞薪萬里征夫情復作于倦鳥仁施負燕寬罪異之末開德用三驅縱綱羅而不設疎節潤日鏡藉傻容浹髓淪肌均邀慈造何圖蹤其微勞不揣覘之大禮拜蔡偸日骸珍錯之出自天厨茄葉荒棕鶯變液之流從閬苑皆嘗小人之食恭賜易許乎君羹忽逢下士之儀蕉飲頓勝于玉醴思依適等龍頷內吸素餐寵恭踰涯果腹終慙誣縁三黃鳴謝冀丙竪于膏雲九頓將虔稟寅衷之淵衍臨殿負媿馮顛增懷

賀胡相公壽啟　　呂　宮

北斗星高作弼拱萬年之景祚西池花燦無疆洽百
禩之休徵青鸞從青瑣飛來雲移雉尾黃髮頌黃扉
元老日侍龍鱗三台覘玉燭之光九祝萃崗陵之祜
閣下爽朝碩輔曠世達尊胸羅泰望之奇白吞鸞鳳
手挹滄洲之秀赤縛麒麟閶五百而挺生先覺留天
下之重济四嶽而特簡至誠結主上之知多士彈冠
春風遍拂羣生挾纊冬日常溫佇茲建午之辰實際
生申之會西毗玉椅佇聽天上笙歌南極瑤宮遙望

雲中車駕酌兕觥而響龍袞錦連珠履三千拜金闕
而進瑤觴班舞玉樓十二叠以恩叨部屋澤中鴻雁
欲歌因而籍隸蓬萊階下芝蘭競秀功存調燮遐年
與化日俱長度見優容道貌已後天難老初度揆茲
皇覽三朋載錫風詩敬迓薜蘿聊申燕賀　恭望秋蒲
柳喜同桃李之園向午桑麻幸列松杉之塢欲附莊
椿而作記將八百歲爲春秋更邀聃李以呈圖進五
千言之道德願傾葵於日下竊符桂于雲邊伏冀蓮
炎進丹授長生之訣龍旂麟紱垂不世之勳將五岳

真符來著栢梁之露九華仙寶常銘閬苑之雲
北斗 北斗七星爲 作弼 商高宗夢帝賚予以良弼
天之喉舌 乃遠求于傅岩而得傅說
命之 西池 唐詩西望瑤 青鸞 漢武帝 雉尾 唐詩雲
爲扨 池降王母 時事 移雉尾
開宮 三台 天文志三台昔近 泰望 山 白鳳 漢書揚
扇 帝座上台爲天子 名 雄作甘
泉賦成夢 赤縛 陳后山詩黃生作詩用力新忽手
吞白鳳 疾卩如劍盆逼來結字穩且勻徑
須赤手 挾纊 左傳楚子勉而拊之 玉椅 列仙記崑
縛麒麟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崙有仙人
得度者則錄玉 珠履 史記春申君門下士以 皇覽 離騷
爲椅以設一座 飾履者常三千人
皇覽揆余 三朋 毛詩三 燕賀 淮南子大廈將 蒲柳
初度兮 詩作朋 成燕雀皆賀
世說顧愷之曰蒲 聃李 老子名聃因生于 麟紱 孔
柳之姿望秋先零 李下故指李爲姓 子

生時有麟吐 五岳 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武帝殿
紱于闕里 帝觀笥中有小書乞觀母曰此
五岳眞符也乃三天上帝所出豈汝所能 九華
係乎帝乞不已乃與帝藏之栢梁臺上 九華
仙如日日者霞之實[illegible]日之精惟聞服日之法
未如餐霞之精餐霞之[illegible]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是
能體生玉光霞
映上清之法

上大學士黄老師啓　　黄居中

參苓蒲茯頭黄藥籠沈淹一家幸收材館九十人之
辟額憔翏芝英六一公之品題瑯刊玉斧大造其同
于時甄發材英效其涓埃恭惟老師閣下光岳元精
乾坤間氣囊包學海汪洋洸萬頃之波德聳嵩嶽巖
東並千尋之峙潤拔潤色西清早會于風雲虎嘘論
思北斗當堂平日月望推民具忠簡　帝心項眠金
甌卜之光發就綠野逍遙之適乞休沐之五日榮
歲　恩命賜公假之三旬龜綬觀請温公歸洛土卜

天下之安危謝傳臥東山爲蒼生而並起行衮一封
之傳入膺三節之趣愛立之下叶人情惟肖之夢應
帝賚爰出處關乎世道而行藏繫于古人丘壑獲逢
于初衣中外旁懸于歸爽別在玄亭之列久虛絳帳
之陪負笈有懷發蒙是幸伏念某樗櫟散材背葉純
脊志窮章于雕蟲技不成于刻鵠始以濫吹之曲誤
點朱衣絳縁晉衍之容受知青眼賜顏色于塵柄借
齒牙于爵齋自謝蹇之愚過蒙循循之誘榮奚章
字辨道五音之後辛敝帚千金有過衆人之遇培
甚微之乎甲龔其長茂而成樹獎至弱之鴻毛欲使
翶翔而凌霄奈惡鼓而竽好亦能濫而效奇貴求齊
之末工遂墻投而相矜傷弓之羽已怯于虛弦獸璞
之趾又懲于再刖賞音難必殊負鍾揚之心顧影自
憐動遭孜貲之咎然而得不得曰有命儻遭英雄之
彀中渠是樂今相知喜出大賢之門下壯心未已覥
吾爲任官不齊備潜修勉承德意泛桃花之新浪尚
訛前津指揚葉之舊穿安圖後矢謹級窮愁之僻奚
奏無絃之音竊覬崇門將塵隱几焉日贊石爲玉弄

巧于班倕之門實欲點鐵成金陶鑄于洪爐之冶許
降音旨少貶光塵不愛鞭弭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庶
策駑希驥縱足可致于里之行磨鈍爲銛鉛刀或效
一割之用翾恩何地徒勒肺肝感德終天欲摩頂踵
敢陳竹牘恭叩楹階翹仰崇墉之庭可勝罷馬之戀

參苓藥籠　狄梁公謂元行冲曰參苓芝朮皆藥籠中物子正我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流瀣　新唐書崔沆主試取崔瀣謔有謂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萬頃波　汪汪如黄叔度
千仞壁　王公曰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綠野　裴令公有綠野堂
公歸洛土　司馬温公歸洛十五年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後赴闕道聚觀馬不得

既日望青雲希附劉安之冊顧借蒼生之頸須爾長
生還招五老之歡歌君弊老伏冀鴻慈日積鶴算常
新一德一心作承天之柱石位千億相為調鼎之鹽
梅將見閤上麥㘞無非畀落侍郎之乘益前承露猶
傳仙都太史之名

五岳（五岳有五岳真人佩之）靈　花齡（花甲一周）六十歲則萬年（詩君子萬年）
黑頭（晉書諸葛恢弱冠知名為臨沂令名亞王導庾亮詔曰明府當作黑頭三公）三島
（神仙窟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也）如山（詩如南山之壽）就日（堯頌就日之如日）玉
管（孟遷書王遇忠孝節義者以玉管書之）紗籠（唐書劉虛白凡人間姓字作鄉相者其中以碧紗）

四六初徵　卷之一　律要部上　三

鼎箴　金甌（唐玄宗卜相覆其姓字于金甌中）三台（上台中台下台）黃閣（漢百官儀）
之籠（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玉鴻（丹鵠非鷺千金）蓮漏（宮中刻漏皆蓮花其上故更漏皆蓮）
稱蓮　西清（宮中西清撤地）思書（禮書思則書之以書所思則書之以進諫恐）
其意深譯（一王母云滄桑一變則志公序徐陵頂日）石麟（陵志公序徐陵頂日出）
天上不鳴鳩（鳩水鳥不咽故老人刻于杖頭）九還（仙丹九還而始成）黃髮
鏡漢香　青環（王母青環之佩）叟（東方朔漢武帝會王母曰此兒已偷三）
黃髮千年一花三千年一實指劉安（成漢淮南王劉安九日上昇）碧
方朔曰此兒已偷三次矣（許真君為仙都太史）
落侍郎（持節侍郎為碧落侍郎）仙都（仙都太史）

侯翰撰朱夫子啓　吳國縉

文昌啓瑞江夢瞻鳳閣之雲太乙騰輝山藹鸞池
之露操綜綸之妙染蘭綴丹黃懸翽黻之鴻材俱依
藻火華光夙仰沐造愈欽恭維台慕越東吞綃江左
瑤英真金精斗液之華胎元寶箭擷瀛沼蔚巖之秀
開藍名邦食字遵燮亭受奇書於三洞傳經遵大叟
行埋學于五溪集院辭宗方之滄洲雲谷紫陽理窟
題以玉游金山一躍登天筆穎啓與朝之且聯勝近
日黑華開革哲之光握管而造化生心開卷而春秋

四六初徵　卷之一　律要部上　三

寓于良宵燭影洞鑑通射杢垣靜漏鏡聲清思上通
帝座拔十蔡而九得闊千廈以一空　某悴志寒藥賁
棲裝懸槐熊九之夙勤暴棄星聰悵燕陣之獨遊淵
零露羽不謝蘭蹄獲兔以致借冀化鵬茲蓋伏遇台
臺以大事君推文報國鑄器乃同天之冶爍共金鎔
照形皆不夜之珠媸並妍美中蔵得緣知已雖荒爲
伸深淵出自大賢坊表益著敘騭不殷多士之列濟
嵏獨關一門之中悅來掃節于終幃復羈報章于託
室茲者三讀寸幅衛謗何之無文千里片芹林鬱儀

八磚李程性懶每入皆前日影踰八磚號八磚學士金炬送歸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賀新選館庶常啓　　李振宜

伏以采映泥金之報登鳳閣以蜚聲名高冠玉之班入鸞坡而儲望凝宸藉擢梓里分榮恭惟某珠樹綴葩金莖擢穎推當時之轂久聞士口如碑進子游之門但見臣心若水既英華於藝苑不徒傳夾漈之書披肯綮於經壇寧止得康成之解蟾宮步上喜奔月之姮娥螭陛臚傳頻奏雲之太史應五百年之間氣崧嶽天高追十八士之芳蹤瀛洲地近校書天祿閣星光夜照青藜作賦甘泉宮日影晝翻紅藥某久懷

囊賀來逢晁趣望玉關眞仙翹首有五雲之隔愧銅章下吏撫躬無一日之閒茲序屬佩萸節傳泛菊擬作登高之慶敢如芹獻野人兼陳疏節之懲統附梅逢驛使伏願道躅分經槐階蔭綠龍山此會同寮醉九日之榆觴禁他年獨坐調三台之鼎

泥金報天寶遺事新及第以泥金帖子　鳳閣中書省曰鳳閣　鸞坡唐德宗移院於金鑾殿旁謂之鸞坡　當時鄭當時推轂士類　臣心若水鄭崇成帝時爲尚書成帝曰君門如市何以禁絕　王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夾漈鄭夾漈　康成鄭康成　奔月其後天文志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婦姮娥竊之以奔月是爲蟾蜍　臚傳

叔孫通有陸句傳 奏雲 韓子師曠鼓琴一奏玄雲從西北起 瀛洲 唐十八學士登瀛洲 青藜 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然青藜杖照之曰我太乙星也 影翻紅藥 謝朓直中書省詩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 燕賀 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賀 五雲 五雲多處是三台 泛菊 東坡詩黃菊紅萸誰泛菊 逆獨 蘇東坡爲給桂詣賜金碗送歸 似萸 九月九日費長房敎桓景纏囊盛茱萸繫臂 龍山 九日桓溫與諸客登龍山

謝天部啟　曹鉞

台鼎璣天峻秩如水平衡望郎擁百吏之繁嗣日寰三事之遴舒勞於擬繭署假沐平衡鏡居娛鶴髮之紫泥譔鳳毛之丹穴四海告思丰禾中朝急倚股肱某蒞焉戎冑無知榮矣　帝慨得御承提攜而萬激衛卿結于一酬仰赤管之尊嚴積芹私而未敢弛青陽之奇閏餞花事以難虛遂不揣量願言光寵匪有三千虎旅扈從元老之遊渢將百廿簪紳長北象卿之算迓霽威而卜夜從台諾以爲期

水衡 漢武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 衡鏡 君用斷權衡之務俾居衡鏡之職唐詔章貫 紫泥 今日君先捧紫泥○裴度錢柳公綽爲吏部郎何 丹穴 鳳生丹穴

迎賑濟田侍郎臨淮南啟　　方亨咸（邵邨）

如玉如穀。仁施原屬仁人。汝翼汝爲。大臣特乃大賚。周賑業隆。漢獨可繼。恭惟台臺神從岳降。眷結天知。心存濟物。舉工奉之若莊山之金。相必救時。天子頓以爲鉅橋之粟。時當淮地久作横流。瓠子乎沉宣房難築。重以旱魃災而赭虹覆野。圭璧徒勞。商羊舞而銀屋生濤。蛇龍爲宅。旣水耨火耕之無望。乃析骸煮弩之堪憐。鵠影鳩形。初就食于四方。四方已無食之可就。蒸而繭足。仍啼飢于一路。一路難掬水以止啼。

聽茲呼庚呼癸之情。安得雨金雨粟之日。于是一人有憂焉。加以四岳咸薦。乞特簡朱藩。慈起白骨。不待辛幼安之賑。遍湖南已議。勞文八字。有如富鄭公之風流。京北早懷。蘄水三州。秉節開倉。汲常侍何勞矯詔。飲水就道。鄭監門無用繪圖。軾撰古淮陰。真楚人人。進灑毋疏陳。新水厄果然粒粒。歐公坐見饑饉不呼。蕭垣照光明之邑。流亡盡複。郊原與樂土之歌。癃痍可起。旣已奉君之命。而何敢謂臣之勞。犹稻生膏卹。未食君之美而已。飽君之德。某自同潛朔。愧一箋之未能。深識夔龍。薄九州而不竭。伏冀翠蓋早臻。下副蒼生之望。朱騶遄止。上紆丹陛之懷。

如玉如穀　晉王祥恭虔元康俱有美才世稱元康爲豐年玉祥恭爲荒年穀

周賑　周武王發鉅橋之粟以賑

漢獨　漢成帝獨累年之租

莊山金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賑

瓠子宣房　漢武帝築宣房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又曰宣房塞兮萬福來

早魃　詩旱魃爲虐如惔如焚

商羊　三足鳥童謠天將大雨商羊起舞

庚癸　左傳吳申叔儀乞糧于魯公孫有山氏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汲常侍　汲黯爲常侍矯詔發倉廩以賑飢民

鄭監門　鄭監門出使繪流民圖以獻

歐公　歐陽文忠公有論水災疏

潛朔　潛尚有乞食詩東方朔自謂臣飢欲死

賀張銓部代　　曹山秀中陳

天衢入握千官肅品藻之威靈人鑑高懸萬國㨂其聰之雅望搢紳動色簿吏傾誠恭惟台臺瑞鳳鳴華文龍入洛仕籍從金閨射策臣獻歷玉敭分司乃爰地部賡勞遂陟天官承務冏稱上士唐號司勳蘭署風清辯羣倫之品級烏郎星燦校庶常之等差右闥郎遷左曹均觴文昌之府小銓暫佐太宰悉關喉舌之樞丰裁峻絶表官常共羙山公之啓事抱負精忠翊帝眷何如裴儉之知人佇看政本專務快覩端

門六初教揆偉績某忝逢下品蒲柳窳材覺五技已窮無稗司牧歷三年垂滿有俔竊槃茅齋邇仙居欲效掃門之役奈防勤佟案莫伸執御之懷幸沾化雨之栽培實戴慈雲之庇覆舉頭日近恍疑咫尺龍光極目霞披何際祇承玉咳郵筒書致驛道神馳敢附一介之芹將遙陳鴻里之燕賀

品藻　掌銓衡之品藻　人鑑　裴行儉為吏部有知人之鑑　鳳鳴華　華獄　入洛　入洛儀雲　地部　司勳掌六卿賞地部之法以等其功　天官　吏部周為天官卿　上士　周官有司勳上士二人　司勳　凡有功者司勳詔之　周官有司勳　隨為司勳郎　右闥　貞選

外郎拙居右閤　左曹　臺郎典引列于左　○獨孤郁制　曹○除呂和卿制　文昌　唐大和以吏部為文昌首曹　小銓　其列為三銓尚書掌一侍郎分其二　大宰　天官　吏部古之面侍郎小宰　喉舌　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舌之任張續事　山公啓事　為山濤之職　為吏部前後選舉內外得其才所奏甄裴儉　知人　裴儉為行牧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吏部侍郎典選　掃門　魏勃欲見曹參掃相舍之門以自達　執御　有知人之鑒　李膺因為其僚鼠還　昔日今日得御李君

謝少司徒　　黃葉筠竹公

中郵重戴特資料量於元公下郡徵銜謗借吹噓於八座之榮豈復哀矜報愧瑕投台臺一代真儒兩朝舊德。布儲風后篤鍾姑射之精文蒞宗元盡攝鹽池之秀。起禪君而躋斧伯所在歷有奇猷由京兆以陟帝喉未足酬夫茂樹特倚大農于前旬兼煩執法於西臺益總庾掌五地貢輸以蘆盤為根本秉鉞懸十宮簿廉使飈搏之威棱而明公日月擊高風霜氣勁環萬方玉帛皆運旋籌策之中羅半蘗衣冠悉揚激鑑鍾之下某領銜疲山郭日奔走以靡遑蓬飄洞百川歲新求而周驗方揣陳惡之政何當尊嚴豈期特達之知屢加孤逃先棠須翰驚遐邇以補存嗣培剣書額遊揚之非質乃長者愛人無已而卑官通使久稽感佩僕心罪尤罹疑所掃者堅持末路循吝恩波倘不至于覆車庶無虛于推轂用修尺一之牘仰叩自門。希原顏九之虔終垂青眯

哀錫一字之褒寵 齊謝朓為[illegible] 據鍾[illegible]之

踰華衰之賜神君 令贊為神君

剖莊縷心 [illegible] 聖髮賜其罪[illegible]

覆車 前車覆後車戒

推轂 鄭當時遷大司農[illegible]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類及官屬常引以為賢于己

賀厂關午節 代　　朱英 良里

陽娥迎梅熟之期元調商鼎陰生際昌華之景瑞藹堯天維垢復之非既臨斯豫鳴之喜蔭藹恭惟年丈香合粉署壽運權衡秋陵潤敷屬茲時稔說羣商之困吳地征徭非舊日見當七省之衝不有賢豪曷壓國課序臨端午節包芳辰榴火抒金紫印救嬰屏而掩映蒲觴泛玉壽縷縈五色而繽紛澗涂之龍艘飛馳材成濟川之舟楫爌阜之江膏沛溢夢卜大旱之雨霖 某 附驥有年騎驂伊邇𣗥懷燕賀莫陳角黍以佐賓筵遙瞻龍光祇奉蕪椷而通鄙悃

陰生 夏至一陰生 盤印 五月懸朱靈印符以避邪 壽縷 五月午日以彩縷爲續謂之長命縷 燕賀 大厦成而燕雀賀 龍光 爲龍光爲光

賀燕關顧主政中秋 代　　洪 恩榮臣

桂殿風清竹落千家之夜燕關月滿人驚半葉之秋莫視光儀惟勤遙念恭惟台臺留心玉宇擢彩冰壺水部有光輝處處映瓊瑤之色江聲無日夜平平生潤澤之波值茲十五良宵共喜人間盡碧當此三千濁世獨愁天上多寒興何必不淺於庾樓才固已更高於謝渚矣 某 遙思笑語實切照臨冤如陪玩賞於蜂頭儀非及物仰欲侍弄吟於江口身未臨津雖巽消人之莞納無揮使者之遙將則雖效悃之一絲已爲并來之四美

玉宇 翟乾祐與十數人翫月或問月中何所有祐曰隨我手中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 冰壺 冰壺玉鑑懸千秋 水部 工部亦稱水部 興淺 庾亮中秋登樓賞月曰老子於此與復不淺 謝渚 謝向鎮牛渚乘月泛江會袁宏在舫中即迎之談論甚快

賀禮部康主政代　朱滦拔庭

胜典祠之清選光列鵷班承禮部之小儀職君難省
標華遠企儀個遙將恭惟台臺宗廟彝尊朝端柱石
蛟翔西澤鉾闕閱於雲霄鳳翥東陽震聲華于日[illegible]
初發　紫宸之命兩鳴赤縣之琴百里洽仁風激[illegible]
靄箕山之麓五年樹惠露流輝徵汶水之濱業[illegible]
爭華晧顯設容臺俊品可儀之任實藉文雄主政之[illegible]
倚必資特秀楓飄紅葉借錦寮之佐而趨朝班簡[illegible]
清香贊廟祀之蘋而侍仙闈水屧澄澹　綸闈[illegible]

訝來遲戕奏訂彩彩筆烟霞供不足小試春宮之[illegible]
行德西掖之絲　某　襪線無長庖刀鮮利兩地摩挲素
愧無寸績可稱二天藉嘘適值三年課報仰瞻東
壁然藜之炬莫企文星回顧南封司馬之特殊懸屏
宿欲展迅翼全顏高風幸有故人足稱知己遙申芹
敬自表縣儀一介專馳寸心傳之萬里九門恭瞻[illegible]
思寄與十行崇鑒是所瀝竸惟垂

玉笋　李宗閔門生多清秀號玉笋班　容臺　禮部唐日容臺　襪線　唐韓昭嘲有文章
人曰韓入座才如折襪線無一條長　庖刀　庖丁之刀解牛十九年不如新發之硎

候大司馬請告　趙廷標叔文

伏審久勞內閣暫休東山掌九伐以糾邪既倖雕鴞
之烈褒萬幾而在審方爲司馬之宜爭設祈綸迎贈
吾甌閣下精忠作述聖品文章身繫數十年之安危
道維五百歲之絕續惟　帝念金湯根本儀宜全倚
且難而公尊華夏威名龍莞特從時望博洲妙六三
韜界潜消伏莽之戎帷籌壯數萬甲兵顏務弄潢之
尊曾無亡矢遺鏃坐令卧鼓棄弓違妥　先皇憑式
之靈波不驚於銀海近紓　我后櫛髯之嘆圖長策

于金甌疾務靖重關夫豈據溫旨勉俞其乞假撫函
慰勞湘貴紫山鏡水之間蒲鞁徵求於升廣廈細旃
之上　某　假以西江無數幸於東越有緣誦法維篇業
登宛於大雅追隨欸騎欽尚幅於榮班自遊伏衛以
星移每戀典型而日隔雖登不易敢負何規迨青社
懸溫公是賜就之命乃蒼生思謝傳非遙曳履之
期敢忘長者之車青徒矜真人之度紫鸞馳尺牘薄
展寸忱所祈　天眷騈膺陟五兵于公輔春和善攝
齊萬算於　君王

賀兵部車駕郎出嘉興內擢　曹谷　石倉

東南民瘼久軫飛皂西北戎機暫煩司馬雅有登仙
之羨堪爲次第之光念下才數最才鶴水雁峯並秀
藝瑄絕藝神楓瑞杏爭奇昔安國講春秋薛昶盧溪
之宅今名家治左殺首標若水之門衆仰天星湖上
神君帝襟烟雨藩邊惹學擢公術敎翼武本兵毖天
下昔後夏韓兼播州而三困且雲南乞師蜀貴援武
定之孤危真天子殺敵之秋而君侯借箸之日也推
借舞干于化瑟寶求變門于微昔即著家曹行躋三
四六初徵　卷之十一　津要部上　奏
獨第慨　某　夙宗麟製偶附鴻呼花遍長安曾赴馬蹄
之迹萍逢天末私知雉羽之馴正切服膺忽傳綸音
與司諭同年之好快吾道以分榮豈遠臣覺近臣之華
爲聖明而賀喜拜送擱柯之俟擱鶴傳李之車

民瘼　求民之瘼見詩　安國　胡康侯名安國崇安人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安國謂先
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
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啓心是書二十餘年高宗紹
興二年召以左傳付之點句正音宣時非寫
帥有建經訓五年令纂修春秋傳奏年十月成諸
日文三罷花鵲常多事泰便同
元獨同年年之而得路可加異日之心

賀張廣德陞刑部　代　方讚　公默

化澤沛霖旁慰最青霄之望仁膺流推狄暫升粉署
之司象應天光騰列宿職分北部名著小秋恭惟
台臺質稟靈和貞符玄祥百年奇衣感歎同秋月齊
明萬頃蒼波發深照春秋奎署華部之列署而嫣
工教典司獄允諧主東粵之棘闈而額進登毫　簡
書能副爰加恩於　當宁復眷禮於容臺貴令譽九
列宜遷爽銓衡一麾出牧化域森滿訓乳雉以興歌
危渡雲移聽還鶯而送喜蓊郡恭乃兆如阜庶之自
四六初徵　卷之十一　津要部上　奏
而副郎寶五刑明允之司前昭公論胥爲君不平今
以秋官實得人爲慶當年劉寵爭共攀轅此日寇萊
應難借斯符加節鉞行晉台衡　某　謬叨瑞侯實愧術
吏宛陵咫尺稍沼才依東壁之光先覺提撕後進久
荷函丈之錫類羽千例胖瞻五彩以遙思艤列人行
兄祭一歲而遠寄蕪詞似啾啾之賀厦芹侗恍戔戔
之貢閣惟蘄茹涵特任銘勒

孔雅　晉偉袁爲五刑　五帝書象有其服象五刑犯
時中平令作　刑　墨者象巾剮者赭衣
書者離集大南東剔賞民得指
仲者布衣蓋箱南車首以歸閣

迎恤刑方郡村司寇　　　黃中玫 啓

宜好生而生遂。簡命特殷。朝無刑而刑清。仁賢攸寄。荷十行之恭詔。馳三典之秋卿。桂木來蘇。舜山致澤。臺下江東豪俊。天下文章。龍眠發其世德。鳳沼振厥家聲。昭第雅稱得人。比曹善於考。主雖虎貌驪領。同天之力誠難。而鷄赦烏啼。昭雪之勞甚大。帝乃熟公長者。衆皆賀爾祥刑。始知君父恩多。機無殺物。爭羨臣工官美。權可生人。三宥欽哉。通臯陶之執法。萬民活矣。小王賀之陰功。然彼何幸。而先沾此奚

爲而後至。由愚罹網罟之傷。以稍苛因使矜疑。求其生而或得。波到枯魚之泣。春畬筆花。照及覆盆之冤。神呵蹠草。代庖思過。愧罔德以虛圖。觀俗興嗟。惆無知而昔地。與囚生理。頼我仁人。第歲彌觀之期。悵少追隨之日。望明公如望歲。其賜遄來。瞻天縱若瞻雲。敢爲肅迓。

好生　大德曰生太上好生 仁必好生致焉用殺　生遂　民生 日遂　無刑　禹謨刑 期無刑

三典　敎有三典一切新 二老叄三思叄　龍眠　舒城縣 名龍眠　虎貌　蘇詩報 國虎曾

捋虎　回天　唐張玄素諫事 有回天之力　鷄赦　唐百官制伏鷲鳥 金鷄御樓頒赦

帝　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爲豫章時臨川王義慶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閣云明日有　長者　劉文饒示辱敎後致南州因製烏夜啼曲　蒲鞭海內稱爲長者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　祥刑　吕刑告下長者乎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爾祥刑　枯

魚　枯魚過河泣古樂府　覆盆　司馬傳載盆何以望天　生理　徐有功壯景思止四人同理獄時人語曰　[illegible]來俊臣侯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賀工部分司啓

黄圖珌　方外

地通蜀雪群歌春水之來星使燕雲望傍冬官之重氣臨闕以占紫波接澧而流清臺下者工謙垂博物推孔國與商而並列雅需康惠之賢人得地以相輝特界江山之勝控三巴而連吳會絲纑萬里如歸攬七澤而賦子虛錦繡千秋在握津頭輕税估客稱石尤之風署裏蕭騷大夫唱郢都之雪有律在戶惟水如心方言既就于輶軒啟事宜司于衡鑑　某　識荊州之面不羨封侯馳蘭浦之思猶羈守部有懷倒屣仰思千桀之登樓空抱焦琴希遇延陵之審樂投幾報李璵璐良媿于風人贈帶獻衣縞紵聊追于雅事

蜀雪　蜀中山峰峻險冬日積雪至夏猶未消　星使　郎益州使星事詳別註　冬官　工部爲冬官大司空亦曰起部尚書工乘書　尚推札　吳季札稱博物見左傳　七澤　三湘七澤三巴在黃石　尤　打頭逆風也唐詩雅舟不肯去翻愧石尤　郢部　郢楚地客有歌于郢中者商高而和彌寡　荊州　李白書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焦琴　蔡中郎有琴名焦尾

答工部營繕郎

曹晉　壽民

八座神君頻膺度谷之氣六官清望獨倚濟川之才在賜第以分榮似登仙而良羨臺下義編玩夜掄豐豫學治之聲見爲韶天儒欽宣鳴琴之化帝軫多難特事人維孔棘冬曹乃陟鴻材用煩鳩繕權借平成于坤理實資綜鑑乎乾樞　某　結好同升花遍長安之賞遨遊共事萍逢太末之遊虛承白嶺客來實愧青霞主歛而漸恩有喜舊念無涯展牘殷勤辱雲霄之記憶開箧璀璨從日月以須貽彌銜附榜之惟敢忘司空之德燕山一隔相體宜珍越水相思兩音無玉

度谷　老聃度函谷關東來紫氣　賜第　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本傳　登仙　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倪若水曰班公此行何異登仙吾恨不得爲騶爾　學冶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

答工部郎　黃中琰容齋

碩望剛陽鳳仰鳳毛之彩微司太末幸覩豹蔚之文鸞旣翰以陸離覺汗銜而并集願承珍示匪報瓊投臺下雲葉山濤風流水部文章擅羲易蟠桃谷口名家勛績著虞衡放歛池頭生色蒸[illegible]化有聲于秋屢光試盤根孔棘莫甚于冬官獨如豈刃公懷絲野暫乞鏡湖之棲　帝念蒼生未許東山之卧當宁正需碩輔側席方殷此邦尚有典刑濡手良快　某因人下品莫比數於七閩荷　主榮除得壯觀于八洞以鄙陋共初徵

子之才擬可少詢𦵏乃長者之情高能勉存注言仁以謂儀音且多開緘炫藤紙之光發龍羅金溪之美白雲無偎鶴衡苔草以何將青霞有便魚請爲李之明教餉惠然而我顧謙無靳乎爾音

水部　冬官水部又名起部民曹杜甫工部何遜水部皆風雅名家

虞衡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

鏡湖　唐史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帝乃詔賜鑑湖剡川一曲

東山高卧　其

蒼生　如蒼生何

爾音　無金玉爾音詩

復方蕪關午節　代　孫夢采

雁行北翥鳳微同雛之光星使南遊僭值泛蒲之節榮沾蘭沐喜溢葵傾恭惟年丈一代偉人入閩間氣夙抱匡時經濟晉陟榕國分司按部議關望望風刺咫尺無江宛渚盈盈衣帶紆迴朱明候佮於天中閩浩悉通於末照元龜鳴白水後誇負嶠之盛綠衣泛碧鶴坐嘯清涼之國　某欽驥尾之隆誼辱泉羨之寵錫芝範式瞻時合冰輪之朗雲箋留發辭符蓋臼之往對簿縻而飭趨方欲覩飛鳧之無自頎樽罍而愴

知已遙占高戶之可期

泛蒲　香蒲切玉黍包金古詞

蘭沐　五月菖蒲剪爲沐浴大戴禮

朱明　夏日長贏木日未明

梟羨　漢制五日作梟羹賜百官欲盡滅其惡類東坡詩有百官并知梟羨賜內去方知舜有功

高戶　五日生子長與戶齊不利于父田嬰妾五日生子田文嬰誡勿舉妻竊舉之後于兄弟及長嬰見之怒問誰取此子文頓首曰所以不舉五日子者何故嬰曰長與戶齊不利于父文再拜曰人生受命于天受命于戶乎如受命于戶高其戶可也嬰默然後立爲孟嘗君蕆大司馬王鳳亦生五日板曰孟嘗君非不祥也舉之

津要部中

都憲

壽總憲啟　季振宜

中秋候總督啟　金式祖

迎江南麻制臺啟　周亮工

迎麻制臺小啟　周亮工

賀江南郎制臺兼江西省啟　吳道煌

候湖廣總督祖公啟　佟國器

賀總制馬公啟　宋賓頡

賀總督壽啟　吳道煌

同浙江趙總督啟　吳道煌

通制臺啟　葉鳴鸞

賀總河朱公加銜賜幣蔭子啟　何元英

賀總河朱梅麓先生啟　宋錦

通總河部院啟　葉鳴鸞

送總漕冬至啟　紀元

送總漕部院啟　許天榮

送總河曹侍郎啟　黃居中

冬至賀浙省中丞啟　宋琬

賀浙省中丞啟　何元英

候南贛佟撫院啟　張安茂

候福建佟中丞啟　何棅

賀閩撫黃中丞啟　黃元驥

謝河南撫院薦啟　沈正春

侍御

候何侍御啟　黃始

賀行取新侍御啟　何采

賀顏侍御壽啟　諸葛曦

賀任侍御考滿啟　錢謙益

賀東省直指啟　何棅

迎新任鹽院啟　慕天顏

通鹽院啟　沈正春

通鹽院啟　許天榮

迎賀徐鹽臺啟　佟國器

候浙江鹽院　顧芳菁

湖上笠翁李　漁莬輯
壻沈心友因伯較釋
男　將開信斯訂正

○壽總憲啟　　季振宜滄葦

伏以三統紀元節重一陽之始九疇陳範壽居五福之先光映鳳池榮分鰲海恭惟某　渾金璞玉合璧連珠班介周官比六卿而題獻更赫識參虞典考三載而庶績咸熙益總六察正六符立紀綱之要地而肅百僚貞百度知文武之憲邦當太師吹律之時復來七日正嵩嶽降神之候瑞貫五星獻襪階前慶長于添線稱觥堂上祝介壽于歌詩豈特率獬廌以觸邪作西臺之領袖且將擎麒麟而作脯醉東海之蓬遨某早拜吉暉嘗賡鳳翮遙瞻佳氣莫遂鳧趨雖荃蕙化爲艾蕭必不列下瓊樹而蘋蘩以及蘊藻尚可侑于金莖披素星馳傾丹日向伏願功高碧落道輔紫微錫于千秋若山阜岡陵之鎮地勲名億載猶星辰日月之麗天

九疇五福　一日壽二日富三日康寧四日攸好德五日考終命　渾金璞玉　山濤

渾金璞玉　周官六卿　古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李　虞典庶績　庶績咸熙　六察　唐御史六察察羣吏　六符　史記泰階六符　吹律　劉向別錄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　七日　易七日來復天行也　嵩降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嵩高之詩　五星　漢高元年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　獻襪　曹植冬至表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納履貢襪　添線　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增長一線　稱觥　歌詩　詩彼公堂稱彼兕觥七月之詩　觸邪　獬廌觸邪　麟脯　王子年拾遺記王方平與麻姑各進行廚共設羞膳擎麟脯神仙傳　鳧趨　王喬爲葉縣令有神術每朝不見車騎帝令太史令伺之見雙鳧從東南來羅之得雙舄　艾蕭　楚詞荃蕙化爲艾蕭　金莖　班固賦抱仙掌之金莖　山阜岡陵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天保詩

○中秋候總督啟 代　　金式祖

幕府清秋涤水紅藥依麗藻庾樓明月綸巾劒彩並風流中宵穆穆金波四序丁丁銀漏爲開高宴共樂昇平 恭惟臺爽氣凝霜威名貫斗一飛鷹隼厲節山嶽石之雲千騎貔貅飲滄瀚安瀾之水九十半度遥勝幔亭三五方圓微歌綺席共瞻階承豸影不妨樹繞烏棲 某 職慚繭絲才慚展驥乘槎使者不傳浮漢之津擲杖仙人莫指登天之路瞻仰空懸於列栢如窺歷歷白榆步趨有限于繫匏空望迢迢丹桂謹陳蕪

牘佐絃管之餘音肅貢微芹侑樽罍之下 謹伏望雲際桐陰遙蔭百間露潤月中桂子平分五夜天香俯賜淵涵祈申電照

庾樓 庾公鎮武昌中秋夜同寮佐登樓嘯咏　綸巾 諸葛亮陣綸巾羽扇談笑指揮　觸石 泰山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　豸影 漢直指使者戴豸冠故曰豸影　烏棲 御史府有栢烏棲止于上故稱烏府亦稱栢府　繭絲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爲保障乎爲繭絲乎　乘槎 漢張騫中秋乘槎至天河　擲杖 葉法師同明皇玩月擲杖成金橋登廣寒宮見仙女數十舞霓裳羽衣　桂子 杭州靈隱寺中秋夜落桂子色青碧駱賓王詩有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

迎麻制臺新任啓　　周亮工

藝紓新命文武昭萬邦之憲虎符兼握勳名播兩省之靈馳千里以曳心旌四牡而奏無衡恭惟 憲臺鼎甲奇英台衡碩輔金甌首卜既驚第一作人玉署仙班復推無雙國士華寧天半停杯披紫綺之裘雪吐郢中觀書照青藜之杖彩筆能凌滄海領袖羣賢文虹直射斗牛輝煌百代奉三尺法以康王國早清五禁析楊活千萬人而大于門爰舞九霄鸞鶴士師仁能弼教歌誦已著於西臺虞廷刑可兼兵 錫

命特崇于南國建威山岳赫聲徧濯兩浙曳履星辰頌譽久隆三獨虎賁三千隸麾下霜清建業及洪都甲兵數萬蘊胸中氣壓東山連南浙赤手獨調玉燭黑頭佇卜金甌 某 在宥微員受繩末吏慈雲廣被冀鞭策之可施澰澤旁流幸馳驅之有日龍光日近雀躍難名 伏願爵飾遍飛豹車凤駕出爲周召膚功亦奏於彤廷入劾夔龍相業丰光於黃閣先中尺素以佈丹衷旋執干旄而瞻紫氣伏希丙鑒不既寅忱

文武 詩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萬邦 詩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虎

賀江南郎制臺兼江西省　吳道煌

恭惟　某　閣世英猷匡時良齊敎管商而不語包方召而略如牽牛織女雙星（牽牛織女謂之雙星）巳見青霜紫電（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之概東南半壁遂成郇胥（詩郇伯胥）傳雨（殷高宗謂傅說曰以汝作霖雨）之區在廷多推虎拜天子早渥龍光以爲鄱陽天阻總歸南戒（南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戒兩戒間三光之常道也）之河山章貢地形亦屬北門（淮準曰天子以北門鎖鑰非淵不可）之鎖鑰于焉德澤旁流幾於蓉巻朝飛威名鼎重遂若襟江帶海　某　身叨屬吏首戴二天漢詔風馳拜九重之廟畧周行霜䕺慶雨地之宜猷實切葵傾（葵藿之傾太陽）具申芹曝（叔夜與山濤書曰野人有快曝背美芹子者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候湖廣總督祖公啟　佟國器　滙白

匡衡上宰平格元勲幃幄經綸宏九疑（楚中山名）之峻德指揮談笑播七澤之嶶猷龍虎變化于風雲精神玉則坦白交孚於中外雅度淵涵旌搖江漢吟馳驅遣使之章節茂雲霄上諒說出師之鎮社受脤而廟受鉞制前後以中權入振旅而出治兵定東南之半壁水犀之軍悉練銅虎（漢郡國發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則遣至郡合符乃發）之節攸分試驗三湘之不波寧患四郊之多壘　某　素無投筆（班超投筆封定遠侯）之才空有彈冠（王陽在位貢禹彈冠）之慶誤承延攬徒然遷秩于虎州未展經營若樹先聲于閩海杭戈月冷讖云揮日爭雄說劍星高直欲問鷄起舞但恨違大賢之謦欬是常鬱私意之殷勤敢竭寸丹敬陳尺素三台（星名　詩五雲多處是三台）翹首莫由披閶闔之雲千里馳神若有登樓臺之月謹九頓以中情肅三薰而鳴謝

○賀總河朱梅麓先生啟　　朱錦　蒼仙

帝命作司空權專平地臣心孚河伯績奏補天紳瑯
傾心翂榆蹈足恭惟　某　九皐鳴鶴千仞翔鳳潑水源
深皐叫楓生之夢寶山霧郁置鍾松化之靈詩成八
詠發星喜動文星賦重兩都秋榜忻聯春榜登木天
之署光粲金蓮步清華之迹香含雞舌　聖主心存
移淵弘思濟世之才良臣道不辭難夙抱納溝之恥
領五藩之節制任維艱哉涉九曲之波濤民其魚矣
乃抒廟畧于胸中受命經綸于掌上行其無事紛騖
用六府徵

有成百萬儲糈遄綿纜不橫爭輸再貢十年士私總
文船下瀨悉御神京帝倚金城人欽舟楫　某　毘陵後
學嚴瀨淺才榮企龍門心依德水向激濁天之勢派
泛花菲蘋藻而趨之行乎傾竹箭在昔王大父駐節
晉陽雁門留保障之勲於今老先生擁旄濟上河渚
芳交淵之緒年譜于焉增重梓里為之生光敢學蛙
鳴虔申燕賀伏願勿嫌近星辰常映麒麟之閣聲名
進日月永留彝鼎之謨

河伯　天吳水神是為河伯、八首、十八尾、人面、人足、見山海經、

楓生　張志和生母夢楓生腹上而後產

松化　鍾輻夢朱衣吏曰所植松三尺吾子當登第成名、又千年松化為石、

八詠　八詠蜚聲六朝著韻、又溫庭筠八叉手而八韻成、

文星　東璧星主文昌天下文書之府

金蓮　大中初、宣賜令狐學士金蓮花燭送歸院莫不驚異、

清華　贅楚清華之選又秘府丞屬歲任清華、

金城　并州金城湯池帝曰非也、唐邑是金城、北史、

德水　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河名日德水、

桃華　杜欽曰來春桃花水盛必致反壞之害、

竹箭　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慎子、

繩唐周生有道術謂客曰我能取月以筋數百條繩繩而駕之曰我將取此月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颯爽氣入骨

影娥池 漢武帝月臺下有影娥池

原缺第十八葉

送總漕冬至致　紀元子湘

伏以寒開鶡鴠漢毀名緊頌恩承紫綍之書日在駿很山冬至日在駿很山，山出淮南子吹氣應黃鐘之律節逢長至慶錫繁禧恭惟某河嶽儲英朝廊振藻瑩然玉色養坤璧於明堂鏗爾金聲考笙鏞于太室矢丹心而報國龍冠六曹出赤手以擎天熱高八柱擅籌鈴之樞軸已知胸具甲兵明財賦之源流不必口陳錢穀爰是干戈載戢於焉倉廩不空虞書六府修和總國家之命月令三農積聚蓋藏天地之藏蓋斗轉搖光斗三星名搖光歷四時以進于而風來廣莫風冬至廣莫風至陽六初發

莫應八節以居冬正復爻占君子之亨宜晉卦接康侯之禮易晉康侯錫馬蕃庶某自愧學微識短夏蟲莊子夏蟲不可語冰不可語冰竊欣氣至陽生夜鶡無煩求旦九重紓宵衣旰食賓資輸輓于神倉萬姓當軫旦壁昏漸衆舒長於化國緣爵會計未遂晁趨屬在照臨特申燕賀伏願上台晉秩亞歲迎禧福與日景偕長若微川為流而方至德共年華進邵如登山也動而益高

竭旦不鳴　旦壁昏　壁北方玄武第七宿軫南方朱雀第七宿仲冬之月
昏東壁中　化國化國之日
日軫中　化國舒以長

○冬至賀游省中丞　宋[illegible]

陽開初復洪名日麗於鴻圖大德方亨驗惠風升於
鳥署拔鄒律卜乾坤交會占豨臺知福履駢臻[illegible]協
金門光生玉帳台臺德齊方召政出伊尉昔年屏翰
兩隨謝以皆抽此日轉禾星遙臨而俱福書傳黃石
雲運三千甲之庫軍術授白後霜淬十四州之劍影
鴻動花樹夜臨淮之壁壘旌旗豹略出奇儀孔明之
綸巾羽扇金鹿震地遊諸將京觀之雲玉節遙臨冊
井靜樓臺之月秋蜂從天外飛來屹作東南巨鎮聽
潮向海邊剔去未消瘴盡往潮飛葭灰于六琯適符

天地之心出金谷于升燭歲頌陽春有腳兒挽銀河
以洗兵青萍耀將飲玉魚而調鼎紫閣摩雲　某忝
分臬符重懋微綠衰鴻之野雁未戢羽而干垣絡繹
之雛豹爪揮戈而衛觸加嶔黍谷春回瑞藹福兆下
照欲致窮黎安澤惟和懷日分輝庶奸氣清淨不煩
太史書雲淑氣更新寧假成花舉葵按七政之初齊
視羊角扶搖之英協三多之始慶衛龍鯖獻之章
敬修賦履徵侯候頌履於星辰之上喜介黃鐘令節

作銘鉉於槐棘之間仰與丙容式抒寅悰

鄒律鄒衍吹寒谷之律、百草木皆生、金門漢有金馬門、玉帳蔣星所生前一位謂玉芯黃石黃石公授素書于張子房白猿車中女子與袁公擊劍袁公化爲白猿而去十四州貫休獻錢鏐王詩曰一劍光寒十四州京觀左傳築鯨鯢爲京觀以志武功飛來峰名在杭州靈隱寺前相傳爲西山十二峰之一射潮錢鏐刄事六瑎冬至詩蒹葭六瑲動飛灰洗兵唐詩洗兵魚海雲迎陣玉魚杜詩昔日玉魚蒙葬地

卷之二　律要部中　三

○賀浙省中丞壽啟　何元英

霞采江關遠接恢台之氣星華海嶠適逢攬度之辰峰南北以彌高浙東西而並庇一麟披紱九鶴集筵合臺閬苑仙標皞洲間氣徽猷保乂既大造于百年偉烈柎衞巴茂揚于四履惠流畏壘名傳句踐之閧威肅浙江氣懾錢鏐之弩當此命樂合吹之候適逢開鶴薦斝之辰萬物功成廻周天以窮星紀三能光映酌元氣而挾斗杓躋民物于昇平冬爲愛日登江山于仁壽谷是長生固宜夢益帝齡喬壽應梓昌之

曆況値揆留皇覽椿枝齊海樹之年某既受一鳳得依萬厦故園有夢紉紆猿鶴之思仙掌得逢輒興雞犬之想春色與廻于寒臘星光遙傍于太微敢效繪圖願言酌醴五百年名世惟此時爲然八千歲春秋實方今伊始

攬度離騷皇覽揆余初度兮峰南北西湖十景有南北兩峰孔子生麟麟吐紱于闕里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錢弩錢王名鏐封吳越王嘗捍築海塘適江潮怒嚙鏐命弩千人射之潮爲斂卻斗杓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愛日趙晉衰如冬日之日使人可愛趙盾如夏日之日令人可畏海樹海濱有樹名爲若木東有十日

其花鉤鼎漢淮南王劉安鉤其餘藥鼎
罽地鉤鼎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昇

〇賀南藩修撫院啓　張安茂

玉燭調元壁壘煥龍蛇之色金章作牧條風韭虎豹之鬪節鎮當賜履之辰虔州應佩刀之象四方來賀萬福攸同台臺砥柱乾坤鎮英河嶽補袞作華蟲藻火維翼維明招搖繕米為蒼龍之屏之翰王室柳榆之舊勲重蕭曹周家豐鎬之英德崇閩越帝降鎮綸爰托股肱雲屬騂旄山國錨馬人龍戶霜清白箏州連肅青綬銅章金城壯峙餘銅柱邊連粤嶠章貢二水旅威風之歸戎柳柱五溪覆玉龍之旋旌所以赤旆載威江漢之苞茅入貢形弓耀武越裳之馴雉來庭竚見變理三元光調五緯亮天工于台鉉宜相業于黃扉　一介豎儒三吳末品任叨玉尺豈得一鴻之平性比方儒喜得望舒之照青陽覆地草木向榮丹翼垂雲鸞鵷歸命同禽魚而踴躍仰騰覷而抒忱

條風　春至則條風發
履賜　冬至爲履賜節
補袞　推袞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馬人
龍戶　粵地猶然
金城　城壘詩金城
銅柱　馬伏波平交趾立銅柱以紀功
苞茅　二水名楚人苞茅
越裳　南方國名

諸葛蟲五緯（詩五星曾詩說）玉尺（趙光達有賦及）

野鷄（緯五星高五緯文）文行如名（非入）

湖之玉界人

○○候補建佟中丞啟　何採

職著擎天，四國仰平章之烈；功標洛日，八方瞻鞏固之猷。山斗共瞻，宮牆在望。台臺奕葉名卿，累朝舊德。圭璋世彥，家聲推文物之華；黼黻時英，喬木濟冠裳之美。提衡文武，宏才久著；匡勳表裏，山河半壁金甌。底定經綸，斯全而緯斯玉；左右咸宜，內天保而外采薇。朝廷永賴，昔周公夾輔王室，實賴保釐；彼傳說克作阿衡，即傳爰立。功施磐石，績播旂常。某藥籠渡瀣，菰壤樸樕，徒讀刑書，未能效引經于翟義；謬稱析律，敢遽稱平反之于公。憶疇昔之垂青，常荷百朋之蔭；喜今朝之借祿，敢忘九頓之私。聊肅蕪箋，用申芹曝。庶幾仰喬松之在漢，終御膺門；把菀菡之滿池，重親儉府。肅候如天之福，曷勝跼地之懷。

平章（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洛日（相臣有補天浴日之功）　夾輔（鄭衆帝王世紀）

周平王元年，鄭武公與晉文侯戮力同心，夾輔平王，東遷洛邑。周室　阿衡（詩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注謂伊尹也，言湯所依倚而取平也）　藥籠（元行沖謂梁公曰：公門珍異多矣，行沖願備藥籠之末）　修　渡瀣（牛溲馬渤，俱可入藥）　于公（于公治獄多所平反，有陰德）

閈為（杜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　芹曝（可以獻天）

延敘百間

賀顏侍御壽啓　[illegible]

鶴髮雲端鴻運騰台光於南極鵬飛溟表龍躍別壽域於西臺於天爲日僑長在地如山不老冠裳變衍淮海歆勝台垣天上石麟身前金栗心澄酒照泝流洙泗之波掌握雙峰並時當衞之拱自天而露殘根無恤恤之悲大地陽春平葉肖怡怡之樂所以稜消郡席澤中鴻雁徵歌因而籥籟遊萊堦下青鸞欲舞時維大簡萬象昭蘇皇覽揆初三朋載錫鳥卸花至栢陰同樾實龍龍鱗繁紋來彩彩鵲鶴籌燦燦自是

風塵表物須知氷雪爲容丹滿仙容却笑二毛之潘岳紫榮花穀應諸斗臂於寶參指銅荻以摩娑欣茲駐世賜金緋而容與邀矣趨朝　恭蒲柳先零方嘆内芝於六日桑蓬在望忽彼纛樹于千秋欲圖老子以呈詞莫嗣真公而作記能光繞室徒侈闕里之誥雪羽開龍且效華封之祝所願㮰階棘省鴻圖觽不世之勲藥笈蓮舟鶴部授長生之訣帝寵黃髮天壽丹衷

南陸　天文志日行南陸　西臺　御史臺爲西臺　太衡　衡山西岳　三壽　三朋作册

韓綏亮子生時斷吐　赤紋于闕里　二毛　鬢班白曰二毛　左傳不禽二毛　銅狄　薊子訓見長安門銅狄曰吾見鑄此已五百年矣　雪羽　薊大卿放鶴　蕤詳別註

迎新任鹽院啓　許天榮

伏以勅命出彤廷，日映螭頭之陛；旌旄揚碧海，風清鷺羽之車。軍國交需，商民共慶。恭惟某三泰俊傑，百代英豪。撫運值，至聖當陽，御六位六龍之正氣；篤生應大賢名世，傳一琴一鶴之芳聲。干將氣吐白虹，高濟閃耀於寶匣；太乙精成青火，燦照蝌蚪於瑯函。材作廊廟股肱，久賦梧岡之鳳；官爲朝廷耳目，獨集柏府之烏。彼愛日於寒林，已補皇猷無闕；想飛霜于普路，能恳民利當同。南北控長淮，常服召穆公之疆

理；東西絡大海，共徵管敬仲之魚鹽。爰奉簡書，來遴鹽政。維能文學之議，然波共有王謨，而立平準之矩；直海要非術術，蓋通有無以足國，即牢盆皆有無內之經；撥更操緩急以更商，鄭飛輓亦緩急中之籌畫。維仍施於雨露，庶慰望於雲霓。某下潤餘生，僅識作鹹之性；兩淵散處，豈無非虎之心。憮御尚父之熊羆，寧忘思於夢寐；北太史公之牛馬，已落跡于塵中。拜迎莚風，將先鯉仰；肯陪霖月，敢後兒趨。伏願麟閣顯開，寶車遄發；江淮爲里，聽同歸含哺之歌；宵漢九閶

晉鼎雅調羹之秋。

螭頭　合要：唐左右二史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即螭首坳處，號螭首。

鷺羽　鷺羽車，御史事。

琴鶴　趙清獻事。

召穆疆理　今淮揚皆古召公封驛理。

管仲　公問管子何以爲國，曰能山海可。

魚鹽　爾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乃更輕之。

平準　太史公有平準書。

鹽鐵論　大有文學之議。牢盆　宦官牢盆，牢盆者煮鹽之盆也。牢盆皆古名。爲作

書洪範：潤下作鹹。

熊羆夢　非熊非羆，非虎非彪。文王卜田，卜得太公。調羹

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含哺　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莊子。

通鹽院啓　　沈正春　澤民

伏以龍門高峻標一代之丰儀烏府崇嚴肅百僚之體貌立朝而冠鐵柱權重柏臺爲國而賦金錢聲流蘭省晉慶淮東西之表遥瞻斗南北之間恭惟某五緯儲精兩儀毓秀門如市而心如水家聲遠接鄭崇邁作體而鹽作羹朝命方思傅說九苞威鳳是天下之文章一角神羊爲廷中之正直蓋當殿前執法特簡宸聰乃借柱後惠文來巡鹺政敬仰首圖于齊國全收府海之功劉晏轉運於唐家嘗得佐軍之餉

豈非補天鍊石德詐兼有其金所以湧地流金仁義未嘗不恥螭頭陛上共看白簡霜飛鷺羽車前行見紫泥雲捧　某書懸銀管知非著作之才割效鉛刀敢竊調和之用維昔嘗懷景仰寧忘翹首雲天況今屬在照臨益自傾心日月謹憑竹素俯布葵丹伏願績勒鐘彝勳垂鼎在山衛蔡崔同虎變之炳文列座擁棣槐歌能光之令德

柏臺　御史臺有列柏樹爲御史有烏鵲夕棲其上爲御史烏　觸惡　神羊之獸　柱後　惠文冠也御史冠爲　劉晏　劉晏唐中書令　女媧氏　補天　柱後惠文冠　時危賴公以濟　鍊五色

石補天

鷺羽車　鷺羽駕車取其察見淵中魚也

廼陞臺啓　　　慕天顔

伏以霜稜持署端肅珮于班聯風振柏臺式彈騶于分路春照映吳江之畔秋陰清越嶠之巔慶溢編蓬歡騰蹕溢恭惟某臺下降時間氣蔚代儒宗飛昴宿以流暉挺恆丘而佐聖維文運後推吐鳳於孫年徒筆凌前溯懷蛟於遐日眥聲杏苑早折名花高步蓬觀坐探瀛隙烏臺峻秩敵熒躍之炎光白簡崇班邁華飛之霜氣清暉龍躍允重北門令望鸞停獨推南州東京執憲避驄馬于都莊元朔提綱望泥樓于咸里式臨江左暫假臺端齊敬仲之雄圖無慙正笏董江都之石畫綽有經條並隆太始之年比盛開元之代浮沙壘玉開寶路于層波熬汁飛霜濬泉源于霰漢冰壺朗烈飲渭水而投錢水鏡澄鮮過鬱林而載石攬轡聲鷲獨鶚破枉共悚神羊高名推英衮之班令績佇台垣之席某么麼下吏叅枕朽才幸綰半通猥慮百里飛鶚集境苟貌暗懿乳虎渡江劉平增愧桃花映日空懷潘迹于河陽楊柳迎風徒挹清標于彭澤側承玄化耶效馳驅仰華清塵敬云展驥竊比黃裳宜于矢報發花豈徒白羽書生誓酬食稻

荅珮御史荅玉珮　終騶朝嘗與顏近之書曰終騶清際　吐鳳楊雄作甘泉賦賦成
夢曰出白駁　懷蛟董仲舒有懷蛟之夢因成春秋繁露　驄馬事極典　泥樓景李
讓爲御史貴戚有香衙按閣指泥之　投錢安陵清者項仲山每飲馬渭水投三錢郝廉亦然
載石陸績爲鬱林太守歸舟惟載一石　指佞堯時指佞草佞人入朝此草屈而指之
獨擊鶻王素爲臺諫議者目之　荷藐爲愉次令鳳皇至邑　劉平爲九江守虎渡
河驅雞貿都作吳華初不出強族輕之題府門曰會稽雞不能啼　展驥龐士元非百里才使爲治中別駕乃得展其驥足耳

賀郭太僕寺卿代　馮夢舒賓誠

統牧趨方駿望夙隆於岳府表與掌政鴻圖妙協於
天房驚　楓陛之新綸布枌鄉之下烱恭惟台臺瑞
符德驥才邁文龍筆花騰奎壁之光字落人間而價
貴諫草吐風霜之氣飇飛　主上以名高吏治兼愛
調恩威隨地最循良之譽兵藩歷浙湖閩冀殊方宣
文武之猷宗蔭亞廊與誦保釐於左輔葵忱敷奏
展嘉猷於西陲惟　輔扆之眷獨隆故用臺之權
專授爾職司者持周官之馬政而天廐攸關所承聽

者符宋季之兵曹而秋官胥治非卯元老秉塞淵之
忿何惜喬遷參錦駢之班快一路之風雲蹀躞誇康
莊逸足當八埏之盤錯經綸美熟道輕車倚閶闔變
之才堪齊驅於單騎佇看得君之寵應並駕於九苞
某敬投楷杖盥車童任恃梓里而私心嚮往荷垂菉
於孫陽思薇垣而俄且榮遷效彈冠之禹貢自慚一
駑蹇之下乘千里胆程猶異九方臯之旅驥十倍增
價有意將龍門而欣賀無緣伸燕賀以趨蹌徬陳不
腆之儀爰介代庖之役伏惟海茹曷任翹切

牧趨　漢揚雄太僕箴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
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趨狩四宅王用三驅
龍銜　周禮太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
是射　周官掌政大命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而掌
其　九方臯善相馬能
政　九方臯識駿于驪黃之外

○謝太僕啓　　謝聘志仰

化雨滿皇都桃李歸恩於春色台星輝斗野鵷鸞借翼於秋風怙冒有天結銜無地恭惟師臺天朝名閥瓊宇雄才汝水發蛟龍之祥豫章侈鱗鳳之秀文章間道德高乎宋之濂溪忠納木忠貞卓矣媲之公旦坐膺對而製錦步麈於陶謝滿花磨敬正而抗蒲者紛于黄鵠而獨持衡棘院校士懸日月之明晉秩冏卿密業倚驂騑之馳柔心若恐人歌騶虞之和加意菑畬陶養雲錦數萬單騎齊驅於郊九花並駕於塵

某惟窮賤遐荒頭勝蚊無力叨承黄霸之題蒙薦何因匪中青錢之選在士原無比數當官揣有繇羞膺命頒新裕未效荀同於綿草而賦才終下乘何能表異於清班雅荷天陶恩垂露覆請鞭施于馬走期策勳於雉術之後溪毛聊符野膝伏祈海納曷勝冰兢

濂溪周茂叔宋　製錦子皮欲以尹何爲邑子産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黃屏

漢蔡邕爲郎中黃門　青瑣給事黃門學通內外諸王朝對青鎖門拜因名夕郎　青錢

文部尚書銅袋尚書郎中

侯太僕少卿　　黃中光容齋

左馭前驅近衛素隆于穆命太奉小駟秉秩允協于周官以爲石之高懷泳夏侯之新寵私心忭躍翹首騰言台臺江南有材禾西無埒宛如琴溪石楼龍仙人未邈桃花潭畔騎鯨子宇落人間而爭羨騰飛主上以嘆奇一契錯于簡沺則愛湘思處起於衡臣之榮屢翽優于宥院則楚吳燕魯騰真御史之稱聽馬初廵持振正潔而公也朱衣封諫草忠肝並日月而爭光白筆奏彈章直氣扶乾坤於再造權貴交相

斂避朝野倚爲安危於是特嘉四狩之勞頓超九列之班蓋僕寺司乎　王命路黄建於寢門必德邁義和始稱騄五龍舜馭非才宏伯同未許驅八駿周丘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知元老秉塞淵之念故喬遷翼鴒閣之班快一路之風雲蹀躞康莊逸足當八埏之錯錯道遙燕道輕車會蹐秉軸之權益樹擎天之烈某梓擴下品都邑薄遊嘗嚮往高賢荷中郎之借寵益俄聞榮轉效貢禹之彈冠望龍門而舞蹈徒慇伸燕賀而捱承莫遂敬遴一介専捧片函不盡神

候璽卿掌印記事中書科　　俞成龍

地越百僚而獨上，班齊九列以稱尊。丹心與紫泥相映，輝煌堪擬虞廷；華贊得青簡騰芳，呼吸可通帝座。恭惟台臺學原洙泗，文燄奎婁。天有東璧，掌以丹書；名藉蘭臺，職宜芸玉。爲綍爲綸，無非日月星辰之文；秉璋秉圭，弄有月露風雲之韻。黏黑頭，率相而視香案之璅；面瑤軸，展也典云瑞矣。以花綬大臣，而荒天子之鳳篆龍文，果然卿不同乎。某久瞻光霽，復佩雲天。虔魚腹以諂衷，望鴻逵而展素。仰祈原茹，曷任悚惶。

天書降　帝座　此間呼吸通帝座李　東璧　天有東璧
紫泥　紫泥　帝座　白登華山落雁峰語　東壁
皇帝　爲綍爲綸　王言如綸　黑頭　黑頭三公諸葛
丹書　其出如綍　恢東又袁昂爲
吏部尚書梁帝曰齊明帝用卿爲　漢官儀卿
黑頭尚書朕用卿爲白頭尚書　花綬大夫藻火
綬青地桃　典瑞　周禮春官有典
花三彩　瑞節符璽令也

候吏科都周給諫啓　　李漁笠翁

伏以鳳生青瑣，正容承湛露之恩；日映皂囊，論事抗回天之力。箏綖勛色，扇扇增輝。恭惟某玉尺瑞凝朱紱，疏進試居龍之妙技；横畫九州，藏繡虎之雄才，獨擅八斗。安劉必勃，突傳重厚之風；批逆惟比，代挨貴璫之鋒。杏園春色，題錫燕笑于瓊林；楓陛曉光，分肅趨蹌于玉珮。拾遺禁闕，汲長孺之直重閫；補闕給扆，仲山甫之徽未遠。在山而衛蔡蔡，居然生虎豹之威；陟阿而盛梧桐，展矣旋鳳凰之彩。得言者言矣，允稱今日諫官；可行則行之，會拜異時宰相。某濫叨百里，竟同與隸之奔；趨企五雲，頓若仙凡之隔。郵驛勞瘁，誠愧腿窮山海；高深惟知，煮戴敬因風至。竊有美于食芹，幸賜寵存；庶無忘于采菲，統祈丙賜，不既寅忱。

湛露　漢給事日暮入對　湛露斯詩　湛露　漢時上
青瑣　青瑣門謂之夕郎　皂囊　書事皆
皂囊　唐張玄素爲諫議　以微　宋汧漫
回天　明皇曰張玄素論事有回天之力　屠龍　學屠龍
千金之產三年　支離益學屠龍于朱泙漫
而無所用其巧　繡虎　曹植七步成
技成　詩人號爲繡虎　八
斗　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　安劉必勃　周勃高帝謂
呂后曰安劉
者必勃也　相　周昌相戲呂之子如意　玉珮　御史大夫秦官
兵書令爲相

諫臣在職之常事豈可錄本以責直 叩悉狀焚之故後人請選人焚諫草 鳳鳴 李善感爲諫官 稱鶴陽 鳴鳳

○候文祭酒啓代　周拱辰孟侯

于爲玉尺秘籙七錄之藏古作金聲迷醒八儒之夢藜火接卯金之色瑞香繞絳帳之塵命縮文昌聲高紫闕　某抱神元牝粹德天倪前身偶吏宴天上之藥章今世名流董杜下之孤史學雷戶以樵蘇蘄求是玉尾皴人而拾淚斷作明珠經濟則才大于身陽秋則眼出于頂烟雲捲腕筆爲廻瀾星斗懸標鑑甄玉筍每思同硯之排追憶聚螢之業澹懷當洛灌嗅冰壺快論當風披襟楚範及乎上林枯菀瀟水西東芳

草而青徒思公子山棲搖落勞歌美人加之王事鞅掌原隰驅馳玉邁之馭棧碍琴鶴褰趙忭之帷塵崇鶴步自以俗吏無補清時一言愧白璧之輕片善愍黃金之賤孔高揮手搖搖靡騁飽子知我恨恨此聘尚新辭彼金陵帥梧玉鉉重聽芝宇快詰蘭心裁成剡牘明寄武昌之魚剪取蜀桐還明臨平之鼓臨風問訊不盡相思

天倪　莊子和之以天倪　枯菀　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　武昌魚　孝欽建京水莫食武昌魚　蜀桐　臨平湖石鼓扣之不鳴以蜀桐刻作魚扣之聲聞百里

候京兆啟　　曹　斌　百銘

帝里維嚴陟周師於四岳公門如水同禹室於三經
甫欣蕭馭之來又恨袞衣之隔懸神北斗聽美西方
台臺苞秀仙掖先二千石公清白標奇天柱似六一
居士文章為城截潘岳之桃昆部衙傅舒之棘名區
屢按茂與文聲遂褒歷試之賢崇斑于牧伯更念
邦畿之重頒專轄於保釐飛舞提封萬雉擁垂棠蔭
東西江介五雲宵朗薇垣然寓中惟京兆作具瞻而
天下以上都為根本乃宜屏翰爰鎮金湯六遂無雙

堪卜形庭之稷契三王可四何稱青史之趙張端亮
清瀾彙有曾須欽手恩威愛訓問左應知惬心先聲
已到金臺來慶即躋龍闕　某　自慚抱拙懼辜約束之
物誰憶包荒過沐吹噓之愛是以私衷雀躍真托質
乎二天既而榮遇鶯遷頓違顏於兩地有懷軫結無
限馳卑睠度紫以迤邐異垂青而終始雁魚信使親
綾福於上公犬馬餘生矢報施于下屬薄言甲個厚
幸丙原

四岳　虞書官名以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三經　禹娶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三過門而不入　六一居士　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以藏書一萬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碁一局酒一壺吾一老人合而為六也　金湯　金城湯池極言其險固也為武贊金湯失險

復錢京兆中秋　代　　張之鶴　千應

恭惟台恭肅清赤縣，羽儀神州，取比都城，慶澤沃龍
形之地，榮登尹正，景翕騶虎竹之壇，值茲八月，背中
又是一年秋半，銀漢澄而玉盤推，轉知君寸宇同圓
項宮淨而皓魄玲瓏，對影三人，共醉望嬋娟而心賞
寄吟弄而口歌，霞鶴滕於淮清，視雲間水底圓光相
映，任盟醽于是落，誇石上杯中情景皆奇，如在滕封
賤耿心旌遙向，仰承觴厄，盈盈衣帶非遙，愧未能親
芝範以陪侍清光，乃辱頒鼎珍以先隆賤錫，對遞伻

而肅拜，深晏惠以謝忱

赤縣 京兆所管 云赤縣 神州 中京又 日神州 取叱 趙廣漢擒奸 伏至京兆者莫
能及 都城 詩 長安 帝都 霞鶴 紫霞 之 都城 選都漢故 遺 霞鶴籥

賀姚京兆中秋　代　　沈李龍　雲將

萬里中秋，共是青天之月，六朝舊闕，偏多明落之輝
高興據胡床，知不淺庾樓老子；清謳彈綠綺，定何如
謝渚才郎。莫陪色笑於峰頭，玉宇瓊樓在月，誰御橋
梁於仗足，瑁宮曲曲，勞思取以如鉤之一聲，分付素書
傳上苑落夜神之下，作妾排妒娶到南京，致告中涓
休辭薄物清光，地愛處無盡，獨留之人，欲舞正酣時
好作三秋之想

六朝 思宮 六朝建都 謝渚 謝尚鎮牛渚秉月泛江 袁宏在舫中朗詠之 其事

詩 中天師華文 爺 伊 支法 覃

賀沈藴公先生典試啓　宋琬

典命選中，多士與薪槱之歌；泰茅初啓，三秦觀雲漢之章。爰稽帝制，於八紘其服山河之盛；收卿才於上國，耿羅貢禹之徒。台臺實中武畢，大上文昌，系出休文，門中賦、舍人咏，才高揆藻，紱冕價重三都，管序顯昂。共羡金莖之特表，鶴驄清切，遂登玉尺之崇階。帝嘉毛玠之清忠，官武式序；人推裴楷之風度，流品無私。爰當兩使之日，即星聚雍京之野；爰借持衡之上哲，光分奎壁之輝。啓東觀之風雲，竹箭南金並美；振西國未初徵

卷之一　津要部中　八三

雖之錦鼓，春華秋實，兼收閬苑瑤瑰；咸登壁府蒲稍名駿，盡入天閑。道績日繁，起雄文於八代；經傳永根，羅大業於千秋。某才謝雕蟲，技窮刻鵠，追隨冠蓋，幸仙侶之同舟；引領旌旆，隔嶽音於千里。香泛淮南之桂，欣仰龍門；風傳冀北之梅，遥憑雁字。敬賦菁莪之什，聊舒蔡藿之忱。華鹿呦呦，冀周行之示我；雲鴻杳杳，對渭樹以思君。

巽命　易重巽以申命　薪槱　詩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泰茅　易拔茅茹以其彙　山鑑　晉山濤有知人之鑑　八詠　沈休文曾登八詠樓詠　玉尺　裴光遠文許人謂玉界尺

迎正主考入簾啓　佟彭年

聖世值登賢，喜聚奎星；開泰運，清班司鑰，從威聯月捧文衡，露集江山，欽騰衿佩。恭惟某，霞翔帝里，奇冠神京，匯瀛海以盈中，南宮早擢；貫箕垣而聳上，北斗羣推。日表啓嚴函，糾纈飭百寮之綱紀；雲開豈化鐸，起衰振一代之文章。調和信若鹽梅，功深良弼；帝識嚴如鼎礎，望重同衡。茲者帝績重熙，八蕃貢與復辟，三秋思制，義在從先；必藉規繩，于夙哲念設科，碓尚實務，希藻鑑于明公。將見山吐以英，海呈以錯，供

卷之一　津要部中　八三

門六初伐千珍于太宰，而玉帛咸調；抑且庭獻其葵，廟薦其簋，效百味于天廚，而金甌永奠。某等躬逢勝會，目炙輝儀，望九霄之班，知賞駿必空乎千里；從三清之秩，慶占星還奏，以五雲採桂夢而為欒，亟迎鶴駕，歲蘭舟以勞潤，快躍龍門。

起衰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　鹽梅　說命若和羹爾惟鹽梅　良弼　傅說帝夢賚予良弼　同衡　阿衡伊尹為阿衡　金甌　治天下如金甌　占星　太史占五星聚奎文明之象